

The CHANT Series

Series Editors: Ho Che Wah and Chu Kwok Fan

Citations of the *Huainanzi* Found in the
Leishu Compiled in the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Edited by Ho Che Wah and Chu Kwok Fan



漢達古籍研究叢書

叢書主編：何志華・朱國藩

唐宋類書徵引《淮南子》資料彙編

何志華、朱國藩 編著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Institute of Chinese Studie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The CHANT Series

Series Editors: Ho Che Wah and Chu Kwok Fan

Citations of the *Huainanzi* Found in the
Leishu Compiled in the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Edited by Ho Che Wah and Chu Kwok Fan



漢達古籍研究叢書

叢書主編：何志華・朱國藩

唐宋類書徵引《淮南子》資料彙編

何志華、朱國藩 編著



中文大學出版社

唐宋類書徵引《淮南子》資料彙編

Citations of the *Huainanzi* Found in the *Leishu*

Compiled in the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in Chinese)

© 香港中文大學 2005

編 著：何志華、朱國藩

助理編輯：莫 平

研究助理：梁家碧

程式設計：何銘怡

國際統一書號：962-996-259-4

出 版：中文大學出版社

香港 新界 沙田 • 香港中文大學

圖文傳真：+852 2603 6692

+852 2603 7355

電子郵件：cup@cuhk.edu.hk

網 址：<http://www.chineseupress.com>

©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2005

Editors and Compilers Ho Che Wah and Chu Kwok Fan

Assistant Editor Mok Ping

Research Assistant Leung Ka Pik

Programmer Ho Ming Yee

ISBN: 962-996-259-4

Printed in Hong Kong

本書為香港特別行政區研究資助局之研究用途補助金支持計劃「中國傳統類書電子資料庫首期研究計劃」(計劃編號：CUHK4268/01H)及「古文獻資料庫現行研究計劃之拓展與完善」(計劃編號：CUHK3/02C)之部份成果。

The work described in this book is part of the result of "The First Phase of a Computerized Database of the Entire Body of Extant Chinese Encyclopedias (*Leishu*)" (Project no.: 4268/01H) and "The Completion Project of All Ongoing CHANT (CHinese ANcient Texts) Database" (Project no.: CUHK 3/02C) which were fully supported by the Earmarked Research Grant dispensed by the Research Grants Council 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目 錄

《漢達古籍研究叢書》序	vii
出版說明	ix
唐宋類書徵引《淮南子》資料彙編	
序	3
凡例	7
淮南子	
卷 一 原道訓	9
卷 二 俶真訓	23
卷 三 天文訓	35
卷 四 墜形訓	53
卷 五 時則訓	68
卷 六 覽冥訓	80
卷 七 精神訓	93
卷 八 本經訓	100
卷 九 主術訓	110
卷 十 繆稱訓	127
卷十一 齊俗訓	136
卷十二 道應訓	152
卷十三 汜論訓	165
卷十四 詮言訓	182
卷十五 兵略訓	188
卷十六 說山訓	204
卷十七 說林訓	223
卷十八 人間訓	243

卷十九 脩務訓	259
卷二十 泰族訓	271
卷二十一 要略	288
佚文	291

《漢達古籍研究叢書》序

何志華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中國古籍研究中心成立於二零零五年，其前身為漢達中國古代傳世文獻電腦化資料庫。資料庫內容包含廣泛，就出土文字而言，上自殷商甲骨卜辭、商周銅器銘文，下至漢世竹簡帛書，皆有收錄；至於傳世文獻，則上起先秦兩漢典籍、魏晉六朝文獻，下迄明清所編類書，亦在所網羅。

一九九二年以還，本中心利用資料庫，先後編成《先秦兩漢古籍逐字索引叢刊》、《魏晉南北朝古籍逐字索引叢刊》、《新編甲骨文字形總表》、《殷周金文集成釋文》，合計書籍一百餘種，極受學術界重視。

資料庫之建立，於國學研究而言，便於學者檢索。舉凡甲骨卜辭用語，乃至漢人習用詞彙，皆能借助資料庫彈指即得，學者可以節省時間從事研究工作。此外，學者利用資料庫，亦能有效比對文獻資料。舉例而言，傳世文獻中對古代多部重要經籍，例如《周易》、《尚書》、《詩經》等經典之引用；又或先秦兩漢不同傳世文獻之中，每有相互重見的部分，此等資料對於探究古代引書、用書之研究，皆有裨益。至於傳世文獻與出土文獻之間，內容亦有類同，倘加細意比勘，於學術研究相信能有所貢獻。

自二零零三年開始，我們嘗試利用資料庫，編纂《漢達古籍研究叢書》，就古代文獻內容進行比對研究，範圍兼及傳世及出土文獻，以求推廣電腦資料庫之便捷功能，從事深入之研究工作。

我們於《漢達古籍研究叢書》之編纂及出版，經驗尚淺，有賴學者方家不吝指正。

出版說明

中國傳統類書乃前人匯集當時傳世文獻資料，依類區分，重新排列編纂之典籍。見於著錄最早的一部類書《皇覽》，成書於三國時代。及唐、宋兩朝，編撰類書蔚然成風，大型類書相繼編成。概括而言，類書可以用作校勘古籍及輯錄已佚的古籍遺文。《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三五〈子部四五·類書類一〉小序下云：「古籍散亡，十不存一。遺文舊事，往往託以得存。《藝文類聚》、《初學記》、《太平御覽》諸編，殘璣斷壁，至招拾不窮。」這是就輯佚工作而言。至於校勘古籍方面，則清代校勘學者無不使用古類書。其所得力，往往甚巨。茲舉一例以便說明。王念孫《讀書雜誌》卷四之十校《漢書·蘇武傳》云：「『迺幽武置大窖中，絕不飲食。』」念孫案：此本作『絕不與飲食』。師古所見本脫『與』字，則義不可通，乃曲為之說曰：『飲，於禁反。食讀曰飲。』誤矣。舊本《北堂書鈔·設官部十五》、《服飾部三》、《藝文類聚·天部下》、《太平御覽·天部十二》、《人事部百二十七》、《服用部十》，引此皆作『絕不與飲食』，是諸家所見本，皆與師古異也。《漢紀》本於《漢書》，而亦作『絕不與飲食』，是仲豫所見本正與諸家同也。今據以訂正。」王氏遍引類書以證成己說，結論確鑿無疑。類書足資校勘，於此可見一斑。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中國古籍研究中心自一九八八年開始，先後建立先秦兩漢及魏晉南北朝一切傳世文獻資料庫，然而部分佚書、佚文則未見采錄。此等佚書、佚文，可以借助類書所引重新蒐集。《唐宋類書徵引古籍資料彙編》即利用已建成之類書電子資料庫，對唐宋類書引錄最多的幾種古代文獻，以句列並排的方式對比相同的文獻資料，蒐集有見於唐宋類書的今本文獻之異文，俾能為學者提供便捷之文本資料檢查工具，據此分析今本文獻與引文之異同，探求文本原貌。類書所引而又不見於今本者，列為佚文，重新編排收錄，以進行有系統之文獻輯佚工作。中心現將所有研究成果編排整理，迄今已完成多種重要文獻之彙編資料，諸如《淮南子》、《莊子》、《呂氏春秋》、《左傳》、《禮記》等，並彙輯成書，收入《漢達古籍研究叢書》，由中文大學出版社出版。

淮南子

序

何志華 朱國藩

《淮南子》二十一篇，西漢時淮南王劉安招致賓客方術之士數千人，集體合力編撰而成，其書本名《鴻烈》，劉向校書時改稱《淮南》。其書博極古今，然其旨則近於道家。東漢高誘《淮南子敘》云：「其旨近《老子》，淡泊無為，蹈虛守靜，出入經道。言其大也，則燾天載地，說其細也，則淪於無垠，及古今治亂存亡禍福，世間詭異瓊奇之事。」《淮南》一書既近道家，因而成為探究道家思想之津逮，近人張舜徽謂「不詳究《淮南王書》，則無以知道論之要」，¹誠非過譽之詞。

《淮南》一書，嚮稱難讀。自西漢成書以來，《淮南》經過歷代傳鈔，當中訛誤衍脫甚多，加之其書文辭深奧，義理邃密，學者欲求通讀其書，誠非易事。及至清代，學者研治《淮南》者漸眾，其中高郵王氏父子於《淮南》一書，用力極勤，發明亦多，於《淮南》一書之校正，勝義紛陳，美不勝收。至於其他學者諸如盧文弨、陶方琦、莊逵吉、俞樾、洪頤煊、陶鴻慶、孫詒讓、劉台拱等，亦各有專著，補苴校訂，多所建樹。

研習諸子之書，倘有善本為據，尚有津逮可循。惟《淮南》一書，自北宋以來，已多舛脫，幾至不可卒讀。歷來研治《淮南》者皆苦無善本可依，王念孫《讀淮南子雜誌書後》曰：「余未得見宋本，所見諸本中，唯《道藏》本為優，明劉績本次之，其餘各本皆出二本之下。」²按王念孫為此《書後》，時在嘉慶二十年，及後顧千里得見宋本《淮南》，王引之因而請求顧千里詳識「宋本與《道藏》本不同之字」，³因而得知王氏父子在未得見宋本之先，所據《道藏》以論《淮南》諸誤字者，多與宋本暗合。由此可見，現今可見《淮南》諸本之中，當以北宋本為優。至於唐、宋以前古本，則早已散佚不傳，學者如王叔岷、于大成、鄭良樹、何寧等每據舊籍所引，輯錄古本《淮南》異文，以資校勘今本，創獲良多。

¹ 張舜徽：《漢書藝文志通釋》（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1990年），〈自序〉。

² 王念孫：《讀書雜誌》（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影印王氏家刻本，1985年），卷九之二十二，頁一上。

³ 同上注，卷九補，頁一上。

舊籍之中，尤以唐、宋類書多引《淮南》，當中異文，嚮為校注《淮南》者所重視。本書以影鈔北宋本《淮南子》為底本，全面輯錄《北堂書鈔》、《群書治要》、《藝文類聚》、《事類賦注》、《一切經音義》、《白孔六帖》、《初學記》、《太平御覽》、《冊府元龜》、《記纂淵海》諸書所引《淮南》原文及許慎、高誘兩家注文，望能臂助學者蒐集唐宋所見《淮南》古本異文，進而有助於《淮南》一書之釋讀。

唐宋類書多引《淮南》，其中每能保留古本舊貌。舉例而言，今本《淮南子·泰族訓》云：「信足以一異，知足以知變者，人之英也。」考《太平御覽·人事部七十三·慈愛》引《淮南》此文作：「智之以智權者，人英也。」今本《淮南》「變」字《御覽》引作「權」。劉殿爵《淮南子逐字索引》即據此云：「『變』，《御覽》卷四三二作『權』，今本《淮南》作『變』，蓋許注本避吳諱改。」按今本《淮南子·泰族訓》乃許注本，因避吳諱，其作「變」者蓋避孫權諱改。

1973年河北定縣八角廊出土竹簡《文子》，其成書年代之下限為漢宣帝五鳳二年。上引《淮南》文又見竹簡《文子》及今本《文子》，字並作「權」，足證今本《淮南》作「變」者，乃後世避三國吳諱所改，非《淮南》古本原貌，劉說甚當。由此推論，遍取唐宋類書所引《淮南》，比對今本，當有助於探求《淮南》古本舊貌。

誠如上文所論，《淮南》一書，經歷代傳鈔，多所訛脫。後儒研治《淮南》者每據群書所引蒐輯《淮南》佚文，其事始於王仁俊之《淮南子佚文》，惜所輯不多。他如劉文典《三餘札記·淮南子佚文》一卷復得三十則。此外尚有于大成《淮南鴻烈遺文考》，補列劉、王二家所未及者七十則。由此觀之，各家輯錄不盡相同，本書望能借助群書所引《淮南》，輯錄今本佚文，亦當有助於《淮南》之輯佚。

《淮南》一書非僅原文多有脫訛，即注文亦然。蘇頌《校淮南子題序》云：「是書有後漢時太尉祭酒許慎、東郡濮陽令高誘二家之注，隋、唐目錄皆別傳行。今校《崇文》舊書與蜀川印本暨臣某家書凡七部，並題曰《淮南子》，二注相參，不復可辨。惟集賢本卷末有前賢題載云：『許標其首，皆曰閒詁，鴻烈之下，謂之記上；高題卷首，皆謂之鴻烈解經，解經之下曰高氏注，每篇之下皆曰訓，又分數篇為上下。』以此為異。《崇文總目》亦云如此。」許、高二家說義既殊，所據版本亦異，董理二家注文異同，庶幾亦將有助於研治《淮南》正文。考《北堂書鈔》、《藝文類聚》、《初學記》、《太平御覽》、《一切經音義》諸書亦多引許注，與今本高注相異，遍取群書所引，實亦有助於《淮南》注文之比對及輯佚。

本書編撰者不揣淺陋，蒐羅唐宋重要類書所引《淮南》正文及注文，用資比對今傳世影

宋鈔本《淮南》，考其異同，望能有助於《淮南》學之研究。編撰者閱歷未多，錯謬難免，尚望學者方家不吝指正，以匡不逮。本書之出版，得助理編輯莫平女士、研究助理梁家碧女士、電腦程式設計師何銘怡女士及電腦技術員梁偉明先生任勞，謹此致謝。

凡 例

- (一) 本書所收《淮南子》以劉泂生影鈔北宋本為底本，標點及分段主要參考劉殿爵《淮南子逐字索引》（香港：商務印書館，1992年）。
- (二) 《群書治要》及《正續一切經音義》傳統上不列入類書之屬，但因引述材料珍貴，破格收錄。
- (三) 各書徵引《淮南子》者，按其成書年代依次排列：

- 1 《北堂書鈔》
- 2 《藝文類聚》
- 3 《群書治要》
- 4 《初學記》
- 5 《一切經音義》
- 6 《白孔六帖》
- 7 《事類賦注》
- 8 《太平御覽》
- 9 《冊府元龜》
- 10 《記纂淵海》
- 11 《續一切經音義》

- (四) 各書所據版本及其標注出處方式表列如下：

書名	所據版本	標注出處方式
《淮南子》	《淮南子》（據影鈔北宋本影印），臺北：藝文印書館，1974年三版。	卷/頁（a、b分別為一頁之前後面）
《藝文類聚》	《藝文類聚》（據宋紹興刻本排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	卷/頁
《群書治要》	《群書治要》（據日本宮內廳書陵部藏手抄本影印），東京：汲古書院，1989年。	卷/頁

書名	所據版本	標注出處方式
《初學記》	《初學記》（據清古香齋本排印），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	卷/頁
《北堂書鈔》	《北堂書鈔》（據清光緒十四年〔1888〕南海孔氏刊本影印），北京：學苑出版社，1998年。	卷/頁（a、b分別為一頁之上下面）
《一切經音義》	《正續一切經音義》（據日本獅谷白蓮社刻本影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	卷/頁（a、b分別為一頁之上下面）
《白孔六帖》	《白孔六帖》（據國防研究院圖書館藏明嘉靖年間覆宋刻本影印），台北：新興書局，1969年。	卷/頁（a、b分別為一頁之上下面）
《事類賦注》	《事類賦注》（據明秦汴本排印），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	卷/頁
《太平御覽》	《太平御覽》（據商務印書館影宋本覆印），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	卷/頁（a、b分別為一頁之上下面）
《冊府元龜》	《冊府元龜》（據明崇禎十五年〔1642〕年刊本影印），香港：中華書局，1960年。	卷/頁（a、b分別為一頁之上下面）
《記纂淵海》	《記纂淵海》（據南宋建陽刊本影印），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	卷/頁（a、b分別為一頁之上下面）
《續一切經音義》	《正續一切經音義》。	卷/頁（a、b分別為一頁之上下面）

(五) 《淮南子》正文及注只錄各書所引部份，以資比照，餘者從略。

(六) 本書以提供原材料為目的，除加新式標點外，一概不作校勘。

(七) ◇表示底本有一缺文；□表示底本有一方框，或表示字體模糊難辨者。

卷一 原道訓

夫道者，覆天載地，廓四方，析八極（廓，張也。析，開也），……泰古二皇，得道之柄，立於中央（二皇，伏羲、神農也。指說陰陽，故不言三也），神與化游，以撫四方。……鈞旋轂轉，周而復匝（鈞，陶人作瓦器法下轉族者。一曰：天也）。……其德優天地而和陰陽，節四時而調五行。……虹蜺不出，賊星不行（賊星，妖星也），含德之所致（含，懷也）。（1/2b、3a、3b）

《群書治要》：「夫道者，覆天地而和陰陽，節四時而調五行。」（41/235）

《一切經音義》引許注：「鈞，陶法也。」（11/1b）

《一切經音義》引許注：「庌，拓也。」（15/1b）

《太平御覽·天部十四·虹蜺》：「太古二皇，得道之柄，立於中央（二皇，伏羲、神農），神與化遊以撫四方，是故虹蜺不出，賊星不行（賊星，妖星），含德之所致也（含，懷也）。」（14/8b）

《太平御覽·皇王部二·敘皇王下》：「泰古二皇，（許慎曰：「庌犧、神農。」）得於中央，德覆天地而和陰陽，節四時，調五行。虹蜺不出，賊星不行（五星逆行謂之賊星也）。」（77/4b）

昔者馮夷、大丙之御也（皆古之得道能御陰陽者也），乘雲車，入雲蜺，游微霧，驚悅忽，歷遠彌高以極往，經霜雪而無迹，照日光而無景。（1/4a）

《白孔六帖·執馭》：「太丙之御，經霜雪無跡。」（32/19b）

《太平御覽·天部十四·虹蜺》：「昔者馮夷、大丙之御也（皆古得道能御陰陽），乘雷車，駕雲虹。」（14/8b）

《太平御覽·天部十五·氣》：「昔者馮夷、大丙之御也（皆古得道能御陰陽），遊微霧，經霜雪而無迹，照日光而無影。」（15/9a）

是故大丈夫恬然無思，澹然無慮；以天為蓋，以地為輿；四時為馬，陰陽為御；乘雲陵霄，與造化者俱。縱志舒節，以馳大區。可以步而步，可以驟而驟。今雨師灑

道，使風伯掃塵（雨師，畢星也。《詩》云：「月麗于畢，俾滂沱矣。」風伯，箕星也。月麗于箕，風揚沙也）。電以為鞭策（電，激氣也，故以為鞭策），雷以為車輪。（1/4b）

《北堂書鈔·天部四·電》：「電以為鞭策。」（152/9a）

《藝文類聚·天部下·電》：「電以為鞭策（電，激氣也）。」（2/36）

《白孔六帖·電》：「雷，激氣也，以為鞭策。」（2/21a）

《太平御覽·天部六·星中》：「令雨師灑道，使風伯掃塵。（高誘注曰：「雨師，畢星也。風伯，箕星也。」）」（6/6a）

《太平御覽·天部八·霄》：「陰陽為騶，乘雲凌霄。與造化俱。」（8/9b）

《太平御覽·天部十三·雷》：「電以為鞭策（電，擊氣也）。」（13/9b）

《太平御覽·時序部二·四時》：「以天為蓋，以地為輿，四時為馬。」（17/5a）

《太平御覽·兵部九十·鞭》：「大丈夫恬然無思，澹然無慮；以天為蓋，以地為輿；四時為馬，陰陽為騶。電以為鞭策，雷以為車輪。」（359/9b）

《太平御覽·車部三·輿》：「以天為蓋，以地為輿，四時為馬。」（774/5a）

上游于霄霓之野，下出于無垠之門（霄霓，高峻貌也。无垠，无形狀之貌。霄，讀緇綃。霓，讀翟氏之翟）。（1/4b）

《太平御覽·地部二十·野》：「上遊乎霄霓之野，下出乎無垠鄂之門。（高誘曰：「霄霓，高峻之貌也。垠鄂，無形之貌也。霄，讀緇綃。霓，讀若翟氏之翟也。」）」（55/6a）

而知八紘九野之形埒者，何也（八紘，天之八維也。九野，八方中天也）？（1/5a）

《一切經音義》：「知八紘九野之形。（許注云：「紘，維也。」）」（83/3a）

《一切經音義》：「知八紘九野之形埒也。（許叔重注曰：「紘，亦維也。」）」（85/10a）

《一切經音義》引許注：「八紘謂之八方。」（88/14a）

故達於道者，不以人易天，外與物化，而內不失其情。至無而供其求，時聘而要其宿。

小大脩短，各有其具，萬物之至，騰踴肴亂而不失其數。是以處上而民弗重，居前而眾弗害，天下歸之，姦邪畏之。以其無爭於萬物也，故莫敢與之爭。

（1/5a-b）

《群書治要》：「故達於道者，處上而民弗重也，居前而眾不害也，天下歸之，姦邪畏之。」

以其無爭於萬物也，故莫能與之爭。」（41/235）

《一切經音義》：「萬物之至，騰涌也。」（31/12a）

射者扞烏號之弓，彎綦衛之箭（扞，張也。彎，引也。綦，美箭所出地名也。衛，利也。烏號，柘桑，其材堅勁，烏跂其上，及其將飛，枝必撓下，勁能復起，巢鳥隨之。烏不敢飛，號呼其上。伐其枝以為弓，因曰烏號之弓也。一說：黃帝鑄鼎於荊山鼎湖，得道而僊，乘龍上。其臣援弓射龍，欲下黃帝，不能也。烏，於也。號，呼也。於是抱弓而號，因名其弓為烏號之弓也），重之羿、逢蒙子之巧，以要飛鳥，猶不能與羅者競多（羿，古諸侯有窮之君也。逢蒙，羿弟子。皆攻射而百發百中，故曰之巧。要，取。競，逐也）。何則？以所持之小也。張天下以為之籠，因江海以為罟，又何亡魚失鳥之有乎？故夫不若繳，繳不若無形之像。（1/5b）

《初學記·武部·漁》：「張天下以為籠，因江海以為罟，又何亡魚失鳥之有乎？故矢不若繳，繳不若網，網不若無形之象，此亦漁釣之義也。」（22/544）

《太平御覽·兵部七十八·弓》：「射者扞烏號之弓，彎綦御之箭（杆，張也。彎，引也。綦，美箭所出地名也。衛，利也。烏號，柘桑，其材堅勁，烏跂其上，及飛至，枝必撓下，勁能復起，櫟鳥隨之。烏不敢飛，號呼其上。伐其材以為弓，因曰烏號之弓也。一說：黃帝鑄鼎鍾於湖，得道而仙，乘龍上天。其臣援弓射龍，欲下黃帝，不能也。烏，於也。號，呼也。於是抱弓而號也，自以名其弓為烏號之弓也），重之羿、逢蒙子之巧，以要飛鳥，猶不能與羅者竟多（羿，古諸侯有窮之君也。逢蒙，羿弟子。皆攻射而百發百中，故曰之巧。要，取。竟，逐也）。何則？以所持之小也。」（347/10a-b）

《太平御覽·器物部九·籠》：「張天下以為之籠，因江海以為之罟，何亡魚失鳥之有乎？」（764/7b）

《太平御覽·資產部十四·罟》：「張天下以為籠，因江海以為罟，又何亡魚失鳥之有乎？」（834/7a）

《太平御覽·羽族部一·鳥》：「射者扞烏號之弓，彎綦衛之箭，重之羽、蓬蒙子之巧，以要飛鳥，猶不能與羅者競多。何則？以所持之小也。張天下以為之籠，因江海以為罟，又何亡魚失鳥之有乎？」（914/6a）

《記纂淵海·論議部之十五·因小陋大》：「射者扞烏號之弓，彎綦衛之箭，重之羿、逢蒙子之巧，以要飛鳥，猶不能與羅者競多。何則？以所持之小也。」（15/6a）

《記纂淵海·論議部之十五·因小見大》：「射者扞烏號之弓，彎棊衛之箭，重之羿、逢蒙子之巧，以要飛鳥，猶不能與羅者競多。何則？以所持之小也。張天下以為之籠，因江海以為之罟，又何亡魚失鳥之有乎？」（15/8a）

《記纂淵海·論議部之三十·兼收並蓄》：「張天下以為籠，因江海以為罟，又何亡魚失鳥之有乎？」（30/1a）

夫釋大道而任小數，無以異於使蟹捕鼠，蟾蜍捕蚤，不足以禁姦塞邪，亂乃逾滋（以艾灼蟹臣上，內置穴中，迺熱走窮穴，適能擒一鼠也。詹諸，蚤也，跳行舒遲，捕蚤亦不能悉得，故曰不足以禁姦也。論盜，益甚也）。（1/5b-6a）

《一切經音義》：「使蟾蜍捕蚤。」（51/20b）

《白孔六帖·鼠》：「使蟹捕鼠，必不得。」（98/9b）

《太平御覽·鱗介部十四·蟹》：「夫釋大道而任小數，無以異於使蟹捕鼠，蟾諸捕蚤，不足以禁姦塞邪，亂乃逾滋（以艾灼蟹筐上，內置穴中，迺熱走窮穴，適能擒一鼠）。」（942/5b）

《太平御覽·蟲豸部八·蚤》：「釋大道，任小枝，無異使蟾諸捕蚤。」（951/1b）

昔者夏鯀作三仞之城，諸侯背之，海外有狡心。禹知天下之叛也，乃壞城平池，散財物，焚甲兵，施之以德，海外賓服，四夷納職。（1/6a）

《北堂書鈔·帝王部十五·至治》：「焚甲兵。」（15/5a）

《藝文類聚·居處部三·城》：「鯀作九仞之城。」（63/1137）

《一切經音義》：「鯀作九仞之城。」（93/6b）

《太平御覽·皇王部七·夏帝禹》：「昔者鯀作三仞之城，諸侯倍之。禹知天下叛之，乃壞城平地，散財物，焚甲兵，施之以德，海外賓服，四夷納職。」（82/6a）

《太平御覽·居處部二十·城上》：「鯀作九仞之城。」（192/5a）

故機械之心藏於胸中，則純白不粹，神德不全。（1/6a）

《記纂淵海·性行部之十四·機巧》：「故機械之心藏於胸中，則純白不粹，神德不全。」（50/5b）

故體道者逸而不窮，任數者勞而無功。夫峭法刻誅者，非霸王之業也；筦策繁用者，非致遠之術也。離朱之明，察箴末於百步之外，不能見淵中之魚；師曠之聰，合

八風之調，而不能聽十里之外。故任一人之能，不足以治三畝之宅也；脩道理之數，因天地之自然，則六合不足均也（均，平也）。（1/6a-b）

《群書治要》：「故體道者逸而不窮，任數者勞而無功。夫峭法刻誅者，非霸王之業也（峭，峻）；箠笞繁用者，非致遠之御也。離朱之明，察鍼末於百步之外，而不能見淵中之魚；師曠之聽，合八風之調，而不能聽十里之外。故任一人之能，不足以治三畝之宅；脩道理之數，因天地之自然，則六合不足均也。」（41/235-36）

《一切經音義》引許注：「隋，陵也。」（77/11b）

《一切經音義》引許注：「隋，陵也，亦嚴刻也。」（93/9b）

《一切經音義》引許注：「峭，亦峻也。」（95/2b）

《太平御覽·地部二·地下》：「任一人之能，不足以治三畝之宅也；循道理之數，因天地之自然，則六合不足均也（均，平也）。」（37/2a）

《太平御覽·居處部八·宅》：「任一人之能，不足以治三畝之宅；循道里之數，因天地之固然，則六合不足均也。」（180/5a）

《記纂淵海·論議部之三十六·力所不及》：「離朱之明，察毫末於百步之外，不能見淵中之魚；師曠之聰，合八風之調，而不能聽十里之外。」（36/5a-b）

夫萍樹根於水，木樹根於土。（1/6b）

《藝文類聚·草部下·萍》：「夫萍樹根於水，木樹根於土。」（82/1408）

《初學記·草部·萍》：「萍樹根於水，木樹根於土。」（27/668）

《太平御覽·百卉部七·萍》：「萍樹根於水，木樹根於土。」（1000/1b）

鳥排虛而飛，獸蹠實而走（蹠，足也。實，地也。蹠，讀拮據之據），蛟龍水居，虎豹山處，天地之性也。（1/6b）

《一切經音義》：「鳥排空而飛，獸蹠實而走。（許叔重注云：「蹠，蹈也，行也。」）」（45/4a）

《一切經音義》：「鳥排空而飛，獸蹠實而走。」（91/8a）

《一切經音義》：「鳥排空而飛，獸蹠實而走。（許叔重注云：「蹠，蹈也。」又曰：「行也。」）」（99/8a）

《太平御覽·獸部一·敘獸》：「鳥排虛而飛，獸蹠實而走也。」（889/2b）

《太平御覽·羽族部一·鳥》：「鳥排空而飛，獸蹠石而走。」（914/6a）

《記纂淵海·論議部之十·不待矯揉》：「鳥排虛而飛，獸蹠實而走，蛟龍水居，虎豹山處，天地之性也。」（10/7a）

兩木相摩而然，金火相守而流，員者常轉，竅者主浮，自然之勢也。（1/6b）

《記纂淵海·論議部之十一·不待擬議》：「兩木相摩而然，金火相守而流，圓者常轉，竅者常浮，自然之勢也。」（11/1a）

羽者嫗伏，毛者孕育。（1/7a）

《太平御覽·羽族部一·鳥》：「羽者嫗伏，毛者孕育。」（914/6b）

木處榛巢，水居窟穴（聚木曰榛），禽獸有茆（茆，蓐），人民有室。（1/7a）

《北堂書鈔·地部二·穴》：「木處榛巢，水居窟穴，禽獸有机，人民有室。（許慎曰：「机，獸蓐。」）」（158/19b）

《一切經音義》引許注：「榛，木榛。」（50/6b）

《一切經音義》引許注：「榛，木叢也。」（63/14a）

《一切經音義》引許注：「叢木曰榛。」（75/15b）

九疑之南，陸事寡而水事眾，於是民人被髮文身，以像鱗蟲，短綣不綉，以便涉游，短袂攘卷，以便刺舟，因之也。鴈門之北，狄不穀食，賤長貴壯，俗上氣力，人不弛弓，馬不解勒，便之也（不穀食，肉酪而已。北狄，鮮卑也。弛，舍也。便，習也）。（1/7a-b）

《藝文類聚·山部上·九疑山》：「九疑之南，陸事寡而水事多。」（7/140）

《白孔六帖·九疑山》：「九疑之南，陸事寡而水事多。」（5/28b）又：「九疑之山。」（5/28b）

《太平御覽·地部六·九疑山》：「九疑之南，陸事寡而水事多。」（41/9a）

《太平御覽·兵部八十九·勒》：「雁門之北，狄不穀食，賤長貴壯，各上氣力，人不弛弓，馬不解勒，便之也。（高誘曰：「不穀曰不穀食，肉酪而已。北狄，鮮卑也。弛，舍也。便，習也。」）」（358/6a）

《記纂淵海·人事部之十二·慣習》：「九疑之南，陸事寡而水事眾，於是民人被髮文身，以像鱗蟲，短綣不綉，以便涉游，短袂攘卷，以便刺舟，因之也。鴈門之北，狄不穀食，賤長貴壯，俗上氣力，人不弛弓，馬不解勒，便之也。」（133/1a）

今夫徙樹者，失其陰陽之性，則莫不枯槁（失，猶易也）。故橘樹之江北，則化而為枳。鴈鵠不過濟，貉度汶而死。（1/7b）

《藝文類聚·菓部上·橘》：「夫橘樹之江北，化而為橙。」（86/1477）

《一切經音義》引許注：「鴈鵠一名寒鼻。」（14/16a）

《一切經音義》引許注：「鴈鵠一名寒皋。」（37/14b）

《事類賦注·果部二·橘》：「夫橘樹之江北，化為橙。」（27/535）

《太平御覽·木部一·木上》：「今夫徙樹者，失其陰陽之性，則莫不枯槁（失，猶易也）。

故橘之江北，則化而為枳。鴈鵠不過濟，貉度汶而死。」（952/4b）

《太平御覽·果部三·橘》：「夫橘樹之江北，化而為橙。」（966/5b）

《太平御覽·果部八·橙》：「夫橘樹之江北，化為橙。」（971/1b）

《續一切經音義》：「鴈鵠一名寒皋。」（續 6/6b）

故牛歧蹄而戴角，馬被髦而全足者，天也；絡馬之口，穿牛之鼻者，人也。（1/7b）

《事類賦注·獸部三·牛》：「牛歧蹄而戴角，馬被毛而全足者，天也；絡馬之口，穿牛之鼻者，人也。」（22/441）

《太平御覽·獸部十一·牛中》：「牛歧蹄而戴角，馬被髦而全足者，天也；絡馬之口，穿牛之鼻者，人也。」（899/3b）

夏蟲不可與語寒（言蜩蟬不知寒雪也）。（1/7b-8a）

《太平御覽·時序部十九·寒》：「夏蟲不可與語寒（蜩蟬不知寒雪）。」（34/7a）

夫善游者溺，善騎者墮，各以其所好，反自為禍（禍，害也）。是故好事者未嘗不中（中，傷也。好為情欲之事者，未嘗不自傷也），爭利者未嘗不窮也。（1/8a）

《北堂書鈔·武功部五·騎》：「善游者溺，善騎者墮，各以所好，反自為禍耳。」（117/5b）

《太平御覽·兵部三十一·騎》：「夫善游者溺，善騎者墮，各以其所好，反自為禍（禍，害也）。是故好事者未嘗不中（中，傷也。好為情欲之事者，未嘗不自傷也），爭利者未嘗不窮也。」（300/8a）

《記纂淵海·論議部之二十四·事反所料》：「善游者溺，善騎者墮。」（24/1b）

《記纂淵海·性行部之十六·耽好》：「善遊者溺，善騎者墮，各以其所好，反自為禍。是故好事者未嘗不中傷也。」（52/5a）

《記纂淵海·人情部之二·儆戒》：「夫善游者溺，善騎者墮，各以其所好，反自為禍。」
(117/4b)

越王翳逃山穴，越人熏而出之，遂不得已（已，止也。醫，越太子也。賢，不欲為王，逃於出山穴之中，越人以火熏出而立之，故曰遂不得已。在春秋後，故不書于經也）。(1/8a)

《北堂書鈔·地部二·穴》：「越王醫逃巫山穴，越人薰而出之，遂不得已。（許慎曰：「醫，越王之太子。當立，讓，逃巫山之穴中。薰，以火烟薰之也。遂不得已，立為王。」）」
(158/19b)

昔舜耕於歷山，暮年而田者爭處境塢，以封壤肥饒相讓（歷山在濟陰成陽也。一曰：濟南歷城山也。境塢，讀人相境橡之境）；釣於河濱，暮年而漁者爭處湍瀨，以曲隈深潭相予（漁，讀告語。湍瀨，水淺流急少魚之處也。曲隈，崖岸委曲。深潭，回流饒魚之處。潭，讀葛覃之覃）。當此之時，口不設言，手不指麾，執玄德於心，而化馳若神。使舜無其志，雖口辯而戶說之，不能化一人。(1/8b)

《一切經音義》：「爭處礪确。」(72/10a)

《一切經音義》引許注：「湍，疾水也。瀨，淺水也。」(85/3b)

《太平御覽·皇王部六·帝舜有虞氏》：「昔者舜耕于歷山（歷山在濟陰成陽），暮年而田者爭處礪确，以封畔肥饒相讓也；釣於河濱，暮年而漁者爭處湍瀨（湍，疾。瀨，淺），以曲隈深澗相與也。」(81/7a-b)

《記纂淵海·論議部之二十九·陰驅默化》：「昔舜耕于歷山，暮年而田者爭處境塢，以封壤肥饒相讓；釣於河濱，暮年而漁者爭處湍瀨，以曲隈深潭相予。當此之時，口不設言，手不指麾，執玄德於心，而化馳若神。使舜無其志，雖口辯而戶說之，不能化一人。」
(29/4b)

革堅則裂。(1/9b)

《記纂淵海·論議部之二·太剛必折》：「革堅則裂。」(2/4b)

齒堅於舌而先之弊。是故柔弱者，生之榦也；堅強者，死之徒也。(1/9b)

《記纂淵海·論議部之二·柔能勝剛》：「齒堅於舌而先之弊。是故柔弱者，生之榦也；而堅強者，死之徒也。」(2/5b)

時之反側，閒不容息。（1/10a）

《北堂書鈔·帝王部八·勤勞》：「悶不容息。」（8/4b-5a）

《記纂淵海·論議部之三十三·閒不容髮》：「時之反側，閒不容息。」（33/1b）

夫日回而月周，時不與人游。（1/10a）

《太平御覽·時序部二·四時》：「日迴而月周，時不與人游。」（17/5a）

故聖人不貴尺之璧，而重寸之陰，時難得而易失也。禹之趨時也，履遺而弗取，冠挂而弗顧，非爭其先也，而爭其得時也。是故聖人守清道而抱雌節（清，和靜也。雌，柔弱也），因循應變，常後而不先。柔弱以靜，舒安以定（舒，詳也），攻大礪堅，莫能與之爭（攻大礪堅，喻難也，無與聖人之爭也）。（1/10b）

《北堂書鈔·帝王部八·勤勞》：「冠挂不顧。」（8/5a）

《北堂書鈔·帝王部十五·思治》：「不貴尺璧，而重寸陰。」（15/1b）

《藝文類聚·人部四·聖》：「聖人不貴尺璧，而重寸陰。故禹之趨時也，履遺而弗取，冠挂而弗顧。」（20/359-60）

《白孔六帖·勤學》：「聖人重分寸之陰。」（87/19a）

《太平御覽·皇王部二·敘皇王下》：「聖人有貴尺之璧，而重寸之陰，時難得而易失也。禹之趨時也，履遺而弗納，冠掛而不顧，非爭其先也，而爭其得時也。是故聖人守清道而抱雌節（清，和靜也。雌，柔弱也），因循應變，常後而不先。柔弱以靜，舒安以定（舒，詳也），攻大磨堅，莫能與之爭（攻大磨堅，喻難也）。」（77/3b）

《太平御覽·皇王部七·夏帝禹》：「禹之趨時，冠挂而不顧，履遺而不取（冠有所桂著，去不暇顧視），非爭其先也，爭得其時也。」（82/6b）

《太平御覽·人事部四十二·敘聖》：「聖人不貴尺璧，而重寸陰，時難得而易失。故聖人守清道而抱雌節（清，和靜也。雌，柔弱也）。」（401/7a-b）

《太平御覽·服章部十四·履》：「禹之趨時，冠挂而弗顧，履遺而不取。」（697/4a）

《太平御覽·珍寶部五·璧》：「禹之趨時，冠掛不顧。故曰：不貴尺璧，而重寸陰。」（806/7a）

《冊府元龜·總錄部·自述》：「禹之遊時，冠挂而不顧，履遺而不取也。」（769/17a）

《記纂淵海·識見部之八·投機》：「禹之趨時也，履遺而不取，冠挂而弗顧，非爭其先也，爭其得時也。」（87/4a）

《記纂淵海·識見部之十六·知所輕重》：「聖人不貴尺之璧，而重寸之陰。」（95/3b）

天下之物，莫柔弱於水，然而大不可極，深不可測，脩極於無窮，遠逾於無崖，息耗減益，通於不訾，上天則為雨露，下地則為潤澤，萬物弗得不生，百事不得不成，大包群生而無好憎，澤及蚊虻（蚊，蚊行也。虻，微小之蟲也）而不求報，富贍天下而不既（贍，足也。既，盡也），德施百姓而不費（德澤加於百姓，不以為己財費也），行而不可得窮極也（流膏不止也），微而不可得把握也，擊之無創，刺之不傷，斬之不斷，焚之不然（水之性也），淖溺流遁，錯繆相紛（遁，逸也。錯繆相紛，彼此相糾也）而不可靡散，利貫金石，強濟天下（水流缺石，是其利也。舟舡所載无有重，是其強也。濟，通也）。動溶無形之域，而翱翔忽區之上（忽恍之區上也。言其飛為雲，无所不上也），遭回川谷之間（遭回，猶委曲也），而滔騰大荒之野，有餘不足，與天地取與，授萬物而無所前後（前後皆與之），是故無所私而無所公（公私一也），靡濫振蕩，與天地鴻洞（鴻，大也。洞，通也，讀同異之同也），無所左而無所右，蟠委錯紜，與萬物始終（紜，轉也），是謂至德（言水之為德最大，故曰至德也）。夫水所以能成其至德於天下者，以其淖溺潤滑也。故老聃之言曰：「天下至柔，馳騁於天下之至堅。出於無有，入於無間（水是也）。吾是以知無為之有益（有益於生）。」夫無形者，物之大祖也；無音者，聲之大宗也（无形生有形，故為物大祖也。无音生有音，故為聲大宗。祖、宗皆本也）。其子為光，其孫為水，皆生於形乎（光无形，道所貴也，觀之，故子為光也。水形而不可毀，差之，故孫為水也）！夫光可見而不可握，水可循而不可毀，故有像之類，莫尊於水。出生入死，自無蹠有，自有蹠無，而以衰賤矣（出生，出生道，謂去清靜也。入死，入死道，謂情欲也。蹠，適也。自无形適有形，離其本也。自有形適无形，不能復得，道家所棄，故曰而以衰賤也）。是故清靜者，德之至也；而柔弱者，道之要也（要，約也）；虛而恬愉者，萬物之用也（萬物由之得為人用）。肅然應感，殷然反本，則淪於無形矣。所謂無形者，一之謂也（一者，道之本也）。所謂一者，無匹合於天下者也。卓然獨立，塊然獨處，上通九天，下貫九野（九天，八方中央也。九野亦如之），員不中規，方不中矩，大渾而為一，葉累而無根（无根，言微妙也），懷囊天地，為道關門（門，道之門），穆忝隱閔，純德獨存（穆忝、隱閔，皆无形之類也。純，不雜紐也），布施而不既，用之而不勤（既，盡也。勤，勞也）。（1/10b-11b）

《一切經音義》：「水以其淖溺潤滑也。」（81/2a）

《事類賦注·地部二·水》：「水之為物，擊之無創，射之不傷，斬之不斷，焚之不然，利穿金石，功濟天下。」（7/136）又：「天下之物，莫柔弱於水，上天則為雨露，下地則為潤澤，萬物不得不生，百事不得不成。」（7/138）又：「夫光可見而不可握，水可循而不可毀。」（7/139）

《太平御覽·地部二十三·水上》：「天下之物，莫柔弱於水，上天則為雨露，下地則為潤澤，萬物弗得不生，百事不得不成，大苞群生而无所私，澤及跂蹠（跂，蹠行也。蹠，微小之蟲也）而不求報，富贍天下而不既（贍，足也。既，盡也），德施百姓而不費（德澤加於百姓，不以為己財費也），行不可得而窮極也（流膏不止），微而不可得把握也，擊之無創，射之不傷，斬之不斷，焚之不燃（水之性也），淖溺流遁，錯繆相紛（遁，逸也。錯繆相紛，波相糾也）而不可靡散，利貫金石，強濟天下（水流缺石，是其利也。舟舡所載无有重，是其強也。濟，通也）。動溶无形之域，而翱翔忽區之上（忽慌之區上也。言其飛為雲雨，无所不止），遭迴川谷之間（遭迴，猶委曲也），而滔騰大荒之野，有餘不足，與天地取與，授萬物而無所前後（前後皆與之），是故無所私而无所公（公私一也），靡濫振蕩，與天地同鴻（鴻，大。同，通），无所左而所右，蟠委錯珍（音軫），與萬物始終（流，轉），是謂至德（言水之為德最大，故曰至德也）。夫水所以能成其至德於天下者，以其淖溺潤滑也。故老聃之言曰：「天下至柔，馳騁於天下之至堅。出於无有，入於无間（是水也）。吾是以知无為之有益（有益於生）。」夫无形者，物之大祖也；无音者，聲之大宗也（无形生有形，故為物大祖也。无音生有音，故為聲大祖大宗，皆大也）。其子為光，其孫為水，皆生于无形乎（光無形，道所貴也，觀之，故子為光也。水形而不可毀，差之，故孫為形也）！夫光可見而不可握，水可循而不可毀，故有像之類，莫尊於水。出生入死，自无蹠有，自有蹠无，而以衰賤矣（出生，出生道，謂去清淨也。入死，入死道，謂情欲也。蹠，適也。自无形適有形，離其本也。自有形適无形，不能復得，道家所以衰賤也）。是故清淨者，德之至也；而柔弱者，道之要也（要，約）；虛而恬愉者，萬物之用也（萬物由之得為人用）。肅然應感，殷然反本，則淪於无形矣。所謂无形者，一之謂也（一者，道之本也）。所謂一者，无疋合於天下者也。卓然獨立，塊然獨處，上通九天，下貫九野（九天，八方中央也。九野亦如之），員不中規，方不中矩，大渾而為一棄（无根，言微妙也），懷囊天地，為道開門（開道之門），穆忝隱閔，純德獨存（穆忝、隱閔，皆无形之類也。純，不雜糅也），布施而不既，用之而不勤（既，盡也。勤，勞也）。」（58/5b-6b）

《太平御覽·蟲豸部八·蟻》：「天下物莫不資於水，澤及蟻（音歧）而不求報。（高誘曰：「蟻，微蟲也。」）」（951/6b）

是故聖人一度循軌，不變其宜，不易其常，放準修繩，曲因其當。夫喜怒者，道之邪也；憂悲者，德之失也；好憎者，心之過也；嗜欲者，性之累也。人大怒破陰，大喜墜陽，薄氣發瘡，驚怖為狂。憂悲多患，病乃成積；好憎繁多，禍乃相隨。故心不憂樂，德之至也；通而不變，靜之至也；嗜欲不載，虛之至也；無所好憎，平之至也；不與物散，粹之至也。能此五者，則通於神明。通於神明者，得其內者也。（1/12b-13a）

《太平御覽·方術部一·養生》：「聖人◇◇◇◇，不變其宜，不易其常，放准修繩，曲因其當。夫喜怒者，道之邪；悲憂者，德之失；好憎者，心之過；嗜慾者，性之累。夫大怒破陰，大喜墜陽，薄氣發瘡，驚怖為狂。憂悲多悉，病乃成積；好憎繁多，禍乃相隨。故心不憂樂，德之至也；性而不變，靜之至也；嗜欲不載，虛之至也；無所愛憎，平之至也；不與物散，粹之至也。能此五者，則通於神明。通於神明者，得其內者也。」（720/4b）

《太平御覽·疾病部三·瘡啞》：「夫人大怒破陰，大喜墜陽，滿氣發瘡，驚怖為狂。」（740/6b）

《記纂淵海·性行部之二十二·公平》：「无所好憎，平之至也。」（58/6a）

所謂樂者，豈必處京臺、章華，游雲夢、沙丘，耳聽《九韶》、《六莖》，口味煎熬芬芳，馳騁夷道，鈞射鸛鵒之謂樂乎？（1/13b）

《藝文類聚·人部十二·遊覽》：「所謂樂者，遊雲夢，陟高丘，耳聽《九韻》、《六莖》，口味煎熬芬芳，馳騁夷道，鈞射鸛鵒之謂樂乎？」（28/499）

《太平御覽·地部三十·湘水》：「所謂樂者，豈必躬釣瀟湘？」（65/8a）

吾所謂樂者，人得其得者。夫得其得者，不以奢為樂，不以廉為悲，與陰俱閉，與陽俱開。故子夏心戰而懼，得道而肥。聖人不以身役物，不以欲滑和，是故其為曜不忻忻，其為悲不愜愜，萬方百變，消搖而無所定，吾獨忼慨遺物，而與道同出。是故有以自得，喬木之下，空穴之中，足以適情；無以自得也，雖以天下為家，萬民為臣妾，不足以養生也。（1/13b-14a）

《北堂書鈔·地部二·穴》：「有以自得，喬木之下，土穴之中，足以適情；無以自得，雖以天下為家，萬民為臣妾，不足以養生。」（158/20a）

《一切經音義》引許注：「慷慨，不得志也。」（26/22b-23a）

《一切經音義》引許注：「慷慨，不得志，憤壯也，歎也。」（100/7b-8a）

《太平御覽·人事部一百零九·樂》：「吾所謂樂者，人得其得者也。夫得其得者，不以奢為樂，不以慊為悲，與陰俱閉，與陽俱開。與子夏心戰而曜，道勝而肥。聖人不以身徇物，不欲人為之而以自樂也。」（468/4a）

夫內不開於中而強學問者，入於耳而不著於心。此何以異於聾者之歌也？效人為之而無以自樂也。（1/14b）

《太平御覽·學部一·敘學》：「夫心闇於道而強學不已者，譬聾者之歌，無以自樂。」（607/6a）

夫心者，五藏之主也，所以制使四支，流行血氣，馳騁于是非之境，而出入于百事之門戶者也。（1/14b）

《太平御覽·人事部十七·心》：「夫心者，五藏之主也，所以制使四支，流行血氣，馳騁于是非之境，而出入于百事之門戶者是也。」（376/5b）

耳聽滔朗奇麗激軫之音（激，有激揚。軫，轉。皆曲名也）。（1/15b）

《一切經音義》：「激軫之音。（許叔重曰：「軫，轉也。」）」（73/12b）

揚鄭、衛之浩樂，結激楚之遺風，射沼濱之高鳥，逐苑囿之走獸，此齊民之所以淫佚流湏。（1/15b）

《初學記·樂部上·雜樂》：「揚鄭、衛之淫樂，結激楚之遺風，此齊人之所以淫佚流湏也。」（15/372）

《太平御覽·樂部七·淫樂》：「揚鄭、衛之浩樂，結激楚之遺風，此齊人之所以淫佚流湏。」（569/8a）

蓬戶甕牖，揉桑以為樞。（1/15b）

《記纂淵海·人事部之四·貧窶》：「蓬戶桑樞。」（125/6b）

藏金於山。(1/16b)

《北堂書鈔·帝王部八·儉德》：「藏金於山。」(8/3a)

夫形者，生之舍也。(1/16b)

《太平御覽·人事部四·形體》：「形者，生之舍也。」(363/4b)

蛟蜺貞蟲，蠕動蛟作。(1/16b)

《一切經音義》：「昆蟲蠕動。」(31/14a)

《一切經音義》：「昆蟲蠕動。」(33/13a)

《一切經音義》：「昆蟲蠕動。」(34/15b)

《一切經音義》：「昆蟲蠕。」(46/12a)

《一切經音義》：「昆蟲蠕動。」(55/5b)

《一切經音義》：「昆蟲蠕動。」(64/6a)

今夫狂者之不能避水火之難而越溝瀆之險者，豈無形神氣志哉？然而用之異也（與人異也）。(1/17a)

《太平御覽·火部二·火下》：「夫狂者之不能避水火之難而越溝瀆之險者，豈無形神氣志哉？然而用之異也（與人異也）。」(869/4a-b)

是以天下時有盲妄自失之患。此膏燭之類也，火逾然而消逾亟（逾，益也。亟，疾也）。(1/17b)

《太平御覽·火部三·燭》：「天下時有盲妄自失之患。此高燭之類也，火愈燃而消愈亟（愈，益也。亟，疾也）。」(870/6b)

卷二 俶真訓

物豈可謂无大揚擢乎（揚擢，无慮，大數名也）？（2/2a）

《一切經音義》引許注：「楊榘，粗略也。」（84/8b）

《一切經音義》引許注：「楊榘，粗略也。」（87/7a）

若人者，千變萬化而未始有極也。弊而復新，其為樂也，可勝計邪！譬若夢為鳥而飛於天，夢為魚而沒於淵。方其夢也，不知其夢也，覺而後知其夢也。今將有大覺，然後知今此之為大夢也。（2/2a）

《太平御覽·人事部三十八·敘夢》：「若人萬化而未始有極也。弊而復新，其為樂可勝計耶！譬若夢，夢為鳥而飛於天，夢為魚而沒於淵。方其夢也，不知其夢也，覺而後知其夢也。今將有所大覺，乃後知今此之為大夢也。」（397/5a）

昔公牛哀轉病也，七日化為虎。其兄掩戶而入覘之，則虎搏而殺之。是故文章成獸，爪牙移易，志與心變，神與形化。方其為虎也，不知其嘗為人也；方其為人，不知其且為虎也。（2/2a-b）

《白孔六帖·虎》：「牛哀病，七人化為虎。其兄入視，哀搏而殺之。」（97/2a）

《事類賦注·獸部一·虎》：「昔者牛哀病，七日化而為虎。其兄啟戶而入，虎搏而殺之。方其為虎也，不知其嘗為人也；方其為人，不知其將為虎也。」（20/414）

《太平御覽·妖異部四·變化下》：「有牛哀者病，七日化而為虎。兄啟戶而入，哀搏而殺之。」（888/1a）

《太平御覽·獸部三·虎上》：「昔者牛哀病，七日化而為虎。其兄啟戶而入，虎搏而殺之。方其為虎，不知其嘗為人也；方其為人，不知其且為虎也（且，猶將也）。」（891/5a）

二者代謝舛馳（舛，牙也。……舛，讀舛賣之舛也）。（2/2b）

《一切經音義》引許注：「舛，相背也。」（64/16a）

《一切經音義》引許注：「舛，相背也。」（89/4b）

譬若梅矣，百梅足以為百人酸，一梅不足為百人酸也」。(2/3a-b)

《太平御覽·皇王部二·敘皇王下》：「聖人在上位者，賞罰不施而天下賓服。日計之不足，而歲計之有餘（譬若百梅足為百人酸，一梅不足為一人酸也）。」（77/4b）

是故以道為竿，以德為綸，禮樂為鉤，仁義為餌，投之於江，浮之於海，萬物紛紛，孰非其有？（2/3b-4a）

《初學記·武部·漁》：「聖人以道德為竿綸，以仁義為鉤餌，投之天地間，萬物孰非其有哉？」（22/544）

《太平御覽·資產部十四·釣》：「聖人以道德為竿，以仁義為鉤餌，役之天地門，萬物孰非其有哉？」（834/3b-4a）

偃其聰明而抱其太素。（2/4a）

《記纂淵海·僊道部之三·得道》：「偃其聰明而抱其太素。」（188/3a）

譬若鍾山之玉，炊以鑪炭，三日三夜而色澤不變，則至德天地之精也。（2/4a）

《藝文類聚·寶玉部上·玉》：「譬若鍾山崑崙之玉，炊鑪炭，三日三夜而色澤不變，得天地之精也。」（83/1428）

《白孔六帖·玉》：「鍾山之玉，灼以鑪炭，三日三夜，色澤不變，得天地之精也。」（7/24a）

《事類賦注·寶貨部一·玉》：「鍾山之玉，炊以鑪炭，三日三夜而色澤不變，得天地之精也。」（9/186）

《太平御覽·地部三·鍾山》：「鍾山之玉，灼之以鑪炭，三日三夜，其色不變。」（38/7b）

《太平御覽·珍寶部四·玉下》：「鍾山之玉，炊以鑪炭，三日三夜而色澤不變，得天地之精。」（805/3b）

《記纂淵海·論議部之三十·真不可滅》：「鍾山之玉，炊以鑪炭，三日三夜，其色不變。」（30/2b）

《記纂淵海·性行部之三十一·有定力》：「鍾山之玉，炊以鑪炭，三日三夜而色澤不變。」（67/1b）

《記纂淵海·性行部之三十六·有守》：「鍾山之玉，炊以鑪炭而色澤不變。」（72/2a）

夫貴賤之於身也，猶條風之時麗也（條風鳴條，言其迅也。麗，過也）；毀譽之於己，猶蚊蚋之一過也。（2/4b）

《太平御覽·蟲豸部二·蚊》：「夫貴賤之於身也，猶條風之時麗也（時麗，忽一過也）；毀譽之於己也，猶蚊蚋之一過也。」（945/1b-2a）

《記纂淵海·論議部之十一·不可增益》：「毀譽之於己，猶蚋蚋之一過也。」（11/5b）

夫天之所覆，地之所載，六合所包，陰陽所煦，雨露所濡，道德所扶，此皆生一父母而閱一和也（父母，天地。閱，總也。和，氣也，道所貴也。煦，讀以口相吁之吁）。是故槐榆與橘柚合而為兄弟（言道能化同異物也），有苗與三危通為一家（有苗國在南方彭蠡，舜時不服者。三危，在西極，山名，在辰州。通為一家，道所化也）。（2/5a）

《藝文類聚·木部上·槐》：「天所覆，地所載，六合所包，陰陽所煦，雨露所扶，此皆於父母所關於一利也（父天母地）。故槐榆與橘柚合五兒為兄弟，有苗與三危通而一家。」（88/1517）

《事類賦注·木部·槐》：「槐榆合與橘柚為弟兄，有苗與三危通為一家也。」（25/493）

《太平御覽·木部三·槐》：「天之所覆，地之所載，六合所包，陰陽所照，雨露所扶，此皆生於父母所關於一和也（父天母地）。故槐榆與橘柚合而兄弟，有廣與三危通為一家。」（954/8a）

《太平御覽·果部十·柚》：「天之所處，地之所載，皆生於一父母。故槐榆與橘柚合而為兄弟。」（973/5b）

夫目視鴻鵠之飛，耳聽琴瑟之聲，而心在鴈門之間，一身之中，神之分離剖判，六合之內，一舉而千萬里。（2/5b）

《記纂淵海·問學部之三·駁雜》：「夫目視鴻鵠之飛耳，聽琴瑟之聲，而心在鴈門之間，一身之中，神之分離剖判，六合之內，一舉千萬里。」（152/3a）

肝膽胡越。（2/5b）

《記纂淵海·論議部之一·肝膽楚越》：「肝膽胡越。」（1/4a）

譬若周雲之龍從，遼巢彭澤而為雨（周雲，密雨雲也。龍從，聚合也。遼巢彭澤，蘊積貌也。澤，榆莢之澤）。（2/6a）

《北堂書鈔·天部二·雲》：「周雲之彭澤而為雨。」（150/15b）

《事類賦注·天部二·雲》：「周雲龍從。」（2/37）

《太平御覽·天部八·雲》：「周雲之巖（力孔反）巖（七孔反），寮（力交反）攢（士交反）彭（步光反）薄而為雨（周雲，密也。寮攢彭薄，蘊積之貌）。」（8/6b）

然而奚仲不能為逢蒙，造父不能為伯樂者。（2/6a）

《記纂淵海·論議部之二十二·各有所長》：「奚仲不能為逢蒙，造父不能為伯樂。」（22/4b）

今以涅染緇則黑於涅，以藍染青則青於藍。（2/6a）

《記纂淵海·論議部之三十五·青勝於藍》：「以涅染緇則黑於涅，以藍染青則青於藍。」（35/4b）

雲臺之高，墮者析脊碎腦，而蟲蠹適足以翱翔。（2/6b）

《藝文類聚·鱗介部下·蚊》：「雲臺之高，墮者析脊碎腦，而蚊蠹適足以翾。」（97/1683）

決挈治煩。（2/7a）

《一切經音義》：「決挈治煩。（許叔重曰：「挈，亂也。」）」（80/9b）

百圍之木，斬而為犧尊（犧，讀曰月，猶疏鏤之尊），鏤之以剡刷，雜之以青黃（剡，巧工鉤刀也。刷者，規度刺盡墨邊箋也，所以刻鏤之具也。青黃，采色之飾也。剡，讀技之技。刷，讀《詩》蹶角之蹶也），華藻罇解，龍蛇虎豹，曲成文章（華藻，華文也。罇，今之金尊也。鮮，明好也。龍蛇虎豹者，刻尊彝為蟠龍伏虎之然，故曰曲成文章也）。（2/7a-b）

《太平御覽·器物部六·樽彝》：「百圍之木，斬而為犧樽。龍蛇虎豹，曲成文章。（高誘曰：「刻為蟠龍伏虎之狀也。」）」（761/6a）

是故聖人內修道術，而不外飾仁義，不知耳目之宜，而游于精神之和。若然者，下揆三泉，上尋九天，橫廓六合，揲貫萬物，此聖人之游也。（2/7b）

《初學記·人部上·聖》：「聖人內脩其道術，而不外飾仁義，不知耳目之宜，而游乎精神之和。若然者，橫廓六合，兼貫萬物，此聖人之游也。」（17/409）

而羸瘡蝸睨（羸蟲，薄羸。蝸睨，目疾也），此皆治目之藥也。人無故求此物者，必有蔽其明者。（2/8a）

《一切經音義》引許注：「眊，謂目內白翳病也。」（42/18a）

《一切經音義》引許注：「燭眊，目內白翳病也。」（43/10b）

《太平御覽·鱗介部十三·螺》：「羸蠃愈燭眊（羸，附螺也。蠃，細長螺也。燭眊，目中疾），此皆治目之藥也。人無故而求此物者，必有蔽其明也。」（941/3a）

夫牛蹠之涔，無尺之鯉（涔，潦水也。涔，讀延祜曷問，急氣閉口言也）；塊阜之山，無丈之材。所以然者何也？皆其營宇狹小，而不能容巨大也。（2/8a）

《藝文類聚·山部上·總載山》：「牛蹄之涔，無尺之鯉；頽府之山，無丈之材。所以然者何也？皆其營守狹小，而不能容巨大。」（7/123）

《太平御覽·地部三·敘山》：「牛蹄之涔，無徑尺之鯉；魁父之山，無文林。營宇狹小，而不能容巨大也。」（38/3a）

《太平御覽·鱗介部八·鯉魚》：「牛蹄之踵，無盈尺之鯉（踵，牛踐處）。」（936/4a）

《記纂淵海·論議部之十六·小不足以知大》：「牛蹄之涔，無尺之鯉；頽府之山，無丈之村。何也？皆其營守狹小，而不能容巨大。」（16/1a）

至德之世，甘暝于溷濶之域，而徙倚于汗漫之宇，提挈天地而委萬物，以鴻濛為景柱，而浮揚乎無畛崖之際。是故聖人呼吸陰陽之氣，而群生莫不顛顛然仰其德以和順。當此之時，莫之領理決離，隱密而自成，渾渾蒼蒼，純樸未散，旁薄為一，而萬物大優。是故雖有羿之知而無所用之。（2/8b）

《一切經音義》：「群生莫不喁喁然仰其德。」（28/2b）

《一切經音義》：「群生莫不喁喁然仰其德。」（55/10b）

《一切經音義》：「群生莫不喁然仰其德。」（77/4a）

《一切經音義》：「群生莫不喁然仰其德。」（96/10b）

《一切經音義》：「群生莫不喁然仰其德。」（98/10b）

《太平御覽·皇王部二·敘皇王下》：「至德之世（謂太古三皇之時），其暝乎混濶之域，而徙倚乎瀾漫之宇，提挈天地委萬物，以鴻濛為景性，而浮揚乎無畛崖之際。是故聖人呼吸陰陽之氣，而群生莫不喁喁然仰其德和順止。當此之時，莫不領理決離，隱密而自成，渾渾若若，純樸未散，滂薄為一，而萬物大優。是故雖有明知，無所用之。」（77/2b）

乃至神農、黃帝，剖判大宗，竅領天地，襲九竅，重九竅（竅，通也。領，理也。襲，

因也。竅，法也。熬，形也。言因九天九地之形法以通理也）。(2/9a)

《北堂書鈔·帝王部四·功業》：「剖判太宗，竅領天地。」(4/3b)

《太平御覽·皇王部三·炎帝神農氏》：「神農、皇帝襲九空，重九望（九空，九天也。九望，九地也）。」(78/7a)

擢德寡性（擢，取也）。(2/9b)

《一切經音義》引許注：「擢，引也。引，謂引出。」(21/5b)

《一切經音義》引許注：「擢，引也。」(32/18b)

水之性真清而土汨之，人性安靜而嗜欲亂之。夫人之所受於天者，耳目之於聲色也，口鼻之於芳臭也，肌膚之於寒煖，其情一也。或通於神明，或不免於癡狂者，何也？其所為制者異也。是故神者，智之淵也，淵清則智明矣；智者，心之府也，智公則心平矣。人莫鑑於流沫而鑒於止水者，以其靜也；莫窺形於生鐵而窺於明鏡者，以覩其易也。夫唯易且靜，形物之性也。由此觀之，用也必假之於弗用也。是故虛室生白，吉祥止也。(2/10a-b)

《北堂書鈔·服飾部五·鏡》：「莫窺形于生鐵而窺形于明鏡者，以其易也。」(136/3a)

《一切經音義》：「不免於狂癡。」(66/5b)

《一切經音義》：「不免於狂癡。」(67/5b)

《太平御覽·服用部十九·鏡》：「人莫鑒於沫雨而鑒於止水者，以其靜也（沫，雨潦上沫起，言其濁擾也）；莫窺形於生鏡而窺形於明鏡者，以其易也。」(717/3a)

《太平御覽·方術部一·養生》：「夫水之性清而沙土汨之，人之性安而嗜慾亂之。夫人之所受於性者，耳目之於聲色也，鼻口之於芳臭也，肌膚之於寒煖也，其情一也。或通於神明，或不免於癡狂者也。其所以為制者異也。是故神者，智之淵也，神清則智明矣；智，心之府也，智公則心平矣。人莫鑒於洙泗而鑒於止水者，以其靜也；莫窺於生鐵而窺於明鏡者，以其易也。夫惟易且靜，故能形物之情性。由此觀之，用者也。是故虛室生白，吉祥止焉。」(720/4a-b)

神清者嗜欲弗能亂。(2/10b)

《記纂淵海·人道部之三·攝養》：「神清者嗜欲弗能亂。」(114/2a)

夫夏日之不被裘者，非愛之也，煖有餘於身也；冬日之不用罽者，非簡之也，清有餘

於適也。(2/10b-11a)

《藝文類聚·服飾部上·扇》：「夫夏日不披裘者，非愛之也，煖有餘於身也；冬日不用罽者，非簡之也，清有餘於適也。」(69/1211)

《白孔六帖·扇》：「夏不披裘，非愛之，煖有餘也；冬不用罽，非簡之，清有餘也。」(14/1b)

《太平御覽·服章部十一·裘》：「夫夏日之不披裘者，非愛之也，煖有餘於身也。」(694/5b)

《太平御覽·服用部二·幬》：「夫夏日不披裘，非愛之也，煖有餘於身也；冬日不用簔者，非簡之也，清有餘也。」(702/3b)

足蹀《陽阿》之舞。(2/11b)

《一切經音義》引許注：「蹀，蹈也。」(24/19a)

《一切經音義》：「蹀《陽阿》之儻也。」(95/4a)

智終天地，明照日月，辯解連環，澤潤玉石。(2/11b)

《太平御覽·人事部一百五·辯下》：「智絡天地，明照日月，辯解連環，澤潤玉石。」(464/4a)

蜂蠆螫指而神不能憺(螫，讀解釋之釋。憺，定也)，蚊蚋嚼膚而知不能平(嚼，噬，猶穿)。夫憂患之來撓人心也(撓，迫也)，非直蜂蠆之螫毒而蚊蚋之慘怛也，而欲靜漠虛無，奈之何哉！(2/12a)

《太平御覽·蟲豸部二·蚊》：「蜂蠆螫指而神不能憺(音淡)，蠹蚋(音文)嚼膚(嚼，齧也)而性不能平。今憂患之來撓人心也，非直蜂蠆之螫毒而蠹蚋之慘(音慘)怛也，而欲靜◇漠虛無，奈何哉？」(945/2a)

《記纂淵海·人事部之二·憂悶》：「夫憂患之來撓人心也，非直蜂蠆之螫毒而蚊虻之慘怛也。」(123/3b)

夫目察秋毫之末，耳不聞雷霆之音；耳調玉石之聲，目不見太山之高，何則？小有所志而大有所忘也。(2/12a)

《藝文類聚·人部一·目》：「夫目察秋毫之末，而耳不聞雷霆之音；耳調玉石之聲，而目不見太山之高，何則？小有所志而大有所忘也。」(17/314)

《太平御覽·人事部七·目》：「夫目察秋毫之末，而耳不聞雷霆之音；耳調玉石之聲，而目不見太山之高，何則？不小有所志而大有所忘也。」(366/9a)

《記纂淵海·論議部之七·心無二用》：「夫目察秋毫之末，而巨不聞雷霆之聲；耳調金石之聲，而目不見太山之高。小有所志則大有所忘。」（7/3a）

今萬物之來，擢拔吾悟，撻取吾情，有若泉源，雖欲勿稟，其可得耶？今夫樹木者，灌以鑿水，疇以肥壤（疇，雍。鑿，或作噤），一人養之，十人拔之，則必無餘杗，有況與一國同伐之哉？雖欲久生，豈可得乎？今盆水在庭，清之終日，未能見眉睫；濁之不過一撓，而不能察方員。人神易濁而難清，猶盆水之類也，況一世而撓滑之，曷得須臾乎！（2/12a）

《太平御覽·人事部六·眉》：「今盆水在庭，清之終日，未能見眉睫；濁之不過一撓，而不能察方圓（察，見也）。人神易濁而難清，猶盆水之類也。」（365/8a）

《太平御覽·方術部一·養生》：「今萬物之來，擢拔吾性，撻取吾精，勢若泉原，雖欲勿廩，庸可得乎？今夫樹木，灌以潦水，疇以肥壤，十人養之，一人拔之，則必無餘孽。況以一國同伐之，雖欲久生，豈可得哉？今盆水在庭，清之終日，未能見眉睫；濁之不過一撓，而不能察方員。人神易濁而難清，猶盆水之類也。」（720/4a）

《太平御覽·器物部三·盆》：「今盆水在庭，清之終日，未能見目睫；濁之不用一撓，而不能察方圓。人神易濁而難清，猶盆水之類乎（學同）。」（758/2a）

《太平御覽·資產部三·種殖》：「夫樹林者，灌以梁水，疇以肥壤（疇，壟也。梁，或作潦也），一人養之，十人拔之，林必無餘杗。」（823/5b）

《太平御覽·木部一·木上》：「夫樹木，灌以潦水，疇以肥壤，千人養之，一人拔之，則必無餘孽。況以一國同伐之，雖欲久，豈可得哉？」（952/4b）

《記纂淵海·論議部之三·成難壞易》：「夫樹本，灌以潦水，疇以肥壤，千人養之，一人拔之，則必無餘孽。」（3/3a）又：「今盆水在庭，清之終日，未能見目睫；濁之不用一撓，而不能察方圓。人神易濁而難清，猶盆水之類也，況一世而撓滑之，曷得須臾乎！」（3/3a）

古者至德之世，賈便其肆，農樂其業，大夫安其職，而處士脩其道。當此之時，風雨不毀折，草木不夭，九鼎重味，珠玉潤澤（九鼎，九州貢金所鑄也。一曰象九德，故曰九鼎也。重，厚也。潤澤，有光也），洛出丹書，河出綠圖，故許由、方回、善卷、披衣，得達其道（許由，陽城人也，堯所聘而不利也。方回、善卷、披衣，皆堯時隱士，姓名不可得知。其人方直回旋，因曰方回。見其善卷。披衣而行，

因曰披衣。得達，樂其所脩先王之道也）。何則？世之主有欲利天下之心，是以人得自樂其間。四子之才，非能盡善，蓋今之世也。然莫能與之同光者，遇唐、虞之時。（2/12b）

《初學記·地部中·洛水》：「古者至德之運，珠玉潤澤，洛出丹書，河出綠圖。」（6/132）

《白孔六帖·洛》：「至德之運，洛出丹書。」（7/18b）

《太平御覽·皇王部二·敘皇王下》：「古者至德之世，賈便其肆，農樂其業，大夫安其職，而處士循其道。當此之時，風雨不毀折，草木不夭死，九鼎重（王者之德休明則鼎重，姦回淫亂則鼎輕也），珠玉潤澤，洛出丹書，河出綠圖，故許由、方回（堯使方回求子列藥，得之）、善卷、披衣得達其道。何則？世主有欲利天下之心，是以人得自樂其間。四子之材，非能盡大，蓋今之世也。然莫能與之同光者，遇唐虞之時也。」（77/3a）

逮至夏桀、殷紂，燔生人，辜諫者，為炮烙，鑄金柱（鑄金柱，然火其下，以人置其上，人墮墜火中，而對之笑也），剖賢人之心，析才士之脛，醢鬼侯之女，菹梅伯之骸。（2/12b）

《北堂書鈔·帝王部二十·奢侈》：「銅金為柱。」（20/3b）

《太平御覽·刑法部十三·雜死刑》：「夏桀、殷紂，生燔人，辜諫者，為炮烙，鑄金柱（鑄金柱，然火其下，以人置上，人火中，而對笑之）。」（647/6a）

《記纂淵海·性行部之十一·殘忍》：「逮至夏桀、殷紂，燔生人，辜諫者，為炮烙，鑄金柱，剖賢人之心，折才士之脛，醢鬼侯之女，俎梅伯之骸。」（47/5a）

飛鳥鍛翼，走獸擠腳（言紂田獵禽荒，无休止時，故飛鳥折翼，走獸毀腳，无不被害也）。（2/13a）

《一切經音義》：「飛鳥鍛翼。（許叔重曰：「鍛羽而飛也。」）」（34/18b）

《一切經音義》：「飛鳥鍛翮，走獸廢腳。」（83/7b）

天鳥飛千仞之上，獸走叢薄之中，禍猶及之，又況編戶齊民乎？（2/13a）

《一切經音義》引許注：「編，猶列也。」（77/17a）

《記纂淵海·敘述部之七·被禍》：「鳥飛千仞之上，獸走叢薄之中，禍猶及之，又況編戶齊民乎？」（145/1a）

夫歷陽之都，一夕反而為湖，勇力聖知與罷怯不肖者同命（歷陽，淮南國之縣名，今

屬江都。昔有老嫗，常行仁義。有二諸生過之，謂曰：「此國當沒為湖。」謂嫗視東城門閭有血，便走上北山，勿顧也。自此，嫗便往視門閭。閭者問之，嫗對曰如是。其暮，門吏故殺雞，血塗門閭。明旦，老嫗早往視門，見血，便上北山，國沒為湖。與門吏言其事，適一宿耳。一夕旦而為湖也。勇怯同命，無遺脫也。」

(2/13a)

《藝文類聚·水部下·湖》：「夫歷陽之都，一夕反而為湖（歷陽，淮南國名。昔有老嫗，常行仁義。有兩書生過之，謂曰：『此國當沒為湖。視東城門閭有血，便走上山，勿反顧也。』自爾，此嫗數往視門閭。吏問之，嫗對如其言。暮，門吏殺雞，以血塗門。明日，嫗早往視，門血，便走上山，國沒為湖）。」（9/168）

《事類賦注·地部二·水》引高注：「歷陽有老嫗，常行仁義。有過之者謂曰：『此當沒為湖。視東城門有血，便走上山，勿反顧也。』自此，嫗數往視門。門吏問之，嫗對如其言。吏殺雞，以血塗門。明日，嫗早往視，門有血，便走上山，歷陽遂沒為湖。」（7/141）

《太平御覽·地部三十一·湖》：「夫歷陽之都，一夕化而為湖，勇力聖智與不肖者同命（無遺脫也）。」（66/6b）

《太平御覽·州郡部十五·和州》：「歷陽之都，一夕為湖（漢明帝時歷陽淪為麻湖）。」（169/5a）

《太平御覽·妖異部四·變化下》：「夫歷陽之都，一夕反為湖，勇力聖智與怯不肖者同命（歷陽屬九江郡。歷陽縣中有老嫗，常行仁義。有兩諸生過之，謂曰：『此國當沒為湖。嫗視東城閭有血，便走上山，勿反顧也。』自此，嫗數往視閭。門吏問之，對如其言。暮，門吏殺雞，以血塗門閭。明日，嫗往視門，見血，便走上山，因沒為湖）。」（888/1a）

巫山之上，順風縱火，膏夏紫芝與蕭艾俱死（巫山，在南郡。膏夏，大木也，其理密白如膏，故曰膏夏。紫、芝，皆諭賢智也。蕭、艾，賤草，皆諭不肖）。（2/13a）

《藝文類聚·祥瑞部上·木芝》：「巫山之上，從風縱火，紫芝與蕭艾俱死。」（98/1700）

《事類賦注·地部三·火》：「順風縱火，紫芝與蕭艾俱盡。」（8/162）

《太平御覽·火部二·火下》：「順風從火，紫芝與蕭艾俱死（蕭，蒿也）。」（869/4a）

《太平御覽·藥部二·芝上》：「巫山之上，從風縱火，紫芝與蕭艾俱死。」（985/5a）

置猿檻中，則與豚同，非不巧捷也，無所肆其能也。（2/13b）

《白孔六帖·猿》：「置猿檻中，非不巧捷，無所肆其能。」（97/23b）

《太平御覽·獸部二十二·猿》：「置猿檻中，則與豚同，非不巧捷也，無所肆其能也。」
(910/1b)

烏號之弓、谿子之弩，不能無弦而射（烏號，柘桑也。谿子，為弩所出國名也。或曰：谿，蠻夷也。以柘桑為弩，因曰谿子之弩也。一曰：谿子陽，鄭國善為弩匠，因為名也）；越舠蜀艇，不能無水而浮（舠，小船也。蜀船，一版之舟，若今豫章是也。雖越人所便習，若无其水，不能獨浮也）。(2/13b)

《北堂書鈔·武功部十三·弩》：「烏號之弓、谿子之弩，不能無弩而射。（注曰：「谿子，弩所出國名也。」）」(125/7b)

《北堂書鈔·舟部上·舟楫》：「越舠蜀艇，不能無水而浮。」(137/2a)

《北堂書鈔·舟部下·艇》：「越舠吳艇，不能無水而行。」(138/3b)

《藝文類聚·舟車部·舟》：「烏號之弓、谿子之弩，不能無弦而射；越舠蜀艇，不能無水而浮。」(71/1231)

《事類賦注·什物部二·舟》：「越舠蜀艇，不能無水而行。」(16/329)

《太平御覽·兵部七十九·弩》：「烏號之弓、谿子之弩（南方谿子蠻夷柘弩，皆善材也），不能無弦而射；越舠（渠容切）蜀艇（舠，小艇。船大皆一木），不能無水而浮。」
(348/6a)

《太平御覽·舟部四·艇》：「越舠蜀艇，不能無水而行。」(771/1a)

《記纂淵海·論議部之二十一·物理相資》：「烏號之弓、谿子之弩，不能無弦而發；越舠蜀艇，不能無水而浮。」(21/8a)

今矰繳機而在上，網罟張而在下，雖欲翱翔，其勢焉得？(2/13b)

《記纂淵海·敘述部之六·進退難處》：「矰繳機而在上，網罟張而在下，雖欲翱翔，其勢焉得？」(144/5a)

卷三 天文訓

道始于虛霏，虛霏生宇宙，宇宙生氣，氣有渙垠。清陽者薄靡而為天。（3/1a）

《太平御覽·天部一·元氣》：「道始生虛霏，虛霏生宇宙，宇宙生元氣，有渙垠。清陽者薄（音博）靡（音摩）而為天。」（1/1b）

重濁者滯凝而為地。（3/1a）

《北堂書鈔·地部一·地》：「重濁者淹滯而為地也。」（157/1b）

《太平御覽·地部一·地上》：「重濁者淹滯而為地。」（36/8a）

陰陽之專精為四時，四時之散精為萬物。（3/1a）

《北堂書鈔·歲時部一·惣》：「陰陽之專精為四時，四時之精散為萬物。」（153/2a）

《太平御覽·時序部二·四時》：「陰陽之專精為四海，四時之散精為萬物。」（17/4b）

積陽之熱氣生火，火氣之精者為日。（3/1a）

《藝文類聚·天部上·日》：「積陽之熱氣生火，火氣之精者為日。」（1/6）

《事類賦注·天部一·日》：「積陽之氣生火，火之氣精為日。」（1/15）

《太平御覽·天部三·日上》：「日積陽之熱氣生火，火氣之精者為日。」（3/5b）

積陰之寒氣者為水，水氣之精者為月。（3/1a）

《藝文類聚·天部上·月》：「積陰之寒氣大者為水，水氣之精者為月。」（1/7）

《初學記·天部上·月》：「積陰之寒氣久者為水，水氣之精者為月。」（1/8）

《初學記·地部中·總載水》：「積陰之氣為水。」（6/111）

《白孔六帖·水》：「積陰之氣為水。」（6/11a）

《太平御覽·天部四·月》：「積陰之寒氣，久者為水，水氣之精者為月。」（4/8a）

地不滿東南，故水潦塵埃歸焉。（3/1b）

《藝文類聚·地部·塵》：「地不滿東南，故水潦塵埃歸焉。」（6/110）

《白孔六帖·塵》：「地不滿東南，故水潦塵埃歸焉。」（3/13b）

《太平御覽·地部二·塵》：「地不滿東南，故水潦塵埃歸焉。」（37/10a）

陰陽相薄，感而為雷，激而為霆。（3/1b）

《北堂書鈔·天部四·霹靂》：「陰陽相薄，激而為霆。」（152/9a）又：「陰陽相薄，激而為霆。」（152/9a）

《藝文類聚·天部上·雷》：「陰陽相薄，感而為雷。」（2/34）

《太平御覽·天部十三·雷》：「陰陽相薄，感而為雷。」（13/4a）

毛羽者，飛行之類也，故屬於陽；介鱗者，蟄伏之類也，故屬於陰。日者，陽之主也，是故春夏則群獸除（除，冬毛微墮也），日至而麋鹿解（日冬至麋角解，日夏至鹿角解）；月者，陰之宗也，是以月虛而魚腦減，月死而羸醢臙（宗，本也。減，少也。臙，肉不滿。言應陰氣也。臙，讀若物醢少之醢也）。（3/1b）

《藝文類聚·天部上·月》：「月者，陰之宗，是以月毀而魚腦減。」（1/7）

《初學記·天部上·日》：「日者，陽之至，是以春夏則群獸除角。」（1/6）

《初學記·天部上·月》：「月者，太陰之精。」（1/8）

《白孔六帖·月》：「月者，太陰之精。」（1/14b）又：「月毀而魚腦減。」（1/15b）

《太平御覽·天部三·日上》：「日者，陽之主，是以春夏則群獸除角。」（3/5a）

《太平御覽·天部四·月》：「月者，太陰之精。」（4/8a）又：「月毀則魚腦減。」（4/8a）

《太平御覽·時序部四·春中》：「日，陽之主也，是故春則群獸除（除，冬毛微墮也）。」（19/4a）

《太平御覽·時序部八·夏至》：「毛羽者，飛行之類也，故屬於陽。故曰：夏至日鹿角解。」（23/6b）

《太平御覽·羽族部一·鳥》：「毛羽者，飛行之類也，故屬於陽。」（914/6a）

《太平御覽·鱗介部二·魚上》：「月者，陰之宗，是以月毀則魚腦減。」（935/5b）

《太平御覽·鱗介部十三·蚌》：「毛羽者，飛行之類也，故屬於陰。日者，陽之主也，是以春夏則群獸除，日至而麋鹿解（解，角也）；月者，陰之宗也，是以月虧而魚腦減，月死而螺蚌瘕（瘕，減蹴也）。」（941/5b）

火上尋，水下流，故鳥飛而高，魚動而下。(3/1b)

《太平御覽·火部二·火下》：「火上尋，水下流。」(869/3b)

《太平御覽·鱗介部七·魚上》：「火上尋，水下流，故鳥動而高，魚動而下。」(935/5a)

故陽燧見日則燃而為火(陽燧，全也。取金杯無緣者，熟摩令熱，日中時，以當日下，以艾承之，則燃得火也)，方諸見月則津而為水(方諸，陰燧，大蛤也。熟磨拭令熱，月盛時，以向月下，則水生，以銅盤受之，下水數滴。先師說然也)。(3/2a)

《藝文類聚·天部上·月》：「方諸見月則津而為水(方諸，陰燧，大蛤也。熟磨拭令熱，以向月，則生水，銅盤受之，下水數石也)。」(1/7)

《藝文類聚·火部·火》：「陽燧見日則然燧而為火(陽燧，金也。取金盃無緣者，執日高三四丈時，以向，持燥艾承之寸餘，有頃焦之，吹之則然，得火)。」(80/1363)

《初學記·天部上·月》：「方諸見月則津而為水。(高誘注曰：「方諸，陰燧，大蛤也。熟摩令熱，以向月，則水生也。」許慎注曰：「諸，珠也。方，名也。」)」(1/9)

《一切經音義》：「陽燧見日則燭而為火，方諸見月則津而為水。(許叔重曰：「陽燧，五石之銅精，仰日則得火。方諸，五石之精，作圓器以似，仰月則得水也。燧，又作隧。」)」(21/17b)

《一切經音義》引許注：「燧，五石之銅精，圓以仰日，則得火。」(33/11b)

《一切經音義》：「陽鑒見日則煥而為火。(許叔重注云：「鑒，五石之銅精，圓以仰日，則得火。」)」(40/14a)

《一切經音義》：「陽鑒見日則燭而為火。」(41/22a)

《白孔六帖·月》：「方諸見月則津而為水。(高誘注云：「方諸，陰燧，大蛤也。熟磨拭令熱，向月則有水生。」)」(1/15b-16a)

《事類賦注·天部一·月》：「方諸見月則津而為水。」(1/21)

《事類賦注·地部二·水》：「方諸見月則津而為水。」(7/141)

《太平御覽·天部四·月》：「方諸見月則津而為水。(高誘注曰：「方諸，陰燧，大蛤也。熟磨拭令熱，以向月，則水生也。」許慎注曰：「諸，珠也。方，石也。以銅盤受之，下水數升。」)」(4/8a-b)

《太平御覽·地部二十三·水上》：「方諸見月則津而為水。」(58/7a)

《冊府元龜·掌禮部·奏議一四》引高注：「方諸，陰燧，大蛤。磨拭令熱，以向月，則水生，以銅盤受之，下水數石。」(586/8b)

《續一切經音義》：「陽鑒見日則燭而為火。」（續 1/12b）

虎嘯而谷風至，龍舉而景雲屬（虎，土物也。谷風，木風也。水生於土，故虎嘯而谷風至。龍，水也。雲生水，故舉而景雲屬。屬，會也），麒麟鬪而日月食，鯨魚死而彗星出。（3/2a）

《藝文類聚·鱗介部上·龍》：「龍舉而景雲屬。」（96/1662）

《初學記·天部上·日》：「虎嘯而谷風至，麟鬪則日月蝕。（許慎注曰：「麒麟，大角之獸，故與日相動。」）」（1/6）

《初學記·天部上·星》：「鯨魚死而彗星出。（許慎注曰：「彗，除舊布新也。」）」（1/12-13）

《初學記·天部上·風》：「虎嘯而谷風至。（高誘注曰：「虎，陽獸，與風同類。」）」（1/17）

《初學記·獸部·麟》：「麒麟鬪則日月蝕。」（29/700）

《一切經音義》：「鯨魚死而彗星出。」（15/20b）

《一切經音義》引許注：「鯨，魚之王也。」（56/17b）

《一切經音義》引許注：「鯨者，魚之王也。」（83/9a）

《一切經音義》：「鯨死而彗星見。」（86/7b）

《一切經音義》：「鯨魚死而彗星見。」（92/9b）又引許注：「鯨即魚之王也。」（92/9b）

《白孔六帖·日》：「麟鬪日月食。」（1/12b）

《白孔六帖·風》：「虎嘯而谷風生。」（1/15a）

《白孔六帖·星》：「鯨魚死而彗星出。（注云：「彗，所以除舊布新。」）」（1/21b）

《白孔六帖·麟》：「麒麟鬪，日月蝕。」（95/33b）

《事類賦注·天部一·日》：「麒麟鬪則日月蝕。」（1/16）

《事類賦注·天部二·風》：「虎嘯而谷風至。」（2/29）

《事類賦注·鱗介部一·龍》：「虎嘯而谷風至，龍舉而景雲屬。」（28/549）

《事類賦注·鱗介部二·魚》：「麒麟鬪則日月食，鯨魚死而彗星出。」（29/573）

《太平御覽·天部四·日蝕》：「麒麟鬪則日月蝕。（許慎注曰：「麒麟，大角之獸，故與日相符。」）」（4/4b）

《太平御覽·天部四·月蝕》：「麒麟鬪則日月蝕。」（4/12b）

《太平御覽·天部七·祿星》：「鯨魚死而彗星出。」（7/4b）

《太平御覽·天部九·風》：「虎嘯而谷風至。（高誘注曰：「虎，陽獸也，與風同類。」）」
(9/7b)

《太平御覽·咎徵部二·孛》：「鯨魚死而彗星出。」(875/5b)

《太平御覽·獸部三·虎上》：「虎嘯則谷風生。」(891/5a)

《太平御覽·鱗介部一·龍上》：「虎嘯而谷風生（虎，陰中陽獸也，與風同類），龍舉而景雲屬（龍，陽中陰蟲也，與雲同類）。」(929/7a)

《太平御覽·鱗介部十·鯨鯢魚》：「麒麟鬥則日月食，鯨魚死而彗星出（鯨，海中魚之王也）。」(938/1b)

《續一切經音義》：「虎嘯則谷風生。」(續 4/5a)

《續一切經音義》：「虎嘯谷風生。」(續 7/4a)

蠶珥絲而商弦絕（蠶老絲成，自中徹外，然視之如今精珥，表裏見，故曰珥絲。一曰：弄絲於口。商音清，弦細而急，故先絕也），賁星墜而勃海決（賁星，客星也。又作孛星。墜，隕也。勃，大也。決，溢也）。(3/2a)

《事類賦注·地部一·海》：「彗星墜而渤海決。」(6/109)

《事類賦注·寶貨部二·絲》：「蠶珥絲而商絃絕。（注云：「商，金聲。春蠶吐絲，金死，故絕也。」）」(10/203)

《太平御覽·地部二十五·海》：「彗星墜而渤海決。」(60/3a)

《太平御覽·布帛部一·絲》：「蠶珥絲則商絃絕（商，金聲。春蠶吐絲，金死，故絕也）。」
(814/3a)

《太平御覽·資產部五·蠶》：「蠶珥絲而商絃絕（商絃，金聲也。春蠶吐絲，金死，故絕），驥星墜而渤海決（驥星，流星也。勃海，水之勃怒也）。」(825/3a)

人主之情，上通于天。故誅暴則多飄風，枉法令則多蟲螟，殺不辜則國赤地，令不收則多淫雨。(3/2a)

《太平御覽·天部九·風》：「人主之精通于天，故誅暴則多飄風。」(9/7b)

《太平御覽·咎徵部三·暴風》：「人主之精通于天，故誅暴則多飄。」(876/6b)

《記纂淵海·論議部之二十一·影響相應》：「人主之情，上通于天。故誅暴則多飄風，枉法令則多蟲螟，殺不辜則國赤地，令不收則多淫雨。」(21/4a)

四時者，天之吏也；日月者，天之使也；星辰者，天之期也；虹蜺、彗星者，天之忌也。（3/2a）

《北堂書鈔·天部一·日》：「日月者，天之使也。」（149/6b）

《北堂書鈔·天部二·月》：「月，天之使。」（150/2a）

《北堂書鈔·歲時部一·愬》：「四時，天之吏。」（153/2a）

《藝文類聚·天部上·月》：「月，天之使也。」（1/7）

《初學記·天部上·月》：「日月，天之使也。」（1/8）

《白孔六帖·敘四時》：「四時，天之吏。」（3/15a）

《事類賦注·天部一·天》：「四時，天之吏；日月，天之使；星辰，天之期；虹蜺、彗星，天之怒。」（1/4）

《事類賦注·天部一·月》：「月，天之使也。」（1/19）

《太平御覽·天部二·天部下》：「四時，天之吏；日月，天之使；星辰，天之期；虹蜺、彗星，天之忌。」（2/2b）

《太平御覽·天部四·月》：「日月，天之使也。」（4/8a）

《太平御覽·天部十四·虹蜺》：「虹蜺者，天之忌也。」（14/8b）

《太平御覽·時序部二·四時》：「四時者，天之吏也。」（17/4b）

天有九野，九千九百九十九隅，去地五億萬里。（3/2a）

《太平御覽·天部二·天部下》：「天有九野，九千九百九十隅，去地五萬里。」（2/2b）

何謂五星？東方木也，其帝太皞（太皞，伏羲氏有天下號也，死託祀於東方之帝也），其佐句芒，執規而治春。（3/2b-3a）

《事類賦注·歲時部一·春》：「何謂五星？東方木也，其帝太皞（太皞，庖犧氏有天下號也，死託於東方帝也），其佐句芒，執規而治春。」（4/65）

《太平御覽·時序部四·春中》：「何謂五星？東方木也，其帝太昊（太昊，庖犧氏◇天下號也。死託◇於東方帝也），其佐句芒，執規而治春。（《漢書》魏相上書：「太昊乘震，執規治春。」）」（19/4a）

南方火也，其帝炎帝，其佐朱明，執衡而治夏。其神為熒惑，其獸朱鳥，其音徵，其日丙丁。（3/3a）

《初學記·器物部·火》：「南方火也，其帝祝融，其佐朱胡。」（25/嚴陸校宋本異文8）
 《太平御覽·火部二·火下》：「南方火也，其帝祝融，其佐朱明，執衡而治夏（衡，平）。其神為熒惑，其獸為朱鳥，其音徵，其日丙丁。」（869/3b）

中央土也，其帝黃帝（黃帝，少典之子也。以土德王天下，號曰軒轅氏，死託於中央之帝），其佐后土，執繩而制四方。其神為鎮星，其獸黃龍（土色黃也），其音宮，其日戊己（宮，土。戊己，土也）。（3/3a）

《太平御覽·時序部八·夏下》：「中央土，其帝黃帝（黃帝以土德王天下，號曰軒轅氏，死託祀於中央之帝），其佐后土，執繩而制四方止。其神為鎮星，其獸黃龍（土色黃也），其音宮，其日戊己（音，土也。戊己，土日也）。」（23/1a）

西方金也，其帝少昊，其佐蓐收，執矩而治秋。其神為太白。（3/3a）

《事類賦注·歲時部二·秋》：「西方帝少皞，其佐蓐收，執矩治秋。其神為太白。」（5/86）

《太平御覽·時序部九·秋上》：「西方金也，其帝少昊，其佐蓐收，執矩而治秋。其神為太白。」（24/8a）

北方水也，其帝顓頊（顓頊，黃帝之孫，以水德王天下，號曰高陽氏，死託祀北方之帝也），其佐玄冥，執權而治冬。（3/3a）

《太平御覽·時序部十二·冬下》：「北方水也，其帝顓頊（顓頊，黃帝之孫，以水德王天下，號曰高陽氏，死託祀北方也），其佐玄冥，執權而治冬。」（27/4a）

何謂八風？距日冬至四十五日條風至（艮卦之風，一名融，為笙也），條風至四十五日明庶風至（震卦之風也，為管也），明庶風至四十五日清明風至（巽卦之風也，為柷也），清明風至四十五日景風至（離卦之風也，為絃也），景風至四十五日涼風至（坤卦之風也，為損也），涼風至四十五日閭闔風至（兌卦之風也，為鍾也），閭闔風至四十五日不周風至（乾卦之風也，為磬也），不周風至四十五日廣莫風至（坎卦之風也，為鼓也）。條風至則出輕繫，去稽留（立春，故出輕繫）。明庶風至則正封疆，修田疇（春分播穀，故正封疆，治田疇也）。清明風至則出幣帛，使諸侯（立夏長養而恩惠，故幣帛聘問諸侯也）。（3/4a）

《北堂書鈔·天部三·風》：「何謂八風？東北曰焮風。（注曰：「艮氣所生也，一曰融風。」）東方曰條風。（注曰：「震氣所生也，一曰明庶風。」）東南曰景風。（注曰：「巽氣

所生也，一曰清明風。」）南方曰巨風。（注曰：「離氣所生也，一曰凱風。」）西南曰涼風。（注曰：「坤氣所生也，□□□□□。」）西方曰颺風。（注曰：「兌氣所生也，一曰閭闔風。」）西北曰麗風。（注曰：「乾氣所生也，一曰不周風。」）北方曰寒風。（注曰：「坎氣所生也，一曰大莫風。」）」（151/8a）

《太平御覽·時序部七·夏中》：「明庶風後四十五日清明風至，則出幣帛，使諸侯（立夏長養，布恩惠，故聘問諸侯。巽卦之風）。」（22/1b）

《太平御覽·時序部十二·冬下》：「閭闔風四十五日不周風至，四十五日廣莫風至（坎卦之風）。」（27/3b）

景風至則爵有位，賞有功（夏至陰氣在下，陽盛於上，象陽布施，故賞有功，封建侯也）。（3/4a）

《事類賦注·歲時部一·夏》：「景風至則施爵位，賞有功。」（4/78）

《太平御覽·時序部八·夏下》：「景風至則施爵位，賞有功。（夏至陰氣在下，陽盛於上，象陽布施。故賞有功，封建諸侯）。」（23/2a）

不周風至則脩宮室，繕邊城（立冬節，土功其始，故治宮室，繕脩邊城，備寇難也）。廣莫風至則閉關梁，決刑罰（象冬閉藏，不通關梁也。罰刑疑者，於是順時而決之）。（3/4b）

《太平御覽·時序部十二·冬下》：「不周風至則修宮室，繕邊城（立冬節，土功其始，故治宮室，繕修邊城，備寇難也）。廣莫風至則閉關梁，斷罰刑（象冬閉藏，不通關梁也。罰刑之凝者，於是順時而決之）。」（27/3b）

太微者，太一之庭也；紫宮者，太一之居也；軒轅者，帝妃之舍也；咸池者，水魚之囿也（咸池，星名。水魚，天神）；天阿者，群神之闕也（闕，猶門也）。（3/4b）

《北堂書鈔·天部二·星》：「天河有群臣之闕也。（注曰：「天河，星名也。闕，猶門也。」）」（150/7b）又：「咸池者，水衡之囿也。（注曰：「咸池，星名。」）」（150/7b）

《太平御覽·天部六·星中》：「太微者，太一庭也；紫宮者，太一之居也；軒轅者，帝妃之舍也；咸池者，水魚之囿也；天河者，群神之闕也（天河，星名也。闕，猶門也）。」（6/6a）

四宮者，所以為司賞罰（四宮，紫宮、軒轅、咸池、天阿）。（3/4b）

《北堂書鈔·天部二·星》：「四守者，所以司賞罰。（注曰：「四守，紫宮、軒轅、咸池、天河也。」）」（150/8b-9a）

《初學記·天部上·星》：「四守者，所司賞罰。（許慎注曰：「四守，紫宮、軒轅、咸池、天河也。」）」（1/13）

《太平御覽·天部六·星中》：「四守者，所司賞罰。」（許慎注曰：「四守，紫宮、軒轅、咸池、天河也。」）」（6/6b）

太微者，主朱鳥。（3/4b）

《北堂書鈔·天部二·星》：「太微主朱鳥。」（150/7a）

日夏至則斗南中繩，陽氣極，陰氣萌，故曰夏至為刑（刑，始殺也）。（3/5a）

《太平御覽·時序部八·夏至》：「夏至則斗南中繩，陽氣極，陰氣萌，故曰夏至為刑（刑，始殺也）。」（23/6a）

陰氣極則下至黃泉，北至北極，故不可以鑿地穿井。（3/5a）

《太平御覽·地部三十二·池》：「陰氣極則下至黃泉，故不可鑿池穿井。」（67/4b）

日夏至則火從之，故五月火正火正而水漏（火正，火王也，故水滲漏。一說：火星正中地。漏，溼也），十一月水正而陰勝。陽氣為火，陰氣為水。水勝故夏至溼，火勝故冬至燥。燥故炭輕，溼故炭重。（3/5b）

《北堂書鈔·歲時部三·夏至》：「陽氣為火，陰氣為水。火勝故夏至溫也。」（155/13b）

《藝文類聚·歲時上·夏》：「陽氣為火，陰氣為水。水勝故夏至溫，火勝故冬至燠。」（3/47）

《初學記·器物部·火》：「陽氣夏陰氣為水。水勝故夏至溼，火勝故冬至燥。」（25/嚴陸校宋本異文7）

《白孔六帖·炭》：「水勝故夏至濕，火勝則冬至燥。燥則輕，濕則重（故先冬至、夏至，懸土炭於衡，各一端，令適停。冬至陽氣至，則炭仰而鐵低，夏至則炭低而鐵仰也）。」（16/29b）

《太平御覽·時序部八·夏中》：「陽氣為火，陰氣為水。水勝故夏至濕，火勝故冬至燥。」（23/1b）

《太平御覽·時序部八·夏至》：「夏至則火從之，故五月火正而水漏（火正，火王也，故漏水。二說：火星正中也。漏，濕也）。陽氣為火，陰氣為水。水勝故夏至濕。」（23/6a）

《太平御覽·時序部十三·冬至》：「陽氣為火，陰氣為水。水勝故夏至濕，火勝故冬至慘。慘故灰重。」（28/6a）

《太平御覽·火部二·火下》：「十一月水正而陰勝陽。陽氣為火，陰氣為水。水勝故夏至濕（通合反），火勝故冬至燥。燥故慘炭輕，濕故炭重。」（869/3b）

日冬至，井水盛，盆水溢，羊脫毛，麋角解，鵲始巢。八尺之脩，日中而景丈三尺。（3/5b）

《北堂書鈔·歲時部四·冬至》：「冬至，盆水溢，鵲始巢。」（156/1b）

《太平御覽·時序部十三·冬至》：「日冬至，井水盛，盆水溢，鵲始巢。八尺之脩，日中而景丈三尺。」（28/6a）

《太平御覽·器物部三·盆》：「日冬至，則盆水溢。」（758/2a）

日夏至而流黃澤，石精出（流黃，土之精也。陰氣作於下，故流澤而出也。石精，五色之精也），蟬始鳴，半夏生，蟲蚋不食駒犢，鷺鳥不搏黃口（五月微陰在下，未成駒犢黃口，肌血脆弱未成，故蟲蚋、鷺鳥應陰，不食不搏也）。（3/5b）

《北堂書鈔·歲時部三·夏至》：「蟲蚋不食駒犢，鷺鳥不搏黃口。」（155/13b）

《太平御覽·時序部八·夏至》：「夏至而流黃澤，石精氣（流黃，土之精也。陰氣作於下，故流澤而出也。石精，五色之精也），蟬始鳴，半夏生，蚊蚋不食駒犢，鷺鳥不搏黃口（五月微陰在不，未成駒犢黃口，肌血脆弱未成，故鷺鳥應陰，不食不搏也）。」（23/6a-b）

《太平御覽·藥部四·石流黃》：「夏至，流黃澤。」（987/3a）

八尺之景，脩徑尺五寸。景脩則陰氣勝，景短則陽氣勝。陰氣勝則為水，陽氣勝則為旱。（3/5b）

《藝文類聚·時序部上·夏》：「八尺之表，景脩尺五寸。景脩則陰氣勝，短則陽氣勝。陰氣勝則為水，陽氣勝則為旱。」（3/47）

《太平御覽·時序部八·夏中》：「八尺之表，影脩尺有五寸。影脩則陰氣勝，短則陽氣勝。陰氣勝則為水，陽氣勝則為旱。」（23/1b）

故曰有四十六日而立夏，大風濟（濟，止），音比夾鍾（夾鍾，二月也。夾，夾也。萬物去陰夾陽地而生，故曰夾鍾也）；加十五日指巳則小滿（小滿，四月也），音比太蕤（太蕤，正月律也。蕤，蕤也。言陰衰陽發，萬物蕤地而生，故曰太蕤也）。（3/6b）

《太平御覽·時序部八·立夏》：「春分加四十六日而立夏，大風濟（濟，止也），音比夾鍾（夾鍾，二月也。萬物去陰夾陽而生也）；加十五日指巳則小滿（滿，冒也），音比太蕤（太蕤，正月律也。蕤之言陰衰陽發，萬物蕤地而生）。」（23/3a-b）

故曰有四十六日而夏至，音比黃鍾；加十五日指丁則小暑，音比大呂；加十五日指未則大暑，音比太蕤；加十五日指背陽之維則夏分盡。（3/6b）

《太平御覽·時序部八·夏至》：「夏至加十五日指丁（斗杓指丁）則小暑，音比大呂；加十五日指未則大暑，音比太蕤；加十五日指庚背陽之維則夏節盡。」（23/6b）

涼風至，音比夾鍾；加十五日指申則處暑，音比姑洗；加十五日指庚則白露降。（3/7a）

《事類賦注·蟲部·蟬》：「孟秋涼風至，白露降，寒蟬鳴。」（30/581）

薺麥亭歷枯，冬生草木必死。（3/7a）

《太平御覽·藥部十·亭歷》：「亭歷冬生。」（993/5a）

壬午冬至，甲子受制，木用事，火煙青。七十二日丙子受制，火用事，火煙赤。七十二日戊子受制，土用事，火煙黃。七十二日庚子受制，金用事，火煙白。七十二日壬子受制，水用事，火煙黑。（3/8a）

《藝文類聚·火部·煙》：「冬至甲子受制，木用事，火煙青。七十二日戊子受制，土用事，火煙黃。七十二日庚子受制，金用事，火煙黑。」（80/1377）

《初學記·器物部·煙》：「冬至甲子受制，木用事，火煙青七十二日。戊子受制，土用事，火煙黃七十二日。庚子受制，金用事，火煙白七十二日。丙子受制，火用事，火煙赤七十二日。壬子受制，水用事，火煙黑七十二日。」（25/618）

《太平御覽·火部四·煙》：「冬至甲子受制，木用事，火煙青。七十二日丙子受制，火用事，火煙赤。七十二日戊子受制，土用事，火煙黃。七十二日庚子受制，金用事，火煙白。七十二日壬子受制，水用事，火煙黑。」（871/3a）

季春三月，豐隆乃出，以將其雨（豐隆，雷也）。至秋三月，地氣不藏，乃收其殺，百蟲蟄伏，靜居閉戶（殺氣）。青女乃出，以降霜雪（青女，天神，青媿玉女，主霜雪也）。行十二時之氣，以至於仲春二月之夕，乃收其藏而閉其寒（收斂其所藏而閉之）。女夷鼓歌，以司天和，以長百穀禽鳥草木（女夷，主春夏長養之神也）。孟夏之月，以熟穀禾，雄鳩長鳴，為帝候歲（雄鳩，蓋布穀也）。

（3/8b-9a）

《北堂書鈔·歲時部一·歲》：「《淮南子》注云：『雄鳩，布穀。』」（153/6b）

《北堂書鈔·歲時部二·夏》：「孟夏，雄鳩鳴。」（154/5b）

《北堂書鈔·歲時部二·秋》：「秋三月，青女降霜。（注：「青女，天神，主雪霜也。」）」（154/9a）

《藝文類聚·歲時上·春》：「女夷鼓歌，以司天和，以養百穀禽獸草木（女夷，主春夏長養之神）。」（3/41）

《初學記·天部下·霜》：「青女出以降霜。（高誘注：「青女，天神，主霜雪。」）」（2/30）

《初學記·歲時部·春》：「二月之夕，女夷鼓歌，以司天和（女夷，神名）。」（3/44）

《初學記·歲時部·秋》：「七月，百蟲蟄伏，青女乃出，以降霜雪。（高誘曰：「青女，乃青要玉女，司霜雪者。」）」（3/53）又：「至秋三月，青女乃出，降霜雪。（高誘注曰：「青女，乃天神，青要玉女，主霜雪。」）」（3/54）

《白孔六帖·霜》：「霜神名青女。」（2/27a）

《事類賦注·天部三·霜》：「至秋三月，青女乃出，降以雪霜。（注曰：「青女，天神，青女玉女，主雪霜也。」）」（3/54）

《事類賦注·歲時部一·春》：「女夷鼓歌，以司天和，以長百穀禽獸草木。（注：「女夷，主春夏長養之神。」）」（4/69）

《太平御覽·天部十四·霜》：「至秋三月，青女乃出，降以霜雪。（高誘注曰：「青女，天神，青女玉女，主霜雪也。」）」（14/2b）

《太平御覽·時序部四·春中》：「季春三月，豐隆乃出，將其雨也（豐隆，雷也）。至秋三月，地氣不藏，乃收其殺，百蟲蟄伏，靜居閉戶（殺氣安靜）。青女乃出，以降霜雪（青女，天神，青女玉女，主霜雪也）。十二時之氣，以至於仲春二月之夕，乃布收其藏而閉其寒（收斂其所藏而出布之，閉其陰塞全不得發泄也）。女夷鼓歌，以司天和，以長百穀禽獸草木（女夷，主春夏養長之中也）。」（19/4b）

《太平御覽·時序部九·秋上》：「至秋三月，青女乃出，降霜雪（青女，乃天神，青霄玉女，主霜雪）。」（24/7b）

《太平御覽·時序部十九·寒》：「青女（天神，青女玉女），仲春二月之夕，乃閉其寒。」（34/7a）

《太平御覽·百穀部一·穀》：「女夷鼓歌（女夷，天帝之女，下司時，和春陽，喜樂鼓歌也），以司天和，以長百穀禽獸草木。孟夏之月，以享穀本，雄鳩長穀，為帝候歲（雄鳩，養長穀之鳥也）。」（837/6a）

《太平御覽·羽族部八·鳩》：「孟夏之月，以熟穀米（熟亦長也），雄鳩長鳴，為帝候歲（鳩，布穀也）。」（921/8a）

日出于暘谷，浴于咸池，拂于扶桑，是謂晨明。登于扶桑，爰始將行，是謂朏明（朏明，將明也。朏，讀若朏諾臬之朏也）。至于曲阿，是謂旦明（平月）。至于曾泉，是謂蚤食。至于桑野，是謂晏食。至于衡陽，是謂隅中。至于昆吾，是謂正中（昆吾丘在南方）。至于鳥次，是謂小遷（鳥次，西南之山名也。鳥所宿止）。至于悲谷，是謂鋪時（悲谷，西南方之大壑。言其深峻，臨其上令人悲思，故曰悲谷也）。至于女紀，是謂大遷（女紀，西北陰地）。至于淵虞，是謂高春（淵隅，地名。高春，時加成，民確春時也）。至于連石，是謂下春（連石，西北山名也。言將欲冥，下象悉春，故曰下春。連，讀腐爛之爛也）。至于悲泉，爰止其女，爰息其馬，是謂縣車。至于虞淵，是謂黃昏。至于蒙谷，是謂定昏（蒙谷，北方之山名也。盧敖所見若士之所也）。日入于虞淵之汜，曙於蒙谷之浦。

（3/9a-b）

《北堂書鈔·天部一·日》：「日出於暘谷，浴於咸池。」（149/9a）又：「日出暘谷，浴咸池，拂於扶桑。」（149/10a）又：「登于扶桑，爰始將行，是謂朏明。（注曰：「朏明，將明也。」）」（149/10a-b）又：「至於曲阿，是謂旦明。（注曰：「旦明，平旦也。曲阿，所由明也。」）」（149/10b）又：「至於鳥次，是謂小遷。」（149/10b）又：「至於女紀，是謂大遷。」（149/10b）又：「日至于曾泉，是謂早食。（注曰：「曾，源也。」）」（149/10b）又：「日至桑野，是謂晏食也。」（149/10b）又：「日至于淵隅，是謂高春。（注曰：「言尚味也。」）」（149/10b）又：「日至于連石，是謂下春。（注曰：「連石，西北山名也。」）」（149/10b）又：「日至于虞淵，是謂黃昏。」（149/11a）

又：「淪于蒙谷，是謂定昏。（注曰：「蒙谷，北極山之名也。」）」（149/11a）又：

「至于悲泉，爰止其女，爰息其武，是謂縣車。」（149/11a）

《藝文類聚·天部上·日》：「日出於暘谷，浴於咸池，拂於扶桑，是謂晨明。登於扶桑之上，爰始將行，是謂朏明。至于曲阿，是謂朝明。臨於曾泉，是謂蚤食。次于桑野，是謂晏食。臻於衡陽，是謂禺中。對於昆吾，是謂正中。靡于鳥次（西南曰大壑），是謂小遷。至于悲谷，是謂晡時。迴于女紀，是謂大遷。經于泉隅，是謂高春。頓于連石，是謂下春。至于悲泉，爰息其鳥，是謂懸車。薄於虞泉，是謂黃昏。淪于蒙谷，是謂定昏。」（1/5-6）

《初學記·天部一·日》：「日出於暘谷，浴於咸池，拂於扶桑，是謂晨明。登於扶桑之上（扶桑，東方之野），爰始將行，是謂朏（斐）明（朏明，將明也）。至于曲阿（曲阿，山名），是謂朝明。臨於曾泉（曾，重也。朝食時在東方多水之地，故曰曾泉），是謂朝食。次于桑野，是謂晏食。臻於衡陽，是謂禺中。對於昆吾（昆吾邱在南方），是謂正中。靡于鳥次（鳥次，西南方之山名），是謂小遷。至于悲谷（悲谷，西南方之大壑），是謂晡時。迴于女紀（女紀，西方陰也），是謂大遷。經于泉隅，是謂高春（言尚未冥，上蒙先春，曰高春）。頓于連（爛）石，是謂下春（連石，西北山名。言將欲冥，下蒙悉春，故曰下春）。爰止羲和，爰息六螭，是謂懸車（日乘車，駕以六龍，羲和御之，日至此而薄於虞泉，羲和至此而迴六螭）。薄於虞泉，是謂黃昏。淪于蒙谷，是謂定昏。日入崦嵫（淹）嵫（音茲。亦曰落棠山），經於細柳（細柳，西方之野），入虞泉之池，曙於蒙谷之浦（蒙谷，濛汜之水）。日西垂，景在樹端，謂之桑榆（言其光在桑榆樹上）。」（1/5）

《一切經音義》引許注：「日行至申為晡時。悲谷者，日入處也。」（34/10a）

《一切經音義》：「日行至于悲谷為晡時（謂加申時也）。」（46/3b）

《一切經音義》：「日行至於非谷（今日加申時是也）。」（59/5a）

《一切經音義》：「日行至于悲谷為晡時（謂加申時）。」（73/16b）

《白孔六帖·日》：「日出暘谷，登於扶桑，入於虞泉。」（1/10b）

《事類賦注·天部一·日》：「日出於暘谷，浴於咸池，拂於扶桑，晨明。登於扶桑之上，爰始將行，是謂朏明。至於曲阿，是謂朝明。臨於曾泉，是謂朝食。次於桑野，是謂晏食。臻於衡陽，是謂禺中。對於昆吾，是謂正中。靡於鳥次，是謂小遷。至於悲谷，是謂晡時。迴於女紀，是謂大遷。經於隅泉，是謂高春。頓於連石，是謂下春。爰止羲和，爰息六螭，是謂懸車。薄於虞泉，是謂黃昏。淪於蒙谷，是謂定昏。日入崦嵫，經細柳，

入虞泉之地，曙於蒙谷之浦。日西垂，景在於樹端，謂之桑榆。（注曰：「扶桑，東方之野也。朏明，將明也。曲阿，山谷也。曾泉，曾重也。朝食時，在東方多水之地，故曰曾泉。昆吾，南方之丘也。鳥次，西南方之山也。悲谷，西南方之大壑也。女紀，西方之陰地也。連，音爛。連石，西北之山也。六螭，即六龍也。日乘車，駕以六龍，羲和御之，薄於虞泉而迴也。崦嵫，音淹茲。亦曰落棠山。細柳，西方之野也。蒙谷，蒙汜之水也。」）」（1/12）又：「日出暘谷，浴於咸池。」（1/17）

《太平御覽·天部三·日上》：「日出於陽谷，浴於咸池，拂於扶桑，是謂晨明。登於扶桑之上（扶桑，東方之野），爰始將行，是謂朏（音斐）明（朏明，將明也）。至于曲阿（曲河，山名），是謂朝明。臨于曾泉（曾，重也。朝食時在東方多水之地，故曰曾泉），是謂朝食。次于桑野，是謂晏食。臻于衡陽，是謂禺中。對于昆吾（昆吾丘在南方），是謂正中。靡于鳥次（鳥次，西南方之山上），是謂小遷。至于悲谷（悲谷，西南方之大壑），是謂晡時。迴于女紀（女紀，西方陰地），是謂大遷。經于隅泉，是謂高春。頓于連（爛）石，是謂下春（連石，西北山名。言將欲冥，下蒙悉春，故曰下春）。爰上羲和，爰息六螭，是謂懸車（日乘車，駕以六龍，羲和御之，日至此而薄於虞泉，羲和至此而迴六螭，即六龍也）。薄於虞泉，是謂黃昏。淪于蒙谷，是謂定昏。日入崦（音淹）嵫（音茲。示日落棠山），經細柳（細柳，西方之野），入虞泉之池，曙於蒙谷之浦（蒙谷，蒙汜之水）。日西垂，景在樹端，謂之桑榆（言其光在桑榆樹上）。」

（3/4b-5a）

《記纂淵海·論議部之一·方輿未艾》：「日出暘谷，登于扶桑。」（1/1a）

行九州七舍，有五億萬七千三百九里（自陽谷至虞淵，凡十六所，為九州七舍也）。

（3/9b）

《北堂書鈔·天部一·日》：「日行九州七舍。（注曰：「自陽谷至虞淵，凡十六所，為九州七舍。」）」（149/7b）

帝張四維，運之以斗（運，施也），月徙一辰，復反其所。正月指寅，十二月指子，一歲而帀，終而復始。指寅，則萬物蟄（蟄，動生貌），律受太蕤。太蕤者，蕤而未出也。指卯，卯則茂茂然，律受夾鍾。夾鍾者，種始莢也。指辰，辰則振之也，律受姑洗。姑洗者，陳去而新來也。指巳，巳則生已定也，律受仲呂。仲呂者，中充大也。指午，午者，忤也，律受蕤賓。蕤賓者，安而服之。指未，未，

昧也，律受林鍾。林鍾者，引而止也。指申，者，呻之也，律受夷則。夷則者，易其則也，德以去矣。指酉，酉者，飽也，律受南呂。南呂者，任包大也。指戌，戌者，滅也，律受无射。无射，入无厭也。指亥，亥者，閔也，律受應鍾。應鍾者，應其鍾也。指子，子者，茲也，律受黃鍾。黃鍾者，鍾已黃也。指丑，丑者，紐也，律受大呂。大呂者，旅旅而去也。（3/9b-10a）

《太平御覽·時序部十六·律》：「帝張四維（帝，天帝也），運之以斗（運，提），月徙一辰，復反其所。正月指寅，十一月指子，一歲而匝，終而復始。寅，則萬物蟄蟄也（蟄，蟲也），律受太族。族者，湊而未出也（太族，正月律）。指卯，卯則茂茂然，律受夾鍾。夾鍾者，鍾始夾也（夾鍾，二月律）。指辰，辰則振振之也，律受沽洗。沽洗者，陳去而新來也（沽洗，三月律）。指巳，巳則生已定也，律受中呂。中呂者，中充大也（中呂，四月也）。指午，午者，忤也，律受蕤賓。蕤賓者，安而服也（蕤賓，五月律）。指未，未者，味也，律受林鍾。林鍾者，引而止之也（林鍾，六月律）。指申，申者，呻也，律受夷則。夷則，易其則也，德去矣（夷則，七月律也。德以去，生氣盡也）。指酉，酉者，飽也，律受南呂。南呂者，任苞大也（南呂，八月律）。指戌，戌者，滅也，律受無射。無射者，人之無厭也（無射，九月律）。指亥，亥者，閔也，律受應鍾。應鍾者，應其鍾也（應鍾，十月律）。指子，子者，茲也，律受黃鍾。黃鍾者，已鍾也（黃鍾，十一月律）。指丑，丑者，紐也，律受大呂。大呂者，旅旅而去也（大呂，十二月律也）。」（16/4a-b）

物以三成，音以五立，三與五如八，故卯生者八竅。律之初生也，寫鳳之音，故音以八生。黃鍾為宮。宮者，音之君也。（3/10b）

《北堂書鈔·樂部八·律》：「物以三成，音以五立，三與五而八。律之初生也，寫鳳之音，故音以八生。黃鍾為宮。宮者，音之君也。」（112/5a）

故人脩八尺，尋自倍，故八尺而為尋。（3/11b）

《一切經音義》：「人脩八尺，尋自倍，故八尺曰尋也。」（70/5a）

音之數五，以五乘八，五八四十，故四丈而為匹。匹者，中人之度也。（3/11b）

《一切經音義》：「五尺者，中人之常度也。以五乘八，五八四十成匹。」（15/11a）

《一切經音義》：「五音之數五，以五乘八節，五八四十，故四丈而為疋。疋者，中人之兩手度也。」（100/2b）

十二粟而當一分（分，言其輕重分銖也），十二分而當一銖。（3/11b）

《一切經音義》引許注：「十二粟而重一分，十二分而重一銖。」（45/16b）

《一切經音義》引許注：「十二粟而重一分，十二分為一銖。」（76/17b）

《一切經音義》引許注：「十二粟而重一分，十二分為一銖。」（95/9a）

一律而生五音，十二律而為六十音，因而六之，六六三十六，故三百六十音以當一歲之日。故律歷之數，天地之道也。（3/11b-12a）

《太平御覽·時序部十六·律》：「一律而生五音，十二律而為六十音，因而六之，六六三十六，故三百六十音以當一歲之日。故律曆之數，天地之道。」（16/4b）

太陰所建，蟄蟲首穴而處，鵲巢鄉而為戶。（3/12a）

《太平御覽·蟲豸部一·蟲》：「太陰所在，蟄蟲首穴處，鵲巢以鄉為戶。」（944/2b）

歲星之所居，五穀豐昌；其對為衡，歲乃有殃。（3/14a）

《太平御覽·天部六·星中》：「歲星之所居，五穀豐昌；其對為衡，歲乃殃。」（6/6b）

太陰治春，則欲行柔惠溫涼（水德仁也，故柔涼也）。太陰治夏，則欲布施宣明（火德陽也，故布施偏明也）。太陰治秋，則欲脩備繕兵（金德斷割，故脩兵也）。太陰治冬，則欲猛毅剛彊（純陰閉固，水澤冰凍，故剛彊也）。三歲而改節，六歲而易常。故三歲而一饑，六歲而一衰，十二歲一康（康，盛也）。（3/14a）

《北堂書鈔·歲時部一·歲》：「太陽治春，則欲行仁惠溫良。治夏，則欲布施宣明。治秋，則欲脩甲繕兵。治冬，則欲猛毅剛強。三歲而改節。」（153/6b）

《太平御覽·時序部二·歲》：「太陰治春，則欲行仁惠溫良（木德仁，故柔良）。太陰治夏，則欲布施宣明（火德陽也，故布施偏明）。太陰治秋，則欲脩備繕兵（金德斷剛，故脩兵也）。太陰治冬，則欲猛毅堅強（水德純陰，冰凍閉固，故堅強也）。三歲而改節，六歲而一衰（衰，疫疾也），十二歲而一荒（蔬不熟為荒也）。」（17/7b）

《太平御覽·時序部四·春中》：「太陰治春，則欲行柔惠溫涼（木德人也，故柔涼也）。」（19/4a）

《太平御覽·時序部九·秋上》：「太陰治秋，則欲脩備繕兵（金德斷割，故脩兵也）。」
（24/7b）

《太平御覽·時序部十二·冬下》：「太陰理秋，則欲修備繕兵（金德斷剛，故修兵也）。
太陰理冬，則欲猛毅剛強（純陽閉固，水澤冰，故剛強）。」（27/4a）

以日冬至數來歲正月朔日，五十日者，民食足；不滿五十日，日減一十；有餘日，日
益一升。有其歲司也。（3/15a）

《北堂書鈔·歲時部一·歲》：「以冬至數來歲正月朔日，五十日者，民食足；不滿五十日，
日減一升。有餘日，日益一升。為祈歲也。」（153/6b）

《太平御覽·時序部十三·冬至》：「冬至日數來歲正月朔日，滿五十者，民食足；不滿五
十者，減一升。餘日，日益一升。其為歲伺也（伺，候也）。」（28/6a）

《太平御覽·時序部十四·元日》：「以日冬至數至來歲正月朔日，五十日者，民食足；不
滿五十日，日減一升；有餘日，日益一斗。（《四時纂要》曰：「此占最有據也。」）」
（29/6a）

困敦之歲，歲大霧起。（3/16b）

《北堂書鈔·天部二·霧》：「困敦之歲，大霧起也。」（151/4a）

卷四 墜形訓

天地之間，九州八極，土有九山，山有九塞，澤有九藪，風有八等，水有六品。何謂九州？東南神州曰農土（東南辰焉農祥，后稷之所經緯也，故曰農土也），正南次州曰沃土（沃，盛也。五月建午，稼穡盛張，故曰沃土也），西南戎州曰滔土（滔，大也。七月建申，五穀成大，故曰滔土也），正西弇州曰并土（并，猶成也。八月建酉，百穀成熟，故曰并土也），正中冀州曰中土（冀，大也。四方之主，故曰中土也），西北合州曰肥土，正北濟州曰成土（未聞），東北薄州曰隱土（薄，猶平也。陰氣所隱藏，故曰隱土也），正東陽州曰申土（申，復也。陰氣盡於北，陽復氣起東北，故曰申土）。（4/1a）

《初學記·地理上·總載地》：「天有九部八紀，地有九州八柱。」（5/87）

《白孔六帖·地》：「天有九部八紀，地有九州八柱。」（1/6b）

《太平御覽·皇王部四·黃帝軒轅氏》：「正西曰弇州，西北曰合州。」（79/5a）

《太平御覽·州郡部三·敘州》：「天地之間，九州八柱。」（157/3a）又：「何謂九州？東南神州曰農土（東南辰焉，后稷所經緯也，故曰神土也），正南次州曰沃土（沃，盛也。五月建午，稼穡長，故曰沃土），西南戎州曰滔土（滔，大也。七月建申，萬物壯大，故曰滔土），正西弇州曰并土（并，猶成。八月建酉，百穀成熟，故曰并也），正中冀州曰中土（冀，大也。為四方內主，故曰中土），西北括州曰肥土，正北濟州曰成土（未聞），東北薄州曰隱土（薄，猶平也。陰氣所隱伏也，故曰隱土），正東楊州曰申土（申，復也，陰氣盡所隱伏也。東北陽氣復起東方，故曰申土）。」（157/3b）

何謂九塞？曰大汾、澠阨、荊阮、方城、穀阪、井陘、令疵、句注、居庸。（4/1b）

《初學記·州郡部·淮南道》：「何謂九塞？大汾、冥阨、荊苑、方城、豪阪、井陘、今疵、句注、居庸也。」（8/186）

何謂六水？曰河水、赤水、遼水、黑水、江水、淮水。（4/2a）

《太平御覽·地部二十三·水上》：「河水、赤水、遼水、黑水、江水、淮水，是謂六水。」（58/7a）

闔四海之內，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水道八千里，通谷其，名川六百，陸徑三千里。禹乃使太章步自東極至于西極，二億三萬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使豎亥步自北極至于南極，二億三萬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4/2a）

《初學記·地理上·總載地》：「八極之廣，東西二億三萬三千里，南北二億三萬一千五百里。夏禹所治四海內地，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5/87-88）又：「禹使大章步自東極至於西極，二億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5/89）

《事類賦注·地部一·地》：「禹使大章步自東極至於西極，二億三萬三千五百七十里；使豎亥步自北極至於南極，亦然。」（6/103）

《太平御覽·地部一·地上》：「禹使大章步自東極至于西極，二億三萬三千五百七十里；使豎亥步自北極至于南極，二億三萬三千五百七十里。」（36/8a）

禹乃以息土填洪水以為名山，掘崑崙虛以下地，中有增城九重，其高萬一千里百一十四步二尺六寸。上有木禾，其脩五尋（上，崑崙虛上也。五尋，長三十五尺）。珠樹、玉樹、璇樹、不死樹在其西，沙棠、琅玕在其東（皆玉名也。在木禾之東也。一說：沙棠，木名也。《呂氏春秋》曰：「果之美者，沙棠之實也。」），絳樹在其南，碧樹、瑤樹在其北。旁有四百四十門，門間四里，里間九純，純丈五尺，旁有九井，玉橫維其西北之隅（橫，猶光也。橫，或作彭。彭，受不死藥器也），北門開以內不周之風。傾宮、旋室、縣圃、涼風、樊桐在崑崙閭闔之中，是其疏圃。疏圃之池，浸之黃水，黃水三周復其原，是謂丹水，飲之不死。

（4/2a-b）

《藝文類聚·居處部三·城》：「崑崙山有曾城九重。」（63/1137）

《藝文類聚·產業部上·圃》：「崑崙山有曾城九重，其高萬一千里。懸圃、涼風在崑崙之中，是其疏圃。疏圃之池，滿足潢水。」（65/1165）

《藝文類聚·寶玉部上·玉》：「崑崙山中有曾城九重，上有珠樹、玉樹。」（83/1427）

《初學記·居處部·城郭》：「崑崙山有增城九重，其高一萬一千一百一十里。」（24/566）

《事類賦注·地部二·山》：「崑崙山去地萬一千里，上有層城九重。」（7/128）

《事類賦注·寶貨部一·玉》：「崑崙山曾城九重，有珠樹、玉樹。」（9/183）

《事類賦注·寶貨部一·珠》：「曾城九重，有珠樹在其西。禹填鴻水以為山，堙崑崙以為土，中立曾城九重，其高萬一千里。上有木禾，禾長五丈五尺。珠樹、玉樹、不死樹、沙棠、琅玕、絳樹並在焉。」（9/193）

《太平御覽·地部三·崑崙》：「崑崙山上有層城九重。上有木禾，其條五尋。珠樹、玉玕樹、不死樹在其西，沙棠、瑯玕在其東，絳樹在其南，瑤樹在其北。」（38/6b）

《太平御覽·地部二十三·水上》：「白水出崑崙之原，飲之不死。」（58/7a）

《太平御覽·居處部二·室》：「崑崙有瑤室。」（174/6a）

《太平御覽·居處部十一·門下》：「崑崙山旁有四百四十門。」（183/2b）

《太平御覽·居處部二十·城上》：「崑崙山有層城九重。」（192/5a）

《太平御覽·居處部二十一·城下》：「崑崙山上有層城九重。」（193/6b）

《太平御覽·器物部一·器皿》：「崑崙旁有九井，玉橫（橫，或作彭，器名也）受不死藥。」（756/3a）

《太平御覽·珍寶部二·珠下》：「曾城九重，有珠樹在其西。」（803/3a）又：「禹填鴻水以為山，堙崑崙以為土，中立曾城九重，其高萬一千里。上有木禾，禾長五丈五尺。珠樹、玉樹、不死樹、沙棠、琅玕、絳樹並在曾城（沙棠、琅玕，珠類矣）。玉璜在西北隅。」（803/3a）

《太平御覽·珍寶部四·玉下》：「崑崙山曾城九重，有珠樹、玉樹。」（805/3b）

《太平御覽·珍寶部八·琅玕》：「崑崙侵城九重，琅玕樹在其東。」（809/1b）

《太平御覽·資產部四·圃》：「崑崙山有圃之地，滿之潢水三周。」（824/9b）

《太平御覽·藥部一·藥》：「崑崙墟旁有九井，玉橫維其西北之隅（橫，猶光也。橫，或作彭，盛不死藥器也）。」（984/4b）

凡四水者，帝之神泉，以和百藥，以潤萬物。崑崙之丘，或上倍之，是謂涼風之山，登之而不死。或上倍之，是謂懸圃。（4/3a）

《藝文類聚·水部下·泉》：「崑崙四水者，帝之神泉，以和百藥，以潤萬物。」（9/165）

《事類賦注·地部二·山》：「崑崙山去地萬一千里，上有層城九重。或上倍之，是謂閭風；或下倍之，是謂縣圃。」（7/128）

《太平御覽·地部三十五·泉水》：「崑崙四水者，帝之神泉，以和百藥，以潤萬物也。」（70/6b）

《太平御覽·藥部一·藥》：「四水者，帝之神泉，以和百藥，以潤萬民。」（984/4b）

扶木在陽州，日之所聳（扶木，扶桑也，在湯谷之南。聳，猶照也。過陽州，東方也。

聳，讀无枝攢之攢也）。建木在都廣（建木，其狀如牛，引之有皮，若瓔黃蛇，葉君羅。都廣，南方山名也），眾帝所自上下，日中無景，呼而無嚮，蓋天地之中也（眾帝之從都廣山上天還下，故曰上下。日中時，日直人上，无有晷，故曰蓋天地之中）。若木在建木西，末有十日，其華照下地（木，端也。若木端有十日，狀如蓮華。華，猶光也，光照其下也）。（4/3a）

《北堂書鈔·天部一·日》：「若木在建木西，末有十日。（注：「末，端也。」）」（149/8a）
又：「若木端有十日，狀如連珠華光也。」（149/8b）又：「若木端有十日，狀如連珠華光也。」（149/8b）

《藝文類聚·天部上·日》：「若木在建木西，有十日，華照下地。」（1/5）

《藝文類聚·木部下·若木》：「若木在建木西，上有十日，其華照下地。」（89/1546）

《初學記·天部上·日》：「若木在建木西，末有十日，其華照地。（高誘注曰：「末，端也。若木端有十日，狀如連珠，華光照其下地。」）」（1/6）

《事類賦注·天部一·日》：「都廣，眾帝所自上下，日中無景，蓋天地之中。（注云：「都廣，南方山名也。日中時，直無晷，故曰地中。」）」（1/14）

《事類賦注·木部·桑》：「扶桑在陽州，日所拂。（注：「十日所出，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25/505）

《太平御覽·天部三·日上》：「若木在建木西，末有十日，其華照地。」（3/5a）

《太平御覽·天部四·晷》：「都廣（南方山名），眾帝所自上下，日中無景，蓋天地之中（日中時，日直無晷，故曰地中）。」（4/5b）

《太平御覽·地部一·地上》：「扶桑之上，眾帝所自上下，日中無景，呼而無嚮，蓋天地之中也。弱水在東，建木在西，末有十日，其華照地。」（36/8a-b）

《太平御覽·木部四·桑》：「扶桑在暘州，日所拂（此東方十日所出，扶桑，在暘谷中，九日無下枝，一日居上枝也）。」（955/5b）

《太平御覽·木部十·建木》：「建木在廣都（眾帝所自上下，日中無影，呼而無響，蓋天地之中。廣都，方都南山也）。」（961/1b）

九州之大，純方千里（純，緣也。亦曰量名也）。九州之外，乃有八殫，亦方千里（殫，

猶遠也。殯，讀胤嗣之胤）。自北東方曰大澤，曰無通（大澤、无通，皆數名也）；東方曰大渚，曰少海（木中可居者曰渚。東方多水，故曰少海，亦澤名也）；東南方曰具區，曰元澤（元，讀常山人謂伯為冗之冗也）；南方曰大夢，曰浩澤（夢，雲夢也。浩，亦大也）；西南方曰渚資，曰丹澤（蓋近丹水，因其名，故曰丹澤也）；西方曰九區，曰泉澤；西北方曰大夏，曰海澤；北方曰大冥，曰寒澤（北方多寒也，故曰寒澤也）。凡八殯、八澤之雲，是雨九州。八殯之外，而有八紘（紘，維也。維落天地而為之表，故曰紘也），亦方千里。自東北方曰和丘，曰荒土；東方曰棘林，曰桑野；東南方曰大窮，曰眾女；南方曰都廣，曰反戶（都廣，國名也。山在此國，因復曰都廣山。言其在鄉曰之南，昔為北鄉戶，故反其戶也）；西南方曰焦僇，曰炎土（焦僇，短人之國也，長不滿三尺）；西方曰金丘，曰沃野（西方，金位也，因為金丘。沃，猶白也。西方白，故曰沃野也）；西北方曰一目，曰沙所（國人一目，在面中央。沙所，蓋流沙所出也。一曰澤名也）；北方曰積冰，曰委羽（北方寒冰所積，因以為名積冰也。委羽，山名也。在北極之陰，不見日也）。凡八紘之氣，是出寒暑，以合八正，必以風雨（八正，八風之正也。以風雨八紘之內）。八紘之外，乃有八極。自東北方曰方土之山，曰蒼門；東方曰東極之山，曰開明之門；東南方曰波母之山，曰陽門；南方曰南極之山，曰暑門；西南方曰編駒之山，曰白門；西方曰西極之山，曰閭闔之門；西北方曰不周之山，曰幽都之門；北方曰北極之山，曰寒門。凡八極之雲，是雨天下；八門之風，是節寒暑；八紘、八賁、八澤之雲，以雨九州而和中土。

（4/3a-4a）

《初學記·地理上·總載地》：「九州之外有八埏，八埏之外有八紘，八紘之外有八極。」

（5/87）又：「東方曰沙海，東南方曰沅澤，南方曰丹澤，西方曰泉澤，西北方曰海澤，北方曰塞澤，東北方曰無通澤。」（5/87）又：「東北方之紘，曰和邱，曰荒土；東方之紘，曰棘林野，曰桑野；東南之紘，曰大窮，曰眾安；南方之紘，曰都廣，曰反戶；西南方之紘，曰焦僇，曰火土；西方之紘，曰金邱，曰沃野；西北之紘，曰一目，曰少所；北方之紘，曰積冰，曰委羽。」（5/87）又：「東北方曰方土之山，曰蒼門；東方曰東極之山，曰開明門；東南方曰波母之山，曰陽門；南方曰南極之山，曰暑門；西南方曰編駒之山，曰白門；西方曰西極之山，曰閭闔之門；西北方曰不周之山，曰幽都門；北方曰北極之山，曰寒門。」（5/87）

《初學記·居處部·門》：「自東北方土山，曰蒼門；東南方曰波母之山，曰陽門；南方曰南極之山，曰西暑門。」（24/583）

《一切經音義》引許注：「紘，維也。」（20/1b）

《一切經音義》引許注：「八紘謂之八方。」（88/14a）

《事類賦注·地部一·地》：「八寅、八澤之雲，是雨九州。」（6/101）又：「九州之外，乃有八寅，方千里。自東北方曰大澤，曰元通；東方曰大渚，曰少海；東南方曰具區，曰厄澤；南方曰大夢，曰浩澤；西南方曰渚資，曰丹澤；西方曰九臯，曰泉澤；西北方曰大夏，曰海澤；北方曰大冥，曰寒澤。凡八寅、八澤之雲，是雨九州。八寅之外，乃有八紘，亦方千里。自東北方曰和丘，曰荒土；東方曰棘林，曰桑野；東南方曰大窮，曰眾女；南方曰都廣，曰反戶；西南方曰焦僇，曰炎土；西方曰金丘，曰沃野；西北方曰一目，曰少所；北方曰積冰，曰委羽。八紘之氣，是出寒暑。八紘之外，乃有八極。八極之雲，是雨天下。」（6/103）

《太平御覽·天部八·雲》：「八極之雲，是雨天下。」（8/6b）

《太平御覽·時序部十九·寒》：「北方有北極之山，曰寒門。」（34/7a）

《太平御覽·地部一·地上》：「九州之大，純（純，緣，邊也）方千里。九州之外，乃有八寅（一曰：不溫曰寅澤），亦方千里。自東北方曰大澤（無漸茄曰澤也），曰無通；東方曰大渚，曰少海；東南曰其區，曰厄澤；南方曰大夢，曰浩澤；西南方曰注資，曰丹澤；西方曰九臯，曰泉澤；西北方曰大夏，曰海澤；北方曰大冥，曰寒澤。凡八寅、八澤之雲，是雨九州。八寅之外，乃有八紘（紘，維紘也），亦方千里。自東北方曰和丘，曰荒土；東方曰棘林，曰桑野；東南方曰大窮，曰眾女（民少男多女也）；南方曰都廣，曰反戶（在日之南，為北嚮戶）；西南方曰焦僇，曰炎土（焦僇人長三尺，衣冠帶劍）；西方曰金丘，曰沃野（金丘，金所出也）；西北方曰一目，曰少所（其人一目）；北方曰積冰，曰委羽（積冰至寒也。委羽，山名。委羽之北蓋不見日也）。凡八紘之氣，是出寒暑，以合八正，必以風雨。八紘之外，乃有八極。自東北方曰方土之山，曰蒼門；東方曰東極之山，曰開明之門；東南方曰波海之山，曰陽門；南方曰南極之山，曰暑門；西南方曰南極編駒之山，曰白門；西方曰西極之山，曰閭闔之門；西北方曰不周之山，曰幽都之門；北方曰北極之山，曰寒門。凡八極之雲，是雨天下；八門之風，是節寒暑；八紘◇◇◇◇之雲，以雨九州而和中土。」（36/8a-9a）

《太平御覽·州郡部三·敘州》：「九州大統，方千里。九州之外，乃有八寅，亦千里。」（157/3b）

《太平御覽·居處部十一·門下》：「北極之山曰寒門。」（183/2b）又：「自東北方土山，曰東極之山，曰開明之門；東南方曰波母之山，曰陽門；南方曰南極之山，曰暑門；西方曰西極之山，曰閭闔之門；西北方曰不周之山，幽都之門；北方曰北極之山，曰寒門。八門之風，是節寒暑焉。」（183/2b）

東方之美者，有醫毋閭之珣玕琪焉（醫毋閭，山名，在遼東屬國。珣玕琪，玉名也）；東南方之美者，有會稽之竹箭焉；南方之美者，有梁山之犀象焉；西南方之美者，有華山之金石焉；西方之美者，有霍山之珠玉焉；西北方之美者，有崑崙之球琳、琅玕焉（球琳、琅玕，皆美玉也）；北方之美者，有幽都之筋角焉；東北方之美者，有斥山之文皮焉（斥，讀斥丘之斥。文皮，豹虎之皮也。《傳》曰「无終子使孟樂因魏莊子納豹虎之皮也，以請和諸戎」是也）。（4/4a-b）

《太平御覽·地部一·地上》：「東方之美者，有醫無閭之珣玕琪焉（醫無閭，東夷之山也。珣玕琪，玉名也）；東方之美者，有會稽之竹箭焉；南方之美者，有梁山之犀象焉；西南之美者，有華山之金石焉；西方之美者，有霍山之珠玉焉；西北方之美者，有崑崙虛之璆琳、瑯玕焉（璆琳、瑯玕，珠名也）；北方之美者，有幽都之筋角焉；東北方之美者，有徒格山之文皮焉（文皮，虎豹之皮也）。」（36/9a）

凡地形東西為緯，南北為經。（4/4b）

《初學記·地理上·總載地》：「地東西為緯，南北為經。」（5/88）

水員折者有珠，方折者有玉（員折者，陽也。珠，陰中之陽。方折者，陰也。玉，陽中之陰也。皆以其類也）。（4/4b-5a）

《藝文類聚·寶玉部上·玉》：「水圓折者有珠，方折者有玉（圓，陽也。珠，陰中之陽也。方，陰也。玉，陽中之陰。皆以其類生也）。」（83/1427）

土地各以其類生。是故山氣多男，澤氣多女，障氣多暗，風氣多聲，林氣多瘡，木氣多偃（自此上至山氣多男，皆生子多有此病也），岸下氣多腫，石氣多力（象石堅也），險阻氣多癭，暑氣多夭（夭折不終也），寒氣多壽，谷氣多痺，丘氣多狂，衍氣多仁（下而污者為衍也），陵氣多貪。輕土多利，重土多遲（利，疾）。清水音小，濁水音大，湍水人輕，遲水人重（湍，急流悍水也）。中土多聖人。皆象其氣，皆應其類。（4/5a）

《藝文類聚·水部上·總載水》：「土地各以類生人。是故清水音小，濁水音大，湍水人輕，遲水人重。」（8/148）

《一切經音義》引許注：「癰，癘也。」（2/15b）

《一切經音義》引許注：「湍，流水急也。」（24/12a）

《一切經音義》引許注：「癰，癘疾也。」（77/7b）

《一切經音義》引許注：「癰，癘也。」（78/14a）

《白孔六帖·水》：「各類生人見玉門。」（6/12b）

《太平御覽·天部十五·氣》：「土地各以類生人。是故山氣多男，澤氣多女，水氣多瘠（於金），風氣多聾，林氣多癰，木氣多僵，（高誘曰：「自此上至山氣多男，皆生子乃有此疾也。」）下氣多腫（岸下下濕，腫足曰腫），石氣多力（象石也），險阻氣多癭，暑氣多妖（音夭），寒氣多壽，谷氣多痺，丘氣多狂，廣氣多仁（下而平者為廣），陵氣多貪（象陵積聚也）。輕土多利（利，疾也），重土多遲。清水音小，濁水音大，湍水人輕，遲水人重（湍，急流悍水也）。中土多聖人。皆應其類也。」（15/4b）

《太平御覽·地部二十三·水上》：「土地各以類生人。是故清水音小，濁水音大，湍水人輕，遲水人重。」（58/7a）

《太平御覽·疾病部一·總敘疾病上》：「地各以類生人。是故山氣多男，澤氣多女，水氣多瘠，風氣多聾，林氣多癰，木氣多僵（生子多有此疾），岸下氣多腫（濕氣所坐），石氣多力，險阻氣多癭，暑氣多殘（殘折不終），寒氣多壽，谷氣多痺，丘氣多狂，衍氣多仁（下而平也），陵氣多貪（象陵積聚）。」（738/8a）

《太平御覽·疾病部二·狂》：「谷氣多痺，丘氣多狂。」（739/5b）

《太平御覽·疾病部三·聾》：「土地各以類生。水氣多瘠，風氣多聾。」（740/1b）

《太平御覽·疾病部三·瘠啞》：「水氣多瘠。」（740/6b）

《太平御覽·疾病部三·僵僂》：「木氣多僂。」（740/9b）

《太平御覽·疾病部三·腫》：「岸下氣多腫。」（740/12b）

故南方有不死之草，北方有不釋之冰。（4/5a）

《太平御覽·地部三十三·冰》：「淮海有不死之草，北方有不釋之冰。」（68/4a）

雲母來水。（4/5b）

《太平御覽·珍寶部七·雲母》：「雲母來水（雲母石可致水）。」（808/7a）

土龍致雨，鷺鴈代飛（湯遭旱，作土龍以像龍。雲從龍，故致雨也。鷺，玄鳥也，春分而來，鴈春分而北詣漠中也；鷺秋分而去，鴈秋分而南詣彭蠡。故曰代飛也。代，更也）。蛤蟹珠龜，與月盛衰。（4/5b）

《初學記·天部下·雨》：「土龍致雨。（許慎注曰：「湯遭旱，作土龍以象雲從龍也。」）」（2/24）

《白孔六帖·雨》：「土龍□雨。（許慎注云：「湯遭旱，作土龍以象雲從龍。」）」（2/7a）

《太平御覽·天部四·月》：「蛤蟹珠龜，與月盛衰。」（4/8a）

《太平御覽·天部十一·祈雨》：「土龍致雨。（許慎注曰：「湯遭旱，作土龍以象雲從龍也。」）」（11/6b）

《太平御覽·鱗介部十四·蛤》：「土龍致雨，鷺鴈代飛（鷺春南而鴈秋北也）。蛤蚌珠龜，與月盛衰。」（942/1b）

食水者善游能寒（魚鱉鰲鰓之屬是也），食土者無心而慧（蚯蚓之屬是也）。（4/5b）

《事類賦注·蟲部·蟲》：「食水者善游能寒，食土者無心不惠（注：「食水者，鼈魚之類。食土者，蚯蚓之類。」）」（30/577）

《太平御覽·人事部三十六·游》：「食水者善游而耐寒（魚屬也）。」（395/7a）

《太平御覽·蟲豸部一·蟲》：「水食者善游能寒（魚鼈之屬是也），土食者無心不惠（蚯蚓之屬是也）。」（944/2b）

食木者多力而𦏧（熊羆之屬是也。𦏧，煩腸黃理也。𦏧，讀內𦏧于中國之𦏧，近鼻也），食草者善走而愚（麋鹿之屬是也），食葉者有絲而蛾（蠶是也），食肉者勇敢而悍。（4/5b）

《藝文類聚·蟲豸部·蛾》：「食桑有絲曰蛾（蠶屬）。」（97/1687）

《太平御覽·資產部五·蠶》：「食桑者有絲而蛾。」（825/3a）

《太平御覽·獸部一·敘獸》：「食草者善走而愚，食肉者勇敢而悍。」（889/2b）

《太平御覽·木部一·木上》：「食木者多力而𦏧（熊羆之屬是也），食草者善走而愚（麋鹿之屬是也）。」（952/5a）

八九七十二，二主偶，偶以承奇，奇主辰，辰主月，月主馬，馬故十二月而生。

（4/5b-6a）

《太平御覽·獸部五·馬》：「八九七十二，耦以乘奇，奇主辰，辰主月，月主馬，馬◇十二月而生。」（893/6b-7a）

六九五十四，四主時，時主歲，歲故四月而生。（4/6a）

《太平御覽·獸部十五·豕》：「六九五十四，四主時，時主豕，故豕四月而生。」（903/5a）

五九四十五，五主音，音主獫狁，獫狁故五月而生。（4/6a）

《太平御覽·獸部二十二·獫狁》：「五九四十五，五主音，音主獫狁，獫狁故五月而生。」（910/1a）

四九三十六，六主律，律主麋鹿，麋鹿故六月而生。（4/6a）

《太平御覽·獸部十八·鹿》：「四九三十六，六主緯，緯主鹿，鹿故六月而生。」（906/5b）

鳥魚皆生於陰，陰屬於陽，故鳥魚皆卵生。魚游於水，鳥飛於雲。（4/6a）

《太平御覽·羽族部一·鳥》：「鳥魚皆生於陰，屬於陽，故鳥魚皆卵。魚游於水，鳥翔於雲。」（914/6b）

嚼咽者九竅而胎生。（4/6a）

《一切經音義》引許注：「嚼，咀也。」（92/12a）

戴角者無上齒，無角者膏而無前（膏，豕也，熊獫狁之屬。無前，肥從前起也），有角者指而無後（指，牛羊麋之屬也。無後，肥從後起也）。（4/6a）

《事類賦注·獸部三·牛》：「戴角者無上齒，無角者膏而兌前，有角者脂而兌後。（注曰：「豕馬之屬前小。」）」（22/443）

《太平御覽·飲食部二十二·脂膏》：「無角者膏而無前，有角者脂而無後。」（864/1b）

《太平御覽·獸部十一·牛中》：「戴角者無上齒，無角者膏而兌前（豕馬之屬前小），有角者脂而兌後（牛羊後小）。」（899/3b）

是故白水宜玉，黑水宜砥，青水宜碧，赤水宜丹，黃水宜金，清水宜龜。汾水濛濁而宜麻，濟水通和而宜麥，河水中濁而宜菽，雒水輕利而宜禾，渭水多力而宜黍，漢水重安而宜竹，江水肥仁而宜稻。（4/6b）

《藝文類聚·水部上·洛水》：「雒水輕利宜禾。」（8/161）

- 《藝文類聚·百穀部·黍》：「渭水多力而宜黍。」（85/1450）
- 《藝文類聚·百穀部·麻》：「汾水濛濁而宜麻。」（85/1454）
- 《初學記·地部中·濟》：「濟水宜麥。」（6/130）又：「淮濟水通和宜麥。」（6/131）
- 《初學記·地部中·洛水》：「洛水輕利宜禾。」（6/132）
- 《初學記·草部·五穀》：「汾水濛濁而宜麻。」（27/661）
- 《白孔六帖·洛》：「洛水輕利宜禾。」（7/8a）
- 《事類賦注·地部二·水》：「洛宜禾而渭宜黍。」（7/141）
- 《太平御覽·地部二十三·水上》：「白水宜玉，黑水宜砥，青水宜碧，赤水宜丹，黃水宜金，清水宜龜，汾水宜麻。洛水輕利宜禾，渭水多力宜黍，漢水重安宜竹箭。」（58/7a）
- 《太平御覽·地部二十六·濟》：「濟水通和宜麥。」（61/8a）
- 《太平御覽·地部二十七·渭》：「渭水多力宜黍。」（62/2b）
- 《太平御覽·地部二十七·穀》：「漢水重安而宜竹箭。」（62/7b）
- 《太平御覽·地部二十九·汾水》：「汾水濛濁而宜麻。」（64/4b）
- 《太平御覽·百穀部二·小麥》：「濟水通和而宜麥。」（838/7a）
- 《太平御覽·百穀部三·禾》：「洛水輕利而宜禾。」（839/4a）
- 《太平御覽·百穀部三·稻》：「江水肥而宜稻。」（839/7b）
- 《太平御覽·百穀部五·豆》：「河水中調而宜菽。」（841/4a）
- 《太平御覽·百穀部五·麻》：「汾水濛濁而宜麻。」（841/7b）
- 《太平御覽·百穀部六·黍》：「渭水多力而宜黍。」（842/3a）
- 《太平御覽·藥部二·丹》：「赤水宜丹，黃水宜金，清水宜龜。」（985/1b）
- 《太平御覽·藥部六·胡麻》：「汾水濛濁而宜胡麻。」（989/5b）
- 《太平御覽·百卉部二·麻》：「汾水濛濁而宜麻。」（995/2a）

東方川谷之所注，日月之所出。其人兌形小頭，隆鼻大口，鵡肩企行，竅通於目，筋氣屬焉，蒼色主肝，長大早知而不壽。（4/6b）

- 《白孔六帖·鼻》：「東方之人隆鼻。」（31/4a）
- 《太平御覽·人事部八·鼻》：「東方人隆鼻。」（367/4a）
- 《太平御覽·人事部四·形體》：「東方川谷之所主，日月之所生。其人銳形小頭，隆鼻大口，鵡肩企行，竅通於目，筋氣屬焉，倉色主肝，長大早知而不壽。」（363/4b）
- 《太平御覽·人事部十·肩》：「東方之人鵡肩。」（369/3b）

南方陽氣之所積，暑溼居之。其人修形兑上，大口決眚，竅通於耳，血脈屬焉，赤色主心，早壯而夭。（4/6b）

《太平御覽·人事部四·形體》：「南方陽氣之所浹，暑溫居之。其人墮形銳上，大口決眚，竅通於耳，血脈屬焉，赤色主心，早壯而夭。」（363/4b）

西方高土，川谷出焉，日月入焉。其人面末僂，脩頸印行，竅通於鼻，皮革屬焉，白色主肺，勇敢不仁。（4/6b）

《太平御覽·人事部四·形體》：「西方高土，川谷出焉，日月入焉。其人皆方面，脩頸印行，竅通於鼻，皮革屬焉，白色主肺而勇敢不仁。」（363/4b）

北方幽晦不明，天之所閉也，寒冰之所積也，蟄蟲之所伏也。其人翕形短頸，大肩下尻，竅通於陰，骨幹屬焉，黑色主腎，其人憊愚禽獸而壽。（4/7a）

《太平御覽·人事部四·形體》：「北方幽晦不明，天之所閉者也，寒冰之所積者也。其人翕形短頸，大肩下尻，竅通於陰，骨幹屬焉，黑色主腎，其人憊愚而壽。」（363/4b-5a）

《太平御覽·人事部十·肩》：「北方人大肩。」（369/3b）

《太平御覽·人事部十七·心》：「北方人下尻。」（376/12a）

中央四達，風氣之所通，雨露之所會也。其人大面短頸，美鬚惡肥，竅通於口，膚肉屬焉，黃色主胃，慧聖而好治。（4/7a）

《太平御覽·人事部四·形體》：「中央四達，風氣之所通，雨露之所會也。其人大面短頤，美鬚，竅通於口，膚肉屬焉，黃色主胃而惠聖。」（363/5a）

木勝土，土勝水，水勝火，火勝金，金勝木。故禾春生秋死（禾者，木。春王而生木，秋金王而死），菽夏生冬死（菽，火也。夏火王而生，冬水王而死），麥秋生夏死（麥，金也。金王而生，火王而死也），薺冬生中夏死（薺，水也。水王而生，土王而死也）。（4/7a）

《藝文類聚·草部下·薺》：「薺凌冬生而夏死。」（82/1417）

《太平御覽·百穀部一·穀》：「木勝土，土勝水，水勝火，火勝金，金勝水。故禾春生秋死（禾，木也。木王而生，金王而死也），菽夏生冬死（菽，火也。火王而生，水王而死也），麥秋生夏死（麥，金也。金王而生，火王而死也），薺冬生仲夏死（薺，水也。水王而生，土王而死也）。」（837/5b）

是故鍊土生木，鍊木生火，鍊火生雲（雲，金氣所生也），鍊雲生水，鍊水反土。（4/7b）

《初學記·器物部·火》：「練土生木，練木生火，練火生雲，練雲生水，練水生土。」（25/嚴陸校宋本異文7）

《太平御覽·火部二·火下》：「練土生木（練，治也），練木生火，練火生雲（雲，金氣也），練雲生水，練水生土。」（869/3b）

燭龍在鴈門北，蔽于委羽之山，不見日。其神人面龍身而無足（蔽，至也。委羽，北方山名也。一曰：龍銜燭以照太陰，蓋長千里，視為晝，瞑為夜，吹為冬，呼為夏）。（4/9a）

《初學記·歲時部·冬》：「燭龍在鴈門北，蔽于委羽之山，不見日。其神人面龍身而無足。（許慎注云：「不見日，故龍以日照之，蓋長千里，開為晝，瞑為夜，吹為冬，呼為夏。」）」（3/59）

《太平御覽·鱗介部一·龍上》：「燭龍在鴈門北，蔽于委羽之山，不見日。其神人面龍身而無足（不見日，故龍以日照之，蓋長千里，視為晝，瞑為夜，吹為冬，呼為夏）。」（929/7b）

江出岷山，東流絕漢入海。（4/9a）

《初學記·地部中·江》：「江出岷山，東流絕漢入海。」（6/124）

涇出薄落之山（薄洛之山，一名笄頭山，安定臨涇縣西，《禹貢》涇水所出，東南至陽渡太滑）。（4/9b）

《初學記·地部中·涇水》：「涇水出薄洛山。（高誘注云：「薄洛山，一名笄頭山。」）」（6/137）

《太平御覽·地部九·笄頭山》：「薄落山（一名笄頭山）。」（44/3a）

維出覆舟。（4/9b）

《太平御覽·地部二十八·濊水》引許注：「濊出覆舟山，蓋廣異名也。」（63/8a）

羽嘉生飛龍（飛龍、羽嘉，飛蟲之先。飛龍有翼），飛龍生鳳皇，鳳皇生鸞鳥，鸞鳥生庶鳥。凡羽者生於庶鳥。（4/10a）

《太平御覽·羽族部一·鳥》：「羽嘉生飛龍（羽加，羽蟲之先也。蜚龍，龍之有羽者），飛龍生鳳皇，鳳皇生鸞鳥，鸞鳥生庶鳥。凡羽者生於庶鳥也。」（914/6b）

毛犢生應龍，應龍生建馬，建馬生麒麟，麒麟生庶獸。凡毛者生於庶獸。（4/10a-b）
 《太平御覽·獸部一·敘獸》：「毛犢生應龍，應龍生建馬，建馬生騏驎，騏驎生庶獸。凡毛者生於庶獸。」（889/2b）

曰馮生陽闕（曰馮，木之先也），陽闕生喬如，喬如生幹木，幹木生庶木。凡根拔木者生於庶木。（4/10b）

《藝文類聚·木部上·木》：「凡幹木生鹿木根枝木者生於鹿木。」（88/1507）

《太平御覽·木部一·木上》：「馮生陽闕（自馮之先也），陽闕生鱗鮐（音台），鱗鮐生幹木，幹木生庶木。凡根枝者生庶木（根枝，木名也）。」（952/4b）

正土之氣也御乎埃天，埃天五百歲生缺，缺五百歲生黃埃，黃埃五百歲生黃湏，黃湏五百歲生黃金（黃金，唯石名也。中央數五，故五百歲而一化。湏，水銀也），黃金千歲生黃龍，入藏生黃泉，黃泉之埃上為黃雲。陰陽相薄為雷，激揚為電。上者就下，流水就通而合于黃海（黃海，中央之海）。偏土之氣御乎清天，清天八百歲生青曾，青曾八百歲生青湏，青湏八百歲生青金，青金八百歲生青龍（東方木，色青，其數八，故八百歲而一化也），青龍入藏生清泉，清泉之埃上為青雲。陰陽相薄為雲雷，激揚為電。上者就下，流水就通而合于青海（東方之海）。牡土之氣御于赤天，赤天七百歲生赤丹，赤丹七百歲生赤湏，赤湏七百歲生赤金（南方火，其色赤，其數七，故七百歲而一化也），赤金千歲生赤龍，赤龍入藏生赤泉，赤泉之埃上為赤雲。陰陽相薄為雷，激揚為電。上者就下，流水就通而合于赤海（南方之海）。弱土之氣御于白天，白天九百歲生白礬，白礬九百歲生白湏，白湏九百歲生白金（白金、白礬，礬石也。白湏，水銀也。西方金，色白，其數九，故九百歲而一化者也），白金千歲生白龍，白龍入藏生白泉，白泉之埃上為白雲。陰陽相薄為雷，激揚為電。上者就下，流水就通而合于白海（西方之海）。牝土之氣御于玄天，玄天六百歲生玄砥（玄砥，黑石），玄砥六百歲生玄湏，玄湏六百歲生玄金（北方水，其色黑，其數六，故六百歲而一化也），玄金千歲生玄龍，玄龍入藏生玄泉，玄泉之埃上為玄雲。陰陽相薄為雷，激揚為電。

上者就下，流水就通而合于玄海（北方之海。上者就下，天氣復從天流下也。其通流之水皆入于海也）。（4/11a-b）

《北堂書鈔·天部四·霹靂》：「陰陽相薄，激而為霆。」（152/9a）又：「陰陽相薄，激而為霆。」（152/9a）

《初學記·寶器部·金》：「玦五百歲生黃頤，五百歲生黃金，黃金千歲為黃龍（玦，石也。中央數五，故五百歲一化。頤，音胡貢反。頤，黃金水銀也）。」（27/645-46）

《事類賦注·寶貨部一·金》：「玦五百歲生黃傾，又五百歲生黃金，又千歲為黃龍。（注：「玦，美石。」）」（9/174）

《太平御覽·地部三十五·泉水》：「正土之氣仰乎埃天（正土，中也。其氣上水。埃，天中央也），埃天五百歲生蚨（蚨，石名也。中央數五天，故五歲而一化），蚨五百歲生黃頤（黃頤英，水銀也），黃頤五百歲生黃金（黃頤英五百歲化而為黃金也），黃金千歲生黃龍（黃頤之精為金黃龍也），黃龍入藏生黃泉（黃泉，黃龍之精汭也），黃泉之埃上為黃雲（其氣上至天也）。陰陽相薄為雷，激陽為電（言黃氣之相激薄也）。上者就下（其氣傷，復於天下也），流水就通而合乎黃海（言水從天下，則通流入於海也）。偏土之氣仰乎青天（偏土，方土也），青天八百歲生青增（青增，青石也。東方數八，八故八百歲而一化），青增八百歲生青頤，青頤八百歲生青金，青金千歲生青龍，青龍入藏生青泉，青泉之埃為青雲。陰陽相薄為雷，激陽為電。上者就下，流水就通而合乎青海。壯土之氣仰於赤天（壯土，南方土也），赤天七百歲生赤丹（赤丹沙也。南方數七，故七百歲而一化也），赤丹七百歲生赤金（丹沙不化為沙而可以為金，故氣赤頤也），赤金千歲生赤龍，赤龍入藏生赤泉，赤泉之埃上為赤雲。陰陽相薄為雷，激陽為電。上者就下，流水就通而合乎赤海。弱土之氣仰乎白天（弱土，西方土也），白天九百歲生白磬（白磬，磬石也。西方數九，故九百歲化一也），白磬九百歲生白頤，白頤九百歲生白金，白金千歲生白龍，白龍入藏生白泉，白泉之埃上為白雲。陰陽相薄為雷，激陽為電。上者就下，流水就通而合乎白海。北土之氣仰乎玄天（牝化土，北方土也），玄天六百歲生玄砮（砮，石也。北方數六，故六百歲而一化也），玄砮六百歲生玄頤，玄頤六百歲生玄金，玄金千歲生玄龍，玄龍入藏生玄泉，玄泉之埃上為玄雲。陰陽相薄為雷，激陽為電。上者就下，流水就通而合乎玄海。」（70/5b-6b）

《太平御覽·珍寶部九·金中》：「玦五百歲生黃傾，五百歲生黃金，黃金千歲為黃龍（玦，石也。中央數五，故五百歲一化。頤，音胡貢反。頤，黃金水銀也）。」（810/7a）

卷五 時則訓

孟春之月，……天子衣青衣，乘蒼龍，服蒼玉，建青旗，食麥與羊，服八風水，釁萁燧火（取銅木中露水服之，八方風所吹也。取萁木燧之火炊之。萁，讀該備之該也）。東宮御女青色，衣青采，鼓琴瑟（春王東方，故處東宮也。琴瑟，木也。春木王，故鼓之也）。其兵矛（矛有鋒銳，似萬物鑽墜生），其畜羊（羊，土木一母，故畜之也）。（5/1a-b）

《北堂書鈔·歲時部二·春》：「孟春之月，鼓琴瑟。（注：「琴瑟，木也。」）」（154/4b）

《藝文類聚·歲時上·春》：「孟春之月，東宮御女青色，衣青采，鼓琴瑟。」（3/41）

《事類賦注·歲時部一·春》：「孟春之月，天子服八風水。（注云：「取銅露盤中露水，八方風所吹也。」）」（4/66）又：「春，其兵矛（有鋒銳，似萬物鑽地而生）。」（4/67）又：「東宮御女，衣青采，鼓琴瑟。（注云：「春王東方，故處東宮。琴瑟，木。木春生，故鼓之。」）」（4/68）

《太平御覽·時序部四·春中》：「孟春之月，東宮御女青色，衣青采，鼓琴瑟（春王東方，故處東宮也。琴瑟，木也。春木生，故鼓）。其兵矛（有鋒銳，以萬物鑽地如生也），其畜羊（羊，木土之母，故畜之也）。」（19/4b）

《太平御覽·皇親部十一·御女》：「孟春之月，東宮御女青色，衣青綵，鼓琴。」（145/5b）

《太平御覽·樂部十七·琴》：「孟春，東宮御女青色采衣，鼓琴瑟（琴瑟，木也。春木王）。」（579/5b）

《太平御覽·百穀部二·小麥》：「三春之月，天子衣青衣，乘青龍，食麥與羊。」（838/7a）

二月官倉，其樹杏（二月興農播穀，故官倉也。杏有竅在中，竅在中，像陰布散在上，故其樹杏）。（5/3a）

《太平御覽·時序部四·春中》：「二月官倉，其樹杏（二月播種，故官倉也。杏有核在中，象陰在內，陽在外也，故其樹杏也）。」（19/4b）

季春之月，……律中姑洗（姑，故也。洗，新也。是月陽養生，去故就新，故曰姑洗），

其數八，其味酸，其臭羶，其祀戶，祭先脾。桐始華，田鼠化為鴽，虹始見，萍始生（虹，螭蜺也。《詩》云：「螭蜺在東，莫之敢指。」萍，水藻也，是月始生也）。……天子烏始乘舟，薦鮪於寢廟，乃為麥祈實（烏，猶安也。自冬至此而安乘舟，故曰始乘也。薦，進也。鮪，魚似鯉而太。進此魚於寢廟，祈於宗祖，求麥實。前曰廟，後曰寢。《詩》云：「寢廟奕奕。」言相連）。……后妃齋戒，東鄉親桑，省婦使，勸蠶事。命五庫，令百工，審金鐵、皮革、筋角、箭輪、脂膠、丹漆，無有不良。擇下旬吉日，大合樂，致歡欣。乃合騾牛騰馬，游牝于牧。

（5/3a-3b、4a）

《初學記·歲時部·春》：「律中姑洗（高誘注曰：「姑，故也。洗，新也。是月陽氣發，故去故就新。」），桐始華，田鼠化為鴽，虹始見，萍始生（螭蜺謂之虹。萍，萍也）。」

（3/44）

《太平御覽·資產部五·蠶》：「季春，后妃齋戒，東鄉就桑，省婦使，觀蠶事。」（825/3a）

《太平御覽·獸部十一·牛中》：「季春之月，乃合騾牛騰馬，游牝于牧。」（899/3b）

《太平御覽·獸部二十三·鼠》：「季春之月，田鼠化為鴽。」（911/4b）

《太平御覽·鱗介部八·鮪魚》：「季春，天子始乘舟，薦鮪於寢廟，乃為麥祈實（鮪，豆萇魚也。天子乘舟捕魚者，以薦進廟也）。」（936/8b）

三月官鄉，其樹李（三月科民戶口，故官鄉也。李亦有核，說與杏同。李後咨熟，故三月李也）。（5/4a-b）

《太平御覽·時序部四·春中》：「三月官鄉，其樹李（三月折民戶口，故言鄉也。李亦有核，說與杏同）。」（19/4b）

孟夏之月，招搖指巳，……天子衣赤衣，乘赤騾，服赤玉，建赤旗，食菽與雞，服八風水，鑿柘燧火。南宮御女赤色，衣赤采，吹竽笙（火王南方，故處南宮也。竽笙空中，像陽，故吹之），其兵戟（戟有枝輪，象陽布散也。戟，或作弩也）。

（5/4b）

《北堂書鈔·樂部六·笙》：「孟夏之月，居南宮，御女赤色，衣赤采，吹笙箏。」（110/5a）

《北堂書鈔·歲時部二·夏》：「孟夏之月，處南宮。」（154/6b）

《藝文類聚·歲時上·夏》：「孟夏之月，南宮御女赤色赤衣，吹竽笙。」（3/46）

《初學記·器物部·火》：「夏，鑿柘燧火。」（25/619）

《事類賦注·歲時部一·夏》：「孟夏之月，其兵戟。（注：「戟有枝幹，象陽氣布也。」）」

（4/76）又：「孟夏，招搖指巳。」（4/78）又：「孟夏之月，南宮御女赤色，衣赤采，吹竽笙。（注：「火生南方，故處南宮也。竽笙空中，象陽，故吹之。」）」（4/79）

《太平御覽·時序部八·夏下》：「孟夏之月，南宮御女赤色，衣赤采，吹竽笙（大生南方，故處南宮也。竽笙空中，象陽，故吹），其兵戟（戟有枝幹，象陽布散也）。」（23/1a）
又：「孟夏，招搖指巳，盛德在火。」（23/1b）

《太平御覽·皇親部十一·御女》：「孟夏之月，南宮御女赤色，衣赤綵，吹竽笙。」（145/5b）

《太平御覽·兵部八十四·戟下》：「孟夏之月，南宮御女赤色，衣赤采，吹竽笙，其兵戟。（高誘曰：「有披幹，象陽布散也。」）」（353/3a）

《太平御覽·樂部十九·竽》：「孟夏，南方御女衣赤采，吹竽笙（煦也，立春之氣，煦生萬物也。管三十六宮，管在左右，和十三宮，管在中。今之竽，並以木代瓠而漆之，無復八音矣。荊梁之南尚仍古制）。」（581/4b）

《太平御覽·百穀部五·豆》：「孟夏、仲夏，天子衣紫衣，乘赤輜（騶，赤馬黑髦也），食菽與雞。」（841/4a）

四月官田，其樹桃（四月勉農事，故官田也。桃，說與杏同。後李熟，故曰四月桃也）。
（5/5b）

《北堂書鈔·歲時部二·夏》：「孟夏樹桃。」（154/6a）

《太平御覽·時序部八·夏下》：「四月官田，其樹桃（四月勉農事，故官田也。桃，說與杏同）。」（23/1a）

仲夏之月，……天子衣赤衣，乘赤騶，服赤玉，載赤旗，食菽與雞，服八風水，爨柘燧火。……毋燒灰（是月草木未成，不夭物也），毋暴布（火盛日猛，暴布則脆傷也）。（5/5b、6a）

《初學記·器物部·火》：「夏，爨柘燧火。」（25/619）

《太平御覽·百穀部五·豆》：「孟夏、仲夏，天子衣紫衣，乘赤輜（騶，赤馬黑髦也），食菽與雞。」（841/4a）

《太平御覽·火部四·炭》：「仲夏之日，無燒灰（草木盡成），無暴布（無爛之也）。」（871/8a）

五月官相，樹榆（是月陽氣長養，故官相。相，佐也。榆，說未聞也）。（5/6b）

《太平御覽·時序部八·夏下》：「五月官相，其樹榆（是月養氣長養，故官相佐也。榆，說聞未也）。」（23/1a）

季夏之月，……腐草化為蜃（秋節將至，鷹自習擊也。蜃，馬蜃也。幽、冀謂之秦渠。

蜃，讀奚徑之徑也）。天子衣苑黃，乘黃騮，服黃玉，建黃旗，食稷與牛，服八風水，爨柘燧火。中宮御女黃色，衣黃采，其兵劍（季夏，中央也。劍有兩刃，諭无所生也。一曰：諭无所主，皆主之也）。（5/6b-7a）

《初學記·器物部·火》：「夏，爨柘燧火。」（25/619）

《事類賦注·歲時部一·夏》：「季夏之月，其兵劍。（注：「劍有兩刃，象無所不生。」）」（4/76）

《太平御覽·蟲豸部五·馬蜃》：「季夏，草為蜃（草得陰而死，極陰中反陽，故化為蜃。

蜃，馬蠶也。蠶，音權）。」（948/4b）

《太平御覽·時序部八·夏下》：「季夏之月，中宮御女黃色，衣黃采，其兵劍（季夏，中央也。劍有兩刃，諭無所不主也）。」（23/1a）

孟秋之月，……涼風至，白露降，寒蟬鳴，鷹乃祭鳥，用始行戮。天子衣白衣，乘白駱，服白玉，建白旗，食麻與犬，服八風水，爨柘燧火。西宮御女白色，衣白采，撞白鐘（金王西，故處西宮也）。其兵戈，其畜狗。（5/7b、8a）

《北堂書鈔·禮儀部七·法則》：「孟秋之月，西宮御女白色，衣白采，撞白鐘。（注：「金王西，故處西宮。」）」（86/6b）

《北堂書鈔·歲部二·秋》：「孟秋之月，西宮御女白色，衣白采，撞白鐘。」（154/10b）
又：「撞白鐘。」（154/10b）

《藝文類聚·歲時上·秋》：「孟秋之月，西宮御女白色，衣白采，撞白鐘。其兵鉞，其畜狗。」（3/48）

《事類賦注·歲時部二·秋》：「孟秋之月，西宮神女白色白采，撞白鍾，其兵鉞。」（5/87）

《太平御覽·時序部九·秋上》：「孟秋之月，西宮御女白色白采，撞白鐘。其兵鉞，其畜狗。」（24/7b）

《太平御覽·皇親部十一·御女》：「孟秋之月，西宮御女白色，衣白彩，撞白鍾。」（145/5b）

《太平御覽·樂部十三·鍾》：「孟秋之日，西館御好白色白綵，撞白鍾（故處西宮）。」
（575/5a）

《太平御覽·百穀部五·麻》：「三秋之月，天子衣白衣，乘白輅，食麻與大。」（841/7b）

《太平御覽·蟲豸部一·蟬》：「孟秋，涼風至，白露降，寒蟬鳴（寒蟬，青蟬也。蟲，陰類，感氣鳴也）。」（944/5a）

八月官尉，其樹柘。（5/9b）

《藝文類聚·歲時上·秋》：「八月官尉，其樹柘。」（3/48）

《事類賦注·歲時部二·秋》：「八月官尉，其樹柘。」（5/87）

《太平御覽·時序部九·秋上》：「八月官尉，其樹柘。」（24/7b）

季秋之月，……賓雀入大水為蛤（是月時候之雁從北漠中來，南之彭蠡。蓋以為八月者，其父母也；是月來者，蓋其子也。羽翼稚弱，故在後耳。賓雀者，老雀也。栖宿人家堂宇之間，如賓客者也，故謂之賓。大水，海水也。《傳》曰「雀入海為蛤」也），……乃教於田獵，以習立戎。命太僕及七驂咸駕，載荏。（5/9b、10a、10b）

《事類賦注·獸部二·馬》：「季秋，殺於田獵，以習五戎。命僕及七驂咸駕，載旗。」（21/430）

《太平御覽·獸部八·馬四》：「季秋之月，乃殺於田獵，以習五戎。命僕及七驂咸駕，載旗。」（896/8b）

《太平御覽·鱗介部十三·蚌》：「季秋，爵入大水為蛤（爵，依屋之萑也，飛鳥也。隨陽下藏，故為蛤）。」（941/5a）

九月官候，其樹槐（候，望也。是月繕修守備，故曰官候也。槐，懷也，可以懷來遠人也）。（5/11a）

《藝文類聚·歲時上·秋》：「九月官候，其樹槐。」（3/48）

《事類賦注·歲時部二·秋》：「九月官候，其樹槐。」（5/87）

《事類賦注·木部·槐》：「九月官候，其樹槐（是月繕修守備，故樹槐，懷也，取懷來遠近也）。」（25/495）

《太平御覽·時序部九·秋上》：「九月官候，其樹槐。」（24/7b）

《太平御覽·木部三·槐》：「九月官候，其樹槐（是月繕修守備，故官候樹槐。槐，懷也，取懷近遠也）。」（954/8a）

孟冬之月，招搖指亥，……水始冰，墜始凍，雉入大水為蜃，虹藏不見（蜃，蛤也。大水，淮也。《傳》曰：「雉入于淮為蜃。」虹，陰中之陽也。是月陰盛，故不見也）。天子衣黑衣，乘玄驪，服玄玉，建玄旗，食黍與彘，服八風水，爨松燧火。北宮御女黑色，衣黑采，擊磬石（水王北方，故處北宮也）。其兵鍛，其畜彘（鍛者卻內，像陰閉。彘，水畜）。（5/11a-b）

《北堂書鈔·禮儀部七·法則》：「孟冬之月，北宮御女黑色，衣黑采，擊磬石。」（86/6b-7a）

《北堂書鈔·歲時部二·冬》：「孟冬之月，北宮御女黑色，衣黑采，擊磬石。」（154/12a）

《初學記·歲時部·冬》：「孟冬之月，招搖指亥，爨松燧火。」（3/60）

《初學記·器物部·火》：「冬，爨松燧火。」（25/619）

《事類賦注·歲時部二·冬》：「冬至之日，北宮御女黑色，衣黑采，擊磬石。」（5/93）

《太平御覽·時序部十二·冬下》：「孟冬之月，招搖指亥，爨松燧火（改火也）」（27/3b）

《太平御覽·時序部十三·冬至》：「冬至之日，北宮御女黑色，衣黑采，擊磬石（水王北方，故處北宮）。其鍛，其畜彘（鍛者即內，象彘。彘，水畜）。」（28/6a）

《太平御覽·皇親部十一·御女》：「孟冬之月，北宮御女黑色，衣黑采，擊磬石。」（145/5b）

《太平御覽·樂部十四·磬》：「孟冬之月，北宮御女衣黑采，擊磬石。」（576/2b）

《太平御覽·百穀部六·黍》：「冬三月，天子衣黑衣，乘玄駱（玄馬，黑馬白駢），食黍與彘（黍、彘，水類，時宜也）。」（842/3a）

《太平御覽·鱗介部十三·蚌》：「孟冬，水始冰，地始凍，雉入大水為蜃（雉，陽鳥也。三歲而死。極陽切陰，故隨陰氣入水為蜃。蜃，大蛤也）。」（941/5b）

立冬之日，天子親率三公九卿大夫，以迎歲于北郊。……命司徒行積聚，修城郭，警門閭，修鍵閉，慎管籥，固封疆，修邊境，完要塞。（5/11b）

《北堂書鈔·歲時部一·歲》：「冬至日，天子親率三公九卿迎歲。」（153/7a）

《北堂書鈔·歲時部四·冬至》：「冬至之日，令司徒行積聚，修城郭，警門閭，修鍵閉，慎管籥，固封疆，備邊境，完要塞。」（156/2a）

仲冬之月，……爨松燧火。北宮御女黑色，衣黑采，擊磬石。……荔挺出，芸始生。

(5/12b、13a)

《初學記·器物部·火》：「冬，爨松燧火。」(25/619)

《事類賦注·歲時部二·冬》：「冬至之日，北宮御女黑色，衣黑采，擊磬石。」(5/93)

《太平御覽·香部二·芸香》引許注：「芸可以死而復生。」(982/7a)

《太平御覽·百卉部七·荔挺》：「仲冬，荔挺出。」(1000/4b)

十一月官都尉，其樹棗。(5/13b)

《事類賦注·果部一·棗》：「十一月官都尉，其樹棗。」(26/525)

《太平御覽·果部二·棗》：「十一月官都尉，其樹棗。」(965/3a)

季冬之月，……爨松燧火。北宮御女黑色，衣黑采，擊磬石。(5/13b)

《初學記·器物部·火》：「冬，爨松燧火。」(25/619)

《事類賦注·歲時部二·冬》：「冬至之日，北宮御女黑色，衣黑采，擊磬石。」(5/93)

鴈北鄉，鵲加巢(雁在彭蠡之水，皆北嚮，將至北漠中也。鵲感陽而動，上加巢也)，

雉雊，雞呼卵。(5/13b)

《太平御覽·羽族部八·鵲》：「鴈北向，鵲始加巢(鴈在彭蠡，皆北面，微陽將來北過。

鵲感陽而動，乃上加巢)。」(921/3a)

《太平御覽·羽族部十五·鳥卵》：「鴈北向，鵲始加巢，雉鳴，呼卵。」(928/6b)

十二月官獄，其樹櫟。(5/14b)

《太平御覽·木部七·櫟》：「十二月官獄，其樹櫟。」(958/7b)

東方之極，自碣石山過朝鮮，貫大人之國(碣石在遼西界海水西畔。朝鮮，樂浪之縣也。貫，通也。大人國在其東也)，東至日出之次、扶柁木之地、青土樹木之野(柁木，柁桑)，太皞、句芒之所司者，萬二千里。其令曰：挺群禁，開閉闔，通窮室，達障塞，行優游，棄怨惡，解役罪，免憂患，休罰刑，開關梁，宣出財，和外怨，撫四方，行柔惠，止剛強。南方之極，自北戶孫之外(北戶孫，國名也。日在其北，皆為北向戶，以日故北戶)，貫顓頊之國，南至委火炎風之野，赤帝、祝融之所司者，萬二千里(赤帝，炎帝少典之子，號為神農，南方火德之帝也)。

祝融，顓頊之孫，老童之子吳回也。一名黎，為高辛氏火正，號為祝融，死為火神也。其令曰：爵有德，賞有功，惠賢良，救飢渴，舉力農，振貧窮，惠孤寡，憂罷疾，出大祿，行大賞，起毀宗，立無後，封建侯，立賢輔（應陽施也）。中央之極，自崑崙東絕兩恒山（自，從也。絕，猶過也。恆山，常也。言兩，未聞也），日月之所道，江、漢之所出（日月照其所經過之道。江出岷山，漢出番家山），眾民之野，五穀之所宜，龍門、河、濟相貫，以息壤堙洪水之州，東至於碣石，黃帝、后土之所司者，萬二千里（黃帝，少典之子，以土德王天下，號為軒轅氏，死為中央土德之帝。后土者，句龍氏之子，名曰后土，能平九土，死祀為土神者）。其令曰：平而不阿，明而不苛，包裹覆露，無不囊括，溥汎無私，正靜以和，行稔鬻，養老衰，弔死問疾，以送萬物之歸。西方之極，自崑崙絕流沙、沈羽，西至三危之國（流沙，蓋在崑崙之西南耳），石城金室，飲氣之民，不死之野，少皞、蓐收之所司者，萬二千里（少皞，黃帝之子青陽也，名摯，以金德王天下，號為金天氏，死為西方金德之帝也。蓐收，金天氏之裔子曰修禮，死為金神也）。其令曰：審用法，誅必辜，備盜賊，禁姦邪，飾群牧，謹著聚，修城郭，補決竇，塞蹊徑，遏溝瀆，止流水，雕谿谷，守門閭，陳兵甲，選百官，誅不法（應金斷也）。北方之極，自九澤窮夏晦之極，北至令正之谷（九澤，北方之澤。夏，大也。晦，暝也），有凍寒積冰、雪雹霜霰、漂潤群水之野，顓頊、玄冥之所司者，萬二千里（顓頊，黃帝之孫也，以水德王天下，號高陽氏，死為北方水德之帝也。其神玄冥者，金天氏有適子曰昧，為玄暝師，死而祀為主水之神也）。其令曰：申群禁，固閉藏，修障塞，繕關梁，禁外徙，斷罰刑，殺當罪，閉關閭，大搜客，止交游，禁夜樂，蚤閉晏開，以索姦人，已德，執之必固。天節已幾，刑殺無赦。雖有盛尊之親，斷以法度。毋行水，毋發藏，毋釋罪（應陰役也）。（5/14b-15b）

《藝文類聚·歲時下·熱》：「南方之極，自北戶之界，至炎風之野，赤帝、祝融之所司。」

（5/87）

《藝文類聚·居處部四·室》：「西方有金室。」（64/1150）

《初學記·天部下·雹》：「北極之極有九澤，有積冰雪雹。」（2/32）

《白孔六帖·熱》：「南方之極，自北方之界，主炎風之野，赤帝、祝融之所司。」（4/4b-5a）

《事類賦注·歲時部一·夏》：「夏令曰：爵有功，賞有德，惠賢良，救飢渴。」（4/78）

《事類賦注·歲時部二·秋》：「西方之極，三色之山，石城金室，飲氣之民，不死之野，少皞、蓐收之所司者，萬二千里。其令曰：審用法，誅必辜。修城郭，補決竇，擁溪谷，守門閭。」（5/87）

《太平御覽·天部十四·電》：「北方之極有九澤，有積雪電。」（14/6a）

《太平御覽·時序部八·夏下》：「南方之極，自北戶孫之外（北戶孫，國名也。日在其北，皆為北向戶），貫顓頊之國，南至委火炎風之野，夏赤。」（23/1b）又：「夏赤帝、祝融之所司者，萬二千里（赤帝，炎帝少典之子，號為神農，南方火德之帝也。祝融，顓頊之孫，老童之子吳迴也。名一黎，為高辛氏火王，號為祝融，死為火神也）。其令曰：爵有功，賞有德，惠賢良，救飢渴，舉力農，振貧窮，惠孤寡，憂罷（音疲）疾，出大賞，起毀宗，立無後，封建侯，立賢輔（應陽施也）。」（23/1b）

《太平御覽·時序部九·秋上》：「西方之極，自崑崙絕流沙、沉羽，西至三危之國（流沙，蓋在崑崙之西南也），石城金室，飲氣之民，不死之野，少昊、蓐收之所司者，萬二千里。其令曰：審用法，誅必辜，備寇賊，禁姦邪，飭群牧，謹著聚，脩城郭，補決竇，塞蹊徑，遏溝瀆，擁谿谷，守門閭，陳兵甲，選百官，誅不法（應金斷也）。」（24/8a）

《太平御覽·時序部十二·冬下》：「北方之極，自九澤窮夏晦之極，北至令正之谷（九澤，北方之澤。夏，大也。晦，暝也），有凍寒積冰、雪電霜霰、漂潤群水之野，顓頊、玄冥之所司者，萬二千里（顓頊，黃帝之孫也，以水德王天下，號為高陽氏，死為北方水德之帝。其神玄冥者，金天氏有適子曰昧，為玄冥師，死祀為主水之神也）。月令曰：申群禁，固閉藏，修障塞，繕關梁，禁外徙，斷罰刑，守門閭，大搜客，止交遊，禁夜樂，早閉晏開，以索姦人，已得，報之必固。天節已幾，刑殺無赦。雖有盛尊之親，斷以法度。毋發藏，毋釋罪（應陰殺也）。」（27/4a-b）

《太平御覽·地部二·地下》：「東方之極，自碣石（碣石山，在東北海中）過朝鮮（朝鮮，東夷），貫大人之國（東方有大人之國也），東至日出之次、扶木之池、青土樹木之野（皆日所出之地），太皞、勾芒所司者，萬二千里。其令曰：挺群禁，開閉闔，通窮窒，達障塞，行優游，棄怨惡，解救罪，免憂患，休罰刑，開關梁，宣出財，和外怨，撫四方，行柔惠，止剛強。南方之極，自北戶烏孫之界（北戶，日在其北，嚮以為戶），貫顓頊之國（南方有顓頊之國也），南至委火炎風之野，赤帝、祝融之所司者，萬二千里（帝赤，著明審諛也。祝，屬也。融，工也。萬物盛長，屬續而工也）。其令曰：爵有德，賞有功，惠賢良，救飢渴，舉力農，振貧窮，惠孤寡，養老疾，出大祿，行大賞，起毀宗，立無後，封建侯，立賢輔。中央之極，自崑崙東絕恒山（崑崙在西方。恒山，

北岳也），日月之所道（謂二十八宿舍在地之分野），江、漢之所出，人民之野，五穀之宜，龍門、河、濟相貫，以息壤堙鴻水之州（禹以息土堙洪水，以為中國九洲。洲，水中可居也），東至於碣石，黃帝、后土之所司者，萬二千里（黃，中色。帝道謐。地道載物，故稱后也）。其令曰：平而不阿，明而不苛，包裹覆露，無不囊懷，普大無私，正靜以利和，行糜粥，養衰，弔死問疾，以送萬物之歸。西方之極，自崑崙絕流沙、沉羽（沉羽，弱水也，其弱至沉毛羽也），西至三危之國，石城金室，飲氣之民，不死之野，少皞、蓐收之所司者，萬二千里（少皞，白帝之號。少皞陰用事，物造成也。蓐，茂也，萬物茂可收用之）。其令曰：審用法，誅必辜，備盜賊，禁姦邪，勅群牧，謹野聚，脩城郭，補決竇，塞蹊徑，隄溝瀆，止流水，壅谿谷，守門閭，陳兵甲，百官誅不法。北方之極，自九澤（九澤，北方之澤也）窮夏海之極（夏海，大海也），北至令止之俗（令止，丁令，北海胡地），有凍寒積冰、雪雹霜霰、漂潤群水之野，顓頊、玄冥所司者，萬二千里（顓頊，黑帝之號。頊，大，言大陰用事，振翕而寒之也。陰閉不見，故神為玄冥也）。其令曰：申群禁，固閉藏，脩塞障，繕關梁，禁外徙，斷罰刑，殺當罪，閉閭，大搜客，止交游，禁夜樂，早閉晏開，以索姦人，姦人已得，執之必固。節已幾（幾，終也），刑殺毋赦。雖有盛尊之親，斷以法度。毋行水，毋發藏，毋釋刑罪。」（37/1a-2a）

《太平御覽·居處部二·室》：「西方有金室。」（174/5a）又：「有石城金室。」（174/6a）

六合：孟春與孟秋為合，仲春與仲秋為合，季春與季秋為合，孟夏與孟冬為合，仲夏與仲冬為合，季夏與季冬為合。孟春始羸，孟秋始縮（羸，長也。縮，短也）；仲春始出，仲秋始內（出，二月播種。內，八月收斂）；季春大出，季秋大內；孟夏始緩，孟冬始急（緩，四月陽安。急，十月寒肅）；仲夏至修，仲冬至短；季夏德畢，季冬刑畢（德畢，陽施結。刑畢，刑獄盡）。（5/15b-16a）

《事類賦注·歲時部二·秋》：「孟秋始縮，仲秋始內。」（5/85）

《太平御覽·時序部二·四時》：「六合：孟春與孟秋為合，仲春與仲秋為合，季春與季秋為合，孟夏與孟秋為合，仲夏與仲冬為合，季夏與季冬為合。孟春始盈，孟秋始縮（盈，長也。縮，短也）；仲春始出，仲秋始內（出，二月播植也。內，八月取斂也）；季春大出，季秋大內；孟夏始緩，孟冬始急（緩，四月陽炎也。急，十月寒肅也）；仲夏德畢，季冬刑畢（德畢，陽施窮也。刑畢，陰殺盡也）。」（17/4b）

《太平御覽·時序部四·春中》：「六合：孟春與孟秋各合，孟春始盈，孟秋始縮（盈，長也。縮，短也）。故正月失政，七月涼風不至。」（19/4a）又：「仲春始出，仲秋始內出（出，二月播種。內，八月始收斂）。」（19/4a）

《太平御覽·時序部九·秋上》：「六合：孟春與孟秋為合，仲春與仲秋為合，季春與季秋為合，孟夏與孟冬為合，仲夏與仲冬為合，季夏與季冬為合。孟春始盈，孟秋始縮；仲春始出，仲秋始內（二，出月播植也。內，八月收斂也）；季春大出，季秋大內；孟夏始緩，孟冬始急（緩，四月陽炎。急，十月寒肅）；仲夏至脩，仲冬至短（夏至北極，冬至南極）；季夏德畢，季冬刑畢（德畢，陽施窮也。刑畢，陰殺盡也）。」（24/7b-8a）

六月失政，十二月草木不脫（不脫，葉橋著樹不零落也）。（5/16a）

《太平御覽·時序部八·夏下》：「六月失政，十二月草木不脫（不脫，葉著樹不零落也）。」（23/1b）

九月失政，三月春風不濟（濟，土）。（5/16a）

《太平御覽·時序部九·秋上》：「九月失政，三月春風不濟（濟，止也）。」（24/7b）

夏行春令風（象春木氣多風）。（5/16a）

《太平御覽·時序部八·夏下》：「夏行春令則多風（象春木氣多風）。」（23/1b）

冬行春令泄（象春氣布散發泄也），行夏令旱（旱象陽炎），行秋令霧（秋氣陰，故亂霧）。（5/16b）

《太平御覽·時序部十二·冬下》：「冬行春令泄（象春氣布散發泄也），行夏令旱（旱象陽炎），行秋令霧（秋氣陰，故亂霧）。」（27/4a）

春為規，夏為衡，秋為矩，冬為權。繩者，所以繩萬物也。準者，所以準萬物也。規者，所以員萬物也。衡者，所以平萬物也。矩者，所以方萬物也。權者，所以權萬物也。……規之為度也，轉而不復，員而不垓（復，遇也。垓，轉也），優而不縱，廣大以寬，感動有理，發通有紀，優優簡簡，百怨不起（優簡，寬舒之貌），規度不失，生氣乃理（氣類理達）。衡之為度也，緩而不後，平而不怨，施而不德，弔而不責，常平民祿，以繼不足，敦敦陽陽，唯德是行，養長化育，萬物蕃昌，以成五穀，以實封疆，其政不失，天墜乃明（明，理）。（5/16b、17a）

《太平御覽·時序部四·春中》：「春為規。規之為度也，轉而不復，圓而不規（復，退也。圀，轉也），復而不縱，廣大以寬，感動有理，發通有紀，優優簡簡，百怨不起（優優簡簡，舒之兒也），規度不失，生氣乃理（氣類理達）。」（19/4a）

《太平御覽·時序部八·夏下》：「夏治以衡。衡者，所以平萬物也。衡之為度也，緩而不後，平而不怨，施而不德，匝而不責，常平民祿，以繼不足，勃勃楊楊，唯得是行，養長化育，萬物蕃昌，以成五穀，以實封疆，其政不失，天地乃明（明，理也）。」（23/2a）

《太平御覽·時序部九·秋上》：「秋為矩者，所以方物也。」（24/7b）

《太平御覽·時序部十二·冬下》：「冬為權，權者，所以權萬物也。」（27/3b）

《記纂淵海·名譽部之二·矜式》：「規者，所以圓萬物。矩者，所以方萬物。」（161/1b）

甘雨膏露以時降。（5/17b）

《北堂書鈔·帝王部十五·至治》：「甘雨以時。」（15/5b）

卷六 覽冥訓

平公癘病（癘病，篤疾）。（6/1a）

《一切經音義》引許注：「癘，癘也。」（2/15b）

《一切經音義》引許注：「癘，癘疾也。」（77/7b）

《一切經音義》引許注：「癘，癘也。」（78/14a）

庶女叫天，雷電下擊，景公臺隕，支體傷折，海水大出（庶賤之女，齊之寡婦，無子不嫁，事姑謹敬。姑無男有女，女利母財，令母嫁婦，婦終不肯。女殺母以誣寡婦，婦不能自明，冤結叫天，天為作雷電下擊景公之臺。隕，壞也。毀景公之支體，海水為之大溢出也）。（6/1a）

《北堂書鈔·天部四·電》：「庶女叫天而雷電下。（注曰：「庶女，齊之少婦也。無子不嫁，事姑謹敬。姑無男有女，女利母財，令母嫁婦，終不肯嫁。女煞母以誣婦，婦冤叫，天為作雷電也。」）」（152/8a）

《藝文類聚·天部下·雷》：「叢輕折軸，眾呼成雷。庶女叫天而雷下擊，景公臺損，支體傷折，海水大出。」（2/35）

《初學記·天部上·雷》：「庶女叫天而雷電下擊，景公臺隕，支體傷折，海水大出。」（1/21）

《白孔六帖·雷》：「庶女叫天，雷霆下擊景公臺。」（2/21a）

《事類賦注·天部三·雷》：「淮齊庶女寡，養姑。姑女殺母，誣之庶女，女以冤叫天，雷電下擊景公臺。」（3/62）

《太平御覽·天部十三·雷》：「庶女叫天，雷電下擊，景公臺殞，支體傷折，海水大出（庶賤之女，齊之少寡婦人也。無子不嫁，事姑謹敬。姑無男有女，女利母財，令母嫁婦，婦終不肯。女殺母以誣寡婦，婦不能自明，冤結叫天，天為作雷電下擊景公之臺。殞，壞之也。傷毀景公支體，水為之溢）。」（13/4b）

《太平御覽·地部二十五·海》：「庶女告天（庶女，少寡無子養姑者也。姑無男有女，女利母財而殺母，以誣告寡婦。婦不能自解，故告天也），雷霆下擊，景公臺隕（景公，

齊景公也。雷擊景公臺，隕壤之也），枝體傷折（景公為雷霆所傷折），海水大出。」

（60/3a）

上通九天，激厲至精。由此觀之，上天之誅也，雖在壙虛幽閒，遼遠隱匿，重襲石室，界障險阻，其無所逃之亦明矣。武王伐紂，渡于孟津，陽侯之波，逆流而擊（陽侯，陵陽國侯也。其國近水，溺死於水，其神能為大波，有所傷害，因謂之陽侯之波也），疾風晦冥，人馬不相見。於是武王左操黃鉞，右秉白旄，瞋目而搗之，曰：「余任，天下誰敢害吾意者！」於是風濟而波罷。（6/1a-b）

《北堂書鈔·帝王部二·徵應》：「盟津波罷。」（2/4a）

《北堂書鈔·儀飾部上·鉞》：「武王渡孟津，而陽侯之波，逆流而擊，疾風晦冥。武王舉黃鉞，瞋目而麾之。」（130/3b）

《藝文類聚·儀飾部·黃鉞》：「至精之感，無所不通。昔武王度孟津，而陽侯之波，逆流而擊，疾風晦冥。武王舉黃鉞，瞋目而麾之，曰：『予在，天下誰敢害吾！』於是風去而波罷，遂得濟。」（68/1194）

《事類賦注·地部一·河》：「武王伐紂，至孟津，陽侯之波，逆流而擊，疾風晦冥，人馬不相見。於是武王左操黃鉞，右執白旄，瞋目而麾，曰：『余在，天下誰敢害余者！』於是風濟波罷。」（1/16）

《事類賦注·地部一·江》引高注：「陽國侯溺於水，其神能為大波。」（6/113）

《太平御覽·地部二十六·河》：「武王伐紂，至孟津，陽侯之波，逆流而擊，疾風晦冥，人馬不相見。於是武王左操黃鉞，右執白旄，瞋目而麾，曰：『余在，天下誰敢害余意者！』於是風濟波罷。」（61/3b）

《太平御覽·地部三十六·波》：「武王伐紂，渡盟津，陽侯之波，逆如擊，疾風晦冥，人馬不相見。於是武王左操黃鉞，右執白旄，瞋目而麾之，曰：『余在，天下誰敢害吾意者！』於是風濟波罷。」（71/6b）

《太平御覽·皇王部九·武王》：「武王伐紂，渡於盟津，陽侯之波，逆流而擊，疾風晦冥，人馬不見。於是武王左操黃鉞，右執白旄，瞋目而麾之，曰：『余在，天下誰敢害吾意者！』於是風濟而波罷。」（84/9a）

《太平御覽·儀式部一·黃鉞》：「至精之感，無所不通。昔武王渡孟津，而陽侯之波，逆流而擊，疾風晦冥。武王舉黃鉞，瞋目麾之，曰：『予在，天下誰敢害吾意者！』於是風去而波罷，遂得濟。」（680/6a）

魯陽公與韓構難，戰酣日暮，援戈而撝之，日為之反三舍（魯陽，楚之縣公也，楚平王之孫，司馬子其之子，《國語》所謂魯陽文子。楚僭號稱王，其守縣大夫皆稱公，故曰魯陽公，今南陽魯陽是也。酣，對戰合樂時也。撝日令反，即行三舍。宮，次宿也）。（6/1b）

《北堂書鈔·武功部十一·戈》：「魯陽公與韓構難，戰酣日暮，援戈而撝之，日為反三舍。」（123/8b）

《北堂書鈔·天部一·日》：「魯陽公與韓構難，戰酣日暮，援戈而撝之。」（149/11b）

《藝文類聚·天部上·日》：「魯陽公與韓構難，戰酣日暮，援戈而撝之，日反三舍。」（1/6）

《初學記·天部上·日》：「魯陽公與韓構難，戰酣日暮，援戈而撝之，日為之反三舍。」（1/6）

《事類賦注·天部一·日》：「魯陽公與韓戰，戰酣日暮，援戈而撝之，日為之反三舍。」（1/16）

《太平御覽·兵部五十一·戈》：「魯陽公與韓構難，戰酣日暮，援戈而撝日，日反三舍（魯陽，楚人也，王之孫，司馬期之子，所謂魯陽文子也。楚僭號稱王，其守縣大夫皆稱公，曰魯陽公，今南陽魯是也）。」（351/6b）

故蒲且子之連鳥於百仞之上（蒲且子，楚人，善弋射者。七尺曰仞也），而詹何之驚魚於大淵之中，此皆得清虛之道、太浩之和也。（6/2a）

《太平御覽·資產部十二·弋》：「蒲且子連鳥於百仞之上，弓良也（蒲且子，楚人，善射弋）。」（832/7a）

《太平御覽·羽族部一·鳥》：「蒲且之連鳥於百仞之上，而詹何之驚魚於大淵之中，此皆得清淨之道也。」（914/6b）

夫物類之相應，玄妙深微，知不能論，辯不能解。故東風至而酒湛溢（東風，木風也。酒湛，清酒也。米物下甚，故曰湛。太味酸，酸風入酒，故酒酢而湛者沸溢，物類相感也）。（6/2a）

《事類賦注·天部二·風》：「物類之相應，玄妙深微，論辯不能解。故東風至而酒沈溢。（注：「酒沈，清酌酒也。米物下沈，木味酸，酸風入酒，故酢而沈者沸。」）」（2/31）

《太平御覽·天部九·風》：「物類之相應，玄妙深微，論辯不能解。故東風至而酒沉溢（東風，大風也。酒沉，清酌酒也。米物下沉，木味酸，酸風入酒，故酢而沉者沸，蓋物類相感也）。」（9/7a）

畫隨灰而月運闕，鯨魚死而彗星出，或動之也（運，讀連圍之圍也。運者，軍也。將有軍事相圍守，則月運出也。以蘆草灰隨牖下月光中令圍畫，缺其一面，則月運亦闕於上也）。（6/2b）

《北堂書鈔·月部二·月》：「畫隨灰而月暈闕。（注曰：「月暈事相圍。」）」（150/3b）

《藝文類聚·天部上·月》：「畫隨灰而月暈闕（以蘆灰隨暈環，闕其一面，則月暈亦闕於上也）。」（1/7）

《初學記·天部上·月》：「畫隨灰而月暈闕。（許慎注曰：「有軍事相圍守，則月暈。以蘆灰環，缺其一面，則月暈亦闕於上。」）」（1/9）

《白孔六帖·月》：「畫隨灰而月暈缺。（注云：「以蘆灰環月，缺其一面，則月暈亦缺。」）」（1/15a）

《白孔六帖·灰》：「畫隨灰而暈闕。（注云：「以蘆灰環月，闕其一面，暈亦隨而闕。」）」（3/12b）

《事類賦注·天部一·月》：「畫蘆灰而月暈闕。（許慎注曰：「月暈，以蘆灰為環，缺其一面，則月暈亦闕於上。」）」（1/21）

《太平御覽·天部四·月》：「畫隨灰而月暈闕。（許慎注曰：「有軍事相圍守，則月暈。以蘆灰環，缺其一面，則月暈亦闕於上。」）」（4/8a）

《太平御覽·天部七·祆星》：「鯨魚死而彗星出。」（7/4b）

《太平御覽·火部四·灰》引許注：「月暈，以蘆灰環之，缺一面，則暈亦闕一面焉。」（871/7b）

《太平御覽·咎徵部二·彗》：「鯨魚死而彗星出。」（875/5b）

方諸取露於月（夫，讀大夫之夫，已說在上。一說水火從太極來，在人手中，非人所能說知）。（6/2b）

《北堂書鈔·天部四·霜》：「方諸取露於月。（注云：「方諸，陰極者。」）」（152/5b）

《事類賦注·天部一·月》：「方諸取露於月。」（3/49）

《太平御覽·天部十二·露》：「方諸取露於月。（高誘曰：「方諸，陰澁也。」）」（12/9b）

以冬鑠膠，以夏造冰。夫天道者，无私就也，无私去也。能者有餘，拙者不足（言以非時鑠膠造冰，難成之也。天道无私就去，能行道，功有餘也）。（6/3a）

《太平御覽·時序部十二·冬下》：「以冬鑠膠，以夏造冰。天道無私就也，無私去也。能者有餘，拙者不足（言以非時鑠膠造冰，難也成。天道無私就，無私去。能行道者有餘，不能者不足）。」（27/3a-b）

譬如隋侯之珠，和氏之璧，得之者富，失之者貧。（6/3b）

《太平御覽·人事部一百一十三·富下》：「隨侯之珠，和氏之璧，得之而富，失之而貧也。」（472/8b）

今夫墜黃主屬骨而甘草主生肉之藥也，以其屬骨，責其生肉；以其生肉，論其屬骨，是猶王孫綽之欲倍偏枯之藥而欲以生殊死之人，亦可謂失論矣（王孫綽，蓋周人也。一曰：衛人王孫賈之後也。言一齊藥愈偏枯之病，欲倍其劑以生已死之人也）。（6/3b）

《太平御覽·藥部一·藥》：「今夫地黃主屬骨而甘草食肉之藥也，以其屬骨而責其生肉，以其生肉而責其屬骨，是王孫綽之欲倍偏枯之藥而欲以生殊死之人，亦謂失論矣（王孫綽，魯人也）。」（984/4b）

若以磁石之能連鐵也，而求其引瓦，則難矣。（6/3b）

《太平御覽·雜物部二·瓦》：「以磁石之能連鐵也，而求其引瓦，則難矣。」（767/2a）

磁石之引鐵，解之敗漆（以蟹置漆中，則敗壞不燥，不任用也），葵之鄉日，雖有明智，弗能然也。（6/3b）

《太平御覽·鱗介部十四·蟹》：「磁石引鐵，蟹之敗漆（置蟹漆中，則漆敗也），雖在明知，弗能然也。」（942/6a）

左強在側。（6/4a）

《北堂書鈔·帝王部二十一·昏德》：「左疆在側。」（21/1b）

故聖若鏡，不將不迎（將，送），應而不藏，故萬化而无傷。其得之，乃失之。（6/4a）

《太平御覽·人事部四十二·敘聖》：「聖人若鏡，不將不迎。」（401/7b）

《太平御覽·服用部十九·鏡》：「聖人若鏡，不將不迎（將，送也），應而不倡，故萬化無傷。其得之，乃失之也。」（717/3a）

食薦梅（薦梅，草實也。狀如桑椹，其色赤，生江濱也）。（6/4b）

《一切經音義》引許注：「莓，實似桑椹，生江濱。」（99/10a）

猱顛蹶而失木枝。（6/5a）

《白孔六帖·猿》：「猿顛蹶而朱木。」（97/24a）

鳳皇之翔，至德也。雷霆不作，風雨不興，川谷不澹，草木不搖，而燕雀佼之，以為不能與之爭於宇宙之間。還至其曾逝萬仞之上，翱翔四海之外，過崑崙之疏圃，飲砥柱之湍瀨（湍，湟水，至疾。瀨，清，皆激湟急流），還回蒙汜之渚，尚佯冀州之際，徑躡都廣，入日抑節，羽翼弱水，暮宿風穴。當此之時，鴻鵠鵠鵠，莫不憚驚伏竄，注喙江裔，又況直燕雀之類乎？（6/5a-b）

《北堂書鈔·地部二·穴》：「鳳凰之翔，濯羽弱水，暮宿風穴。」（158/19a）

《藝文類聚·鳥部上·玄鵠》：「鳳皇曾逝萬仞之上，鴻鵠蒼鵠，莫不憚焉。」（90/1566）

《一切經音義》引許注：「湍，疾水也。瀨，淺水也。」（85/3b）

《白孔六帖·鳳》：「濯羽弱水，暮宿風穴。」（94/6b）

《事類賦注·禽部一·鳳》：「鳳凰之翔，至德也。過崑崙之疏圃，砥柱之湍瀨。」（18/369）

《太平御覽·羽族部二·鳳》：「鳳皇之翔，至德必也。過崑崙之疏圃，飲砥柱之湍瀨，還迴濛汜之渚。當此之時，鴻鵠蒼鵠，莫不憚驚伏竄，注喙江介，又況燕雀之類乎？」

（915/7a）

《太平御覽·羽族部三·鵠》：「鳳皇曾遊萬仞之上，鴻鵠鵠鵠，莫不憚驚。」（916/12b）

昔者，王良、造父之御也，上車攝轡，馬為整齊而歛諧，投足調均，勞逸若一，心怡氣和，體便輕畢，安勞樂進，馳騖若滅，左右若鞭，周旋若環，世皆以為巧，然未見其貴者也。若夫鉗且、大丙之御（此二人，太一之御也。一說：古得道之人，以神氣御陰陽也），除轡銜，去鞭棄策，車莫動而自舉，馬莫使而自走也。日行月動，星耀而玄運，電奔而鬼騰，進退屈伸，不見朕垠（朕，兆朕也。垠，形狀也）。故不招指，不咄叱，過歸鴈於碣石，軼鶉雞於姑餘（自後過前曰軼也。姑餘，山名，在吳也。鶉雞，鳳皇之別名也。言其御疾，自碣石過歸鴈，便復東南，

軼過鷦鷯於姑餘山也），騁若飛，驚若絕，縱矢躡風，追焱歸忽，朝發搏桑，日入落棠。此假弗用而能以成其用者也，非慮思之察，手爪之巧也。嗜欲形於胸中，而精神踰於六馬，此以弗御御之者也。（6/5b-6a）

《初學記·武部·轡》：「王良、造父御也，上車攝轡，馬為齊整。」（22/539）

《事類賦注·獸部一·馬》：「若夫鉗且、大丙之御也，除轡銜，去鞵鞍，車莫動而自舉也，馬莫使而自走也。日行月動，星耀而玄運，電奔而鬼駭，過歸鴈於碣石，軼昆鷯於姑餘，非思慮之察，手爪之巧也。嗜欲形於胸中，精神踰於六馬，以弗御御之者也。（注云：「鉗且、大丙，太一之御也。姑餘在吳。」）」（21/422）

《事類賦注·獸部二·馬》：「王良、造父之御也，上車攝轡，投足調均，勞佚若一。」（21/424）

《太平御覽·兵部八十九·轡》：「王良、造父御也，上車攝轡，馬為齊整。」（358/4b）

《太平御覽·兵部九十·鞭》：「昔者，王良、造父御也，投足調均，勞逸若一，安勞樂進，馳驚若滅，左右若鞭，周旋若環，世皆以為巧，然未見其貴也。若夫鉗且、太丙之御也，除轡舍銜，去鞭棄策，軍車莫動而自舉，馬莫使而自走。」（359/9b）

《太平御覽·工藝部三·御》：「若夫鉗且、大丙之御也（鉗且、大丙，太一之御），除轡銜，棄箠策，車莫動而自舉，馬莫使而自走。星耀而玄運，電奔而鬼駭，進退詘伸，不見蹙（余陵反四）毀。」（746/6a）

《太平御覽·獸部八·馬四》：「王良、造父之御也，上車攝轡，投足調均，勞佚若一，世皆以為工，然而未甚貴也。若夫鉗且、大丙之御也（鉗且、大丙，太一之御），徐轡銜，去鞵鞅，車莫動而自舉也，馬莫使而自走也。日行月動，星耀而玄運，電奔而鬼駭。過歸鴈於碣石，軼昆鷯於姑餘（姑餘，在吳也）。非思慮之察，手爪之巧也，嗜欲形於胸中，精神踰於六馬，以此弗御之御者也。」（896/8a-b）

昔者，黃帝治天下而力牧、太山稽輔之（力牧、太山稽，黃帝師。《孟子》曰：「王者師臣也。」），以治日月之行，律治陰陽之氣，節四時之度，正律歷之數；別男女，異雌雄，明上下，等貴賤；使強不掩弱，眾不暴寡；人民保命而不夭（安其性命，不夭折也），歲時熟而不凶（不凶，無災害也），百官正而無私（皆在公也），上下調而無尤（君臣調和，無尤過也），法令明而不闇，輔佐公而不阿（卿士公正，不立私曲從也）；田者不侵畔，漁者不爭隈（隈，曲深處，魚所聚也）；道不拾遺，市不豫賈，城郭不關（關，閉也），邑無盜賊；鄙旅之人，相

讓以財；狗彘吐菽粟於路，而無忿爭之心。於是日月精明，星辰不失其行；風雨時節，五穀登熟；虎狼不妄噬，鷙鳥不妄搏；鳳皇翔於庭，麒麟游於郊；青龍進駕，飛黃伏皂（飛黃，乘黃也，出西方，狀如狐，背上有角，壽千歲。皂，櫪也）。

諸北、僇耳之國，莫不獻其貢職（皆北極夷國也）。（6/6a-b）

《北堂書鈔·帝王部四·功業》：「理日月之行，治陰陽之氣。」（4/3b）

《北堂書鈔·帝王部十一·用賢》：「輔佐不阿。」（11/3b）

《北堂書鈔·帝王部十五·至治》：「田不侵畔，市不務賈。」（15/4b）又：「道不拾遺。」（15/4b）又：「狗彘吐粟，無分爭心。」（15/6a）

《北堂書鈔·政術部六·禁令》：「黃帝治天下，明上下五等貴賤，使強不得掩弱，眾不得暴寡，人民相保而不失也。」（32/2b-3a）

《藝文類聚·帝王部一·黃帝軒轅氏》：「黃帝治天下而力牧、太山稽輔之，使強不得掩弱，眾不得暴寡；人民保命而不夭，歲時熟而不凶，百官正而無私，輔弼公而不阿；道不拾遺，市不預賈，城郭不閉，邑無盜賊；人相讓以財，狗彘吐菽粟於道路，而無忿爭之心。於是日月精明，星辰不失其行；風雨時節，五穀登熟；虎豹不妄噬，鷙鳥不妄搏；鳳皇翔於庭，麒麟遊於郊；青龍進駕，飛煌伏皂（飛黃，出西方，其狀如狐，背上有角，乘之壽千歲。皂，歷也）。諸北、僇耳之國，莫不獻其貢職。」（11/210）

《藝文類聚·百穀部·粟》：「黃帝治天下，力牧、太山稽輔之。狗彘吐菽粟於道路，而無分爭之心。」（85/1452）

《藝文類聚·祥瑞部下·馬》：「天下有道，飛黃服皂。」（99/1714）又：「黃帝時，飛黃服皂也。」（99/1714）

《事類賦注·獸部二·馬》：「天下有道則飛黃服皂。」（21/436）又：「黃帝時，飛黃服皂。」（21/436）

《太平御覽·皇王部四·黃帝軒轅氏》：「黃帝治天下而力牧、太山稽輔之（力牧、太山稽輔，則黃帝之師也。《孟子》曰：「王者師臣也。」），以理日月星辰之，治陰陽之氣，節四時之度，正律曆之數；明上下，等貴賤；使強不得暴寡，人民保命不夭（安能性命，不夭遊也），歲時熟而不凶（不凶，無災害也），百官正而無私（皆在公也），上下◇調而無尤（君調臣和，無尤過也），法令明而不闇，輔佐公而不阿（卿士公正，不阿意曲從）；田者不侵畔，漁者不爭隈（隈，曲深處，無所聚也）；道不拾遺，市不豫價，城郭不關（關，閉），邑無盜賊；商旅之人，相讓以財；狗彘吐菽粟於道路，而無忿爭之心。於是日月精明，星辰不失其道；風雨時節，五穀登熟；虎豹不妄噬，鷙鳥不妄搏；

鳳凰翔於庭，麒麟擾於郊；青龍進駕，飛黃伏皂（飛黃，出西方，扶狀如狐，頂上有角，乘之壽千歲。皂，櫪也）。諸北、僂耳之國，莫不獻其貢職（皆北極之夷國）。」

（79/6a-b）

《太平御覽·百穀部四·粟》：「黃帝治天下，力牧、太山稽輔之，狗彘吐菽粟於道路，而無分爭之心。」（840/6b）

《太平御覽·獸部八·馬四》：「天下有道，飛黃服皂（又曰：「黃帝時，飛黃服皂也。」皂與皂同）。」（896/8a）

《太平御覽·獸部十五·豕》：「黃帝理天下，狗彘吐菽粟於路，無忿爭之人。」（903/5a）

往古之時，四極廢，九州裂，天不兼覆，墜不周載，火熾炎而不滅，水浩洋而不息，猛獸食顓民（顓，善），驚鳥攫老弱。於是女媧鍊五色石以補蒼天（女媧，陰帝，佐虞戲治者也。三皇時，天不足西北，故補之。師說如此），斷鼇足以立四極（鼇，大龜。天廢頓，以鼇足柱之。《楚詞》曰「鼇載山下，其何以安之」是也），殺黑龍以濟冀州（黑龍，水精也。力牧、太稽殺之以止雨也。濟，朝也。冀，九州中，謂今四海之內），積蘆灰以止淫水（蘆，葦也。生於水，故積聚其灰以止淫水。平地出水為淫水）。蒼天補，四極正，淫水涸，冀州平，狡蟲死，顓民生。背方州，抱員天（方州，地也）。和春陽夏，殺秋約冬，枕方寢繩（方，矩四寸也。寢繩，直身而臥也）。（6/6b-7a）

《北堂書鈔·帝王部四·功業》：「鍊五色石以補蒼天，斷鼇之足以立四極，煞黑龍以濟冀州，積蘆灰以止淮水。」（4/3a）

《北堂書鈔·天部一·天》：「女媧鍊五色石以補蒼天。」（149/6a）

《藝文類聚·州部·冀州》：「往古之時，四極廢，九州裂，於是女媧殺黑龍以祭冀州。」（6/111）

《藝文類聚·水部上·總載水》：「往古之時，九州裂，水浩漾而不息，於是女媧積蘆灰以止淫水。」（8/148）

《藝文類聚·帝王部一·帝女媧氏》：「往古之時，四極廢，九州裂，天不兼覆，地不周載，猛獸食精民（精，善），驚鳥攫老弱。於是女媧鍊五色石以補蒼天，斷鼇足以立四方極（鼇，大龜也）。蒼天神，四極正，淫水涸，冀州平，狡蟲死，精民生，背方州，抱圓天。」（11/208）

《初學記·天部上·天》：「昔者，女媧氏煉五色石以補蒼天，斷鯀足以立四極。（高誘注曰：「鯀，大龜也。天廢傾，以鯀足柱之。」）」（1/2）

《初學記·地部中·總載水》：「往古之時，四極廢，九州裂，水浩瀚而不息，於是女媧積蘆灰以止淫水。」（6/113）

《初學記·帝王部·總敘帝王》：「往古之時，四極廢，九州裂，天不兼覆，地不周載。女媧鍊五色石以補蒼天，斷鯀足以立四極，殺黑龍以濟冀川，積蘆灰以止淫水。」（9/196）

《白孔六帖·灰》：「古往之時，水浩蕩不息，於是女媧積蘆灰以止水。」（3/12a）

《白孔六帖·水》：「古者，四極則，九州裂，大水為害，於是女媧乃積蘆灰而止之。」（6/14a）

《事類賦注·地部二·水》：「往古之時，四極廢，九州裂，水浩漾而不息，於是女媧積蘆灰以止淫水。」（7/140）

《太平御覽·地部十六·石上》：「昔者，女媧鍊五色之石以補天。」（51/4b）

《太平御覽·地部二十四·救水災》：「往古之時，四極廢，九州裂，水浩漾而不息，於是女媧積蘆灰以止淫水。」（59/7a-b）

《太平御覽·皇王部三·女媧氏》：「往古之時，四極廢，九州裂，天不兼覆，地不周載，火濫焱而不滅，水浩漾而不息，猛獸食精民，（高誘注曰：「精，善也。」）鷲鳥攫老弱。於是女媧鍊五色石以補蒼天（女媧陰事，佐伏羲治者也），斷鯀足以立四極（黑龍，水精也。故力牧、大山稽殺之以止雨也。濟，猶乾也。冀州，九州中，謂合四海之內），積蘆灰以止淫水（蘆，葦也。葦生於水，故積聚其灰以止於淫水。平地出水為淫水）。民生皆方州，抱周天（方州，地也）。和春陽夏，殺秋約冬，枕方寢繩（方，矩四寸也。寢繩，直身而臥也）。」（78/4b-5a）

《太平御覽·火部四·炭》：「女媧殺◇黑龍以濟冀州（黑龍為冀州害），積蘆灰以止淫水（蘆，黑也。一曰葦灰也）。」（871/8a）

《記纂淵海·性行部之十·勢利相軋》：「獸食顓善民，鷲鳥攫老弱。」（46/6b）

陰陽之所壅沈不通者，竅理之；逆氣戾物傷民厚積者，絕止之。（6/7a）

《北堂書鈔·帝王部四·功業》：「逆氣傷民，絕止之；陰陽沈壅，竅理之。」（4/3a-b）

浮游不知所求，魍魎不知所往。（6/7a）

《北堂書鈔·帝王部十五·至治》：「浮游不知所來，罔兩不知所往。」（15/3a）

《一切經音義》引許注：「魍魎，狀如三歲小兒，赤黑色，赤目，赤爪，長耳，美髮。」（6/9a）

《一切經音義》引許注：「魍魎，狀如三歲小兒，赤黑色，赤目，赤爪，長耳，美髮。」（7/5b）

《一切經音義》引許注：「魍魎，狀如三歲小兒，赤黑色，赤目，赤爪，長耳，美髮，溺死鬼也。」（26/20b）

《一切經音義》引許注：「魍魎，狀如小兒，赤黑色，赤爪，長耳，美髮。」（41/9b）

《一切經音義》引許注：「魍魎，狀如三歲小兒，赤黑色，赤目，赤爪，長耳，美髮。」（43/6a-b）

《續一切經音義》引許注：「魍魎，狀如三歲小兒，赤黑色，赤目，赤爪，長耳，美髮。」（續 1/2b-3a）

乘雷車，服駕應龍，騶青虬（駕應德之龍。在中為服，在旁為騶。有角為龍，無角為虬。一說：應龍，有翼之龍也），援絕瑞，席蘿圖（殊絕之瑞應，援而致之也。羅列圖籍，以為席蓐。一說：蘿圖，車上席也），黃雲絡，前白螭，後奔蛇（絡，讀道路之路也，謂車之垂絡也）。（6/7a）

《太平御覽·鱗介部二·螭》：「乘雲車（雲雷之車），服應龍（服，轅中也。應龍，有翼之龍），參青騶（青虬，青龍），屬絕瑞，席蘿圖（蘿圖，車上席也），雲黃路（雲黃，所乘路車），前白螭（白螭先導），後賁蛇。」（930/7b）

逮至夏桀之時，主闇晦而不明，道瀾漫而不修，棄捐五帝之恩刑，推蹶三王之法籍。是以至德滅而不揚，帝道揜而不興（興，舉也），舉事戾蒼天，發號逆四時，……容臺振而掩覆（容臺，行禮容之臺。言不能行禮，故天文振動而敗之），犬群嗥而入淵（言將滅壞，犬失其主，故嗥而入淵也。一說：言犬禍也），豕銜蓐而席澳（豕銜其蓐，席入之澳，言豕禍之說，銜蓐自藏處也），美人挈首墨面而不容（挈首，亂頭也。草與髮并編為挈首，不修容飾也），曼聲吞炭內閉而不歌（曼聲，善歌也。見世亂哀將滅，故吞炭自敗音聲，閉氣不復動也），喪不盡其哀，獵不聽其樂，西老折勝，黃神嘯吟，飛鳥鍛翼，走獸廢腳（鍛翼，縱翼也。廢腳，廢蹇也。言桀無道，田獵煩數，鳥獸悉被創夷，鍛翼廢腳也），山無峻榦，澤無洼水（峻榦，美材也。洼水，渟水。言山澤不以時故也），狐狸首穴，馬牛放失。（6/7b-8a）

《北堂書鈔·帝王部二十一·昏德》：「舉事戾倉天，發號逆四時。」（21/3b）

《北堂書鈔·政術部十五·亂政》：「山無峻榦，澤無洼水。」（41/2a）又：「夏桀之時。」（41/2a）

《北堂書鈔·政術部十五·暴虐》：「棄五帝之恩刑，壞三王之法籍。」（41/4b）

《北堂書鈔·政術部十六·亡徵》：「夏桀之時，西老折膝。」（42/1a）

《北堂書鈔·地部二·穴》：「桀紂之時，飛鳥鍛翼，走獸廢足，狐狸首穴，牛馬放失。」（158/20a）

《一切經音義》引許注：「摯，亂也。」（80/9b）

《太平御覽·皇王部七·帝桀》：「昔夏桀之時，至德滅而不楊，帝道掩而不興（興，舉也），客臺振而掩覆（客臺，行禮客之室。言不能行禮，故天大振動而覆敗），犬成群而入泉（言將滅壞，犬失其主，故噪入淵。一說：犬禍），彘銜藪而席隩（彘銜晨席，入人隩內，言彘禍），美人婢首墨面而不容（婢首，亂頭也。萃與髮并編為婢首，不修容飾也），曼聲吞炭內闌而不歌（曼聲見世衰亂將滅，故吞炭自敗音聲，閉氣而不歌），飛鳥鍛翼，走獸決蹄（鍛翼，殘翼。決，致蹇也。言桀無道，田獵鳥獸悉被創，殘翼廢腳），山無峻幹，澤無佳水（峻幹，美材。佳水，清水。言入山澤不以時故）。」（82/14a）

所謂兼國有墜者，伏尸數十萬，破車以千百數，傷弓弩矛戟矢石之創者扶舉於路，故世至於枕人頭，食人肉，殖人肝，飲人血，甘之於芻豢（甘，猶嗜也）。故自三代以後者，天下未嘗得安其情性，而樂其習俗，保其脩命，天而不夭於人虐也。所以然者何也？諸侯力征，天下合而為一家。（6/8b-9a）

《太平御覽·兵部七十·敘兵器》：「謂兼國有地者，伏尸數十萬，破車以千百數，傷弓弩矛戟矢石之創者扶舉於路，故世至枕人頭，食人肉，殖人肝，飲人血，甘之於猫豢牛羊（猫，牛肉。豢，豕肉）。故自三代以後者，天下未嘗得安其情性，而樂習俗，保其脩命，而不夭於人虐也。所以然者何？諸侯力政，天下不合而為一家也。」（339/3a）

伏戲、女媧不設法度。（6/9a-b）

《北堂書鈔·帝王部十五·識治》：「不設法度。」（15/2b）

河九折注於海而流不絕者，崑崙之輸也。（6/9b）

《藝文類聚·水部上·河水》：「河水九折注海而流不絕者，有崑崙之輸也。」（8/156）

《初學記·地部中·河》：「河水九折注海而流不絕者，有崑崙之輸也。」（6/120）

《白孔六帖·河》：「河水九折。」（6/29b-30a）

《事類賦注·地部一·河》：「河九折注海而流不絕者，有崑崙之輸也。」（6/119）

《太平御覽·地部二十六·河》：「水九折注海而流不絕者，有崑崙之輪也。」（61/4a）

譬若羿請不死之藥於西王母，恒娥竊以奔月（恒娥，羿妻。羿請不死之藥於西王母，未及服之，恒娥盜食之，得僊，奔入月中為月精也。奔月，或作仝肉。藥仝肉，以為死畜之肉複可生也）。（6/10a）

《藝文類聚·天部上·月》：「羿請不死之藥於西王母，姮娥竊之奔月宮（姮娥，羿妻也。服藥得仙，奔入月中為月精）。」（1/7）

《藝文類聚·藥香草部上·藥》：「羿請不死之藥於西王母，姮娥竊以奔月。」（81/1380）

《初學記·天部上·天》：「羿請不死之藥於西王母，羿妻姮娥竊之奔月，託身於月，是為蟾蜍，而為月精。」（1/4）

《太平御覽·蟲豸部六·蟾蜍》：「羿請不死之藥於西王母，姮娥竊之以奔月，遂託身於月，是為蟾蜍。」（949/1b）

《太平御覽·藥部一·藥》：「羿請不死之藥於西王母，姮娥竊而奔月（姮娥，羿妻也。羿從西母，請不死之藥於西王母，未及服之，姮娥盜服，得仙，奔入月中為月精）。」（984/4b）

寄汲不若鑿井。（6/10a）

《記纂淵海·論議部之三十·先於自治》：「寄汲莫若鑿井。」（30/6b）

卷七 精神訓

古未有天地之時，惟像無形，窈窈冥冥，芒芟漠閔，瀕濛鴻洞，莫知其門（皆未成形之氣也。芒，讀王莽之莽也。芟，讀枝滅之枝。閔，讀子騫之閔。瀕，讀項羽之項。鴻，讀子贛之贛也。洞，讀同游之同也。皆無形之象，故曰莫知其門也）。有二神混生，經天營地（二神，陰陽之神也。混生，俱生也），孔乎莫知其所終極（孔，深貌也），滔乎莫知其所止息。於是乃別為陰陽，離為八極，剛柔相成，萬物乃形。煩氣為蟲，精氣為人。是故精神，天之有也；而骨骸者，地之有也。精神入其門，而骨骸反其根。（7/1a）

《一切經音義》：「濛瀛潏沕，莫知其門也。」（100/8a）

《事類賦注·天部一·天》：「未有天地之時，鴻濛瀕洞，莫知其門，蒼莽見下，齊公仰視。

（注：「張衡《靈憲賦》曰：『太素之前，寂寞冥默，不可為象。』」）（1/1）

《太平御覽·天部一·元氣》：「古未有天地之時，唯象無形，幽幽冥冥，茫茫昧昧，幕幕閔閔，鴻濛瀕洞，莫知其門。有二神混沌生，（高誘注曰：「二神，經天營地之神。」）經地營天，孔（深也）乎莫知其終，滔乎莫知其所止息。於是乃別為陰陽，離為八極，剛柔相成，萬物乃形。」（1/1b）

《太平御覽·人事部一·敘人》：「古未有天地之時，惟象無形，窈窈冥冥，鴻洞莫知。其間有二神，經營天地（二神，陰陽之神也）。於是乃別陰陽，離為八極，剛柔相成，萬物乃形。煩氣為蟲，精氣為人。是故精神，天之有也；骨骸，地之有也。精神入其門，而骸反其根。」（360/4b）

夫精神者，所受於天也；而形體者，所稟於地也。故曰：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背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故曰：一月而膏，二月而肤，三月而胎，四月而肌，五月而筋，六月而骨，七月而成，八月而動，九月而躁，十月而坐。形體以成，五藏乃形。是故肺主目，腎主鼻，膽主口，肝主耳。（7/1b）

《一切經音義》：「婦孕四月而胎。」（66/6a）

《一切經音義》：「婦孕四月而胎。」（76/16a）

《太平御覽·人事部四·形體》：「夫神者，所受於天也；而形體者，所稟於地也。故曰：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故曰：一月而氣，二月而血，三月而胎，四月而胞，五月而筋，六月而骨，七月而成，八月而動，九月而躁，十月而生。形體以成，五藏乃形。是以肺主目，腎主鼻，膽主口，肝主耳。」（363/4b）

故頭之圓也象天，足之方也象地。有四時、五行、九解（四時，春夏秋冬也。五行，金木水火土也。九解，謂九十為一解也。一說：九解，六一之所解合也。一說：八方、中央，故曰九解也）、三百六十六日，人亦有四支、五藏、九竅、三百六十六節。天有風雨寒暑，人亦有取與喜怒。故膽為雲，肺為氣，肝為風，腎為雨，脾為雷，以與天地相參也，而心為之主。是故耳目者，日月也。（7/2a）

《太平御覽·人事部·敘人》：「故頭之圓也象天，足之方也象地。有四時、五行、九解（九解者，八方中央也）、三百六十六日，人亦有四肢、五藏、九竅、三百六十骨節。天有風雨寒暑，人亦有取與喜怒。故膽為雲，脾為風，腎為雨，肝為雷，以與天地相參也，而心為之主。是故耳目者，日月也。」（360/5a）

日中有踳烏（踳，猶蹲也，謂三足烏。踳，讀踳魏之踳），而月中有蟾蜍。（7/2a）

《北堂書鈔·天部一·日》：「日內有踳烏。（注曰：「踳，止也，謂三足烏也。」）」（149/8b）

《藝文類聚·天部上·日》：「日中有踳烏（踳，趾也，謂三足烏也）。」（1/6）

《事類賦注·天部上·日》：「日中有踳烏。（注云：「踳，趾也，謂三足烏也。」）」（1/12）

《太平御覽·天部三·日上》：「日中有踳（七論切）烏（踳者，趾也，謂三足烏）。」（3/5a）

《太平御覽·羽族部七·鳥》：「日中有踳烏，月有蟾蜍（踳，獨蹲止不行，謂三足也）。」（920/6a）

耳目淫於聲色之樂，則五藏搖動而不定矣；五藏搖動而不定，則血氣滔蕩而不休矣；血氣滔蕩而不休，則精神馳騁於外而不守矣；精神馳騁於外而不守，則禍福之至，雖如丘山，無由識之矣。（7/2b-3a）

《記纂淵海·人道部之三·不善攝養》：「耳目淫於聲色之樂，則五藏動搖而不定矣；五藏動而不定，則血氣滔蕩而不休矣；血氣滔蕩而不休，則精神馳騁於外而不守；馳騁於外而不守，則禍福之至，雖如丘山，無由識之矣。」（114/3a）

吾生也有七尺之形，吾死也有一棺之上。(7/4a)

《北堂書鈔·禮儀部十三·死》：「吾生有七尺之形，死有一槨之土。」(92/1b-2a)

《初學記·禮部下·死喪》：「吾生有七尺之形，死有一棺之土。」(14/358)

《太平御覽·禮儀部三十·棺》：「吾生有七尺之形，死有一棺之土。」(551/6a)

猶吾死之淪於無形之中也。(7/4a)

《記纂淵海·喪紀部之二·阡隴》：「淪於無形之中。」(177/3a)

譬猶陶人之埴埴也，其取之地而已為盆盎也，與其未離於地也無以異；其已成器而破碎漫瀾而復歸其故也（陶人，作瓦器治官也。頓泥坯，取之於地，以為器。明人不當惡死。死，復歸其未生之故耳。譬猶瓦器之破而復反於土也），與其為盆盎亦無以異矣。(7/4a)

《一切經音義》引許注：「埴，抑也。……埴，土也。」(31/9b)

《一切經音義》：「陶人之剋埴埴。（許叔重曰：「埴，揉也。埴，土也。埴，擊也，亦和也。」）」(57/15a)

《一切經音義》引許注：「埴，抑土為器也。」(69/10b)

《一切經音義》：「陶人之埴埴也。（許注云：「埴，押也。」）」(85/1b)

《一切經音義》引許注：「埴，柳土為器也。」(88/14a)

《太平御覽·資產部十三·陶》：「陶人埴埴也，其取之地而以為盆盎也，無離於地；其已成器而破碎漫瀾而復歸其故也，與其為盆盎無以異矣。」(833/1b)

《續一切經音義》：「陶人之埴埴也。（許注云：「押也。」）」(續 2/10b)

夫臨江之鄉，居人汲水以浸其園，江水弗憎也。(7/4a)

《藝文類聚·產業部上·園》：「夫臨江之鄉，其人汲水以溉其園，江水弗減也。」(65/1160)

《太平御覽·資產部四·園》：「夫臨江之鄉，其人汲水以溉其園，江水弗減也。」(824/7a)

夫精神之可寶也，非直夏后氏之璜也。(7/4b)

《太平御覽·珍寶部六·璜》：「精神可寶，非直夏后之璜。」(807/2a)

所謂真人者，性合于道也。(7/5a)

《冊府元龜·卿監部·論薦》：「所謂真人者，性合於道也。」(623/15a)

體本抱神，以游于天地之樊。（7/5a）

《記纂淵海·僊道部之三·得道》：「體本抱神，以遊于天地之樊。」（188/3a）

甘暝大宵之宅。（7/6a）

《記纂淵海·喪紀部之二·阡隴》：「甘暝大宵之宅。」（177/3a）

人之所以樂為人主者，以其窮耳目之欲，而適躬體之便也。今高臺層榭，人之所麗也，而堯樸桷不斲，素題不斲（樸，采也。桷，椽也。不斲削，加宓石之。素題也，不加采飾。故曰：不斲者，不施樸榼，俱交架也。斲，讀難斲，或作刮也）。珍怪奇味，人之所美也，而堯糲粢之飯，藜藿之羹（糲，粗也。粢，稷也。糲，讀賴恃之賴。粢，讀齊衰之齊）；文繡狐白，人之所好也，而堯布衣揜形，鹿裘御寒。養生之具不加厚，而增之以任重之憂，故舉天下而傳之于舜，若解重負然。非直辭讓，誠無以為也。（7/7a）

《北堂書鈔·帝王部八·儉德》：「藜藿之羹。」（8/4a）

《北堂書鈔·酒食部一·惣》：「怪味，人之所美。」（142/1a）又：「堯王天下，糲粢之飯，藜藿之羹。」（144/2a）

《北堂書鈔·酒食部三·羹》：「糲粢之飯，藜藿之羹。」（144/5b）

《藝文類聚·帝王部一·帝堯陶唐氏》：「人之所以樂為天子者，以其窮耳目之欲，而適躬體之便也。今高臺層榭，人之所麗也，而堯采椽不斲，斥題不斲（言梁柱相斥距，不着枅榼）。珍怪奇味，人之所美也，而堯糲梁之飯，藜藿之羹；文錦狐白，人之所好也，而堯布衣掩形，鹿裘禦寒。養生之具厚不加。」（11/213）

《一切經音義》引許注：「枅，榼也。」（62/10b）

《一切經音義》：「平椽不斲，塈題不枅。（許叔重注云：「枅，榼也。」）」（62/21b）

《一切經音義》：「糲糧之食。」（93/9a）

《太平御覽·皇王部五·帝堯陶唐氏》：「人之所以樂為天子者，以窮耳目之欲，而適身體之便也。今高臺層榭，人之所麗也，而堯採椽不斲，斥題不枅（言梁柱相斥距，不着枅榼也）。珍怪奇味，人之所美也，堯糲梁之飯，藜藿之羹。文錦狐白，人之所好也，而堯布衣掩形，鹿裘禦寒。養生之具不加厚，而增之以大任，重之以憂，故舉天下而傳之舜，若解重負然，非直辭讓也。」（80/6b）

《太平御覽·百穀部六·梁》：「珍怪奇味，人之所美也，而堯糲梁之飯，藜藿之羹（糲，麤也）；文繡狐白，人所好也，而堯布衣揜形，鹿裘禦寒。」（842/6b）

鄭之神巫相壺子林，見其徵（神在男曰覡，在女曰巫。巫能占骨法吉凶之氣，故見其兆徵。徵，應也），告列子，列子行泣報壺子（列子，鄭之隱士，壺子弟子也。報，白也）。壺子持以天壤（言精神天之有也，形骸地之有也，死自歸其本，故曰持天壤矣），名實不入，機發於踵（名，爵號之名也。實，幣帛貨財之實。不入者，心不恤也。機，諭疾也。謂命危殆，不旋踵而至，猶不恐懼）。壺子之視死生亦齊（齊，等）。（7/7b）

《太平御覽·方術部十六·巫》：「鄭之神巫相壺子林，見其徵（在男曰覡，在女曰巫。巫能占骨法吉凶之氣，故見其兆徵。徵，應也），告列子，列子行泣報壺子（列子，鄭之隱士也。壺子，弟子報白者也）。壺子持以天壤（言精神天之有也，形骸地之有也，死也自歸其本，故曰持天壤矣），名實不入，機發於踵（名，爵號之名也。實，幣帛貨財之實。不入者，心不恤也。機，疾也。謂命危殆，不旋踵而至，猶不怨懼者也）。壺子視之，死生亦齊（齊，等也）。」（735/3a-b）

夫至人倚不拔之柱，行不關之塗，稟不竭之府，學不死之師。（7/8a）

《記纂淵海·仙道部之一·神仙》：「至人倚不拔之柱，行不關之塗，稟不竭之府，學不死之師。」（186/1a）

子罕不利寶玉，而爭券契者媿矣；務光不汙於世，而貪利偷生者悶矣。（7/9a）

《記纂淵海·論議部之二十九·陰驅默化》：「子罕不利寶玉，而爭券契者媿矣；務光不汙於世，而貪利偷生者媿矣。」（29/4a-b）

今夫窮鄙之社也，叩盆拊瓠，相和而歌，自以為樂矣（窮鄙之社，窮巷之小社也。盆瓶瓦器，叩之有音聲，故曰自以為樂也）。嘗試為之擊建鼓，撞巨鐘，乃性仍仍然知其盆瓠之足羞也。藏《詩》、《書》，脩文學，而不知至論之旨，則拊盆叩瓠之徒也。夫以天下為者，學之建鼓矣。（7/9a-b）

《北堂書鈔·禮儀部八·社稷》：「夫窮鄉之社，扣盆拊瓠，相和而歌，自以為樂者也。」（87/9a）

《北堂書鈔·樂部七·缶》：「窮鄉之社，撫盆鼓缶，相和而歌。」（111/7a）

《藝文類聚·禮部中·社稷》：「夫窮鄉之社，叩甕拊甗，相和而歌，曰：以為樂也。常試為之擊建鼓，撞巨鍾，乃始知夫甕甗之足差也。夫至道之論，亦學者之建鼓也。」

(39/707)

《太平御覽·人事部一百二十七·窮》：「今夫窮鄙之社也，叩盆拊甗，相和而歌，自以為樂矣（窮鄙之社，窮巷之小社也）。嘗試為之擊建鼓，撞巨鍾，乃始知其甗之足差矣。」

(486/3b)

《太平御覽·禮儀部十一·社稷》：「夫窮鄉之社，扣瓮拊餅，相和而歌，自以為樂也。嘗試為之擊建鼓，撞巨鍾，乃知夫瓮甗之足差也。」(532/6b)

《太平御覽·樂部二十二·缶》：「夫窮鄉之社，扣瓮拊瓶相和而歌，自以為樂。常試為之擊建鼓，撞巨鍾，乃始知夫瓮瓶之足差也。」(584/3b)

《太平御覽·器物部三·盆》：「今夫窮鄙之社也，扣盆拊瓠，相和而歌，自以為樂矣。嘗試為之擊建鼓，撞巨鍾，然知其盆瓠之足差。藏《詩》、《書》，修文學，而不知至論之旨，則拊盆扣瓠之徒也。」(758/1b)

《記纂淵海·論議部之十五·因小陋大》：「窮鄉之社，扣甕拊鉶，相和而歌，自以為樂也。嘗試為之擊建鼓，撞巨鍾，乃知夫瓮鉶之足差也。」(15/7a)

今贛人救倉，予人河水，飢而飧之，渴而飲之，其入腹者，不過簞食瓢漿，則身飽而救倉不為之減也，腹滿而河水不為之竭也。(7/9b)

《記纂淵海·論議部之十一·不可增益》：「渴飲河水，腹滿而河水不為之竭。」(11/5b)

《記纂淵海·論議部之十五·小器易盈》：「渴飲河水，入腹不過壺漿。」(15/1b)

《記纂淵海·識見部之二·易足》：「渴飲河水，入腹不過壺漿。」(81/1b)

與守其篇箆（篇箆，受穀器也）。(7/9b)

《一切經音義》引許注：「篇，箆也。」(62/9b)

《一切經音義》引許注：「篇，箆也。」(68/14b)

《一切經音義》引許注：「篇，即箆，音鈍。」(72/6b)

今夫繇者揭鏹缶，魚籠土（繇，役也。今河東謂治道為繇道。揭，舉也。鏹，研也。缶，鐸也。青州謂之鐸，有刃也，三輔謂之鐸也。籠，受土籠也），鹽汗交流，喘息薄喉（白汗鹹如鹽，故曰鹽汗也。薄，迫也。氣衝喉也）。當此之時，得菰

越下，則脫然而喜矣（蓀，陰也。……越，讀經无重越之越也）。巖穴之間，非直越下之休也。（7/10a）

《北堂書鈔·地部二·穴》：「夫徭者揭鑊甬，負籠土，鹽汗交流，喘息薄喉。當此之時，得休越下，則脫然而喜。巖穴之間，非直越下之休也。（許慎曰：「楚謂兩樹交會，其陰曰越。」）」（158/19b）

《太平御覽·人事部二十八·汗》：「今夫徭者揭鑊鑊，負籠土（徭，役也。籠，受土籠也），鹽汗交流，喘息薄喉（白汗鹹如鹽，故曰鹽）。」（387/2b）

衰世湊學（湊，趨也）。（7/10b）

《一切經音義》引許注：「湊，競進也。」（30/14a）

夫顏回、季路、子夏、冉伯牛，孔子之通學也。然顏淵夭死，季路殖於衛，子夏失明，冉伯牛為厲。（7/11a-b）

《記纂淵海·論議部之二十三·事難詰問》：「夫顏回、季路、子夏、冉伯牛，孔子之通學也。然顏淵夭死，季路殖於衛，子夏失明，冉伯牛為厲。」（23/3a）

越人得髯蛇，以為上肴，中國得而棄之無用（髯蛇，大虵也。其長數丈，厚以為上肴）。（7/12a）

《太平御覽·鱗介部五·蛇上》：「越人得蚺蛇，以為上肴，中國得而棄之無用（蚺蛇，大虵也，其長數丈）。」（933/5a）

御者◇◇◇行，學御者不為轡也。（7/12b）

《太平御覽·工藝部三·御》：「御者非轡不行，學御者不為轡也。」（746/5b）

卷八 本經訓

太清之治也，……其心愉而不偽，……是以天覆以德，地載以樂；四時不失其敘，風雨不降其虐；日月淑清而揚光，五星循軌而不失其行。當此之時，玄元至礪而運照，鳳麟至，蓍龜兆，甘露下，竹實滿，流黃出而朱草生（滿，成也。流黃，玉也。朱草生於庭。皆瑞應也）。（8/1a-b）

《北堂書鈔·帝王部十五·至治》：「其輪而不偽。」（15/2b）

《藝文類聚·治政部上·論政》：「太清之始，天覆以德，地載以樂；四時不失其序，風雨不降其虐；日月淑清而揚光，五星循軌而不失行。鳳麟至，蓍龜兆，甘露下，竹實滿，流黃出，朱草生（滿，成也。流黃，土精也。朱草生於庭，皆瑞應也）。」（52/937）

《藝文類聚·祥瑞部上·祥瑞》：「天覆以德，地載以樂。樂也其時，不失其序，日月淑清而揚光。」（98/1695）

《太平御覽·天部十五·氣》：「太清之始世，天覆以德，地載以樂；四時不失其序，風雨不降其虐；日月淑清而揚光，五星循軌而不失其行。此時玄元氣至休氣者也。」（15/4b）

《太平御覽·休徵部二·朱草》：「太清之世，四時不失其序，日月揚光，五星循軌，則朱草生。」（873/7a）

《太平御覽·竹部一·竹上》：「太清之治也，鳳麟降，蓍龜兆，甘露下，竹實盈（竹實，鳳皇食）。」（962/3b）

逮至衰世，……草木之句萌銜華戴實而死者，不可勝數矣。乃至夏屋宮駕，縣聯房植，椳擔榱題，雕琢刻鏤，……公輸、王爾無所錯其剗刷削鋸，然猶未能贍人主之欲也。是以松柏菌露夏槁，江河三川，絕而不流，夷羊在牧（夷羊，土神。殷之將亡，見於商郊牧野之地），飛蛩滿野（蛩，蟬，蟻螳之屬也。一曰：蝗也。兗荆渭之滕。滕，讀近殆，緩氣言之。蛩，讀《詩》受小共之拱）。（8/1b、2a-b）

《藝文類聚·治政部上·論政》：「逮至衰世，松柏菌籬，宛而夏槁，江河三川，絕而不流，夷羊在牧（夷羊，土神也。殷之將亡，見於商郊也），飛蛩滿野（蛩，蟬，蔑蒙屬）。」（52/937）

《太平御覽·人事部一百三十四·奢》：「夏屋綿聯，彫琢刻鏤，其剗剗，然猶未能贍人主之欲也。」（493/8b）

《太平御覽·器物部八·鋸》：「夏屋聯房，公輸、王爾無所措剖（居綺切）剗（居月切）削鋸，然猶未能贍人主之欲也。」（763/5b）

《太平御覽·蟲豸部二·蟻蠓》：「衰世則聚蟲滿野。（許慎曰：「飛蟲，蟻蠓。」）」（945/4b）

《太平御覽·百卉部一·草》：「逮至衰世，草木之勾萌銜華佩實而死者，不可勝數。」（994/2b）

以相嘔咐醞釀，而成育群生。（8/3a）

《一切經音義》：「南釀而成。」（62/20b）

是故春肅秋榮，冬雷夏霜，皆賊氣之所生。（8/3a）

《太平御覽·時序部四·春中》：「春肅秋榮，冬雷夏霜，皆賊氣之所生。」（19/4a）

雷震之聲，可以鼓鐘寫也；風雨之變，可以音律知也。（8/4a）

《太平御覽·天部十三·雷》：「雷霆之聲，可以鍾鼓寫也；風雨之變，可以音律和也。」（13/4b）

昔者，蒼頡作書而天雨粟，鬼夜哭（蒼頡始視鳥迹之文造書，有契則詐偽萌生，詐偽萌生則去本趨末，棄耕作之業而務錐刀之利。天知其將餓，故為雨粟。鬼恐為書又所劾，故夜哭也。鬼，或作免。免恐見取豪作筆，害及其軀，故夜哭）。（8/4a）

《藝文類聚·巧藝部·書》：「昔倉頡作書而天雨粟，鬼夜哭。」（74/1265）

《藝文類聚·百穀部·粟》：「昔者，倉頡作書而天雨粟（倉頡始視鳥跡之文而造書者也。有書契則詐偽萌生，生則去本趨末，棄耕作之業而務錐刀之利。天知其將餓，故為雨粟）。」（85/1452）

《太平御覽·工藝部四·書上》：「昔蒼頡作書而天雨粟，鬼夜哭。（高誘曰：「有書契作，詐偽萌生，去本趨末，棄耕墾之業而務錐刀之利。天知其將餓，故為雨粟也。鬼恐為文所劾，故哭也。鬼，或作免。免恐有取毫作筆，害及之，故哭。」）」（747/7b）

《太平御覽·百穀部四·粟》：「昔者，蒼頡作書而天雨粟。（高誘注曰：「蒼頡始視鳥跡之文而造書者也。有書契則詐偽萌生，去本走末，棄耕作之業也，務錐刀之利。天知其將餓，故雨粟也。」）」（840/6b）

《太平御覽·神鬼部三·鬼上》：「蒼頡作書，鬼夜哭。」（883/6b）

伯益作井而龍登玄雲，神棲崑崙（伯益佐舜，初作井，鑿地而未水。龍知將決川谷，澆陂池，恐見害，故登雲而去，棲其神於崑崙之山也），能愈多而德愈薄矣。

（8/4b）

《事類賦注·地部三·井》：「伯益作井而龍登玄雲，神棲崑崙。（注：「龍恐害，故登雲去，棲其神於崑崙也。」）」（8/152）

《事類賦注·鱗介部一·龍》：「伯禹作井而龍登玄雲，智愈多而德愈薄也。」（28/549）

《太平御覽·天部八·雲》：「伯益作井而龍登玄雲（龍在黃泉下，恐害及，故去）。」（8/6b）

《太平御覽·居處部十七·井》：「伯益作井而黃龍登。」（189/6a）

《太平御覽·鱗介部一·龍上》：「伯益作井而龍登玄雲，神棲崑崙（伯益，夏禹之佐也。

初鑿井泄地氣，以後必澆池而漁。故龍登玄雲，神棲崑崙。一曰：龍在黃泉下，恐害及，故去之），知愈多而德愈薄矣。」（929/7a）

昔容成氏之時，道路鴈行列處（容成，黃帝時造歷術也。鴈行，長幼有差也），託嬰兒於巢上，置餘糧於畝首，虎豹可尾，虺蛇可跟。（8/5a）

《太平御覽·鱗介部五·蛇上》：「昔容成氏之時，道路鴈作行而處（容成，黃帝時造曆上），記嬰兒於巢上，致餘糧於畝首，虎豹可尾，蛇虺可蹶。」（933/5a）

逮至堯之時，十日並出，焦禾稼，殺草木，而民无所食。猰貐、鑿齒、九嬰、大風、封豨、修蛇皆為民害（猰貐，讀車軋履人之乾。貐，讀疾除喻之瘡也）。堯乃使羿誅鑿齒於疇華之野（鑿齒，獸名，齒長三尺，其狀如鑿，下徹頰下，而持戈盾。羿善射，堯展羿射殺之。疇華，南方澤名也），殺九嬰於凶水之上（九嬰，水火之怪，為人害。北狄之地有凶水），繳大風於青丘之澤（大風，風伯也，能壞人屋舍。羿於青丘之澤樂遮，使不為害也。一曰：以繳繫矢射殺之。青丘，東方之澤名也）。上射十日而下殺猰貐（十日並出，羿射去九。猰貐，獸名也，狀若龍首。或曰：似狸，善走而食人，在西方也），斷脩蛇於洞庭，禽封豨於桑林（脩蛇，大蛇也，吞象三年而出其骨之類。洞庭，南方澤名。封豨，大豕也，楚人頭豕為豨也。桑林，湯所禱旱桑山之林）。萬民皆喜，置堯以為天子。（8/5a-b）

《北堂書鈔·帝王部十三·武功》：「斷脩蛇，禽封豕。」（13/4b）

《北堂書鈔·天部一·日》：「堯時，有十日並出，命羿射十日，中九鳥皆死，墮羽翼。」
(149/9a)

《北堂書鈔·地部一·丘》：「堯時，有大風為民害，乃繳大風於青丘之野。（注曰：「大風，鷺鳥也。」）」(157/5b)

《藝文類聚·天部上·日》：「堯時，十日並出，木樵枯，堯命羿仰射十日，中其九鳥皆死，墮羽翼。」(1/5)

《藝文類聚·鳥部下·鳥》：「堯時，十日並出，堯命羿仰射十日，中其九鳥。」(92/1591)

《白孔六帖·日》：「堯時，十日並出，羿射九鳥死。」(1/10b)

《事類賦注·天部一·日》：「堯時，十日並出，草木焦枯，堯命羿仰射十日，中其九鳥皆死，墮羽翼。」(1/16)

《太平御覽·天部三·日上》：「堯時，十日◇並出，草木樵枯，堯命羿仰射十日，其九鳥皆死，墮羽翼。」(3/5a-b)

《太平御覽·地部十一·包山》：「斷脩蛇於洞庭。」(46/9b)

《太平御覽·地部十八·丘》：「堯時，有大風為民害，乃繳大風於青丘之野。（許慎注曰：「大風，大鷺鳥也。」）」(53/3a)

《太平御覽·皇王部五·帝堯陶唐氏》：「堯之時，十日並出，焦禾穗，殺草木，而民無所食。窳窳、九嬰、大風、封豕、鑿齒於疇華之澤（疇華，南方澤也。鑿齒，獸，持戈楯。羿持弓箭射殺也），殺九嬰於凶水之上（女嬰，水火之怪，為人之害者。北狄之地有凶水者也），繳大風於青丘之澤（大風，大鷺鳥也。繳，以石礮繳擊矢射之。青丘，東方丘）。上射十日（羿射日，墮日中鳥羽）而下殺窳（音軋）窳（音庾。窳窳，狀如龍庾，人齒食人也），斷脩蛇於洞庭（洞庭，南方水也。其蛇食象三歲而其骨出也），禽封豕於桑林（封豕，大彘也。桑林，湯禱旱地）。萬民皆喜，置堯為天子也。」(80/7a-b)

《太平御覽·州郡部十七·岳州》：「斬脩蛇于洞庭。」(171/6a)

《太平御覽·兵部三十六·征伐下》：「堯時，十日並出，焦禾稼，殺草木，民人無食。羿窳、九嬰、大風、封豕、鑿齒、脩蛇皆為害。堯乃使羿誅鑿齒於疇華之澤（南地也），殺九嬰於水凶（水火之怪，在北狄之地），繳大風於青丘之野（大風，鷺鳥也）。射十日而下其九日，殺羿窳（狀如龍首，食人，在西方也），斷脩蛇於洞庭（在南方），擒封豕於桑林（封豕，大彘也。桑林，湯禱旱地）。」(305/4b-5a)

《太平御覽·工藝部二·射中》：「堯時，十日並出。堯命羿仰射十日，中其九焉。」(745/7a)

《太平御覽·資產部十二·繳》：「堯使羿繳大風於青丘之野（大風，鷖鳥也。青丘，東方也）。」（832/9b）

《太平御覽·獸部二十·獬廌》：「堯時，獬廌為民害，堯乃使羿殺之。」（908/4b）

《太平御覽·羽族部七·鳥》：「堯時，十日並出，堯命羿仰射十日，中其九鳥皆死，墮其羽翼。」（920/3b）

《太平御覽·羽族部十四·大風》：「堯使羿繳大風於青丘（大風，鷖鳥，在東方。一云：大風，風伯也）。」（927/2b）

舜之時，共工振滔洪水，以薄空桑（共工，水官名也，柏有之後。振，動也。滔，蕩也。欲壅防百川，滔高煙庫，以害天下者。薄，迫也。空桑，地名，在魯也）。龍門未開，呂梁未發，江淮通流，四海溟涬，民皆上丘陵，赴樹木。舜乃使禹疏三江五湖，開伊闕，導瀍澗，平通溝陸，流注東海。鴻水漏，九州乾，萬民皆寧其性。（8/5b）

《一切經音義》引許注：「漏，失也。」（53/19a）又：「穿也。」（53/19a）

《太平御覽·地部五·龍門山》：「龍門未闢，呂梁未鑿，河出孟門之上，大溢逆流，無有丘陵高阜，名曰洪水。大禹通之孟門。」（40/4b）

《太平御覽·皇王部六·帝舜有虞氏》：「舜之時，共工振滔鴻水（滔，漫之。共工，炎帝之後。隨高堙下，壅百川以為民害），以薄空桑（空桑，地名，在魯◇）。龍門未開，呂梁未發，江淮通流，四海溟涬，民皆上丘陵，赴樹木。舜乃使禹疏三江五湖，決伊闕，導瀍澗，通溝洫，注之東海。鴻水漏，九州乾，萬民皆寧其性。」（81/7a）

為璇室瑤臺，象廊玉牀（璇、瑤，石之似玉，以飾室臺也。用象牙飾廊殿，以玉為牀。言淫佚也。璇或作旋，瑤或作搖。言室施機關，可轉璇也。臺可搖動，極土木之巧也）。紂為肉圃酒池，燎焚天下之財，罷苦萬民之力，剗諫者，剔孕婦，攘天下，虐百姓。於是湯乃以革車三百乘，伐桀于南巢，放之夏臺（革車，兵車也。南巢，今廬江巢縣是也。夏臺，大臺，故作宮也）；武王甲卒三千，破紂牧野，殺之于宣室。天下寧定，百姓和集。（8/5b-6a）

《北堂書鈔·帝王部十三·武功》：「甲卒三千破紂王于牧野。」（13/4a）

《北堂書鈔·帝王部二十·奢侈》：「肉圃酒池。」（20/2b）又：「桀為玉牀。」（20/3a）又：「璇室象廊。」（20/3b）

《太平御覽·皇王部七·帝桀》：「桀為琤室瑤臺，象廊玉牀（琤、瑤，石之次玉也。象才廊室也），權天下，虐百姓。於是湯以革車三百乘，伐于南巢（南巢，盧江居巢），收之夏宮。天下寧定，百姓和輯。」（82/14a）

德之所總要（總，凡也）。（8/6b）

《一切經音義》引許注：「猥猥，摠凡也。」（90/3a）

《一切經音義》引許注：「猥，總凡也。」（100/6b）

帝者體太一，王者法陰陽，霸者則四時，君者用六律。秉太一者，牢籠天地，彈壓山川，含吐陰陽，伸曳四時，紀綱八極，經緯六合，覆露照導，普汜無私（普，大也。汜，眾也。無私愛憎，言皆公也），蠓飛蠕動，莫不仰德而生。陰陽者，承天地之和，形萬殊之體，含氣化物，以成埒類（埒，形也）。羸縮卷舒，淪於不測（羸，長也。縮，短也。卷，屈也。舒，散也。淪，入也。測，深也。入於不可測盡之深），終始虛滿，轉於無原。四時者，春生夏長，秋收冬藏，取予有節，出入有時，開闔張歛，不失其敘（歛，讀曰贊。敘，次也），喜怒剛柔，不離其理。六律者，生之與殺也，實之與罰也，予之與奪也，非此無道也（則日時用六律之君，非用此上事，其餘无他道也）。（8/6b-7a）

《北堂書鈔·帝王部一·帝王總載》：「形萬殊之體。」（1/1b）

《北堂書鈔·帝王部四·功業》：「綱紀八極。」（4/3a）

《北堂書鈔·帝王部五·帝德》：「帝者體太一。」（5/1b）又：「牢籠天地，彈壓山川。」（5/4b）

《北堂書鈔·政術部三·君道》：「牢籠天地，彈壓山川。」（29/2a）

《藝文類聚·帝王部一·總載帝王》：「帝者體太一，王者法陰陽，霸者則四時，君者用六律。體太一者，牢籠天地，彈壓山川，含吐陰陽，申洩四時，紀綱八極，經緯六合，覆露照導，普汜而無私，翾飛蠕動，莫不仰德而生。法陰陽，承天地之和，形萬類之體，含氣化物，以成形類。則四時者，春生夏長，秋收冬藏，取與有節，出入有時，開闔張歛，不失其序，喜怒剛柔，不雜其理。用六律者，生之與殺也，賞之與罰也，予之與奪也，非此無道。」（11/200）

《初學記·帝王部·總敘帝王》：「帝者體太一者，紀綱八極，經緯六合，覆露昭導，普施而无私。」（9/206）又：「帝王者，體太一以法三才。」（9/207）

《太平御覽·時序部四·春中》：「四時者，春生夏長，秋收冬藏，取與有節，出入有時，開闔張歛，不失其序（歛，讀曰翕）。」（19/4a）

《太平御覽·皇王部二·敘皇王下》：「帝者體太一，王者法陰陽，霸者則四時，君者用六律。體太一者，牢籠天地，彈壓山川，含吐陰陽，中曳四時，紀綱八極，經緯六合，覆露照導，普汜而無私（普，天。汜，眾也。無私愛憎，言皆公也），翺飛蠕動，莫不仰德而生。法陰陽者，承天地之和，形萬殊之體，含氣化物，以成埤類（埤，形也）。盈縮卷舒，淪於不測（盈，長。縮，短。卷，屈。舒，散。入於不可測盡之源也），終始虛滿，轉於無源。則四時者，春生夏長，秋收冬藏，取與有節，出入有時，開闔張翕，不失其序，喜怒剛柔，不離其理。用六律者，生之與殺，賞之與罰，與之與奪，非此無道也（明四時、六律之君，非用此上事，其餘無他道也）。」（77/3b-4a）

凡亂之所由生者，皆在流遁。流遁之所生者五：大構駕，興宮室，延樓棧道，雞棲井幹，櫨抹榑櫨，以相支持。木巧之飾，盤紆刻儼，羸鏤雕琢，詭文回波，淌游溪澁，菱杼紆抱，芒繁亂澤，巧偽紛拏，以相摧錯，此遁於木也。（8/8a）

《初學記·居處部·樓》：「亂之所由生者，皆在流遁。大構架，興宮室，延樓棧道，雞棲井幹，櫨木榑櫨，以相支持。木巧之飾，此遁於木也。」（24/572-73）

龍舟鷁首，浮吹以娛，此遁於水也（龍舟，大舟也，刻為龍文以為飾也。鷁，大鳥也。

畫其象著船頭，故曰鷁首。於舟中吹簫與竽以為樂，故曰浮吹以娛）。（8/8b）

《北堂書鈔·舟部上·舟摠》：「龍舟鷁首，浮吹以虞，此遁於水也。（注云：「龍舟，大舟也，刻為龍文飾之。鷁，大鳥也。畫其象著舡首。於舟中吹簫與竽以為樂，故曰浮吹以虞之。」）」（137/5a）

《藝文類聚·舟車部·舟》：「龍舟鷁首，浮吹以虞，此遊於水也。」（71/1231）

《初學記·器物部·舟》：「龍舟鷁首。（高誘注曰：「鷁，大鳥也，畫其象著舡首。」）」（25/610）

《白孔六帖·舟》：「龍舟鷁首。」（11/21b）

《事類賦注·什物部二·舟》：「龍舟鷁首。（注：「鷁，水鳥也，畫其象著船首。」）」（16/330）

《太平御覽·舟部二·敘舟中》：「龍舟鷁首，浮吹以虞，此道於水也（於舡中吹簫與竽以為樂，故曰浮吹以虞者也）。」（769/2b）

若簟簾篠（簾篠，葦席）。（8/9a）

《一切經音義》引許注：「簾篠，草席也。」（83/18a）

煎熬燔炙，調齊和之適，以窮荊、吳甘酸之變。（8/9a）

《北堂書鈔·酒食部一·惣》：「煎熬燔炙，調齊和之適，以窮荊、吳甘酸之變。」（142/7b）

《太平御覽·飲食部七·食下》：「煎熬燔炙，調齊和之適，以窮荊、吳甘酸之變。」（849/3b）

燎木以為炭，燔草而為灰。（8/9a）

《太平御覽·火部四·炭》：「伐薪而為炭，燔草而為灰。」（871/8a）

是故古者明堂之制，下之潤溼弗能及，上之霧露弗能入，四方之風弗能襲（明堂，王者布政之堂。上圓下方，四出，各有左右房，謂之个，凡十二門。王者月居其房，告朔朝歷，頒宣其令，謂之明堂。其中可以序昭穆，謂之太廟。其上可以望氛祥，書雲物，謂之靈臺。其外圓，似辟雍。諸侯之制半天子，謂之泮宮。《詩》云「矯矯虎臣，在泮獻馘」是也）。土事不文，木工不斲，金器不鏤。衣無隅差之削，冠無觚贏之理。堂大足以周旋理文，靜潔足以饗上帝，禮鬼神，以示民知儉節。（8/9b）

《藝文類聚·禮部上·明堂》：「古者明堂之制，下之潤濕不能及也，上之霧露不能入也。所以饗上帝，禮鬼神，示人知節也。」（38/689）

《初學記·禮部上·明堂》：「自古者明堂之制，下之濕潤不能及，上之霧露不能入。足以享上帝，禮鬼神，示人知節也。」（13/329）

《太平御覽·禮儀部十二·明堂》：「自古者明堂之制（明堂，太廟正室），下之潤濕弗能及也，上之霧霜弗能入也，四方之風弗能襲也。」（533/6b）

凡人之性，心和欲得則樂，樂斯動，動斯蹈，蹈斯蕩，蕩斯歌，歌斯舞，歌舞節則禽獸跳矣。人之性，心有憂喪則悲，悲則哀，哀斯憤，憤斯怒，怒斯動，動則手足不靜。人之性，有浸犯則怒，怒則血充，血充則氣激，氣激則發怒，發怒則有所釋憾矣。故鐘鼓管簫，干鉞羽旄，所以飾喜也；衰經苴杖（苴，麻之有實者。衰，讀曰崔杼之崔也），哭踊有節，所以飾哀也；兵革羽旄，金鼓斧鉞，所以飾怒也。必有其質，乃為之文。古者聖王在上，政教平，仁愛洽，上下同心，君臣輯睦，衣食有餘，家給人足，父慈子孝，兄良弟順，生者不怨，死者不恨，天下和治，

人得其願。夫人相樂，無所發貶，故聖人為之作樂以和節之。末世之政，田漁重稅，關市急征，澤梁畢禁，網罟無所布，耒耨無所設，民力竭於徭役，財殫於會賦（會，計。計人口數，責其稅斂也），居者無食，行者無糧，老者不養，死者不葬，贅妻鬻子，以給上求，猶弗能贍（贅，從嫁也。或作賃妻）。愚夫憊婦，皆有流連之心，悽愴之志，乃使始為之撞大鍾，擊鳴鼓，吹竽笙，彈琴瑟，失樂之本矣。古者，上求薄而民用給，君施其德，臣盡其忠，父行其慈，子竭其孝，各致其愛，而無憾恨其間。夫三年之喪，非強而致之，聽樂不樂，食旨不甘，思慕之心，未能絕也。晚世風流俗敗，嗜慾多，禮義廢，君臣相欺，父子疑，怨左充胸，思心盡亡，被哀戴經，戲笑其中，雖致之三年，失喪之本也。古者天子一畿，諸侯一同（方千里為畿，方百里為同），各守其分，不得相侵。有不行王者，暴虐萬民，爭地侵壤，亂政犯禁，召之不至，今之不行，禁之不止，誨之不變，乃舉兵而伐之，戮其君，易其黨，封其墓，類其社，卜其子孫以代之（卜，擇立其子孫之賢也。天子不滅國，諸侯不滅姓，古之政也）。晚世務廣地侵壤，并兼無已，舉不義之兵，伐無罪之國，殺不辜之民，絕先聖之後，大國出攻，小國城守，驅人之牛馬，僇人之子女，毀人之宗廟，遷人之重寶，血流千里，暴骸滿野，以贍貪主之欲，非兵之所為生也。故兵者，所以討暴，非所以為暴也；樂者，所以致和，非所以為淫也；喪者，所以盡哀，非所以為偽也。故事親有道矣，而愛為務；朝廷有容矣，而敬為上；處喪有禮矣，而哀為主；用兵有術矣，而義為本。本立而道行，本傷而道廢。（8/9b-11b）

《群書治要》：「凡人性之心，平欲得則樂，歌舞無節則禽獸跳矣。有憂則悲哀，有所侵犯則怒，怒則有所釋憾矣。故鐘鼓管簫，所以飾喜也；衰經苴杖（苴，麻），所以飾哀也；金鼓鈇鉞，所以飾怒也。必有其質，乃為之文。古者聖王在上，上下同心，君臣輯睦，衣食有餘，家足人給，父慈子孝，兄良弟順，天下和洽，人得其願。故聖人為之作禮樂以節之。末世之政，田漁重稅，關市急征，民力竭於徭役，財殫於會賦（會，計），居者無食，行者無糧，老者不養，死者不葬，贅妻鬻子，以給上求，猶不能贍其用。愚夫憊婦，皆流連之心，悽愴之意，乃始為之撞大鐘，擊鳴鼓，吹竽笙，彈琴瑟，則失樂之本矣。古者，上求薄而民用給，君施其德，臣盡其力，父行其慈，子竭其孝，各致其愛，而無憾恨其間矣。夫三年之喪，非強引而致之也，聽樂不樂，食旨不甘，思慕之心未能弛。世風流俗敗，嗜欲多而禮義廢，君臣相欺，父子相疑，怨尤充胸，思心盡亡，被哀戴經，戲笑其中，雖致之三年，失喪之本矣。古者天子一畿（千里為畿），諸侯一同（百

里為一同也），各守其分地，不得相侵。有不行王道，暴虐萬民，亂政犯禁者，乃舉兵而伐之，戮其君，易其黨，卜其子孫以代之（天子不滅同姓，諸侯不滅國，自古之正也）。晚世務廣地侵壤，并兼无已，舉不義之兵而伐无罪之國，殺不辜之民，絕先聖之後，大國出攻，小國城守，驅人之馬牛，繫人之子女，毀人之宗廟，徙人之重寶，流血千里，暴駭滿野，以贍貪主之欲，非兵之所為生也。故兵者，所以討暴也，非所以為暴也；樂者，所以致和也，非所以為淫也；喪者，所以盡哀也，非所以為偽也。故事親有道矣，而愛為務；朝廷有容矣，而敬為上；處喪有禮矣，而哀為主；用兵有術矣，而義為本。本立而道行，本傷而道廢矣。」（41/236-41）

《一切經音義》引許注：「贅者，賣子與人作奴婢也。」（80/10a）

《太平御覽·兵部七十·敘兵器》：「兵革錞摩（錞，祺名也），金鼓鈇鉞，所以飾怒也（錞，市均切）。」（339/3a）

卷九 主術訓

人主之術，處無為之事，而行不言之教，清靜而不動，一度而不搖，因循而任下，責成而不勞。是故心知規而師傅諭導，口能言而行人稱辭，足能行而相者先導，耳能聽而執正進諫。是故慮無失策，謀無過事，言為文章，行為儀表於天下，進退應時，動靜循理，不為醜美好憎，不為賞罰喜怒，名各自名，類各自類，事猶自然，莫出於己。故古之王者，冕而前旒，所以蔽明也（冕，王者冠也。前旒，前後垂珠飾遂筵也。下自目，故曰蔽明也。天子玉縣十二，公侯挂珠九，卿點珠六，伯子各應隨其命數也）；黈纁塞耳，所以掩聰（不欲其妄聞也。黈，讀而買黈益之黈也）；天子外屏，所以自障。故所理者遠，則所在者邇；所治者大，則所守者少。夫目安視則淫，耳安聽則惑，口安言則亂。夫三關者，不可不慎守也。

（9/1a-b）

《群書治要》：「人主之術，處無為之事，而行不言之教，清靜而不度，壹動而不搖，因循而任下，責成而不勞。是故心知規而師傅喻道，口能言而行人稱辭，足能行而相者前導，耳能聽而執政者進諫。是故慮無失策，舉無過事，言成文章，而行為儀表於天下，進卻應對時，動靜循理，不為醜美好憎，不為賞罪喜怒，事由自然，莫出於己。故古之王者，冕而前旒，所以蔽明（冕，冠也。前旒，冕前珠飾也）；黈纁充耳，所以掩聰（黈，所以塞耳）；天子外屏，所以自障也。故所理者遠，則所在者近；所治者大，則所守者小。目妄視則淫，耳妄聞則惑，口妄言則亂。三關者，不可不慎守也。」（41/241-42）

天氣為魂，地氣為魄。（9/1b）

《藝文類聚·靈異部下·魂魄》：「天氣為魂，地氣為魄。」（79/1357）

《太平御覽·妖異部二·魂魄》：「天氣為魂，地氣為魄。」（886/2a）

昔者，神農之治天下也，神不馳於胸中，智不出於四域，懷其仁成之心。甘雨時降，五穀蕃植，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月省時考，歲終獻功，以時嘗穀，祀于明堂。明堂之制，有蓋而無四方，風雨不能襲，寒暑不能傷，遷延而入之，養民以公。

其民樸重端慤，不忿爭而財足，不勞形而功成，因天地之資而與之和同。是故威厲而不殺，刑錯而不用，法省而不煩，故其化如神。其地南至交趾，北至幽都，東至湯谷，西至三危，莫不聽從。當此之時，法寬刑緩，囹圄空虛，而天下一俗，莫懷姦心。（9/1b-2a）

《北堂書鈔·帝王部十·教化》：「教化若神。」（10/2b）

《北堂書鈔·帝王部十五·至治》：「不勞而成。」（15/2b）又：「刑錯不用，囹圄空虛。」（15/4b）又：「甘雨以時。」（15/5b）

《北堂書鈔·政術部二·立政》：「月省時考，歲終報功。」（28/2b）

《太平御覽·皇王部三·炎帝神農氏》：「神農之治天下也，神農馳於國中，知不出於四域，懷其仁誠之心。甘雨以時，五穀蕃殖，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月省時考，終歲獻貢，以時嘗穀，祀于明堂之制，有善而無惡，風雨不能襲，燥濕不能傷，養民以公。其民樸重端慤，不忿爭而財足，不勞形而成功，因天地之資而與之和同。是故威厲而不試，刑措而不用，法省而不煩，教化如神。其地南至交趾，北至幽都，東至陽谷，西至三危，莫不聽從。當此之時，法寬刑緩，囹圄空虛，而天下壹俗，莫懷姦心。」（78/7a）

《太平御覽·休徵部一·雨》：「神農之世，甘雨以時，五穀蕃殖。」（872/7a）

《冊府元龜·掌禮部·奏議》：「昔者，神農之治天下也，甘雨一時，五穀蕃植，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月省時考，終歲獻貢，以時嘗谷，祀於明堂。明堂之制，有蓋而無四方，風雨不能襲，燥濕不能傷，遷延而入之。」（584/16b）

削薄其德，曾累其刑，而欲以為治，無以異於執彈而來鳥，捫稅而狎犬也。（9/2a）

《事類賦注·獸部四·狗》：「削薄其德，增累其刑，而欲以為治，無異執彈而來鳥，袖稅而狎犬也。（注：「稅，杖也。」）」（23/459）

《太平御覽·獸部十七·狗下》：「削薄其德，曾累其刑，而欲以為治，無以異於執彈而來鳥，袖稅而狎犬也（稅，仗也）。」（905/2a）

夫水濁則魚噉（魚短氣，出口於水，喘息之喻也），政苛則民亂。（9/2a）

《一切經音義》引許注：「噉，銜也，口有所銜食也。」（95/12a）

《太平御覽·鱗介部七·魚上》：「夫水濁則魚噉，政苛則民亂。」（935/5a）

為之圜檻。（9/2a）

《一切經音義》引許注：「圜，牢也。」（39/6a）

《一切經音義》引許注：「圜，獸牢也。」（68/3a）

冬日之陽，夏日之陰，萬物歸之，而莫使之然（冬日仁，物歸陽；夏日猛，物歸陰；莫使之，自然如是也）。（9/2b）

《太平御覽·時序部十二·冬下》：「冬日之陽，夏日之陰，萬物歸之，而莫使之然（冬日仁，物歸陽；夏日猛，物歸陰；非使之然，自如是之也）。」（27/3b）

夫榮啟期一彈，而孔子三日樂，感于和；鄒忌一微，而威王終夕悲，感于憂。動諸琴瑟，形諸音聲，而能使人為之哀樂。（9/3b）

《記纂淵海·論議部之十三·所遇不同》：「榮啟期一彈，而孔子三日樂，感于和；鄒忌一微，而威王終夕悲，感于憂。」（13/7a-b）

《記纂淵海·論議部之三十一·人心易感》：「夫榮啟期一彈，而孔子三日樂，感于和；鄒忌一微，而威王終夕悲，感于憂。動諸琴瑟，形諸聲音，而能使人為諸哀樂。」（31/6a）

湯之時，七年旱，以身禱於桑林之際，而四海之雲湊，千里之雨至。（9/4a）

《初學記·天部下·雨》：「湯時，九年旱，以禱於桑林，而四海之雲湊，千里之雨至。」（2/25）

衡之於左右，無私輕重，故可以為平。繩之於內外，無私曲直，故可以為正。人主之於用法，無私好憎，故可以為命。（9/4a-b）

《記纂淵海·性行部之二十二·公平》：「衡之於左右，無私輕重，故可以為平。繩之於內外，無私曲直，故可以為正。人主之於用法，無私好憎，故可以為命。」（58/5b-6a）

夫舟浮於水，車轉於陸，此勢之自然也。木擊折轆，水戾破舟，不怨木石而罪巧拙者，知故不載焉。（9/4b）

《記纂淵海·論議部之三·罪有所歸》：「夫舟浮於水，車轉於陸，此勢之自然也。木擊折轆，水戾破舟，不怨木石而罪巧拙者，知故不載焉。」（3/4b）

湯、武，聖主也，而不能與越人乘幹舟而浮於江湖（幹舟，小船也。危險，越人習水，

自能乘之，故湯、武不能也。一曰：大舟也）；伊尹，賢相也，而不能與胡人騎驂而服駒駖（黃馬白腹曰驂。《詩》曰：「四驂彭彭。」駒駖，野馬也，胡人所習。伊尹雖賢，不能與服也）；孔、墨博通，而不能與山居者入榛薄險阻也（聚木為榛）。由此觀之，則人知之於物也淺矣，而欲以偏照海內，存萬方，不因道之數而專己之能，則其窮不達矣。故智不足以治天下也。桀之力，別脩伸鉤，索鐵歛金，椎移大犧，水殺黿鼉，陸捕熊羆（脩，角也。索，鉤也。歛，讀掠也），然湯革車三百乘，困之鳴條，擒之焦門。由此觀之，勇力不足以持天下矣。智不足以為治，勇不足以為強，則人材不足任明也。而君人者不下廟堂之上而知四海之外者，因物以識物，因人以知人也。（9/5a-b）

《藝文類聚·舟車部·舟》：「湯、武，聖主也，而不能與越人乘舴舺而浮於江湖。」（71/1231）

《群書治要》：「湯、武，聖主也，而不能與越人乘舴舺，浮江湖；伊，賢相也，而不能與胡人騎原馬，服駒駖（原，國名，在益州西南，出千里馬。駒駖，野馬）；孔、墨博通，而不能與山居者入榛薄，出險阻。由此觀之，則人智之於物淺矣，而欲以炤海內，存萬方，不因道理之數而專己之能，則其窮不達矣。故智不足以為治，勇不足以為強，則人才不足以任明矣。然而君人者不下廟堂之上而知四海之外者，因物以識物，因人以知人也。」（41/243-44）

《一切經音義》引許注：「榛，木榛。」（50/6b）

《一切經音義》引許注：「榛，木叢也。」（63/14a）

《一切經音義》引許注：「叢木曰榛。」（75/15b）

《太平御覽·皇王部七·帝桀》：「桀之力，別脩伸鉤（脩，角），索鐵，椎移大戲（大戲，軍之大旗），水殺黿鼉，陸捕熊羆，然革車三百乘，困之鳴條（鳴條，今陳州平丘地），禽之焦門。」（82/14b-15a）

《太平御覽·人事部七十八·勇五》：「桀之力，申鉤，索鐵揉金，椎移大犧，水殺黿鼉，陸搏熊羆，然湯革車三百乘，困之鳴條，禽之焦門。由此觀之，則勇不足以為天下矣。智不足以恃，勇不足為強。」（437/7b）

《太平御覽·舟部二·敘舟中》：「湯、武，聖主也，而不能與越人乘舴舺（音靈）舟而浮於江湖（舴舺，小舡者也）。」（769/2b）

《太平御覽·鱗介部四·黿》：「桀之力，別脩伸鉤（洛，骨也），索鐵操金，椎移大戲（大戲，軍之大旗），水殺黿鼉，陸捕熊羆。」（932/4b）

故積力之所舉，則無不勝也；眾智之所為，則無不成也。埴井之無黿鼉，隘也；園中之無脩木，小也。（9/5b）

《太平御覽·鱗介部四·黿》：「積力之所舉，則無不勝也；眾智之所為，則無不成也。埴井之所無黿鼉，隘也；園中之無脩木，小也。」（932/4b）

《記纂淵海·論議部之六·眾力易成》：「積力之所舉，則無不勝也；眾智之所為，則無不成也。」（6/4a-b）

夫華騶、綠耳，一日而至千里，然其使之搏兔，不如豺狼。（9/5b）

《太平御覽·獸部八·馬四》：「子驊騮、騄耳，一日千里，搏兔不如狼契也。」（896/8b）

夫騰蛇游霧而動，應龍乘雲而舉。（9/5b）

《太平御覽·鱗介部一·龍上》：「夫騰蛇游霧而騰，龍乘雲而舉。」（929/7a）

君人之道，其猶零星之尸也，儼然玄默，而吉祥受福。（9/6a）

《北堂書鈔·帝王部十五·至治》：「儼然玄默。」（15/2a）

《北堂書鈔·政術部三·君道》：「儼然玄默。」（29/1b）

《北堂書鈔·禮儀部十一·靈星》：「君人之道，猶靈星之尸也，儼然玄嘿，鞫而受福也。」（90/7b）

《太平御覽·禮儀部十一·靈星》：「君人之道，其猶靈星之尸，儼然嘿，端而受福也。」（532/10b）

一人被之而不褻，萬人蒙之而不褊。（9/6a）

《北堂書鈔·政術部三·君道》：「一人被之而不褻，萬人蒙之而不褊。」（29/1b）

譬而軍之持麾者，妄指則亂矣。（9/6b）

《一切經音義》：「軍之待麾，妄指則亂也。」（40/15b-16a）

《太平御覽·兵部七十二·麾》：「譬若軍之持麾者也，妄指而亂矣。」（341/7b）

與其譽堯而毀桀也，不如掩聰明而反修其道也。（9/6b）

《記纂淵海·人已部之二·反己》：「與其譽堯而毀桀也，不如掩聰明而反脩其道也。」（137/2a）

人主深居隱處，以避燥濕；閨門重襲，以避姦賊。內不知閭里之情，外不知山澤之形。

惟幕之外，目不能見；十里之前，耳不能聞；百步之外，天下之物，无不通者，其灌輸之者大，而斟酌之者眾也。是故不出戶而知天下，不窺牖而知天道。乘眾人之智，則天下之不足有也。專用其心，則獨身不能保也。（9/7a）

《群書治要》：「故人主深居隱處，以避燥濕；門閨重襲，以避姦賊。內不知閭里之情，外不知山澤之形。帷幕之外，目不能見；七里之前，耳不能聞；然天下之物，无所不通者，其灌輸者大，而斟酌者眾也。是故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知天道。乘眾人之智，則天下不足有也。專用其心，則獨身不能守也。」（41/244-45）

主道員者，運轉而无端，化育如神，虛无因循，常後而不先也。臣道員者，運轉而无方者，論是而處當，為事先倡，守職分明，以立成功也。是故君臣異道則治，同道則亂。各得其宜，處其當，則上下有以相使也。（9/7a-b）

《群書治要》：「主道圓者，運轉而无竭，化育如神，虛无因循，常後而不先者也。臣道方者，論是處當，為事先唱，守職分明，以立成功者也。是故君臣異道則治，同道則亂。各得其宜，處得其當，則上下有以相使也。」（41/245-46）

文王智而好問，故聖；武王勇而好問，故勝。夫乘眾人之智，則无不仕也；用眾人之力，則无不勝也。（9/7b）

《太平御覽·兵部五十三·勝》：「文王知而好問，故聖；武王勇而好問，故勝。夫乘眾人之智，則無不任也；用眾人之力，則無不勝也。」（322/7a）

《太平御覽·人事部四十二·敘聖》：「文王知而好問，故聖。」（401/7b）

是故任一人之力者，則烏獲不足恃。（9/7b）

《記纂淵海·論議部之六·獨力難舉》：「任一人力者，則烏獲不足恃。」（6/4a）

禹決江疏河，以為天下興利，而不能使水西流。稷辟土墾草，以為百姓力農，然不能使禾冬生。豈其人事不至哉？其勢不可也。（9/7b）

《藝文類聚·百穀部·禾》：「后稷辟土墾草，而不能使禾冬生。」（85/1447）

《太平御覽·時序部十二·冬下》：「稷辟土墾草，以為百姓力農，然不能使禾冬生。豈其人事不至哉？其勢不可也。」（27/3b）

《太平御覽·百穀部三·禾》：「后稷辟土墾草，以為百姓力農，然而不能使禾冬生。」（839/4a）

《記纂淵海·論議部之二十五·事有難易》：「禹能決江疏河，以為天下興利，不能使水西流。稷能闢田墾章，以為百姓力農，而不能使冬生禾。」（25/1b）

夫載重而馬羸，雖造父不能以致遠；車輕馬良，雖中工可使追速。是故聖人舉事也，豈能拂道理之數，詭自然之性（拂，戾也。詭，違也），以曲為直，以屈為伸哉？未嘗不因其資而用之也。是以積力之所舉，無不勝也；而眾智之所為，無不成也。（9/8a）

《群書治要》：「夫載重而馬羸，雖造父不能以追急；車輕而馬良，中工可以致遠。是故聖人之舉事也，豈能拂道理之數，詭自然之性，以曲為直，以詘為伸哉？未嘗不因資而用之也。是以積力之所舉，則無不勝也；眾智之所為，則無不成也。」（41/246）

《一切經音義》引許注：「羸，劣也。」（11/17a）

《一切經音義》引許注：「羸，劣也。」（28/17b）

《一切經音義》引許注：「羸，亦劣也。」（30/19b）

《一切經音義》引許注：「羸，劣也。」（32/4b）

《一切經音義》引許注：「羸，劣也。」（40/18b）

《一切經音義》引許注：「羸，劣也。」（47/17a）

《一切經音義》引許注：「羸，劣也。」（51/20a）

《一切經音義》引許注：「羸，劣也。」（62/4b）

《一切經音義》引許注：「羸，劣也。」（63/16b）

《一切經音義》引許注：「羸，劣也。」（64/4a）

《一切經音義》引許注：「羸，劣也。」（67/8a）

《太平御覽·工藝部三·御》：「夫載重而馬羸，雖造父不能以追急；車輕而馬良，雖中工可以致遠。」（746/6a）

《記纂淵海·論議部之五·無所用力》：「載重而馬羸，雖造父不能以追急。」（5/5a）

《記纂淵海·論議部之十三·所遇不同》：「車輕而馬肥，雖中工可以致遠；載重而馬羸，雖造父不能以追急。」（13/7a）

《續一切經音義》引許注：「羸，劣也。」（續2/3a）

瘡者可使守圉，而不可使言也。（9/8a）

《太平御覽·疾病部三·瘡啞》：「瘡者可使守圉，不可使通語。」（740/6b）

堯為匹夫，不能仁化一里；桀在上位，令行禁止。（9/9a）

《記纂淵海·論議部之九·其勢使然》：「堯為匹夫，不能使鄰家；至為主，則令行禁止。」

（9/6a）

權勢者，人主之車輿；爵祿者，人臣之轡轡也。（9/9b）

《北堂書鈔·封爵部上·惣》：「爵祿者，人臣之轡轡也。」（46/1a）

《初學記·武部·轡》：「權衡者，人主之車輿；爵祿者，人臣之轡轡矣。」（22/538）

《太平御覽·封建部一·爵》：「爵祿者，人臣之轡轡。」（198/6a）

《太平御覽·兵部八十九·轡》：「權衡者，人主之車輿；爵祿者，人臣之轡轡矣。」（358/4b）

智伯與趙襄子戰於晉陽之下，身死為戮，國分為三。豫讓欲報趙襄子，漆身為厲，吞炭變音，撻齒易貌。（9/10a）

《白孔六帖·口齒》：「趙襄子殺智伯，豫讓欲報怨，恐人識之，乃落其齒，以易其貌。」

（30/16a）

《記纂淵海·人事部之九·報怨》：「趙襄子殺智伯，豫讓欲報怨，恐人識之，乃落其齒，以易其貌。」（130/7a）

堯之有天下也，非貪萬民之富，而安人主之位也，以為百姓力征，強凌弱，眾暴寡。於是堯乃身服節儉之行，而明相愛之仁，以和輯之。是故茅茨不翦，采椽不斲，大路不畫（大路，上路，四馬車也。天子駕六馬。不畫，不文節也），越席不緣（越，結蒲為席也），大羹不和（不致五味），粢食不穀，巡狩行教，勤勞天下，周流五嶽，豈其奉養不足樂哉？舉天下而以為社稷，非有利焉。年衰志憊，舉天下而傳之舜，猶卻行而脫蹤也。（9/10b-11a）

《北堂書鈔·帝王部八·儉德》：「茅茨不翦，採椽不斲。」（8/3a）

《北堂書鈔·帝王部十六·巡行》：「周流八丘。」（16/1b）

《北堂書鈔·服飾部五·履》：「堯舉天下而傳之舜，猶卻行而釋屣，舜猶卻之。」（136/14a）

《太平御覽·皇王部五·帝堯陶唐氏》：「堯之有天下也，非貪萬民之富也，而寧人主之位也，以為百姓力屈，強弱相乘，眾寡相暴。於是堯乃身服節儉之行，而明◇愛之仁，以和輯之。是故茅茨而不斲，采椽而不斲，大路不畫（大路，天子車也），越席不緣（越席，束蒲序也），大羹不和（無五味也），粢飯不鑿，巡狩行教，勤勞天下，周流五嶽，

豈其奉養不足樂哉？舉天下以為社稷，非有利焉。年衰志悶，舉天下之重而傳之舜也，猶卻行而釋蹤也。」（80/7a）

《太平御覽·服章部十五·屣》：「堯之有天下也，年衰志悶，舉天下而傳之舜，猶卻行而脫屣。」（698/6a）

人主之居也，如日月之明也，天下之所同側目而視，側耳而聽，延頸舉踵而望也。是故非澹漠無以明德，非寧靜無以致遠，非寬大無以兼覆，非慈厚無以懷眾，非平正無以制斷。（9/11a-b）

《一切經音義》引許注：「儻，滿也。怕，靜也。」（2/3a）

《一切經音義》引許注：「儻，足也。怕，靜也。」（7/4b）

《一切經音義》引許注：「儻，足也。」（76/7b）

《太平御覽·皇王部二·敘皇王下》：「人主之居，如日月之明也，天下之所同側目而視，傾耳而聽，延頸舉踵而望也。是故非淡漠無以明德，非寧靜無以致遠，非寬大無以兼覆，非慈厚無以懷眾，非平正無以制斷。」（77/3a）

是故賢主之用人也，猶巧工之制木也。大者以為舟航柱梁，小者以為扞楔，脩者以為櫓楫，短者以為朱儒枅櫨。无大小修短，皆得其所宜。規矩方員，各有所施。天下之物，莫凶於雞毒（雞毒，烏頭），然而良醫囊而藏之，有所用也。是故林莽之材，猶无可棄者，而況人乎？今夫朝廷之所不舉，鄉曲之所不譽，非其人不肖也，其所以官之者非其職也。鹿之上山，獐不能跂也，及其下，牧豎能追之，才有所脩短也。是故有大略者，不可責以捷巧；有小智者，不可任以大功。人有其才，物有其形，有任一而太重，或任百而尚輕。是故審毫釐之計者，必遺天下之大數；不失小物之選者，或於大事之舉。譬猶狸之不可使搏牛，虎之不可使搏鼠也。今人之才，或欲平九州，并方外，存危國，繼絕世，志在直道正邪，決煩理挈，而乃責之以閨閣之禮，隤窻之閒，或佞巧小具，諂進愉說，隨鄉曲之俗，卑下眾人之耳目，而乃任之以天下之權，治亂之機，是猶以斧斲毛，以刀抵木也，皆失其宜矣。（9/11b-12a）

《群書治要》：「賢主之用人，猶巧匠制木。大小脩短，皆得所宜。規矩方圓，各有所施。殊形異材，莫不可得而用也。天下之物，莫凶於奚毒（奚毒，附子），然而良醫囊而藏之，有所用也。是故竹木草莽之林，猶不棄者，而又況人乎？今夫朝廷之所不舉，而響

邑之所不舉，非其人不肖，其所官之者非其職也。橐之上山也，大章不能跋也，及其下也，牧豎能追之，才有脩短也。是故有大略者，不可責以捷巧；有小智者，不可任以大巧。人有其才，物有其形，有任一而大重，有任百而尚輕。是故審於豪釐之計者，必遺天地之數；不失小物之選者，惑於大事之舉。猶狸之不可使搏庸，牛之不可使捕鼠也。今人才有欲平九州，從方外，存危國，而乃責之以閭閻之禮，人事之間，或佞巧小具，循鄉曲之俗，卑下眾人之耳目，而乃任其以天下之權，治亂之機，是猶以斧鬻毛，而以刀伐木也，皆失其宜矣。」（41/246-48）

《太平御覽·藥部七·附子》：「夫天下之物，莫凶於奚毒（奚毒，附子），然而良醫橐而藏之，有所用也。」（990/1b）

《記纂淵海·記議部之二·隨材器使》：「巧工之制木也，規矩方圓，各隨所施。」（2/3a-b）

人主者，以天下之目視，以天下之耳聽，以天下之智慮，以天下之力爭。是故號令能下究，而臣情得上聞，百官脩通，群臣輻湊，喜不以賞賜，怒不以罪誅。是故威立而不廢，聰明先而不弊，法令察而不苛，耳目達而不闇，善否之情，日陳於前而无所逆。（9/12a）

《藝文類聚·帝王部一·總載帝王》：「人主者，以天下之目視，以天下之耳聽，以天下之智慮，以天下之力動。是故號令能下究，而臣情得上聞，百官脩通，群臣輻湊，喜不以賞賜，怒不以罪誅。」（11/200）

《太平御覽·皇王部二·敘皇王下》：「人主者，以天下之目視，以天下之耳聽，以天下之智慮，以天下之力動。是故號令能下究，而臣情得上聞，百官脩通，群臣輻湊，喜不以賞賜，怒不以罪誅。是故威立而不廢，聰明光而不蔽，法令察而不苛，耳目達而不闇，善否之情，陳於前而無所逆。」（77/4b-5a）

是明主之聽於群臣，其計乃可用，不差其位；其主言可行，不責其辯。闇主則不然，所愛習親近者，雖邪枉不正，不能見也；疏遠則卑賤者，竭力盡忠，不能知也。有言者窮之以辭，有諫者誅之以罪，如此而欲照海內，存萬方，是猶塞耳而聽清濁，掩目而視青黃也，其離聰明則亦遠矣。（9/12b-13a）

《群書治要》：「夫明主之聽於群臣，其計可用也，不差其位；其言可行也，不責其辯。闇主則不然，信所愛習親近者，雖邪枉不正，不能見也；疏遠卑賤者，雖竭力盡忠，不能

知也。有言者窮之以辭，有諫者誅之以罪，如此而欲炤海內，存萬方，是猶塞耳而聽清濁，掩目而視青黃也，其離聰明亦遠矣。」（41/242-43）

聖主之治也，其猶造父之御。齊輯之于轡銜之際，而急緩之于唇吻之和；正度于胸臆之中，而執節于掌握之間。內得於心中，外合於馬志，是故能進退履繩，而旋曲中規，取道致遠，而氣力有餘，誠得其術也。是故權勢者，人主之車輿也；大臣者，人主之駟馬也。體離車輿之安，而手失駟馬之心，而能不危者，古今未有也。是故與馬不調，士良不能以取道；君臣不和，唐、虞不能以為治。執術而御之，則管、晏之智盡矣；明分以示之，則跖、蕢之姦止矣。（9/13b-14a）

《太平御覽·治道部五·政治三》：「聖主之治也，猶造父之御也。和輯乎轡銜之際，而緩急乎唇吻之和；正度乎胸臆之中，而執節乎掌握之間。內得於中心，而外合於馬志，是故能進能退履繩，而還曲中規，取道致遠，而氣力有餘，誠得其術也。是權勢者，人主之車輿也；大臣者，人主之四馬也。體離車輿之安，而手失四馬之心，能無危者，古今未之聞也。是故與馬不調，王梁不能以取道理；君臣不和，唐、虞不能為治。執術以御之，則管、晏之知盡矣；明分以視之，則跖、蕢之姦止矣。」（624/6b-7a）

《太平御覽·獸部八·馬四》：「聖人之治，猶造父之御也。和輯乎銜轡之際，而緩急於唇吻之和；正度乎胸臆之中，而執節於掌握之間。內得於中心，而外合於馬志，故能取道致遠，而氣力有餘，誠得其術也。是故執權者，人主之車輿也；大臣者，人主之四馬也。體離車輿之安，而手失四馬之心，而能無危者，古今未之見也。」（896/8a）

《記纂淵海·識見部之二十二·控制有道》：「聖主之治也，順猶造父之御也。和輯乎轡銜之際，而緩急乎唇吻之和；正度乎胸臆之中，而執節乎掌握之間。內得於中心，而外合於馬志，是故能進能退履繩，而還曲中規矩，取道致遠，氣力有餘，誠得其術也。」（101/5a）

借明於鑑以照之。（9/14a）

《記纂淵海·人情部之三·鑒戒》：「借明為鑑。」（118/1a）

今夫御者，馬體調于車，御心和于馬，則歷險致遠，進退周游，莫不如志。雖有騏驥、驂駟之良，而臧獲御之，則馬反自恣，而人弗能制矣。（9/14a）

《太平御覽·工藝部三·御》：「夫御者，馬體調乎車，御心和乎馬，則雖歷險至遠，進退周旋，無不如意。雖有騏驥、騄耳之良，而使烏獲御之，則馬反自恣（恣，卻行也），而人不御也。」（746/6b）

毀譽萌生，而明不能照也。（9/15a）

《記纂淵海·論議部之二十六·事出意表》：「毀譽萌生，而不能照也。」（26/1a）

夫火熱而水滅之，金剛而火銷之，木強而斧伐之，水流而土遏之。（9/15b）

《初學記·器物部·火》：「火熯則水滅之，金堅則火消之。」（25/嚴陸校宋本異文7）

《太平御覽·火部二·火下》：「火熯則水滅之，金堅則火消之。」（869/3b）

《記纂淵海·論議部之三十六·彊復遇彊》：「夫火熱而水滅之，金剛而火銷之，木強而斧伐之，水流而土遏之。」（36/1a）

是故十圍之木，持千鈞之屋；五寸之鍵，制開闔。豈其材之巨小足哉？所居要也。（9/16a）

《記纂淵海·論議部之二十八·操約馭詳》：「十圍之木，持千鈞之屋；五寸之鍵，以制開闔。豈其材之巨小足哉？所居要也。」（28/5b）

楚文王好服解冠，楚國效之（文王，楚武王熊達之子熊疵。解豸之冠，如今御史冠）。
（9/16b）

《初學記·器物部·冠》：「楚莊王好解冠。」（26/621）

《事類賦注·服用部一·冠》：「楚莊王好解冠，楚國效之。（注曰：「解冠，今力士冠。胡瓦切。」）」（12/266）

《太平御覽·服章部一·總敘冠》：「楚莊王好解（胡瓦切）冠，楚國效之也。（許慎注曰：「今力士冠。」）」（684/6b）

夫七尺之橈而制船之左右者，以水為資。天子發號，令行禁止，以眾為勢也。（9/17a）

《北堂書鈔·舟部下·楫》：「七尺之楫而制大舟者，因水為資也。君發一言之號而令行於民者，因眾為勢也。」（138/5a）

《太平御覽·舟部四·楫》：「七尺之楫動大舡者，因水為資也。人君發一言之號而令行於民者，眾為資也。」（771/3a）

若發城決塘（城，水城也。塘，堤也）。（9/17a）

《一切經音義》引許注：「隋，隄也。」（67/4a）

《一切經音義》引許注：「隋，亦隄也。」（67/9a）

三舉百姓說。（9/17a）

《北堂書鈔·帝王部二十二·霸》：「三舉而悅。」（22/3b）

人主租斂於民也，必先計歲收，量民積聚，知饒饉有餘不足之數，然後取車與衣食供養其欲。高臺層榭，接屋連閣，非不麗也，然民無掘穴狹廬所以託身者，明主弗樂；肥醲甘脆，非不美也，然民有糟糠菽粟不接於口者，則明主弗甘也；匡牀蒟席，非不寧，然民有處邊城，犯危難，澤死暴骸者，明主弗安也。故古之君人者，其慘怛於民也，國有飢者，食不重味；民有寒者，而冬不被裘（與同寒飢）。歲登民豐，乃始縣鍾鼓，陳干戚，君臣上下同心而樂之，國無哀人。故古之為金石管絃者，所以宣樂也；兵革斧鉞者，所以飾怒也；觴酌俎豆酬酢之禮，所以效善也；衰經菅屨，辟踊哭泣，所以諭哀也。此皆有充於內而成像於外。及至亂主，取民則不裁其力，求於下則不量其積，男女不得事耕織之業以供上之求，力勤財匱，君臣相疾也。故民至於焦唇沸肝，有今無儲，而乃始撞大鍾，擊鳴鼓，吹竽笙，彈琴瑟，是猶貫甲冑而入宗廟，被羅紈而從軍旅，失樂之所由生矣。（9/17a-18a）

《群書治要》：「人主之賦斂於人也，必先計歲收，量民積聚，知民饒饉有餘不足之數，然後取車與衣食共食其上。高臺曾榭，非不麗也，然民無窟室陝廬（窟室，土室），則明主不樂也；肥醲甘脆，非不香也，然民無糟糠橡栗，則明主不甘也；主牀蒟席，非不寧也，然而民有處邊城，犯危難，澤死暴骸者，則明主不安也。故古之君人者，甚憫怛於民也，國有飢者，食不重味；民有寒者，而冬不被裘。歲豐穀登，乃始懸鍾鼓，陳干戚，君臣上下同心而樂之，國無哀人。故古之為金石管絃者，所以宣樂也；兵革斧鉞，所以飾怒也；觴酌俎豆，所以効喜也；衰經菅屨，所以喻哀也。此皆有裏於內而成處於外者也。及至亂主，取民則不裁其力，求下則不量其積，男女不得事耕織之業以供上之求，力勤財遺，君臣相疾。而乃始撞大鍾，擊鳴鼓，吹竽笙，彈瑟琴，是由甲冑而入廟，被綺羅而從軍也，失樂之所由生矣。」（41/248-50）

《一切經音義》：「肥醲甘脆。」（20/8b）

《一切經音義》：「肥醲甘脆。」（29/19a）

《一切經音義》引許注：「醲，肥甘也。」（77/14a）

《太平御覽·時序部十二·冬下》：「古之君人者，其慘怛於民也，國有飢者，食不重味；民有寒者，而冬不被裘（與同飢寒）。」（27/3b-4a）

《太平御覽·木部七·橡》：「高臺增榭，棧屋連桅，非不麗也，然而民無窟室狹廬所託於身者，則明主不樂也；肥膿甘脆，非不香美也，然而民有糟糠橡栗不接於口者，則明主不甘也。」（958/8b）

《記纂淵海·識見部之二十一·區處失當》：「是猶貫甲冑而入宗廟，被羅紈而從軍旅。」（100/1a）

一人跣耒（跣，蹈）。（9/18a）

《一切經音義》引許注：「跣，蹈行也。」（85/4a）

夫天地之大，計三年耕而餘一年之食，率九年而有三年之畜，十八年而有六年之積，二十七年而有九年之儲，雖涿旱災害之殃，民莫困窮流亡也。（9/18a）

《記纂淵海·識見部之十一·豫備》：「夫天地之大，計三年耕而餘一年之食，率九年而有三年之蓄，十八年而有六年之積，二十七年而有九年之儲，雖涿旱災害之殃，民莫窮困流亡也。」（90/3a-b）

故國無九年之畜，謂之不足；無六年之積，謂之閔急；無三年之畜，謂之窮乏。（9/18a）

《記纂淵海·識見部之十一·無備》：「故國無九年之蓄，謂之不足；無六年之積，謂之閔急；無三年之蓄，謂之窮乏。」（90/4b）

食者民之本也，民者國之本也，國者君之本也。是故人君者，上因天時，下盡地財，中用人力，是以群生遂長，五穀蕃植。教民養育六畜，以時種樹，務脩田疇，滋植桑麻，肥堯高下，各因其宜。（9/18b）

《北堂書鈔·酒食部一·惣》：「食者民之本也。」（142/1a）

《一切經音義》引許注：「玄田為畜。」（64/11a）

《群書治要》：「食者民之本也，民者國之本也，國者君之本也。是故君人者，上因天時，下盡地財，中用人力，是以群生遂長，五穀蕃殖，各因其宜。」（41/251）

冬伐薪蒸（大者曰薪，小者曰蒸），以為民資（資，用）。（9/18b）

《太平御覽·時序部十二·冬下》：「冬伐薪蒸（大者曰薪，小者曰蒸），以為民資（資，用）。」（27/4a）

故先王之政，四海之雲至而脩封疆（立春之後，四海出雲），蝦蟆鳴燕降而達路除道（三月之時）。（9/19a）

《太平御覽·羽族部九·燕》：「故先王之政，四海之雲至而修封疆（春分之後，四海出雲），蝦蟆鳴燕降而達路除道（春分之後）。」（922/3a）

昏張中則務種穀（三月昏，張星中於南方。張，南方朱鳥之宿也），大火中則種黍菽（大火，東方倉龍之宿，四月建巳中在南方。菽，豆也），虛中則種宿麥（虛，北方玄武之宿，八月建酉中於南方也）。（9/19a）

《太平御覽·資產部三·種殖》：「昏弧中則務種穀（二月昏時，弧星中於南方，朱鳥之宿也），大火中則種黍菽（大火，東方蒼龍之宿，四月建巳中南方也。菽，豆也），虛中則種粟麥（北方玄武之宿也，八月建酉中於南方也）。」（823/6a）

先王之所以應時脩備，富國利民，實曠來遠者，其道備矣。非能目見而足行之也，欲利之也。欲利之也不忘於心，則官自備矣。心之於九竅四肢也，不能一事焉，然而動靜聽視皆以為主者，不忘于欲利之也。故堯為善而眾善至矣，桀為非而眾非來也。（9/19a-b）

《群書治要》：「所以應時脩備，富利國民，實曠來遠者，其道備矣。非能目見而足行之也，欲利之不忘於心，則官自備矣。心之於九竅四支也，不能一事焉，然而動靜聽視皆以為主，不忘乎欲利之也。故堯為善而眾善至，桀為非而眾非來。」（41/251）

善積即功成，非積則禍極。（9/19b）

《記纂淵海·物理部之一·積漸》：「善積則功成，非積禍極。」（138/6a）

凡人之論，心欲小而志欲大，智欲員而行欲方，能欲多而事欲鮮。（9/19b）

《群書治要》：「凡人之論，心欲小而志欲大，智欲圓而行欲方，能欲多而事欲鮮。」（41/252）

事欲鮮者，執柄持術，得要以應眾，執約以治廣，處靜持中，運於璇樞，以一合萬，

若合符者也。(9/19b)

《記纂淵海·論議部之二十八·操約馭詳》：「事欲鮮者，執柄持術，得要以應眾，執約以治廣，處靜持中，運於璇樞，以一合萬，若合符者也。」(28/5b)

故堯置敢諫之鼓也，舜立誹謗之木，湯有司直之人，武王立戒慎之鞀，過若豪釐，而既已備之也。夫聖人之於善也，無小而不舉；其於過也，無微而不改。堯、舜、禹、湯、武王，皆坦然天下而南面焉。當此之時，饔飧而食，奏《雍》而徹，已飯而祭竈，行不用巫祝，鬼神弗敢崇，山川弗敢禍，可謂至貴矣。然而戰戰慄慄，日慎一日。由此觀之，則聖人之心小矣。《詩》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其斯之謂歟？武王伐紂，發鉅橋之粟，散鹿臺之錢，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閭，朝成湯之廟，解箕子之囚，使各處其宅，田其田，無故無新，唯賢是親，用非其有，使非其人，晏然若故有之。由此觀之，則聖人之志大也。文王周觀得失，徧覽是非，堯、舜所以昌，桀、紂所以亡者，皆著於明堂，於是略智博聞，以應無方。由此觀之，則聖人之智員矣。成、康繼文、武之業，守明堂之制，觀存亡之迹，見成敗之變，非道不言，非義不行，言不苟出，行不苟為，擇善而後從事焉。由此觀之，則聖人之行方矣。孔子之通，智過於萇弘，勇服於孟賁，足躡郊菟，力招城關，能亦多矣（萇弘，周大夫，敬王臣也，號知天道。孟賁，勇士也。孔子皆能。招，舉也。以一手招城門關端，能舉之，故曰亦能多也）。然而勇力不聞，伎巧不知，專行孝道，以成素王，事亦鮮矣。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亡國五十二，弑君三十六，采善鉏醜，以成王道，論亦博矣。然而圍於匡，顏色不變，絃歌不輟，臨死亡之地，犯患難之危，據義行理而志不懼，分亦明矣。然為魯司寇，聽獄必為斷，作為《春秋》，不道鬼神，不敢專己。夫聖人之智，固已多矣，其所守者有約，故舉而必榮；愚人之智，固已少矣，其所事者多，故動而必窮矣。(9/20a-21a)

《藝文類聚·人部五·智》：「夫聖人之智，固已多矣；愚人之智，固已少矣。」(21/383)

《群書治要》：「堯置敢諫之鼓，舜立誹謗之木，湯有司直之人，武王有戒慎之銘，過若豪釐，而既已備之矣。夫聖人之於善也，無小而不舉；於過也，無微而不改。戰戰慄慄，日慎一日。由此觀之，則聖人之心小矣。武王克殷，發鉅橋之粟，散鹿臺之錢，封比干之墓，解箕子之囚，無故無新，唯賢之親，用非其人，晏然若其故有之。由此觀之，即聖人之志大矣。文王周觀得失，徧覽是非，堯、舜所以昌，桀、紂所以亡者，皆著之於

明堂。由是觀之，聖人之智圓矣。成王繼文王之業，守明堂之制，觀存亡之跡，見成敗之變，非道不言，非義不行，言不苟出，行不苟為，擇善而後事焉。由此觀之，則聖人之行方矣。孔子之通，知過旅肱（旅肱，周景王之史臣，通天下鬼方之術也），勇服孟賁（孟賁，衛人），能亦多矣。然而勇力不聞，伎巧不知，專行孝通，以成素王，事亦鮮矣。夫聖人智，固已多矣，其所守者約，故舉而必榮；愚人之智，固以少矣，其所事者又多，故動而必窮矣。」（41/252-54）

《太平御覽·人事部二十七·健》：「孔子勇復孟諸，足蹠狡兔，不以力聞。」（386/6b）

卷十 繆稱訓

主者，國之心。心治則百節皆安，心擾則百節皆亂。故其心治者，支體相遺也；其國治者，君臣相忘也。（10/1a）

《群書治要》：「主者，國之心也。心治則百節皆安，心擾則百節皆亂（治，猶理也。節，猶事也。以體喻也）。故其身治者，枝體相遺（遺，忘）；其國治者，君臣相忘也（各得其所，无所思念）。」（41/254）

君子非仁義無以生，失仁義則失其所以生；小人非嗜欲無以活，失嗜欲則失其所以活。故君子懼失義，小人懼失利，觀其所懼，知各殊矣。（10/1b）

《群書治要》：「君子非義無以生，失義則失其所以生；小人非嗜欲無以活，失嗜欲則失其所以活。故君子懼失義，小人懼失利，觀其所懼，知居殊矣。」（41/254-55）

《太平御覽·人事部六十二·義中》：「君子非義無以生，失義則失其所以生；小人非嗜欲無以活，失嗜欲則失其所以活。故君子懼失義，小人懼失利。」（421/5b）

聖人之道，猶中衢而致尊邪？過者斟酌，多少不同，各得其所宜。（10/1b）

《北堂書鈔·帝王部五·帝德》：「道猶衢樽。」（5/2a）

《藝文類聚·雜器物部·樽》：「聖人之道，猶中衢而設樽耶？過者斟酌，各得其宜。」（73/1258）

《太平御覽·居處部二十三·道路》：「聖人之道，如衢設樽，過者斯酌之。」（195/4b）

《太平御覽·人事部四十二·敘聖》：「聖人之道，猶中衢樽耶？過者斟酌，多少各得所宜。」（401/7b）

《太平御覽·人事部四十四·道德》：「聖人之道，若中衢樽，過者斟酌，雖多少不同，而各得其宜也。」（403/3a）

《太平御覽·器物部六·樽彝》：「夫聖人之道，猶中衢而設樽耶？過者斟酌，多少不同，各得其所宜。」（761/6a）

凡人各賢其所說，而說其所快。世莫不舉賢，或以治，或以亂，非自遁（遁，欺），求同乎己者也。己未必得賢，而求與己同者，而欲得賢，亦不幾矣。（10/2a）

《群書治要》：「凡人各賢其所悅，而悅其所快。世莫舉賢（悅其所賢者，而悅其所行之快性。人无不舉與己同者以為賢也），或以亂，非自遁也，求同于己者（遁，失）。己未必賢，而求與己同者也，而欲得賢，亦不幾矣（幾，近也）。」（41/255）

使堯度舜則可，使桀度堯，是猶以升量石也。（10/2a）

《太平御覽·皇王部二·敘皇王下》：「使堯度舜則可，使桀度堯，是猶以升量石也。」（77/4b）

《記纂淵海·論議部之十五·小不足以知大》：「使桀度堯，猶以升量石也。」（15/9b）

天雄烏喙，藥之凶毒也，良醫以活人；侏儒瞽師，人之困慰者也，人主以備樂。（10/2b）

《記纂淵海·論議部之十七·物各有宜》：「天雄烏喙，藥之凶毒也，良醫以活人；侏儒瞽師，人之困憊者也，人主以備樂。」（17/1b）

戎、翟之馬，皆可以馳驅，或近或遠，唯造父能盡其力；三苗之民，皆可使忠信，或賢或不肖，唯唐、虞能齊其美。（10/3a）

《太平御覽·獸部八·馬四》：「戎、翟之馬，皆可以馳驅，或近或遠，唯造父能盡其力；三苗之民，皆可使忠信，或賢或不肖，唯唐、虞能齊其美。」（896/8b）

中行繆伯手搏虎（中行繆伯，晉臣也，力能搏生虎也），而不能生也（力能殺虎，而德不能服之）。（10/3a）

《太平御覽·獸部三·虎上》：「中行繆伯手搏虎，而不能生也（中行繆伯，晉臣也，力能搏虎，而能伏之也）。」（891/5a）

聖王之養民，非求用也，性不能已。若火之自熱，冰之自寒，夫有何脩焉？及恃其力，賴其功者，若失火舟中（言舟中之人同心救火，不相為賜）。（10/3a）

《太平御覽·火部二·火下》：「聖王之養民，非求用之也，性不能已。若火之自熱，水之自寒，夫有何脩焉？及恃其力，賴其功者，若失火舟中（言舟中之人同心救火，其用為易）。」（869/4a）

故舜不降席而天下治。(10/3b)

《太平御覽·皇王部六·帝舜有虞氏》：「舜不降席而天下治。」(81/7b)

忠信形於內，感動應於外，故禹執于戚舞於兩階之間而三苗服（三苗畔禹，禹風以禮樂而服之也）。鷹翔川，魚鼈沈（禹以德服三苗，猶鷹翔川上，魚鼈恐，皆潛），飛鳥揚（鳥見鷹而揚去），必遠害也（鷹懷欲害之心，故鳥魚知其情實，故遠之）。(10/4a)

《太平御覽·鱗介部四·鼈》：「忠信形於內，感動應於外，故禹執于戚舞於階之間而三苗服（三苗畔禹，禹風以禮樂而服也）。鷹翔川，魚鼈沉（禹以德服三苗，猶鷹翔川上，魚鼈恐，皆深），飛鳥揚（鳥見鷹而揚去），必遠實也（鷹懷欲害之心，故鳥魚知其情實，故遠之）。」(932/2b)

夫子見禾之三變也（夫子，孔子也。三變，始於粟，粟生於苗，苗成於穗也），滔滔然曰：「狐鄉丘而死，我其首禾乎（禾穗垂而向根，君子不忘本也）？」(10/4b)

《太平御覽·百穀部三·禾》：「夫子見禾之三變（夫子，孔子也。三變，始於粟，粟生於苗，苗成於穗也），滔滔然曰：「狐鄉丘而死，我其首禾乎（禾穗垂而向根，君子不忘本也）？」(839/4a)

若跌而據（跌，仆）。(10/5a)

《一切經音義》引許注：「跌，仆也。」(16/6b)

《一切經音義》引許注：「跌，作也。」(62/5a)

《一切經音義》引許注：「跌，仆也。」(64/7a)

故筦子文錦也，雖醜登廟（筦仲相齊，明法度，審國刑，不能及聖，猶文錦雖惡，宜以升廟也）；子產練染也，美而不尊（子產相鄭，先恩而後法，猶練染為衣，溫厚而非宗廟服也）。(10/5b)

《事類賦注·寶貨部二·錦》：「管仲文錦也，雖醜登朝；子產練帛也，美而不尊。（注云：「管仲雖不及聖，猶文錦也。子產先恩後法，如練帛也，雖溫，不堪為宗廟服。」）」(10/197)

《太平御覽·人事部八十八·品藻下》：「管子文錦也，雖醜登廟（相桓公，以霸功成事，衣文錦之服，大書在明堂，故曰雖醜登廟也）；子產絹染也，美而不尊（子產相鄭，以

乘車濟朝涉者。《孟子》曰：「惠而不知為政。」絹染者，以子產喻母人。《月令》曰：「命婦宮染絹。」溫暖其民，如人之母也。」（447/2a）

《太平御覽·布帛部二·錦》：「管仲文錦也，雖醜登廟；子產練帛也，美而不尊（管雖不及聖，猶文錦也。子產先思後去，如練帛，雖溫，不堪為宗廟服）。」（815/6a）

故兩心不可以得一人，一心可以得百人。男子樹蘭，芙而不芳（蘭，芳草，女之美芳也。男子樹之，蓋不芳）；繼子得食，肥而不澤（繼子有假母也），情不相與往來也。（10/5b）

《太平御覽·人事部十九·肥》：「繼子得食，肥而不澤，情不相往來也。」（378/7b）

《太平御覽·香部三·蘭香》：「兩心不可以得一人，一心可以得百人。男子樹蘭，美而不芳（蘭，芳草，女之美芳也。男子樹之，蓋不）；繼子得食，肥而不澤（繼子，假母也），精不相與往來也。」（983/2b）

《記纂淵海·人事部之十·猜疑》：「繼子得食，肥而不澤，情不相與往來也。」（131/4b）

故若行獨梁，不為無人，不兢其容。（10/6b）

《太平御覽·人事部七十一·謹慎》：「若行獨梁，不為无人，不兢其容。」（430/11b）

夫織者日以進，耕者日以卻，事相反，成功一也。（10/6b）

《太平御覽·資產部二·耕》：「夫織者日以進，耕者日以卻，事相反，成功一也。」（822/8b）

《記纂淵海·論議部之四·殊塗同歸》：「夫織者日以進，耕者日以卻，事相反，成功一也。」（4/7b）

誠中之人，樂而不悅，如鵲好聲（忠信之人，自樂為之，非悅悅也，如鵲自好為聲耳），熊之好經，夫有誰為矜！（10/7a）

《太平御覽·獸部二十·熊》：「誠中之人，樂而徼（徼，急也。忠信之人，自樂為之，非徼徼也），如鵲之好聲，熊之好經，夫有誰為務！」（908/2a）

春女思，秋士悲（春女感陽則思，秋士見陰而悲），而知物化矣。（10/7b）

《北堂書鈔·歲時部二·春》：「春女悲，感□哀。（注曰：「周禮：仲春之月，令媒氏會男女，一升成於夫家，骨肉相離，故悲之也。」）」（154/1b）

《藝文類聚·歲時上·春》：「春女悲，秋士哀，知物化矣。」（3/41）

《藝文類聚·歲時上·秋》：「春女悲，秋士哀，知物化矣。」（3/49）

《太平御覽·時序部四·春中》：「春女悲，秋士哀，知物化矣（周禮：仲春之月，令媒氏會男女，女當外成於夫家，骨肉相離，故女悲。秋，金氣用事，戰士執兵，勝敗若化，故士哀也）。」（19/4b）

《太平御覽·時序部九·秋上》：「春女怨，秋士悲，感物化矣。」（24/7b）

《記纂淵海·論議部之十三·趨向不同》：「春女思，秋士悲。」（13/2a）

成國之道，工無偽事，農無遺力，士無隱行，官無失法。譬若設網者，引其綱而萬目開矣。（10/8a）

《藝文類聚·治政部上·論政》：「盛國之道，工無偽事，農無遺力，士無諂行，官無失法。譬若設網者，引其綱而萬目張。」（52/937）

小子無謂我老而羸我（羸，劣）。（10/9a）

《一切經音義》引許注：「羸，劣也。」（11/17a）

《一切經音義》引許注：「羸，劣也。」（28/17b）

《一切經音義》引許注：「羸，亦劣也。」（30/19b）

《一切經音義》引許注：「羸，劣也。」（32/4b）

《一切經音義》引許注：「羸，劣也。」（40/18b）

《一切經音義》引許注：「羸，劣也。」（47/17a）

《一切經音義》引許注：「羸，劣也。」（51/20a）

《一切經音義》引許注：「羸，劣也。」（62/4b）

《一切經音義》引許注：「羸，劣也。」（63/16b）

《一切經音義》引許注：「羸，劣也。」（64/4a）

《一切經音義》引許注：「羸，劣也。」（67/8a）

《續一切經音義》引許注：「羸，劣也。」（續 2/3a）

故君子能為善，而不能必其得福；不忍為非，而未能必免其禍。（10/9b）

《記纂淵海·論議部之三十六·力所不及》：「故君子能為善，而不能必其得福；不忍為非，而未能必免其禍。」（36/5b）

君，根本也；臣，枝葉也。根本不美，枝葉茂者，未之聞也。有道之世，以人與國（若

堯以天下與舜也)；無道之世，以國與人。(10/9b)

《太平御覽·治道部一·君》：「君，根本也；臣，枝葉也。根本不善，枝葉茂者，未聞也。

有道之世，以人與國；無道之世，以國與人(以賢人而與之國，堯、舜是也；以國與人，桀、紂與湯、武是也)。」(620/4b)

堯王天下而憂不解，授舜而憂釋。(10/9b)

《太平御覽·皇王部五·帝堯陶唐氏》：「堯王天下而憂不解，授舜而憂乃釋。」(80/7b)

人之情，於害之中爭取小焉，於利之中爭取大焉。(10/9b)

《記纂淵海·識見部之十六·審於取捨》：「人之情，於害之中爭取小焉，於利之中爭取大焉。」(95/1b)

魯酒薄而邯鄲圍(魯與趙俱朝楚，獻酒於楚，魯酒薄而趙酒厚。楚之主酒吏求酒於趙，

不與，楚吏怒，以趙所獻酒於楚王，易魯薄酒。楚王以為趙酒薄而圍邯鄲。一曰：

趙、魯獻酒於周也。事見《莊子》)。(10/10a)

《事類賦注·飲食·酒》引許注：「楚會諸侯，魯、趙皆獻酒於楚王。主酒吏求酒於趙，趙不與，吏怒，乃以趙厚酒易魯薄者奏之。楚王以趙酒薄，遂圍邯鄲。故曰魯酒薄而邯鄲圍。」(17/362)

《太平御覽·飲食部三·酒下》引許注：「楚會諸侯，魯、趙皆獻酒於楚王。主酒吏求酒於趙，趙不與，吏怒，乃以趙厚酒易魯薄者奏之。楚王以趙酒薄，遂圍邯鄲。」

(845/1b-2a)

《記纂淵海·論議部之二十六·事出意表》引許注：「楚會諸侯，魯、趙皆獻酒於楚王。楚王酒吏求酒於趙，不與，吏怒，乃以趙厚酒易魯薄者奏之。楚王以趙酒薄，遂圍邯鄲。」

(26/1b)

《記纂淵海·接物部之四·擠陷》引許注：「楚會諸侯，魯、趙皆獻酒於楚王。楚王酒吏求酒於趙，趙不與，吏怒，乃以趙厚酒易魯薄者奏之。楚王以趙酒薄，遂圍邯鄲。」

(149/3a)

老子學商容，見舌而知守柔矣；列子學壺子，觀景柱而知持後矣。(10/11a)

《記纂淵海·論議部之十九·因難見人》：「老子學商容，見舌而知守柔矣；列子學壺子，觀景柱而知持後矣。」(19/5a)

虎豹之文來射，猿狖之捷來措（措，刺也）。（10/11a）

《太平御覽·獸部二十二·猿》：「虎豹之文來射（以虎豹有文章，使人射取之），猿狖（女滑切）之捷來乍（豹，猿屬。乍，暫疾。以其捷，故使人疾擊之）。」（910/1b）

鵲巢知風之所起（歲多風則鵲作巢卑），獺穴知水之高下，暉日知晏（暉日，鳩鳥也。晏，无雲也。天將晏靜，暉日先鳴也），陰諧知雨（陰諧，暉日雌也，天將陰雨則鳴）。（10/11b）

《藝文類聚·鳥部下·鵲》：「鵲巢知風之所起。」（92/1593）

《事類賦注·禽部二·鳥》：「鵲巢知風之所起。（注：「言鵲作巢向風之所起為戶。」）」（19/393）

《太平御覽·羽族部八·鵲》：「鵲巢知風之所起（言鵲作巢向風之所起為戶。一說云：背風所起也）。」（921/3a）

《太平御覽·羽族部十四·鳩》：「暉日知晏，陰諧知雨。」（927/8b）

《太平御覽·羽族部十五·鳥巢》：「鵲巢知風之所起（言鵲作巢而知風。一說：背風也）。」（928/7b）

《太平御覽·蟲豸部五·蜡》：「蜡知將雨。（高誘曰：「蜡，蟲也。大如筆管，長三寸餘。蜡音皆。」）」（948/5a）

《記纂淵海·論議部之十四·微小有知》：「鵲巢知風之所起，獺穴知水之高下，暉日知晏（鳩鳥也），陰諧知雨（雌也）。」（14/1b）

故商鞅立法而支解，吳起刻削而車裂。（10/12a）

《記纂淵海·論議部之二十七·事有反報》：「故商鞅立法而支解，吳起刻削而車裂。」（27/1a）

故急轡數策者，非千里之御也。（10/12a）

《太平御覽·工藝部三·御》：「急轡數策者，非千里之御也。」（746/5b）

《記纂淵海·識見部之二十二·控制失道》：「急轡數策者，非千里之御也。」（101/7a）

故三代之善，千歲之積譽也；桀、紂之謗，千歲之積毀也。（10/12b）

《記纂淵海·物理部之一·毀譽》：「三代之善，千歲之積譽也；桀、紂之謗，千歲之積毀也。」（138/5a）

《記纂淵海·物理部之一·積漸》：「三代之善，千歲之積譽也；桀、紂之謗，千歲之積毀也。」（138/6a）

昔二鳳皇至於庭，三代至乎門，室至乎澤。德彌羸，所至彌遠；德彌精，所至彌近。
（10/12b）

《藝文類聚·祥瑞部下·鳳皇》：「昔者二皇鳳至於庭（二皇，伏羲、神農），三代鳳至於門（三代，堯、舜、禹也），周室鳳至於澤。德彌澆，所至彌遠；德彌精，所至彌近。」
（99/1708）

《太平御覽·羽族部二·鳳》：「昔者二皇鳳至於庭（二皇，宓戲、神農），三代鳳至於門（三◇代，堯、舜、禹），周室鳳至於澤。德彌確，所至彌遠；德彌精，所至彌近。」
（915/7a）

日不知夜，月不知晝，日月為明而弗能兼也。（10/13a）

《太平御覽·天部四·月》：「日不知夜，月不知晝，日月為明而不能兼也。」（4/8b）

《記纂淵海·論議部之二十二·各有所長》：「日不知夜，月不知晝，日月為明而非能兼也。」
（22/4b）

蒙塵而欲毋眯，涉水而欲毋濡，不可得也。（10/13a）

《太平御覽·地部二·塵》：「蒙塵而欲無昧，涉水而欲無濡，不可得也。」（37/10a）

《記纂淵海·論議部之三十六·涉水惡濕》：「蒙塵而欲毋眯，涉水而欲毋濡，不可得也。」
（36/3b）

天下有至貴而非勢位也，有至富而非金玉也，有至壽而非千歲也。原心反性則貴矣，適情知足則富矣，明死生之分則壽矣。（10/13b）

《藝文類聚·人部七·鑒誠》：「天下有至貴而非勢位也，有至富而非金玉也，有至壽而非千歲。愿恕反性則貴矣，適情知足則富矣，明死生之分則壽矣。」（23/415）

《太平御覽·人事部一百·鑒戒下》：「天下有至貴而非勢位也，有至富而非金玉也，有至壽而非千歲也。愿恕反性則貴矣，適情知足則富矣，明生死之分則壽矣。」（459/2b-3a）

《太平御覽·人事部一百一十三·富下》：「天下有至富而非金玉也，至壽而非千歲也。適情知足則富矣，明死生之分則壽矣。」（472/8a-b）

《記纂淵海·識見部之一·知足》：「天下有至富而非金玉也，適情知足則富矣。」（80/3b）

言無常是，行無常宜者，小人也；察於一事，通於一伎者，中人也；兼覆蓋而并有之，度伎能而裁使之者，聖人也（裁，制也。度其伎能而裁制使之）。（10/13b）

《太平御覽·人事部一·敘人》：「言無常是，行無常宜者，小人也；察於一事，通於技者，中人也；若覆而并有之，技能而裁使之者，聖人也（裁，制也。度其技能而裁制使也）。」（360/4b）

卷十一 齊俗訓

禮樂飾則純樸散矣，是非形則百姓眩矣，珠玉尊則天下爭矣。（11/1a）

《太平御覽·珍寶部二·珠下》：「珠玉尊則天下爭，禮樂飾則純朴散。」（803/3a）

夫水積則生相食之魚，土積則生自穴之獸，禮義飾則生偽匿之本。夫吹灰而欲無昧，涉水而欲無濡，不可得也。（11/1a）

《太平御覽·禮儀部二·敘禮下》：「夫水積則生相食之蟲（言大魚食小魚），土積則生食肉之獸，禮飾則生偽慝之儒（偽，詐。慝，姦）。夫吹灰而欲無昧，涉水而欲無濡，不可得也。」（523/6a）

《太平御覽·火部四·炭》：「夫吹灰而欲無昧，涉水而欲無濡，不可得也。」（871/8a）

《記纂淵海·論議部之三十六·涉水惡濕》：「吹灰而欲毋昧，涉水而欲毋濕，不可得也。」（36/3b）

有詭文繁繡，弱錫羅紈。（11/1b）

《藝文類聚·布帛部·羅》：「齊俗有詭文繁繡，弱錫羅紈。」（85/1461）

《太平御覽·布帛部三·羅》：「齊俗有繁繡羅紈。」（816/1b）

必有管屨跣跣，短褐不完者（楚人謂袍為短。褐，大布）。（11/1b）

《一切經音義》引許注：「楚人謂袍為短褐。」（91/11b）

《一切經音義》引許注：「屨，履也。」（97/11a）

《一切經音義》引許注：「楚人謂袍為短褐。」（99/3b）

夫蝦蟆為鵒，水蠶為螻蛄（青蛉也。音矛，音務），皆生非其類，唯聖人知其化。（11/1b）

《一切經音義》：「蝦基變為鵒鵒。」（78/3a）

《太平御覽·蟲豸部六·蟾蜍》：「夫蝦蟆為鵒，水蠶為螻（音聰），皆生於非其類（老蝦蟆化為鵒，水中蠶蟲化為螻。螻者，蜻蜓也），唯聖人能知其化。」（949/3b）

《續一切經音義》：「蝦蟆化為鶩。」（續 9/10b）

夫胡人見賡，不知其可以為布也；越人見毳，不知其可以為旃也。故不通於物者，難與言化。（11/1b-2a）

《北堂書鈔·服飾部三·毳》：「夫胡人見賡，不知其可以為布；越人見毳，不知其可以為毳。故不通於物者，不可與言俗。」（134/13b）

《太平御覽·服用部十·毳》：「夫胡人見麻，不知其可以為布；越人見毳，不知其可以為毳。故不通於物者，不可與言俗。」（708/5b）

《記纂淵海·識見部之十九·聞見淺狹》：「夫胡人見麻，不知其可以為布；越人見毳，不知其可以為毳。故不通於物者，不可與言俗。」（98/7b）

故糟丘生乎象箸，炮烙生乎熱斗（庖人進羹於紂，熱，以為惡，以熱升殺之。趙國升可以殺人，故起炮烙）。（11/2a）

《北堂書鈔·政術部十五·暴虐》：「糟丘生於象箸，炮烙始於熱斗。」（41/5b）

《北堂書鈔·服飾部四·熨斗》：「糟邱生於象箸，炮烙始乎熱斗。（注曰：「熱斗，熨斗也。紂見熱斗爛人手，遂作炮烙之刑矣。」）」（135/6b）

《太平御覽·服用部十四·熨斗》：「糟丘生於象箸，炮烙始於熱斗。（許慎曰：「熱斗，熨斗也。爛人手，遂作炮烙之刑也。」）」（712/1b）

《太平御覽·工藝部五·箸》：「糟丘生乎象箸。」（760/5a）

子路拯溺而受牛謝（拯，舉也。升出溺人，主謝以牛也），孔子曰：「魯國必好救人於患。」子貢贖人而不受金於府（魯國之法，贖人於他國者，爰金于府），孔子曰：「魯國不復贖人矣。」子路受而勸德，子貢讓而止善。孔子之明，以小知大，以近知遠，通於論者也。由此觀之，廉有所在，而不可公行也。故行齊於俗，可隨也；事周於能，易為也。矜偽以惑世，伉行以違眾，聖人不以為民俗。（11/2a-b）

《群書治要》：「子路拯溺而受牛謝（拯，舉也），孔子曰：『魯國必好救人於患矣。』子貢贖人而不受金於府（魯國之法，贖人於他國者，受於府也），孔子曰：『魯國不復贖人矣。』子路受而勸德，子貢讓而止善。孔子之明，以小知大，以近知遠，通於論者也。由此觀之，廉有所在，而不可公行也。故行齊於俗，可隨也；事周於能，易為也。矜偽以惑世，伉行以違眾，聖人不以為民俗也。」（41/255-56）

《記纂淵海·論議部之四·殊塗同歸》：「子路拯溺而受牛謝，孔子曰：『魯國必好救人於患。』子贛贖人而不受金於府，孔子曰：『魯國不復贖人矣。』子路受而勸德，子贛讓而止善。」（4/7b）

《記纂淵海·論議部之十三·所見不同》：「子路拯溺而受牛謝，孔子曰：『魯國必好救人於患。』子贛贖人而不受金於府，孔子曰：『魯國不復贖人矣。』子路受而勸德，子贛讓而止善。」（13/5a）

廣廈闔屋，連闔通房，人之所安也，鳥入之而憂；高山險阻，深林叢薄，虎豹之所樂也，人入之而畏；川谷通原，積水重泉，黿鼉之所便也，人入之而死；《咸池》、《承雲》、《九韶》、《六英》，人之所樂也，鳥獸聞之而驚；深谿峭岸，峻木尋枝，猿狖之所樂也，人上之而慄。（11/2b）

《一切經音義》引許注：「榛，木榛。」（50/6b）

《一切經音義》引許注：「榛，木叢也。」（63/14a）

《一切經音義》引許注：「叢木曰榛。」（75/15b）

《太平御覽·獸部四·豹》：「高山險阻，深林榛薄（叢木曰榛，深草曰薄），虎豹之樂也，人入之而畏；川谷通源，積水重淵，黿鼉之所便也，人入之而死。」（892/6b）

《太平御覽·鱗介部四·黿》：「高山險阻，深林叢薄，虎豹之所樂也，人入之而畏；川谷通原，積水重淵，黿鼉之所便也，人入之而死。」（932/5a）

《記纂淵海·論議部之十七·物各有宜》：「廣廈闔屋，連闔通房，人之所安也，鳥入之而憂；高山險阻，深林叢薄，虎豹之所樂也，人入之而畏；川谷通原，積水重泉，黿鼉之所便也，人入之而死；《咸池》、《承雲》、《九韶》、《六英》，人之所樂也，鳥獸聞之而驚；深谿峭岸，峻木尋枝，猿狖之所樂也，人上之而慄。」（17/1b-2a）

智者有所不足。柱不可以槁齒，筐不可以持屋，馬不可以服重，牛不可以追速，鉦不可以為刀，銅不可以為弩，鐵不可以為舟，木不可以為釜。各用之於其所適，施之於其所宜。（11/2b）

《北堂書鈔·舟部上·舟摠篇一》：「鐵可以為舡也。」（137/4a）

《藝文類聚·木部上·桐》：「智有所不足，故桐不可與為弓。」（88/1527）

《事類賦注·木部·桐》：「智者有所不足，故桐不可以為弩。」（25/500）

《太平御覽·居處部十五·柱》：「柱不可以刺齒，蓬不可以持屋。」（187/6b）

《太平御覽·兵部七十七·刀下》：「鉛不可以為刀，銅不可以為弩，鐵不可以為弓，木不可以為斧。」（346/4b）

《太平御覽·兵部七十九·弩》：「鉛不可以為刀，銅不可以為弩，鐵不可以為弓，木不可以為釜。」（348/6a）

《太平御覽·器物部二·釜》：「鉛不可以為刀，木不可以為釜。」（757/4a）

《太平御覽·珍寶部十一·鉛》：「鉛不可為刀。」（812/7a）

《太平御覽·珍寶部十二·銅》：「銅不可以為弩。」（813/3b）

《太平御覽·珍寶部十二·鐵》：「鐵不可以為舟。」（813/7b）

《太平御覽·木部五·桐》：「智有所不足，故桐不可以為弩。」（956/4a）

《記纂淵海·論議部之十七·物各有宜》：「蓬不可以持屋。」（17/1b）又：「柱不可以刺齒。」（17/1b）又：「馬不可以服重，牛不可以追速，鉛不可以為弩，鐵不可以為舟，木不可以為釜。各用之於其所適，施之於其所宜。」（17/2a）

《記纂淵海·名譽部之二·委棄》：「腐木不可以為屋。」（161/2b）

夫明鏡便於照形，其於以函食不如簞。（11/2b-3a）

《北堂書鈔·服飾部五·鏡》：「明鏡便于照形，蒸食不如竹簞也。」（136/3a）

《太平御覽·服用部十九·鏡》：「鏡便於照形，承食不如竹簞。」（717/3a）

《太平御覽·器物部二·簞》：「明鏡可鑑形，蒸食不如竹簞（裴玄論云：「尹氏鏡蒸食不如三錢竹簞。」）。」（757/9a）

犧牛粹毛，宜於廟牲，其於以致雨，不若黑蜥（黑蜥，神蛇也。潛於神淵，蓋能興雲雨）。（11/3a）

《初學記·天部下·雨》引許注：「黑蜥，神蛇。潛泉而居，將雨則躍。蜥，音麗。」（2/25）

《白孔六帖·雨》引許注：「黑蜥，神虬。潛泉中而居，天將雨則躍。」（2/7a）

《事類賦注·天部三·雨》引許注：「黑蜥，神虬。潛泉而居，將雨則躍。」（3/43）

《太平御覽·天部十·雨上》引許注：「黑蜥，神虬。潛泉而居，將雨則躍。蜥，音麗。」（10/7a）

《太平御覽·鱗介部五·蛇上》：「犧牛粹毛，宜於牲，其象以致雨，不若黑蜥（黑蜥，黑色，虬屬也。蜥潛於水，神象能致雨也）。」（933/5a）

夫玉璞不厭厚，角觶不厭薄，漆不厭黑，粉不厭白。此四者相反也，所急則均其用一也。（11/3a）

《北堂書鈔·服飾部四·粉》：「漆不厭黑，粉不厭白，其用則一也。」（135/14b）

《太平御覽·服用部二十一·粉》：「漆不厭墨，粉不厭白。」（719/1b）

《太平御覽·珍寶部四·玉下》：「玉璞不厭厚。」（805/3b）

今之裘與蓑孰急？見雨則裘不用，升堂則蓑不御，此代為常者也。（11/3a）

《太平御覽·服章部十一·裘》：「裘與蓑孰急？見雨則裘不用，上堂則蓑不御，此代為帝王者（代，更也。帝王貴）。」（694/5b）

故堯之治天下也，舜為司徒，契為司馬，禹為司空，后稷為大田師，奚仲為工。其導萬民也，水處者漁，山處者木，谷處者牧，陸處者農。地宜其事，事宜其械，械宜其用，用宜其人。澤皋織岡，陵阪耕田，得以所有易所無，以所工易所拙。是故離叛者寡，而聽從者眾。譬若播棊丸於地，員者走澤，方者處高，各從其所安。（11/3a-b）

《太平御覽·皇王部五·帝堯陶唐氏》：「堯之治天下也，舜為司徒，契為司馬，禹為司空，后稷為大田師，奚仲為工。其導萬民也，水處者魚，山處者木，谷處者牧，陸處者農。地宜其事，事宜其械，械宜其用，用宜其人。澤皋織岡，陵阪耕田，得以所有易所無，以工易所拙。是故離叛者寡，而聽從者眾。譬若播棊於地，負者走室，方者處高，各從其所安。」（80/6a-b）

故日月欲明，浮雲蓋之；河水欲清，沙石濺之；人性欲平，嗜欲害之。……夫縱欲而失性，動未嘗正物，以治身則危，以治國則亂，以入軍則破。是故不聞道者，無以反性。故古之聖王，能得諸己，故令行禁止，名傳後世，德施四海。是故凡將舉事，必先平意。神清意平，物乃可正。（11/4a、4b）

《群書治要》：「日月欲明，浮雲蓋之；河水欲清，沙石濺之；人性欲平，嗜欲害之。夫縱欲而失性，動未嘗正也，以治身則失，以治國則敗。是故不聞道者，無以反性。故古之聖王，能得諸己，故令行禁止，名傳後世，德施四海。是故凡將舉事，必先平意。神清意平，物乃可正。」（41/256-57）

《太平御覽·地部三十九·沙》：「河水欲清，沙壤濺之。」（74/6a）

《記纂淵海·論議部之二十·因惡累美》：「河水欲清，沙壤穢之。」（20/1a）

夫載哀者聞歌聲而泣，載樂者見哭者而笑。哀可樂者，笑可哀者，載使然也，是故貴虛（虛者，心無所載於哀樂也）。故水擊則波興，氣亂則智昏。智昏不可以為政，波水不可以為平。故聖王執一而勿失，萬物之情既矣，四夷九州服矣。（11/4b-5a）

《群書治要》：「夫載哀者聞歌聲而泣，載樂者聞哭者而笑，何者？載使然也，是故貴虛（虛者，無所載於哀樂）。故水激則波興，氣亂則智昏。昏智不可以為政，波水不可以為平。故聖王執一而勿失，萬物之情測矣，四夷九州服矣。」（41/257）

《太平御覽·人事部三十二·笑》：「戴哀者見歌而泣，戴樂者見哭而笑。」（391/6b）

故哭之發於口，涕之出於目，此皆憤於中而形於外者也。譬若水之下流，煙之上尋也，夫有熟推之者？（11/5a）

《藝文類聚·火部·煙》：「哭之發於口，涕之出於目，此憤於中而形於外也。譬水之下流，煙之上尋火，夫又孰推之？」（80/1378）

《太平御覽·人事部一百二十八·哭》：「故哭之發於口，涕之出於鼻，此皆憤於中而形於外也。」（487/7a）

故強哭者雖病不哀，強親者雖笑不和。（11/5a）

《太平御覽·人事部三十二·笑》：「強哭者雖疾不哀，強歡者雖笑不樂。」（391/6b）

《記纂淵海·論議部之二十三·事難強為》：「強哭者雖疾不哀，強歡者雖笑不樂。」（23/6a）

《記纂淵海·論議部之三十·假不可掩》：「強哭者雖疾不哀，強歡者雖笑不樂。」（30/4b）

故公西華之養親也，若與朋友處；曾參之養親也，若事嚴主烈君。（11/5a-b）

《太平御覽·人事部五十四·孝中》：「公西華之養親也，若與朋友處；曾參之養親也，若事烈君嚴主。」（413/5b）

故胡人彈骨（胡人之盟約，置酒人頭中，飲以相詛），越人契臂，中國歃血也，所由各異，其於信，一也。（11/5b）

《藝文類聚·人部十七·盟》：「胡人彈骨，越人契臂，中國啗盟，所由各異，其於信，一也。」（33/588）

《太平御覽·人事部七十一·信》：「胡人彈骨（胡人盟約，置酒人頭骨中，飲以相誼），越人鬻臂，中國接盟，所由各異，其於信，一也。」（430/6b）

《太平御覽·人事部一百二十一·盟誓》：「胡人彈骨（胡人之盟約，置酒人頭骨中，飲以相咀也），越人剡臂，中國接盟，所由名異，其於信，一也。」（480/6a）

帝顓頊之法，婦人不辟男子於路者，拂之於四達之衢（拂，撓）。（11/5b）

《太平御覽·皇王部四·黃帝軒轅氏》：「顓頊之法，婦人不避男子於路者，祆之於四達之衢（祆，音弗。除其不祥）。」（79/10a）

蹠《采齊》、《肆夏》之容也。（11/6b）

《一切經音義》引許注：「蹠，蹈也。」（24/19a）

禮者，體情制文者也。（11/7a）

《北堂書鈔·禮儀部一·禮摠》：「體性而制文。」（80/2b）

《太平御覽·禮儀部二·敘禮下》：「禮者，體情而制文者也。」（523/6a）

五帝三王之法藉風俗，一世之迹也。譬若芻狗土龍之始成，文以青黃，綃以綺繡，纏以朱絲，尸祝衿袞（衿，純服。袞，黑齊衣也），大夫端冕，以送迎之。及其已用之後，則壤土草剗而已，夫有孰貴之？（11/8a）

《一切經音義》引許注：「袞，黑衣也。」（17/7a）

《一切經音義》：「纏以朱絲。」（51/10a）

《一切經音義》：「纏以朱絲。」（66/15a）

《太平御覽·皇王部二·敘皇王下》：「五帝三王之法藉風俗，一世之跡也。譬若土龍、芻狗之始成，文以青黃，飾以綺繡，纏以朱絲。及其已用，則壤土、草芥而已，誰貴之哉？」（77/4a-b）

禹遭鴻水之患，陂塘之事，故朝死而暮葬。此皆聖人之所以應時耦變，見形而施宜者也。今知脩干戚而笑鏹插（鏹，斫屬），知三年而非一日。（11/8a）

《一切經音義》引許注：「鏹，斫也。」（94/10a）

《太平御覽·禮儀部三十四·葬送三》：「禹有洪水之患，陂塘之事（陂，蓄水。塘，池也），故朝死而暮葬。此皆聖人之所以應時設教，見而施宜者也。」（555/6b）

故瓠梁之歌可隨也，其所以歌者不可為也。（11/8b）

《北堂書鈔·樂部二·歌》：「瓠梁之歌可隨也，所以歌者不可為。（注曰：「瓠梁，善歌之人也。」）」（106/1b）

《藝文類聚·樂部三·歌》：「瓠梁之歌可隨也，其所歌者不可為（瓠梁，古善歌之人也）。」（43/771）

《初學記·樂部上·歌》：「瓠梁。」（15/376）

昔者馮夷得道，以潛大川。（11/9a）

《太平御覽·地部二十六·河》：「馮夷得道，以潛大川。」（61/4a）

譬若同陂而溉田，其受水均也。（11/9b）

《藝文類聚·水部下·陂》：「譬若同陂而溉田，其受水均也。」（9/170）

《太平御覽·地部三十七·陂》：「譬若同陂而溉田，其受水均也。」（72/7b）

今屠牛而烹其肉，或以為酸，或以為甘，煎熬燎炙，齊味萬方，其本一牛之體。

（11/9b）

《北堂書鈔·酒食部四·肉》：「今屠牛而烹其肉，或以酸，或以甘，煎熬臠炙，和齊萬方。」（145/2a）

《太平御覽·資產部八·屠》：「命屠而享其肉，或以酸，或以甘，齊和萬方，其本一牛之體也。」（828/2a-b）

《太平御覽·飲食部二十一·肉》：「今屠牛而烹其肉，或以酸，或以甘，煎熬犢炙，和有萬方，其本一牛之體。」（863/5a）

伯樂、韓風、秦牙、笮青，所相各異，其知馬一也。（11/9b）

《冊府元龜·總錄部·自述二》：「伯樂、塞風、秦牙、葛青，所相各異，其知馬一也。」（770/11b）

故剡剡銷（音削）鋸陳，非良工不能以制木；鑪囊埴坊設（鑪、囊、埴，皆治具。坊，土刑也），非巧冶不能以冶金。（11/9b）

《一切經音義》：「非良匠不能以制木。」（24/6a）

《一切經音義》：「良匠不以刀鋸，不能以制木，鋸者可以截物也。」（62/7b）

《一切經音義》：「良匠不能以制木，可截之以鋸也。」（66/3a）

《太平御覽·木部一·木上》：「剖剗銷（音削）鋸，非良匠不能以制木；鑪槌（音朵）坊（鑪、槌、錘，皆治坊之形也），非巧冶不能以冶金。」（952/5b）

屠牛吐一朝解九牛，而刀以剃毛；庖丁用刀十九年（庖丁，齊屠伯也），而刀如新剖
 硎（剖，始也。硎，磨刀也）。何則？游乎眾虛之閒。（11/9b-10a）

《初學記·武部·戈》：「屠牛坦一朝解九牛，而刀可以剃毛。」（22/530）

《一切經音義》引許注：「鬚，截髮也。」（34/7a）

《白孔六帖·刀》：「屠末朝解九牛，而刀可以剃毛。」（13/16b）

《太平御覽·兵部七十七·刀下》：「屠牛坦一朝解九牛，而刀可以剃毛。」（346/4b）

《太平御覽·資產部八·屠》：「屠牛坦一朝解九牛，而刀可以剃毛；庖丁為刀十九年，刃
 如新砥硎（庖丁，宋人。砥，磨也）。何則？遊乎眾虛之門。」（828/2b）

《記纂淵海·論議部之六·自得三昧》：「屠牛坦一朝解九牛，而刀可以剃毛；庖丁為刀十
 九年，刃如新硎。」（6/6b）

若夫規矩鉤繩者，此巧之具也，而非所以巧也。（11/10a）

《太平御覽·工藝部九·巧》：「規矩鉤繩者，乃巧之具也，而非所以為巧（巧存於心也）。」
 （752/6b）

天下是非無所定，世各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所謂是與非各異，皆自是而非人。
 （11/10a-b）

《群書治要》：「天下是非無所定，世各是其所是，非其所非，所謂是與所謂非各異，皆是
 自而非人。」（41/257-58）

今吾欲擇是而居之，擇非而去之，不知世之所謂是非者，不知孰是孰非？（11/10b）

《群書治要》：「今吾欲擇是而居之，擇非而去之，不知世之所是非者，孰是孰非？」
 （41/258）

故賓有見人於密子者（密子，子賤者也），賓出，密子曰：「子之賓猶有三過：望我
 而笑，是褻也（褻，慢也）；談語而不稱師，是返也；交淺而言深，是亂也。」
 賓曰：「望君而笑，是公也；談語而不稱師，是通也；交淺而言深，是忠也。」

故賓之容一體也，或以為君子，或以為小人，所自視之異也。故趣舍合即言忠而益親，身䟽即謀當而見疑。親母為其子治鬍，而血流至耳，見者以為其愛之至也，使在於繼母，則過者以為嫉也。事之情一也，所從觀者異也。從城上視牛如羊，視羊如豕，所居高也。闕面於盤水則員，於杯則隨。面形不變其故，有所員有所隨者，所自闕之異也。今吾雖欲正身而待物，庸遽知世之所自窺我者乎？

(11/11a-b)

《群書治要》：「客有見人於季子者（季子，子賤也），客出，季子曰：『子之所見客獨有三過：望我而笑，是僂之（僂，慢）；談語而不稱師，是反也；交淺而言深，是亂也。』客曰：『望君而笑，是公也；談語不稱師，是通也；交淺而言深，是忠也。』故客之容一體也，或以為君子，或以為小人，所自見之異也。故趣舍合則言忠而益親，身䟽即謀當而見疑也。親母為其子治鬍，血流至耳，見者以為愛之至也，使在於繼母，則過者以為嫉也。事之情一也，所從觀者異也。從城上視牛如羊，視羊如豕，所居高也。窺面於盤水則圓，於杯即橢。面形不變其故，所圓有所橢者，所自窺之異也。今吾雖欲正身而待物，庸遽知世之所自窺我者乎？」（41/258-59）

《一切經音義》：「窺面於槃即圓，於杯即橢。」（52/10a）

《太平御覽·人事部四十六·賓客》：「客有見人於孚子者，客出，孚子曰：『子之客獨有過：望我而笑之，是慢也；談論而不稱師，是叛也；交淺而言深，是亂也。』客曰：『望君而笑，是公也；談論不稱師，是通也；交淺而言深，是忠也。』故客一體也，或以為君子，或以為小人，從視之異。」（405/6b）

《太平御覽·人事部五十九·忠貞》：「交淺而言深，是忠也。」（418/1a）

《太平御覽·人事部一百三十九·簡傲》：「賓有見人於季子者，賓出，季子曰：『子之賓獨有三過：望我而笑，是慢也；談語而不稱師，是叛也；交淺而言深，是亂也。』賓曰：『望君而笑，是公也；談語不稱師，是通也；交淺而言深，是忠也。』故賓之賓客一體也，或以為小人，或以為君子，視之異也。」（498/3b-4a）

《太平御覽·器物部三·槃》：「窺面於槃水則圓，於杯水則脩。面形不變其故，有所圓脩者，皆所自窺之異也。」（758/7a）

《太平御覽·獸部十一·牛中》：「城上視牛，如羊如豕，所居高也。」（899/3b）

《記纂淵海·人倫部之九·朋友》：「交淺而言深者，忠也。」（110/10a）又：「交淺而言深，是亂也。」（110/10a）

《記纂淵海·人情部之六·獻忠》：「交淺而言深，忠也。」（121/5a）

《記纂淵海·言語部之二·失言》：「交淺而言深，亂也。」（155/1a）

故終身隸於人，辟若倪之見風也（倪，候風雨也。世所謂五兩者也）。（11/11b）

《北堂書鈔·舟部下·伍兩》：「若倪之見風也。（注云：「倪者，候風之羽也。楚人謂之伍兩。」）」（138/7b）

《太平御覽·天部九·相風》：「故終身隸於人，譬若統之見風也（統音緩。候風者也。世所謂五兩）。」（9/11a）

《太平御覽·舟部四·五兩》：「若統（胡管切）之候風也。（許慎曰：「統，候風扇也。楚人謂之五兩。」）」（771/6b）

治世之體易守也，其事易為也，其禮易行也，其責易償也。是以人不兼官，官不兼事，士農工商，鄉別州異。是故農與農言力，士與士言行，工與工言巧，商與商言數。是以士無遺行，農無廢功，工無苦事，商無折貨，各安其性，不得相干。故伊尹之興土功也，脩脰者使之跖鑿（長脰以蹋插者，使而入深），強脊者使之負土（脊強者在負重），眇者使之準，偃者使之塗（偃人塗地，因其偃也），各有所宜，而人性齊矣。胡人便於馬，越人便於舟，異形殊類，易事而悖，失處而賤，得勢而貴。聖人摠而用之，其數一也。（11/11b-12a）

《群書治要》：「治世之職易守也，其事易為也。是以人不兼官，官不兼事，各安其性，不得相干。故伊尹之興土功也，脩脰者使之超鑿（長脰以蹋插者，使而入深），強脊者使之負土（脊彊者任重也），眇者使之准，偃者使之塗（偃人塗地，因其偃也），各有所宜，而人性齊矣。胡人便於馬，越人便於舟，異形殊類，易事而悖，失處而賤，得勢而貴。聖人摠而用之，其教一也。」（41/259-60）

《太平御覽·地部二·土》：「伊尹曰興土功也，脩腳者使之蹠鑿，強脊者使之負土。」（37/7b）

《太平御覽·器物部九·鑿》：「故伊尹之興土功也，脩腳者使之蹠（音隻）鑿，強脊者使之負土（長腳者蹠得土多，鑿入土深也）。」（764/3a）

神機陰閉，剗剗無迹，人巧之妙也，而治世不以為民業。（11/12a）

《太平御覽·工藝部九·巧》：「神機陰閉，剗剗無迹，人巧之妙也，而治世不以為民業。」（752/6b）

魯般、墨子以木為鳶而飛之，三日不集，而不可使為工也。（11/12a）

《太平御覽·羽族部六·鵝》：「魯般、墨子以木為鵝而飛，三日集，而不可使為工也。」

（919/4b）

夫契輕重不失銖兩，聖人弗用，而縣之乎銓衡；視高下不差尺寸，明主弗任，而求之乎浣準（浣準，水望之平）。何則？人才不可專用，而度量可世傳也。故國治可與愚守也，而軍制可與權用也。夫待騶裏、飛兔而駕之（騶裏，良馬。飛兔，其子。裏、兔走，蓋皆一日萬里也），則世莫乘車；待西施、毛嬙而為配（西施、毛嬙，古好女也），則終身不家矣。然非待古之英俊，而人自足者，因所有而並用之。（11/12b）

《群書治要》：「夫擎輕重不失銖兩，聖人弗用，而懸之乎權衡；視高下不差尺寸，明主弗任，而求之乎浣准（浣准，水望之平）。何則？人材不可專用，而度量可世傳也。夫待要裏、飛兔而駕（要裏、飛兔，皆一日萬里也），則世莫乘車；待西施、洛莫而為妃（西施、洛莫，古好女也），則終身不家矣。然不待古之英俊，而人自足者，因其所有而遂用之也。」（41/260-61）

《事類賦注·獸部二·馬》：「夫待騶裏、飛兔而駕之，則世莫乘車矣。」（21/423）

《太平御覽·獸部八·馬四》：「夫待腰裏、飛菟而駕之，則世莫乘車矣（腰裏、飛菟，皆行萬里，其行若飛，因曰飛菟也）；待西施、落纂而為妃，則終身不蒙矣。」（896/9a）

《記纂淵海·識見部之三·隨宜》：「夫待腰裏、飛兔而駕之，則世莫乘車；待西施、毛嬙而為配，則終身不家矣。」（82/4b）

鳥窮則喙，獸窮則呴。（11/12b）

《一切經音義》：「鳥窮則搏，獸窮則攫。」（2/4a）

《一切經音義》：「鳥窮則搏，獸窮則攫。」（9/10a）

《一切經音義》：「獸窮則攫。」（20/17a）

《一切經音義》：「獸窮則攫，鳥窮則啄。」（43/20b）

《一切經音義》：「獸窮則攫，鳥窮則啄。」（56/2a）

《一切經音義》：「鳥窮則啄。」（62/16b）

昔武王執戈秉鉞以伐紂勝殷，搯笏杖屨以臨朝。（11/13a）

《太平御覽·兵部八十四·屨》：「武王執戈秉鉞以勝殷，搯笏杖屨以臨朝。」（353/6a）

今從箕子視比干，則愚矣；從比干視箕子，則卑矣；從管、晏視伯夷，則慙矣；從伯夷視管、晏，則貪矣。趨舍相非，嗜欲相反，而各樂其務，將誰使正之？（11/14a）

《一切經音義》：「從管仲視伯夷，則謂之慙矣。」（17/2a）

《一切經音義》：「從管仲視伯夷，則為之慙矣。」（19/15b）

《記纂淵海·論議部之十三·趨向不同》：「今從箕子視比干，則愚矣；從比干視箕子，則卑矣；從管、晏視伯夷，則慙矣；從伯夷視管、晏，則貪矣。趨舍相非，嗜慾相反，而各樂其務，將誰使正之？」（13/2a-b）

繫舟水中，鳥聞之而高翔，魚聞之而淵藏。（11/14a）

《太平御覽·羽族部一·鳥》：「繫舟水中，鳥聞之高翔，魚聞之沉淵。」（914/6a）

故惠子從車百乘以過孟諸，莊子見之，棄其餘魚（莊子，名周，蒙人。隱而不仕，見惠施之不足，故棄餘魚也）。（11/14a）

《太平御覽·鱗介部七·魚上》：「惠子從車百乘以過孟諸，莊子見之而棄餘魚（疾惠子故也）。」（935/5b）

鵜胡飲水數斗而不足。（11/14a）

《太平御覽·羽族部十二·鵜鶘》：「鵜鶘飲水數升而不足。」（925/6b）

林類、榮啟期衣若縣衰意不慊。（11/14a）

《事類賦注·服用部一·衣》：「林類、榮啟期衣若縣蓑。」（12/256）

《太平御覽·服章部六·衣》：「林類、榮啟期衣若懸蓑。」（689/10b）

譬猶冰炭鈎繩也，何時而合！（11/14b）

《白孔六帖·炭》：「譬如冰炭紐繩也，何時而合！（注曰：「冰寒炭熱，無時得合。」）」（16/29b）

《太平御覽·火部四·炭》：「譬猶冰炭鈎繩也，何時而可合（冰寒炭熱，鈎繩曲直，無時得合）！」（871/4b）

夫飛鳥主巢，狐狸主穴。巢者巢成而得棲焉，穴者穴成而得宿焉。趣舍行義，亦人之所棲宿也。（11/14b）

《太平御覽·羽族部一·鳥》：「夫飛鳥主巢，狐狸主穴。巢者巢成而得宿焉，趣舍行義，亦人之所棲宿也。」（914/6b）

治國之道，上無苛令，官無煩治，士無偽行，工無淫巧，其事經而不擾，其器完而不飾。亂世則不然。為行者相揭以高（揭，舉），為禮者相矜以偽。車與極於雕琢，器用遽於刻鏤。求貨者爭難得以為寶，詆文者處煩撓以為慧。爭為佞辯，久積而不決，無益於治；工為奇器，歷歲而後成，不周於用。故神農之法曰：「丈夫丁壯而不耕，天下有受其飢者；婦人當年而不織，天下有受其寒者。」故身自耕，妻親織，以為天下先。其導民也，不貴難得之貨，不器無用之物。是故其耕不強者，無以養生；其織不力者，無以揜形。有餘不足，各歸其身。衣食饒溢，姦邪不生。安樂無事，而天下均平。故孔丘、曾參無所施其善，孟賁、成荊無所行其威（成荊，古勇士也）。衰世之俗，以其知巧詐偽，飾眾無用，貴遠方之貨，珍難得之財，不積於養生之具。澆天下之淳（澆，薄也），析天下之樸，牯服馬牛以為牢。滑萬民，以清為濁，性命飛揚，皆亂以營，貞信漫瀾，人失其情性。（11/14b-15a）

《群書治要》：「治國之道，上无苛令，官无煩治，士无偽行，工无巧，其事任而不擾，其器完而不飾。亂世則不然。為行者相揚以高（楊，舉），為禮者相矜以偽。車輿極於雕琢，器用遽於刻鏤。求貨者爭難得以為寶，調文者遽於煩撓以為慧。爭為詭辯，久稽而不決，无益於治；工為奇器，歷歲而後成，不周於用。故神農之法曰：『丈夫丁壯而不耕，天下有受其飢者；婦人當年而不織，天下有受其寒者。』故身自耕，妻親織，以為天下先。其道民也，不貴難得之貨，不器无用之物。是故其耕不強者，无以養生；其織不力者，无以揜形。有餘不足，各歸其身。衣食饒裕，姦邪不生。安樂无事，而天下均平。故孔丘、曾參無所施其善，孟賁、成荊無所行其威（成荊，古勇士也）。衰世之俗，以其智巧詐偽，飾眾无用，貴遠方之貨，珍難得之財，不積於養生之具。澆天下之淳，以清為濁，人失其情。」（41/261-63）

《一切經音義》引許注：「澆，薄也。」（18/1b）

《一切經音義》引許注：「澆，薄也。」（80/21b）

《一切經音義》引許注：「澆，猶薄也。」（97/1a）

貧人則夏被褐帶索，含菽飲水以充腸，以支暑熱；冬則羊裘解札（解札，裘敗解也），短褐不掩形，而煬竈口（煬，炙）。故其為編戶齊民無以異，然貧富之相去也，猶人君與僕虜，不足以論之。夫乘奇技、偽邪施者，自足乎一世之間；守正脩理、不苟得者，不免乎飢寒之患。而欲民之去末反本，是由發其原而壅其流也。夫雕琢刻鏤，傷農事者也；錦繡纂組，害女工者也。農事廢，女工傷，則飢之本而寒之原也。夫飢寒並至，能不犯法干誅者，古今未之聞也。（11/15b）

《群書治要》：「故其為編戶齊民無以異，然貧富之相去也，猶人君與僕虜，不足倫之。夫乘奇伎、為邪施者，自足乎一世之間；守正脩理、不為苟得者，不勉乎飢渴之患。而欲民之去末反本，是猶發其源而壅其流也。且夫雕文刻鏤，傷農事者也；錦繡纂組，害女功者也。農事廢業，飢之本也；女功不繼，寒之源也。飢寒並至，而能無犯令干誅者，古今未之聞也。」（41/263-64）

《初學記·人部中·貧》：「貧人夏則被褐帶索，含菽飲水，以支暑熱；冬則羊裘，短褐不掩形而煬。」（18/444）

《太平御覽·時序部八·夏下》：「貧人則夏被褐帶索，含菽飲水，支暑熱；冬則羊裘蔽體，短褐不掩形，而煬竈口。」（23/1a）

《太平御覽·時序部十二·冬下》：「貧人冬則羊裘蔽體，短褐不掩形，而煬竈口。」（27/3b）

《太平御覽·人事部一百二十六·貧下》：「貧人夏則披褐帶索，含菽飲水，以支暑熱；冬則羊裘鮮札，短褐不掩形，而煬竈口焉（為裘如鎧甲之札，言其破壞也。煬，炙也。向竈口之自溫。湯，讀高尚之尚也）。故其為編戶齊民無以異，然貧富之相去也，猶人君之與僕虜，不足以喻之（喻，猶方也）。」（485/7a）

故江河決沉，一鄉父子兄弟相遺而走，事升陵阪，上高丘，輕足先升，不能相顧也；世樂志乎，見鄰國之人溺，尚猶哀之，又況親戚乎？故身安則恩及鄰國，志為之減；身危則忠其親戚，而仁不能解也。游者不能拯溺，手足有所急也；灼者不能救火，身體有所痛也。夫民有餘即讓，不足則爭；讓則禮義生，爭則暴亂起。扣門求水，莫弗與者，所饒足也；林中不賣薪，湖上不鬻魚，所有餘也。故物豐則欲省，求贍則爭止。秦王之時，或人殖子，利不足也；劉氏持政，獨夫收孤，財有餘也。故世治則小人守正，而利不能誘也；世亂則君子為姦，而法弗能禁也。（11/15b-16a）

《群書治要》：「故江河決流，一鄉父子兄弟相遺而走，爭升陵，上高丘，輕足者先，不能相顧也；世樂志平，見鄰國之溺，尚猶哀之，有況親戚？而行不能解也。游者不能拯溺，手足有所急也；灼者不能救火，身體有所痛也。夫民有餘即讓，不足即爭；讓則禮義生，爭則暴亂起。扣門求火水，莫不與者，所饒足也；林中不賣薪，湖上不鬻魚，所有餘也。故物隆則欲省，求瞻則爭止。故世治則小人守正，而利不能誘也；世亂則君子為姦，而刑不能禁也。」（41/264-65）

《太平御覽·鱗介部七·魚上》：「林中不賣薪，湖上不鬻魚，有所餘也。」（935/5b）

《記纂淵海·論議部之九·其勢使然》：「夫民有餘即讓，不足則爭；讓則禮義生，爭則暴亂起。扣門求水，莫不與者，所饒足也；林中不賣薪，湖上不鬻魚，所有餘也。故物豐則欲省，求瞻則爭止。」（9/6a）

卷十二 道應訓

白公曰：「若以石投水中，何如？」曰：「吳、越之善沒者能取之矣。」曰：「若以水投水，何如？」孔子曰：「菑、澠之水合，易牙嘗而知之（菑、澠，齊二水也）。」（12/1b）

《太平御覽·地部二十八·溜水》：「溜、澠之水合，易牙嘗而知之（溜、澠，齊二水也）。」（63/9a）

《冊府元龜·臺省部·忠節》：「以石投水，吳、越之善，沒善取之。」（466/15a）

《記纂淵海·論議部之三十五·以水濟水》：「以水投水。」（35/4a）

爭魚者濡，逐獸者趨，非樂之也。故至言去言，至為無為。（12/2a）

《太平御覽·鱗介部七·魚上》：「爭魚者濡，逐獸者趨，非樂之也。故至言去言，至為無為。」（935/6a）

惠子為惠王為國法（惠王，梁惠王。惠子，惠施也），已成而示諸先生，先生皆善之。奏之惠王，惠王甚說之，以示翟煎，曰：「善。」惠王曰：「善，可行乎？」翟煎曰：「不可。」惠王曰：「善而不可行，何也？」翟煎對曰：「今夫舉大木者，前呼邪許，後亦應之，此舉重勸力之歌也。豈無鄭、衛激楚之音哉？然而不用者，不若此其宜也。治國有禮，不在文辯。」故老子曰：「法令滋彰，盜賊多有。」此之謂也。（12/2a）

《群書治要》：「惠子為惠王為國法（惠王，魏惠王。惠子，惠施也），已成，王甚悅之，以示翟煎。翟煎曰：『善，可行邪？』煎曰：『不可。』王曰：『善而不可行，何也？』對曰：『今舉大木者，前呼邪許，後亦應之，此舉重勸力之歌也。豈無鄭、衛激楚之音哉？然而不用者，不若此其宜也。治國在禮，不在文辯。』故老子曰：『法令滋彰，盜賊多有。』此之謂也。」（41/265-66）

《太平御覽·治道部五·政治三》：「惠子為惠王為國法（惠王，梁惠王也。惠子，惠王師也），已成而示之諸先生（示為國法），先生皆善之。奏之惠王，惠王甚說之，以示翟

璜，曰：『善。』惠王曰：『善，可行乎？』翟璜曰：『不可。』惠王曰：『善而不可行，何也？』翟璜對曰：『今夫舉大木者，前呼邪許，後亦應之，此舉重勸力之歌也。豈無鄭、衛激楚之音哉？然而不用者，不若取是其宜也。治國者禮，不文辯。故老子曰：『法令滋章，盜賊多有。』此之謂也。』」（624/7a）

田駢以道術說齊王，王應之曰：「寡人所有齊國也，道術難以除患，願聞國之政。」

田駢對曰：「臣之言，無政而可以為政，譬之若林木，無材而可以為材。願王察其所謂，而自取齊國之政焉。己雖無除其患，天地之間，六合之內，可陶冶而變化也。齊國之政，何足問哉！」（12/2a-b）

《太平御覽·治道部五·政治三》：「田駢以道術說齊王，齊王應曰：『寡人之治齊國也，道術難以除患，願聞國之政。』田駢對曰：『臣之言，無政而可以為政，譬之若林木，無林而可以為林。願王察其所謂，而自取齊國之政焉。己雖無除其患，天地之間，六合之內，可陶冶而變化也。齊國之政，何足問哉！』」（624/7a-b）

譬白公之嗇也，何以異於梟之愛其子也（梟子長，食其母）？（12/3a）

《太平御覽·羽族部十四·惡鳥》：「白公之嗇財，若梟之愛其子也。（許慎曰：「梟子大，食其母也。」）」（927/5b）

趙襄子攻翟而勝之尤人、終人。使者來謁之，襄子方將食而有憂色。左右曰：「一朝而兩城下，此人之所喜也。今君有憂色，何也？」襄子曰：「江、河之大也，不過三日（三日而減）。飄風暴雨，日中不須臾（言其不終日）。今趙氏之德行無所積，今一朝兩城下，亡其及我乎！」孔子聞之曰：「趙氏其昌乎！」夫憂所以為昌也，而喜所以為亡也。勝非其難者也。賢主以此持勝，故其福及後世。齊、楚、吳、越皆嘗勝矣，然而卒取亡焉，不通乎持勝也。唯有道之主能持勝。（12/3b）

《群書治要》：「趙襄子使攻翟而勝之。襄子方將食而有憂色。左右曰：『一朝而兩城下，此人之所以喜也。今君有憂色，何也？』襄子曰：『江、河之大也，不過三日（三日而減）。飄風暴雨，日中不須臾（言其不能終也）。今趙氏之德行無積，一朝而兩城下，亡其及我乎！』孔子聞之曰：『趙氏其昌乎！』夫憂所以為昌也，而喜所以為亡也。勝非其難也，持之其難者也。賢主以此持勝，故其福及後世。齊、楚、吳、越皆嘗勝矣，然而卒取亡焉，不通乎持勝也。唯有道之主能持勝。」（41/266-67）

孔子勁杓國門之關，而不肯以力聞。(12/3b-4a)

《太平御覽·人事部二十七·健》：「孔子之勁能招國門之關。」(386/7a)

墨子為守攻，公輸般服，而不肯以兵知（墨子雖善為兵，而不肯以知兵聞也）。善持勝者，以強為弱。故老子曰：「道沖而用之，又弗盈也。」(12/4a)

《太平御覽·兵部五十三·勝》：「墨子為守，使公輸般服，而不肯以兵知（墨子雖善為兵，而不肯以知兵聞也）。善持勝者，以強為弱。故老子曰：「道冲而用之，有弗盈也。」(322/5b)

甯越欲干齊桓公，困窮無以自達，於是為商旅將任車（任，載也。《詩》曰：「我任我輦。」），以商於齊，暮宿於郭門之外。桓公郊迎客，夜問門，辟任車，爝火甚盛（爝，炬火也），從者甚眾。甯越飯牛車下，望見桓公而悲，擊牛角而疾商歌。桓公聞之，撫其僕之手曰：「異哉！歌者非常人也。」命後車載之。桓公及至，從者以請，桓公贍之衣冠而見。(12/5b-6a)

《北堂書鈔·政術部四·勸賞六》：「賜衣冠見。」(30/5a)

《事類賦注·樂部·歌》：「齊桓公郊迎客，夜開門。甯戚飯牛車下，望見桓公而悲，擊牛角而疾為商歌，曰：『南山矸，白石爛，生不逢堯與舜禪，短褐單衣適至昏，從昏飯牛薄夜半，長夜漫漫何時旦。』桓公聞之，曰：『異哉！歌者非常人也。』命後車載之。」(11/218)

《太平御覽·人事部八十五·知人下》：「甯戚欲于齊桓公，困窮無以自達，於是為商旅將牛車，暮宿於郭門之外。桓公郊迎客，夜爝火甚盛，從者甚眾。戚飯牛車下，望見桓公而悲，擊角而疾商歌。桓公聞之，撫其僕之手，曰：『異哉！歌者非常人也。』命後車載之，賜衣冠。」(444/3a)

《太平御覽·樂部十·歌三》：「甯戚欲于齊桓公，困窮無以自達，為商旅將任車（任，載也。《毛詩》曰「我任我輦」也），以商於齊，暮宿於郭門之外。桓公郊迎客，夜開門。甯戚飯牛車下，望見桓公而悲，擊牛角而疾商歌，歌曰：『南山矸，白石爛，短褐單衣長止晡，生不逢堯與舜禪，終日飼牛至夜半，長夜漫漫何時旦。』桓公聞之，撫其僕之手，曰：『異哉！歌者非常人也。』命後車載之。」(572/4a)

《太平御覽·火部三·炬》：「甯戚欲干齊桓公，困窮無以自達，於是為商任車（任，載也），商於齊，暮至於郭門外。桓公郊迎客，夜開門，爝火甚盛（爝火，炬火）。戚飯牛車下，望見桓公，擊牛角而疾商歌。」（870/8a）

《記纂淵海·識見部之九十一·鑒別》：「甯戚擊角而疾歌，齊桓公聞之，曰：『異哉！歌者非常人也。』命後車載之。」（91/1a）

中山公子牟謂詹子曰：「身處江海之上，心在魏闕之下，為之奈何？」詹子曰：「重生。重生則輕利。」中山公子牟曰：「雖知之，猶不能自勝，則從之。」（12/6b）

《一切經音義》：「心居魏闕。」（99/8b）

《事類賦注·地部一·海》：「中山公子牟謂詹子曰：『身處江海之上，心存魏闕之下，為之奈何？』詹子曰：『重生。重生則輕利。』子牟曰：『雖知之，不能勝。』詹子曰：『不能自勝則從之。』」（6/109-10）

楚莊王問詹何曰：「治國奈何？」對曰：「何明於治身，而不明於治國？」楚王曰：「寡人得立宗廟社稷，願學所以守之。」詹何對曰：「臣未嘗聞身治而國亂者也，未嘗聞身亂而國治者也。故本任於身，不敢對以末。」楚王曰：「善。」（12/7a）

《藝文類聚·治政部上·論政》：「楚王問詹何曰：『治國奈何？』詹何曰：『何明於治身，不明於治國？』楚王曰：『寡人得奉宗廟社稷，願學所以守之。』詹何對曰：『臣未嘗聞身亂而國治者也，故本身不敢對以末。』楚王曰：『善。』」（52/937-38）

是直聖人之糟粕耳（糟，酒滓也。粕，已漉之精也）！（12/7a）

《一切經音義》：「古人糟粕。（許叔重曰：「糟，有滓酒滓也。漚糟曰粕也。」）」（9/19b）

《一切經音義》引許注：「糟，酒滓也。粕，已漚糟也。」（77/14b）

《一切經音義》引許注：「糟，酒滓也。粕也，漚糟也。」（92/5b）

王壽負書而行，見徐馮於周。徐馮曰：「事者，應變而動。變生於時，故知時者無常行。書者，言之所出也。言出於知者，知者藏書。」於是王壽乃焚書而舞之。（12/7b-8a）

《太平御覽·學部十三·焚書》：「王壽負書而行，見徐憑，曰：『事者，應變而動。書者，言之所出。智不籍書。』王壽乃焚其書而舞也。」（619/7a）

令尹子佩請飲莊王，莊王許諾。子佩䟽揖，北面立於殿下，曰：「昔者君王許之，今不果往（果，誠也），意者臣有罪乎？」莊王曰：「吾聞子具於強臺。強臺者，南望料山，以臨方皇，左江而右淮，其樂忘死。若吾薄德之人，不可以當此樂也，恐留而不能反。」（12/8a）

《北堂書鈔·禮儀部六·拜揖》：「令尹子佩請飲莊王，王許。子佩具，王不往。子佩既請而揖，北面立於殿前。」（85/4b）

《一切經音義》引許注：「果，猶成。」（54/18a）

《太平御覽·人事部一百零九·樂》：「令尹子佩請飲莊王，莊王許諾。子佩之於京臺，莊王不往。明日，子佩䟽揖，北面立於殿下，曰：『昔君王許之，今不果往，意者臣有罪乎？』莊王曰：『吾聞子具於京臺。京臺者，南望獵山，以臨方皇，左江而右淮，其樂忘歸。若薄德之人，不可以當此樂也，恐流不能反。』」（468/4a）

趙簡子死，未葬，中牟入齊（中牟自入臣於齊也）。已葬五日，襄子起兵攻圍之，未合而城自壞者十丈。襄子擊金而退之（軍法，鼓以進眾，鉦以退之）。軍吏諫曰：「君誅中牟之罪而城自壞，是天助我，何故去之？」襄子曰：「吾聞之叔向曰：『君子不乘人於利，不迫人於險。』使之治城，城治而後攻之。」中牟聞其義，乃請降。（12/8b）

《太平御覽·兵部四十九·攻圍下》：「趙簡子死，未葬，中牟入齊（中牟自入臣於齊也）。已葬五日，襄子起兵攻之，圍未合而城自壞者十丈。襄子擊金而退之（軍法，鼓以進眾，鉦以退之）。軍吏諫曰：『君誅中牟之罪而城自壞，是天助我，何故去之？』襄子曰：『吾聞之叔向曰：『君子不乘人於利，不迫人於險。』使之治城，城成而後攻之。』中牟聞其義，乃請降。」（318/8b-9a）

秦穆公請伯樂曰：「子之年長矣，子姓有可使求馬者乎？」對曰：「良馬者，可以形容筋骨相也。相天下之馬者，若滅若失，若亡其一。若此馬者，絕塵弭微。臣之子皆下材也，可告以良馬，而不可告以天下之馬。臣有所與供僮纏采薪者九方堙，此其於馬，非臣之下也。請見之。」穆公見之，使之求馬。三月而反，報曰：「已得馬矣，在於沙丘。」穆公曰：「何馬也？」對曰：「牡而黃。」使人往取之，牡而驪。穆公不說，召伯樂而問之曰：「敗矣！子之所使求者，毛物、牡牡弗能知，又何馬之能知？」伯樂喟然木息曰：「一至此乎！是乃其所以千萬臣而無數

者也。若堙之所觀者，天機也。得其精而忘其粗，在其內而忘其外，見其所見而不見其所不見，視其所視而遺其所不視。若彼之所相者，乃有貴乎馬者。」馬至而果千里之馬。(12/9a-b)

《白孔六帖·馬》：「秦穆公謂伯樂曰：『子有使求馬者乎？』」荅曰：『馬不在形容筋骨相也。天下之馬，若滅若沒。臣之子皆下材，可告天下之馬。臣有擔纏束薪者九方堙，其於馬，非臣之下也。』求馬三月而反，曰：『得馬矣，在沙丘，牝而黃。』及馬至，則牝而驪。公謂伯樂曰：『子所求馬者，毛色、牝牝不知，敗矣！』伯樂太息曰：『一至此乎！堙之所觀者，天機也。得其精而忘其粗，見其內忘其外也。』果千里馬。」

(96/2b)

《太平御覽·獸部八·馬四》：「秦穆公謂伯樂曰：『子之年長矣，子姓有可使求馬乎？』」伯樂對曰：『良馬可以形容筋骨相也。天下之馬者，若滅若沒，若亡若失。臣之子皆下才也。臣有所與九方禪，其於馬，非臣之比也。』穆公之見，使行求馬。三月而反，報曰：『已得之，在沙丘。』穆公曰：『何馬？』對曰：『馬牝而黃。』使人往取之，牡而驪。公不悅，召伯樂曰：『敗矣！子之所使求馬者，色物牝牡弗能知，又何馬之能知也？』伯樂曰：『若皋之所觀，天機也。得其精忘其麤，在其內而忘其外。』馬至，果天下之馬也。」(896/2b)

晉伐楚，三舍不止，大夫請擊之。莊王曰：「先君之時，晉不伐楚。及孤之身而晉伐楚，是孤之過也。若何其辱群大夫？」曰：「先臣之時，晉不伐楚。今臣之身而晉伐楚，此臣之罪也，請王擊之。」王俛而泣涕沾襟，起而拜君大夫。晉人聞之曰：「君臣爭以過為在己，且輕下其臣，不可伐也。」夜還師而歸。(12/10a)

《太平御覽·兵部三十六·征伐下》：「晉伐楚，三舍不止，大夫擊之。莊王曰：『先君之時，晉不伐楚。及孤之身而晉伐楚，是孤之過也。若何其辱？』群大夫曰：『先臣之時，晉不伐楚。今臣之身而晉伐楚，此臣之罪也，請擊之。』王俛而泣涕沾襟，起而拜群大夫。晉人聞之曰：『君臣爭以過為在己，不可伐也。』夜還師而歸。」(305/5a)

公孫龍在趙之時，謂弟子曰：「人而無能者，龍不能與遊。」有客衣褐帶索而見曰：「臣能呼。」公孫龍願謂弟子曰：「門下故有能呼者乎？」對曰：「無有。」公孫龍曰：「與之弟子之籍。」後數日，往說燕王。至於河上，而航在一汜，使善呼之，一呼而航來。(12/11a)

《北堂書鈔·舟部下·航》：「公孫龍在趙之時，及謂弟子曰：『人無能者，龍弗與遊。』」

有客曰：『臣能呼航來。』公孫龍曰：『與之弟子之藉。』后數日，往說燕王。至于河上，而航在北汜，使善呼者呼之而航來。」（138/2b）

《藝文類聚·舟車部·舟》：「公孫龍在趙時，謂弟子曰：『人而無能者，龍弗能與遊。』」

有客衣褐帶素而見曰：『臣能呼。』公孫龍顧謂弟子曰：『門下故有能呼者？』對曰：『無。』公孫龍曰：『與之弟子之籍。』後數日，往說燕王。至於河上，而航在水汜，使善呼者呼之而航來。」（71/1231）

《太平御覽·舟部三·敘舟下·航》：「公孫龍在趙之時，謂弟子曰：『人而無能者，龍與遊。』」

有客衣褐帶素而見曰：『臣能呼。』公孫龍顧謂弟子曰：『門下故有能呼者乎？』對曰：『無有。』公孫龍曰：『與之弟子之藉。』後數日，往說燕王。至於河側，而航在北，使客呼之，一呼而航來。」（770/6b）

大司馬捶（覩果反）鉤者，年八十矣（捶，鍛擊也）。（12/12a）

《一切經音義》引許注：「捶，鍛也。」（11/8a）

屈商乃拘文王於羑里。於是散宜生乃以千金求天下之珍怪，得駒虞、雞斯之乘，玄玉

百工，大貝百朋（五貝為一朋也）。（12/12b）

《太平御覽·鱗介部十三·貝》：「商拘文王於羑里。於是散宜生乃以千金求天下之珍怪，得大貝百朋（五百為一朋也）。」（941/1b）

文王歸，乃為玉門，築靈臺，相女童，擊鍾鼓（玉門，以玉飾門為柱樞也。相女童，相，視之。一曰：相，匠也），以待紂之失也。紂聞之曰：「周伯昌改道易行，吾無憂矣。」乃為炮烙，剖比干，剔孕婦，殺諫者。文王乃遂其謀。（12/12b）

《初學記·居處部·臺》：「文王築靈臺。」（24/574）

《初學記·居處部·門》：「周文王作玉門，言以玉飾也。」（24/582）

《太平御覽·皇王部九·周文王》：「文王歸自商，乃為玉門，築靈臺，相女童，鐘鼓（玉門，以玉飾門為柱樞也。相女童，視之也），以待紂之失也。紂聞之曰：『周伯昌改道易行，吾無憂矣。』乃為炮烙，剖比干，剔孕婦，殺諫者。文王乃遂其謀。」（84/4b-5a）

《太平御覽·居處部十一·門下》：「周文王作玉門，言以玉飾也。」（183/2b）

成王問政於尹佚曰：「吾何德之行（尹佚，史佚）而民親其上？」對曰：「使之時而

敬順之。」王曰：「其度安至？」曰：「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王曰：「懼哉！王人乎！」尹佚曰：「天地之間，四海之內，善之則吾畜也，不善則吾讎也。」
(12/13a)

《太平御覽·皇王部九·成王》：「成王問政於尹逸曰：『吾何德之行（尹佚，史佚也）而民親其上？』對曰：『使之時而敬順之。』王曰：『其度安至？』曰：『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王曰：『懼哉！王人乎！』尹逸曰：『天地之間，四海之內，善之則吾畜也，不善則吾讎也。』」（84/9b-10a）

楚將子發好求技道之士，楚有善為偷者往見曰：「聞君求技道之士。臣，偷也，願以技齋一卒（齋，備。卒，足）。」子發聞之，衣不給帶，冠不暇正，出見而禮之。左右諫曰：「偷者，天下之盜也。何為之禮？」君曰：「此非左右之所得與。」後無幾何，齊興兵伐楚，子發將師以當之，兵三卻。楚賢良大夫皆盡其計而悉其誠，齊師愈強。於是市偷進請曰：「臣有薄技，願為君行之。」子發曰：「諾。」不問其辭而遣之。偷則夜解齊將軍之幃帳而獻之。子發因使人歸之，曰：「卒有出薪者，得將軍之帷，使歸之於執事。」明又復往取其枕，子發又使人歸之。明日又復往取其簪，子發又使歸之。齊師聞之，大駭。將軍與軍吏謀曰：「今日不去，楚軍恐取吾頭。」則還師而去。故曰：無細而能薄，在人君用之耳。

(12/13a-b)

《北堂書鈔·衣冠部上·簪》：「楚將子法好伎道之士，有善為偷者往見子發，子發禮之。無幾，何齊伐楚，子發將師當之，兵三卻。齊師愈強。市偷進曰：『有薄伎。』遣之行，偷則夜出取其幃，明夕取枕，明夕取簪，悉歸之。齊大駭，□還師也。」（127/8a）

《一切經音義》引許注：「齋，備足也。」（78/9a）

《一切經音義》：「願以伎道齋一本。（許叔重注云：「備足也。」）」（81/17a）

《太平御覽·人事部一百一十六·待士》：「楚時子發好求伎道之士（士有術者無不養），楚有善為偷者往見曰：『臣，楚市偷也，願以伎該一卒（該，備也。一卒，一人）。』後無幾何，齊興兵伐楚。於是市偷進請曰：『臣有薄伎，願為君行之。』子發曰：『諾。』不問其辭而遣之。偷則夜出解齊將軍之帷而獻之。子發因使人歸之，曰：『卒有出採薪者，得將軍之帷，謹歸之於執事。』明夕復往取其枕，子發又使歸之。明夕復因取簪，又使歸之。於是齊師大駭。將軍與軍吏謀之曰：『今夕不去，楚軍恐取吾首。』即還師而去。故伎無細薄，在人君用之。」（475/7a）

《太平御覽·人事部一百四十·盜竊》：「楚將子發好求伎道之士，有善為偷者往見曰：『聞君求伎道之士。臣，楚市偷也，願以伎該一卒。』子發見而禮之。無幾何，齊興師伐楚，子發將師以當之，兵三卻。於是市偷請曰：『臣有薄伎，願君行之。』子發曰：『諾。』偷則夜出，解齊將軍之綢帷而獻之。子發使歸之。明夕復往取其枕，又使歸之。明夕復往取其簪，又使歸之。於是齊師大駭。將軍與軍吏謀曰：『今夕不去，楚軍恐取吾首。』即還。」（499/9a-b）

《太平御覽·服章部五·簪導》：「楚將子發好伎道之士，有善為偷者往見子發，子發禮之。無幾何，齊伐楚，子發將師當之，兵三卻。齊師逾強。於是善偷則夜出取幘，明夕取枕，明夕又取簪，悉歸之。齊師大駭，謀曰：『今夕不去，楚軍恐取吾首。』還師而去之。故伎無細，能無薄，在人君用之也。」（688/5a）

《太平御覽·服用部一·幘》：「楚將子發求伎道之士，楚有善為偷者，願以伎自効，子發禮之。後齊伐楚，偷乃夜解齊將之幘，獻之子發，因複還之，齊將懼而退。」（699/7a）

《太平御覽·服用部九·枕》：「楚將子發好伎道之士，有善偷者往見子發，子發禮之。無幾，齊伐楚。偷夜出盜其齊將軍枕，歸之。明夕，復取其簪，又以歸之。齊師大駭，還師而去。」（707/3a）

《冊府元龜·總錄部·自述》：「齊伐楚，楚子發將師以當之，兵三卻。楚賢大夫皆盡其計而悉其誠。有善偷者進請曰：『臣有薄伎，願為君行之。』君曰：『諾。』偷即夜出，解齊將軍之幘帳而獻之子發。子發使人歸之，曰：『卒有出採薪者，得將軍之帳，使使歸於執事。』明日又復往取枕，子發又使歸之。明日又復往取簪，子發又使歸之。齊師聞之，大駭。將軍與君吏謀曰：『今日不去，楚君恐取吾頭矣。』即旋師而去。」（770/11b-12a）

《記纂淵海·論議部之十四·微小有補》：「齊興兵伐楚，子發將師以當之，兵三卻。楚賢良大夫皆盡其計而悉其誠，齊師愈強。於是市偷進請曰：『臣有薄伎，願為君行之。』子發曰：『諾。』不問其辭而遣之。偷則夜解齊將軍之幘帳而獻之。子發因使人歸之，曰：『卒有出薪者，得將軍之帷，使歸之於執事。』明日又復往取其枕，子發又使人歸之。明日又復往取其簪，子發又使歸之。齊帥聞之，大駭。將軍與軍吏謀曰：『今日不去，楚軍恐取吾頭。』則還師而去。故曰：無細而能薄，在人君用之耳。」（14/4a）

齊王后死，王欲置后而未定，使群臣議。薛公欲中王之意（薛公，田嬰也），因獻十珥而美其一。旦日，因問美珥之所在，因勸立以為王后。齊王大說，遂尊重薛公。

故人主之意欲見於外，則為人臣之所制。故老子曰：「塞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勤。」（12/14b）

《群書治要》：「齊王后死，欲置后而未定，使群臣議。薛公欲中王之意（薛公，田嬰），因獻十珥而美其一。旦日，因問美珥之所在，因勸立以為王后。齊王大悅，遂重薛公。故人主之嗜慾見於外，則為人臣之所制。故老子曰：『塞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勤。』」（41/267-68）

盧敖游乎北海（盧敖，燕人，秦始皇召以為博士，使求神仙，亡而不返也），經乎太陰，入乎玄闕（太陰，北方也。玄闕，北方之山也），至於蒙穀之上。見一士焉，深目而玄鬚，淚注而鵞肩，豐上而殺下，軒軒然方迎風而舞。顧見盧敖，慢然下其臂，遯逃乎碑。盧敖就而視之，方倦龜殼而食蛤梨（蛤梨，海蚌）。盧敖與之語曰：「唯敖為背群離黨，窮觀於六合之外者，非敖而已乎？敖幼而好遊，至長不渝。周行四極，唯北陰之未闢。今卒睹天子於是，子殆可與敖為友乎？」若士者齏（音拳）然而笑曰：「嘻！子中州之民，寧肯而遠至此。此猶光乎日月（言太陰之地，尚見日月也）而載列星，陰陽之所行，四時之所生。其比夫不名之地，猶突奧也（言我所游不可字名之地，以盧敖而所行比之，則如突奧。奧，室中也）。若我南游乎岡哀之野，北息乎沉墨之鄉，西窮冥冥之黨，東開鴻濛之光。此其下無地而上無天，聽焉無聞，視焉無眴。此其外猶有汰沃之汜（汰沃，四海予天之際水流聲也。汜，涯也），其餘一舉而千萬里（千萬里，沃汜之外也），吾猶夫能之在（吾尚未至此也）。今子游始於此，乃語窮觀，豈不亦遠哉！然子處矣。吾與汗漫期于九垓之外（汗漫，不可知之也。九垓，九天之外），吾不可以久駐。」若士舉臂而竦身，遂入雲中。盧敖仰而視之，弗見，乃止駕（止其所駕之車）。止柅治，悖若有喪也。曰：「吾比夫子，猶黃鵠與壤蟲也。終日行不離咫尺，而自以為遠，豈不悲哉！」（12/15a-b）

《藝文類聚·靈異部上·仙道》：「盧遨遊乎北海，經乎太陰，入乎玄闕，至蒙穀之上。見處士者，深目而喉，渠頭（渠，大也）而鵞肩，豐上殺下，軒軒方迎風而舞。顧見盧遨，翻然下其臂，遯逃乎碑下。遨就觀之，方倦龜遨而食合藜。遨與之語，若士囁然笑曰：『嘻！子中州之人，不宜而遠至此。猶光乎日月而載乎列星。』」（78/1327）

《藝文類聚·鱗介部下·蛤蜊》：「若士乃捲龜殼而食蛤蜊。」（97/1676）

《一切經音義》引許注：「九垓，九天也。」（30/3a）

《一切經音義》引許注：「九垓者，九天下也。」（45/20b）

《一切經音義》引許注：「九垓，九天。」（88/10a）

《事類賦注·地部一·地》：「盧敖游乎北海，至於蒙穀之上。見一士焉，與之語曰：『唯敖為背群離黨，窮觀於六合之外。周行四極，唯北陰之未窺。子殆可與敖為友乎？』若士者益然而歎曰：『嘻！子中州民，寧肯向遠至此。若我南游乎罔闕之野，北息乎沈墨之鄉，西窮冥冥之黨，東開瀕濛之光。此其下無地而上無天，聽焉無聞，視焉無眴。子游始於此，乃語窮觀，豈不亦遠哉！然子處矣。吾與汗漫期於九垓之上。』舉臂而竦身，遂入雲中。（注曰：「盧敖，燕人，秦始皇帝召之為博士，使求神仙，亡而不返也。益，音拳。汗漫，不可知之也。九垓，九天也。」）」（6/104）

《太平御覽·地部二·地下》：「盧敖游乎北海（盧敖，燕人，秦始皇帝召以為博士，使求神僊，亡而不返也），徑乎太陰，入乎玄闕（太陰，北方玄也），至於蒙穀之上。見一士焉，深目而玄鬢，渡注而鳶肩，豐上而殺下，軒軒然迎風而舞。顧見盧敖，慢然下臂，遯逃乎碑。盧敖就而視之，方倦龜殼而食合梨（合梨，海蚌）。盧敖與之語曰：『唯敖為背群離黨，窮觀於六合之外者，非敖而已乎？敖幼而好遊，至長不渝解。周行四極，唯北陰之不闕。今卒賭夫子於是，子殆可與敖為友乎？』若士者齏（音拳）然嘆曰：『噫！子中州民，寧肯而遠至此。此猶光日月（言太陰之地，尚見日月）而載列星，陰陽之所行，四時之所生。此其比夫不名之地，猶突奧（言我所游不可字名之地，以盧敖所行之，則如突奧中也）。若我南游乎罔闕之野，北息乎沉墨之鄉，西窮冥冥之黨，東開瀕濛之光。此其下無地而上無天，聽焉無眴。此其外猶有狀沐之汜（狀沐，四海與天之際流聲也。汜，崖也），其餘一舉而千萬里（千萬里，狀沐之外也），吾猶未能之在（吾尚未至此地）。今子游始此，乃於語窮觀，豈不亦遠哉！然子處矣哉。吾與若汗漫期於九垓之上（汗漫，不可知之地。九垓，九天也），吾不可以久居。』士舉臂而竦身，遂入雲中。盧敖仰而視之，弗見，乃止駕（止其所駕而居）。」（37/2a-b）

《太平御覽·鱗介部十四·蛤蜊》：「若土方捲龜殼而食蛤蜊。」（942/3a）

《冊府元龜·總錄部·自述二》：「盧敖游乎比海，經乎太陰，入乎玄闕，至於蒙穀之上。見若士，曰：『子殆可與敖為交乎？』若士者齒然而笑曰：『嘻乎！子中州民，寧肯而遠至此。吾與汗漫期於九垓之上，吾不可以久於是。』舉臂而竦身，遂入雲中。盧敖仰而視之，弗見乃止。吾此夫子也，猶黃鵠之與環蟲。終日行而離咫尺，自以為遠，不亦悲哉！」（770/12a-b）

朝菌不知晦朔（朝菌，朝生暮死之蟲也。生水上，狀似蠶蛾。一名孳母，海南謂之蟲邪）。（12/15b）

《太平御覽·蟲豸部六·茲母》：「朝秀不知晦朔。（許慎注曰：「朝生暮死蟲也。生水上，似蠶蛾。一曰茲母。」）」（949/9a）

季子治亶父三年（季子，子賤），而巫馬期纓衣短褐（巫馬期，孔子弟子也），易容貌，往觀化焉（易服而往，微以視之）。見夜魚釋之。巫馬期問焉，曰：「凡子所為魚者，欲得也。今得而釋之，何也？」漁者對曰：「季子不欲人取小魚也。所得者小魚，是以釋之。」巫馬期歸以報孔子曰：「季子之德至矣！使人閤行，若有嚴刑在其側者。季子何以至於此？」孔子曰：「丘嘗問之以治，言曰：『誠於此者刑於彼。』季子必行此術也。」（12/15b-16a）

《群書治要》：「密子治單父三年（密子，子賤也），而巫馬期（巫馬期，孔子弟子也）往觀化焉（微視之）。見夜漁者得魚則釋之。問焉，漁者對曰：『密子不欲人之取小魚也。所得者小魚，是以釋之。』巫馬期歸以報孔子曰：『密子之意至矣！使人閤行，若有嚴刑在其側者。密子何以至於此？』孔子曰：『丘嘗問之以治，言曰：『誠於此者形於彼。』密子必行此術也。』」（41/268-69）

《事類賦注·鱗介部二·魚》：「季子治單父三年，而巫馬期衣短褐，易容貌，往觀化焉。夜見漁者得而釋之。巫馬期問焉，曰：『凡子所為漁者，欲得魚也。今而釋之，何也？』漁者對曰：『季子不欲人取小魚也。所得者小魚，是以釋之。』巫馬期歸以報孔子曰：『季子之德至矣！』（注：「季子，子賤。」）」（29/569）

《太平御覽·鱗介部七·魚上》：「季子治亶父三年（季子，子賤），而巫馬期衣短褐，易容貌，往觀化焉（易服而往，微以視之也）。見夜魚者釋之。巫馬期問焉，曰：『凡子所為魚者，欲得也。今得而釋之，何也？』魚者對曰：『季子不欲人取小魚也。所得者小魚，是以釋之。』巫馬期歸以報孔子曰：『季子之德至矣！』」（935/6a）

尹需學御，三年而無得焉，私自苦痛，常寢想之（寢堅思之）。中夜，夢受秋駕於師（秋駕，善御之術）。明日往朝，師望之謂之曰：「吾非受道於子也，恐子不可予也。今日將教子以秋駕。」尹需反走，北面再拜曰：「臣有天幸，今夕固夢受之。」（12/17a）

《太平御覽·工藝部三·御》：「尹需學御，三年而無得焉，常寢想之（寢堅思之）。中夜，夢受秋駕於師（秋駕，善御之術）。明日往朝，師望而謂之曰：『吾非愛道於子也，恐子不可予也。今日將教子以秋駕。』尹需反走，北面再拜曰：『臣有天幸，今夕固夢受之。』」（746/6a）

豐水之深千仞，而不受塵垢，於金鐵鍼焉，則形見於外。（12/18b）

《太平御覽·珍寶部十二·鐵》：「豐水之深十仞，不受塵埃，投金鐵焉，則形見於水。」（813/7b）

夫物盛而衰，樂極則悲。（12/19b）

《記纂淵海·論議部之十六·物極則反》：「物盛而衰，樂極則悲。」（16/5a）

卷十三 汜論訓

古者有鍪而綖領以王天下者矣（古者，蓋三皇以前也。鍪，頭著兜鍪帽，言未知制冠也。綖領，皮衣屈而紮之，如今胡家韋襲反褶以為領也。一說：鍪，放髮也；綖，繞頸而已；皆無飾）。其德生而不辱（刑措不用也），予而不奪（予，予無財也。不奪，無所徵求於民也），天下不非其服，同懷其德（非，猶譏呵也。懷，歸也）。當此之時，陰陽和平，風雨時節，萬物蕃息（政不虐，生無夭折），鳥鵲之巢可俯而探也，禽獸可羈而從也（從，猶牽也），豈必褒衣博帶，句襟委章甫哉！（13/1a）

《北堂書鈔·衣冠部下·衣》：「古者有鍪而卷領以王天下，其德生而不殺。」（129/1b）

《初學記·帝王部·總敘帝王》：「古有鍪頭而卷領以王天下。（注曰：「古者，蓋三皇以前。鍪，頭著兜帽，言未知制冠。卷領，皮衣屈而挾之，如今朝韋襲反攝以為領。」）」（9/203-04）

《太平御覽·皇王部二·敘皇王下》：「古者有鍪而綖領以王天下者矣（古者，蓋三皇以前也。鍪，頭著兜鍪帽，言未知制冠也。綖領，皮衣屈而挾之，如今胡家韋襲文攝以為領也。一說：鍪，放髮也；綖，繞頸而已；皆無飾也）。其德生而不辱（刑措不用也），予而不奪（予其則也。不奪，無所徵求於民也），天下不非其服，同懷其德（非，猶譏也。懷，歸）。當此之時，陰陽和平（風雨時節），萬物蕃息（政不虐，生無夭折），鳥鵲之巢可俯而探也，禽獸可羈而從也（從，猶牽也），豈必褒衣博帶，句襟委貌章甫哉！」（77/3a-b）

古者民澤處復穴（處，居也。復穴，重窟。一說：穴，毀隄防崖岸之中以為窟堂也），冬日則不勝霜雪霧露，夏日則不勝暑熱蟲蚋。聖人乃作為之築土構木，以為宮室，上棟下宇，以蔽風雨，以避寒暑，而百姓安之。（13/1a-b）

《太平御覽·居處部二·室》：「古者民澤處腹穴（鑿崖岸之腹以為密室），冬日則不勝雪霜霧露，夏日則不勝暑熱蚊蚋。聖人乃作為之築土構木，以為室屋，上棟下宇，以蔽風雨，以避寒暑，百姓安之。」（174/6a）

《太平御覽·蟲豸部二·蚩》：「上古之時，冬日則不勝霜雪霧露，夏日則不勝暑熱蟲蚩。」
(945/3a)

伯余之初作衣也（伯余，黃帝臣也。《世本》曰：「伯余製衣裳。」一曰：伯余，黃帝），綖寐索縷，手經指挂，其成猶網羅。後世為之機杼勝複，以便其用。（13/1b）
《太平御覽·資產部五·機杼》：「伯余之初作衣也（伯余，黃帝臣也），綖麻素縷，手經指挂。後世為之機杼勝復，以便其用。」（825/8b）

古者剡耜而耕，摩蜃而耨（剡，利也。耜，耒屬也。蜃，大蛤。摩令利，用之耨。耨，除苗穢也），木鉤而樵，抱甌而汲。（13/1b）

《太平御覽·器物部三·餅》：「古者抱餅而汲。」（758/5a）

《太平御覽·珍寶部十二·鐵》：「上古之時，未有鐵器，磨蜃以耨。」（813/7b）

《太平御覽·資產部三·耨》：「耨者剡耜而耕，摩蜃（蜃，大蚌也。摩令利，用耨除草也）。」
(823/9a)

《太平御覽·鱗介部十三·蚌》：「古者剡耜而耕，摩蜃而耨（剡，利也。耜，耒屬也。蜃，大蛤。摩令利，用之耨。耨，除苗穢）。」（941/5a）

禮三十而娶，文王十五而生武王，非法也（歲星十二歲而周天，天道十二而備，故國君十二歲而冠，冠而娶。十五生子，重國嗣也，不從故制也。上句言之，宜伯邑考娶也）。（13/2a）

《北堂書鈔·禮儀部五·婚禮》：「二十而娶。（高注曰：「歲星十二歲而周天，為一紀，故國君十二歲而冠，冠而后娶。」）」（84/4b）

《太平御覽·禮儀部二十·婚姻下》：「禮三十而娶。文王十五而生武王，非法也（歲星十二歲而周天，天道一備，故國君十二歲而冠，冠而娶。十五而生子，重國嗣，不從古制也）。」（541/4b）

百川異源而皆歸於海。（13/3a）

《記纂淵海·論議部之四·殊塗同歸》：「百川異源同歸於海。」（4/7b）

周公事文王也，行无專制，事无由己，身若不勝衣，言若不出口，有奉持於文王，洞洞屬屬，如將不能，恐失之，可謂能子矣。武王崩，成王幼少，周公繼文王之業，

履天子之籍，聽天下之政，平夷狄之亂，誅管、蔡之罪，負宸而朝諸侯，誅賞制斷，無所顧問，威動天地，聲懾海內，可謂能武矣。成王既壯，周公屬籍致政，北面委質而臣事之，請而後為，復而後行，無擅恣之志，無伐矜之色，可謂能臣矣。（13/3b-4a）

《太平御覽·治道部二·臣》：「周公事文王，行無專制，事無由己，身若不勝衣，言若不出口，有所奉持於前，洞洞囁囁，如◇不能，如將失之，可謂能子矣。及繼文、武之業，履天子之國，則平夷狄之亂，誅管、蔡之罪，無所顧問，威動天地，聲懾海內，可謂能武矣。成王長，北面致政，委質而臣事之，請而後行，無擅恣之意，無矜伐之色，可謂能臣矣。」（621/6b）

道猶金石，一調不更；事猶琴瑟，每終改調。（13/4a）

《記纂淵海·論議部之二十八·事各有體》：「道猶金石，一調不更；事猶琴瑟，每終改調。」（28/4a-b）

《記纂淵海·識見部之八·圓轉》：「事猶琴瑟，曲終改調。」（87/2b）

天下豈有常法哉！當於世事，得於人理，順於天地，祥於鬼神，則可以正治矣。（13/4b）

《群書治要》：「天下豈有常法哉！當於世事，得於人理，順於天地，則可以正治美。」（41/269）

神農无制令而民從，唐、虞有制令而无刑罰，夏后氏不負言，殷人誓，周人盟。（13/4b）

《太平御覽·皇王部二·敘皇王下》：「神農無制令而人從，唐、虞有制令而無刑罰，夏后氏不負言，殷人誓，周人盟。」（77/4b）

古之兵，弓劍而已矣，槽柔无擊，脩戟无別（槽柔，木矛也。无擊，無心刃也。刺，鋒也。桓，讀領如蟻螯之螯也）。晚世之兵，隆衝以攻，渠檐以守（隆，高也。衝，所以臨敵城，衝突壞之。渠，塹也。一曰：渠，甲名也。《國語》曰「奉文渠之甲」是也。檐，幘，所以禦矢矣），連弩以射，銷車以闢（連車弩通一絃，以牛挽之，以刃著左右，為機關發之，曰銷車。銷，讀絙綃之綃也）。（13/5a）

《太平御覽·兵部二·敘兵下》：「古之兵，弓劍而已矣，槽柔無擊，脩戟無刺（槽，柔木也。無擊，無鐵刃也。刺，鋒也。槽，讀如曹）。晚世之兵，隆衝以攻，渠檐以守（隆，

高也。衝，所以臨敵城，衝突壞之。渠，漚也。一曰：渠，甲名。儋，憶，所以御也），連弩以射，銷車以鬪（車弓弩通一弦，以牛挽之，以刃著左右，為機開發）。」（271/6a）

古之伐國，不殺黃口，不獲二毛（黃口，幼也。二毛，有白髮）。於古為義，於今為笑。古之所以為榮者，今之所以為辱也。古之所以為治者，今之所以為亂也。

（13/5a）

《太平御覽·兵部二·敘兵下》：「古之伐國，不殺黃口，不獲二毛（黃口，幼少也。二毛，有白髮）。於古為義，於今為笑。古之所以為治者，今之所以為亂也。」（271/6a）

《記纂淵海·性行部之五·癡駿附童幼》：「古之伐國，不殺黃口。」（41/8a）

夫神農、伏羲，不施賞罰而民不為非，然而立政者不能廢法而治民（不能及神農、伏羲）；舜執干戚而服有苗，然而征伐者不能釋甲兵而制疆暴（不能及舜）。由此觀之，法度者，所以論民俗而節緩急也；器械者，因時變而制宜適。夫聖人作法而萬物制焉，賢者立禮而不肖者拘焉。制法之民，不可與違辱；拘禮之人，不可使應變。耳不知清濁之分者，不可令調意；不知治亂之源者，不可令制法。必有獨聞之耳，獨見之明，然後能擅道而行矣。夫殷變夏，周變殷，春秋變周，三代之禮不同，何古之從！（13/5a-b）

《群書治要》：「夫神農、伏羲，不施賞罰而民不為非，然立政者不能廢法而治民；舜執干戚而服有苗，然征伐者不能釋甲兵而制強暴。由此觀之，法度者，所以論民俗而節緩急也；器械者，因時變而制宜適也。聖人作法而萬民制焉，賢者立禮而不肖者拘焉。制法之民，不可與違辱；拘禮之人，不可以應變。耳不知清濁之分者，不可令調音；心不知治亂之源者，不可令制法度。必有獨聞之聽，獨見之明，然後能擅道而行也。夫殷變夏，周變殷，春秋變周，三代之禮不同，何古之從！」（41/269-71）

《太平御覽·兵部二·敘兵下》：「夫神農、伏羲，不施賞罰而民不為非，然而位政者不能廢法而治民（不能及神農、伏羲也）；舜執干戚而服有苗，然而征伐者不能擇甲兵而制疆暴（不能及舜也）。由此觀之，法度者，所以論民俗而節緩急也。」（271/6a）

今儒墨者稱三代、文武而弗行，是言其所不行也（不能行，但言之而已）；非今時之世而弗改，是行其所非也。稱其所是，行其所非，是以盡日極慮而无益於治，勞形竭智而无補於主也。今夫圖工好畫鬼魅而憎圖狗馬者，何也？鬼魅不世出，而

狗馬可日見也。夫存危治亂，非智不能；道而先稱古，雖愚有餘。故不用之法，聖王弗行；不驗之言，聖王不聽。（13/5b-6a）

《群書治要》：「今儒墨稱三代、文武而不行也，是言所不行也（儒墨之所言，今皆不行也）；非今時之世而不改，是行其所非也。稱其所是，行其所非，是以盡日極慮而无益於治，勞形竭精而无補於主。今夫圖工畫鬼魅无信驗，而狗馬切於前也。夫存危治亂，非智不能；而道先稱古，雖愚有餘。故不用之法，聖主不行；不驗之言，明主不聽也。」

（41/271）

今夫盲者行於道，人謂之左則左，謂之右則右，遇君子則易道，遇小人則陷溝壑。

（13/7a）

《太平御覽·疾病部三·盲》：「今夫盲者行於道，遇君子則易道，遇小人則陷於溝壑。」

（740/5a）

故魏兩用樓翟、吳起而亡西河，晉王專用淖齒而死于東廟，無術以御之也。文王兩用

呂望、召公奭而王，楚莊王專任孫叔敖而霸，有術以御之也。（13/7a）

《記纂淵海·論議部之三十一·盡其在我》：「故魏兩用樓翟、吳起而亡西河，晉王專用淖齒而死于東廟，無術以御之也。文王兩用呂望、召公奭而王，楚莊王專任孫叔敖而霸，有術以御之也。」（31/3b）

譬若斤斧椎鑿之各有所施也。（13/7b）

《記纂淵海·論議部之十七·物各有宜》：「譬如斤斧椎鑿之各有所施也。」（17/2a）

禹之時，以五音聽治（禹，顓頊後五世鯀之子也，名文命。受禪成功曰禹。五音，宮、商、角、徵、羽也），懸鍾鼓磬鐸，置鞀，以待四方之士，為號曰：「教寡人以道者擊鼓（道和陰陽，鼓一聲以調五音，故擊之），諭寡人以義者擊鍾（鍾，金也。義者斷割，故擊鍾也），告寡人以事者振鐸（鐸，鈴。金口木舌，合為音聲。事者非一品，故振之），語寡人以憂者擊磬（磬，石也，聲急。憂亦急務，故擊磬），有獄訟者搖鞀（獄亦訟。訟一辨於事，故取小鞀搖）。」（13/7b-8a）

《初學記·樂部下·鼓》：「禹以五音聽政，懸鍾鼓磬鐸，置鞀，以待四方之士，為號曰：『教寡人以道者擊鼓，諭寡人以義者擊鍾，告寡人以事者振鐸，告寡人以憂者擊磬，有獄訟告寡人者搖鞀。』」（16/398）

《白孔六帖·磬》：「禹以五音聽政，懸鼓磬鐸鍾鞀，以待四方之士，為銘於簋虞曰：『語寡人以憂者擊磬。』」（62/19a）

《太平御覽·樂部十四·磬》：「禹以五音聽政，懸鍾鼓磬鐸，置鞀，以待四方之士，為號曰：『教寡人以道者擊鼓，喻寡人以義者擊鍾，告寡人以事者振鐸，語寡人以憂者擊磬。』」（576/2b）

《冊府元龜·帝王部·招諫一》：「夏禹以五音聽治（五音，宮、商、角、徵、羽），懸鐘鼓磬鐸，置鞀，以待四方之士，為號曰：『教寡人以道者擊鼓（道和陰陽，鼓一聲以節五音，故擊之），喻寡人以義者擊鍾（鍾，金也。義取斷喻，故擊鍾），告寡人以事者振鐸（鐸，鈴。金口木舌，合為音聲。告事非一品，故振之也），語寡人以憂者擊磬（磬，石也，聲急。憂亦急務，故擊磬也），有獄訟者搖鞀（獄訟一辨於事，故取小鞀搖之）。」（102/2a）

秦之時，高為臺榭，大為苑囿，遠為馳道，鑄金人（秦皇帝二小云年，初兼天下，有長人見於臨洮，其高五丈，足達云只。放寫其形，鑄金人以象之，翁仲、君何是也），發適戍，入芻粟（戍，守其城也。入芻粟之稅以供國用也），頭會箕賦，輸於少府（頭會，隨民口數，人責其稅。箕賦，似箕然斂人財多，取意也。少府，官名，如今司農）。丁壯丈夫，西至臨洮、狄道（臨洮，隴西之縣，洮水出北。狄道，漢陽之縣是也），至會稽、浮石（會稽，山名也。浮石，隨水高下，言不沒。自在遼西界。一說：會稽山在太山下，封于太山，禪於會稽是也。會稽或作滄海），南至豫章、桂林（豫章，豫章郡。桂林，鬱林郡也），北至飛狐、陽原（飛狐，蓋在代郡南飛狐山也。陽原，蓋在太原。或曰：伐郡廣昌東五阮門是也），道路死人以溝量（言滿溝也）。當此之時，忠諫者謂之不祥，而道仁義者謂之狂。逮至高皇帝，存亡繼絕（漢高祖劉季也），舉天下之大義，身自奮袂執銳，以為百姓請命于室天（執利兵，伐無道，以求百姓之命，所之於皇天也）。當此之時，天下雄雋豪英，暴露于野澤（才過于入為雋，百人為豪，萬人為其也），前蒙矢石，而後墮谿壑，出百死而給一生，以爭天下之權（墮，入也。給，至也。給，碩仍代之代也），奮武厲誠，以決一旦之命。當此之時，豐衣博帶而道儒墨者，以為不肖（言尚武也）。逮至暴亂已勝（勝暴亂也），海內大定，繼文之業，立武之功（繼文王受命之業，武王誅無道之功），履天子之圖籍，造劉氏之貌冠（高祖於新豐所作竹皮冠也。一曰委貌冠），摠鄒、魯之儒墨，通先聖之遺教，戴天

子之旗，乘大路，建九旂，撞大鍾，擊鳴鼓，奏《咸池》，揚干戚（周禮，天子五路。大路，上路也。王者功成作樂，故撞鍾擊鼓。《咸池》，黃帝樂也。干，楯也。戚，斧也。春夏舞者所執）。當此之時，有立武者見疑。一世之間，而文武代為雌雄，有時而用也。今世之為武者則非文也，為文者則非武也，文武更相非，而不知時世之用也。（13/8a-b）

《太平御覽·皇王部十一·始皇帝》：「秦之時，高為臺榭，大為苑囿，造馳道數千里，鑄金人，發邊戍，入芻藁，頭會箕歛，輸於少府。丁壯丈夫，西至臨洮、狄道，東至會稽、浮石，南至象郡、桂林，北至飛狐、陽原，道路死人以溝量。當此之時，有忠諫者謂之不祥，道仁義者謂之狂。」（86/7a-b）

《太平御覽·兵部五十八·偃武》：「秦之時，高為臺榭，大為苑囿，遠為馳道，鑄金人（秦始皇二十六年，初兼天下，有長人見於臨洮，其高五丈，足跡六尺。放寫其刑，鑄金人以象之，翁仲、君何是也），發謫戍，入芻藁（戍，守長城也。入芻藁之說以供國用之也），頭會箕賦於少府（頭會，隨民口數，人責其稅。箕賦，似箕檢民則多，取意也。少府，官名，如今司農）。丁壯大夫，西至臨洮、狄道（臨洮，隴西之縣，洮水北。狄道，漢陽之縣是也），東至會稽、浮石（會稽，山名。浮石，隨水高下，言不沒。皆在遼西界。一說：會稽山在泰山下，封于泰山，禪於會稽是也），南至豫章、桂林（豫章，郡。桂林，鬱林也），北至飛狄、陽原（飛狄，在代郡南飛狄山也。陽原，在太原），道路死人以溝量（言滿溝也）。當此之時，忠諫者謂之不祥，而道仁義者謂之狂。逮至高皇帝，存亡繼絕（漢高祖也），舉天下之大義，身自奮袂執銳，以為百姓請命于皇天（執利兵，伐无道，以求百姓之命，祈之皇天也）。當此之時，天下雄俊豪英，暴露于野澤（才過千人為俊，百人為豪，萬人為英），前蒙矢石，而後墮谿壑，出百死而紹一生，以爭天下之權（墮，入也。紹，至也），奮武厲誠，以決一旦之命。當此之時，豐衣博帶而道儒墨者，以為不肖（言尚武也），逮至累亂以勝（勝暴亂也），海內大定，繼文之業，立武之功（繼文王受命之業，武王誅无道之功），履天子之圖籍，造劉氏之貌冠（高祖於新農所作竹冠。一曰季貌冠也），揔鄒、魯之儒墨，通先聖之遺教，載天下之旗，乘泰輅，建九旒，撞大鍾，擊鳴鼓，奏《咸池》，陽干戚（周禮，天子五輅。泰輅，上輅也。王者功成作樂，故撞鍾擊鼓。《咸池》，黃帝樂也。干，楯也。戚，斧也。春夏舞者所執）。當此之時，有立武者見疑。一世之間，而文武代為雌雄，有時而用也。今世之為武也則非文也，為文者則非武，更相非，而不知時世之用也。」

（327/9a-b）

國之所以存者，道德也（道德施行，民說其化，故國存也）；家之所以亡者，理塞也（理，道）。堯無百戶之郭，舜無植錐之地，以有天下；禹無十人之眾，湯無七里之分，以王諸侯。文王處岐周之間也，地方不過百里，而立為天子者，有王道也。（13/9a）

《太平御覽·皇王部二·敘皇王下》：「國之所以存者，道德也（道德施行，民說其化，故國存也）；家之所以亡者，理塞也（理，道）。堯無百戶之郭，舜無植錐之地，以有天下；禹無十人之眾，湯無七里之分，以王諸侯。文王處岐周之間，地方不過百里，而立為天子者，有王道也。」（77/3b）

今謂疆者勝則度地計眾，富者利則量粟稱金，若此，則千乘之君無不霸王者，而萬乘之國無不破亡者矣。存亡之迹，若此其易知也，愚夫蠢婦，皆能論之。趙襄子以晉陽之城霸，智伯以三晉之地擒；湣王以大齊亡，田單以即墨有功。故國之亡也，雖大不足恃；道之行也，雖小不可輕。由此觀之，有在得道而不在於大也，亡在失道而不在於小也。《詩》云：「乃眷西顧，此惟與宅。」言去殷而遷于周也。故亂國之君，務廣其地而不務仁義，務高其位而不務道德，是釋其所以存，而造其所以亡也。故桀囚於焦門，而不能自非其所行，而悔不殺湯於夏臺；紂拘於宣室，而不反其過，而悔不誅文王於羑里。二君處彊大勢位，脩仁義之道，湯、武救罪之不給，何謀之敢當？若上亂三光之明，下失萬民之心，誰微湯、武，孰弗能奪也？今不審其在己者，而反備之于人，天下非一湯、武也，殺一人則必有繼之者也。且湯、武之所以處小弱而能以王者，以其有道也；桀、紂之所以處彊大而見奪者，以其無道也。今不行人之所以王者，而反益己之所以奪，是趨亡之道也。（13/9b-10b）

《群書治要》：「今謂強者勝則度地計眾，富者則量粟而稱金，如此，則千乘之君無不霸王，萬乘之國無破亡者矣。國之亡也，大不足恃；道之行也，小不可輕。由此觀之，存在得道而不在於大，亡在失道而不在於小也。亂國之君，務廣其地而不務仁義，務高其位而不務道德，是釋其所以存，而就其所以亡也。故桀囚於隄門，不能自非其所行，而悔不殺湯於夏臺；紂拘於宣室，而不反其過，而悔其不殺文王於羑里。嘗試處彊大之勢，而脩道德之論，湯武救罪之不給，何謀之敢慮乎？若上亂三光之明，下失萬民之心，雖微湯武，孰弗能奪？今不審其在己者，而反備諸乎人，天下非一湯、武也，殺一人即必或繼之者矣。且湯、武之所以處小弱而能以者，以其有道也；桀、紂之所以處彊大而終見

奪者，以其无道也。今不行人之所以王，而反益己之所以奪者，趨亡之道也。」

(41/271-73)

武王克殷，欲築宮於五行之山（五行山，今太行山也，在河內野王縣北上黨關也）。

周公曰：「不可！夫五行之山，固塞險阻之地也。使我德能覆之，則天下納其貢職者迴也（迴，迂難也。迴，或作固。固，必也）；使我有暴亂之行，則天下之伐我難矣（周公言我有暴亂之行，則天下當來伐我，無為於五行之山，使天下來伐我者難也。言其依德，不恃險也）。」此所以三十六世而不奪也。（13/10b）

《太平御覽·皇王部九·武王》：「武王克殷，欲築宮於五行之山（五行山，今太行山也，河內野王縣北上黨間）。周公曰：『不可！夫五行之山，固塞險阻之地也。使我德能覆之，則天下納其貢職者迴也（迴，迂難也）；使我有暴亂之行，則天下之伐我難（周公言我有暴亂之行，則天下當來伐我，無為於五行之山，使天下來伐我者難也。言其依德，不恃險也）。』此所以三十六世而不奪也。」（84/9a）

唯聖人為能知權。言而必信，期而必當，天下之高行也。（13/10b）

《藝文類聚·人部四·聖》：「唯聖人為能知權。言而必信，期而必當，天下之高行也。」

(20/360)

《太平御覽·人事部四十二·敘聖》：「唯聖人為能知權。言而必信，期而必當，天下之高行也。」（401/7b）

至其溺也，則捽其髮而拯，非敢驕侮，以救其死也。（13/11b）

《太平御覽·人事部三十七·溺》：「父溺，則攬父髮而整之，非敢僞侮，以救死也。」

(396/2b)

權者，聖人之所獨見也。（13/11b）

《記纂淵海·識見部之七·權變》：「權者，聖人獨見。」（86/6a）

乾鵠知來而不知往（乾鵠，鵠也。人將有來事憂喜之徵則鳴，且知來也。知歲多風，多巢於木枝，人皆探其卵，故曰不知往也。乾，讀乾燥之乾。鵠，讀告退之告），此脩短之分也。（13/12a）

《藝文類聚·鳥部下·鵠》：「乾鵠知來而不知往，此脩短之分也。」（92/1593）

《事類賦注·禽部二·鵲》：「乾鵲知來而不知往，此修短之分也。（注：「乾鵲見人有吉事之徵則修修然，有凶事之徵則鳴啼，是知來。歲多風則巢於下枝，而童子乃採其卵，是不知往。各有所能，故曰長短之分也。」）」（19/398）

《太平御覽·羽族部八·鵲》：「乾鵲知來而不知往，此脩短之分也（乾鵲，鵲也。見人有吉事之徵則脩脩然，凶事之徵則鳴啼，是知來。歲多風則巢於下枝，而童子乃採其卵，是不知。各有所能，故曰長短之分也）。」（921/3a）

昔者萇弘，周室之執數者也。天地之氣，日月之行，風雨之變，律曆之數，无所不通，然而不能自知，車裂而死。（13/12a）

《太平御覽·刑法部十一·輶》：「萇弘，周宣之執數者也。天地之氣，日月之行，風雨之變，律曆之數，無所不通也，然不自知，車裂而死。」（645/8a）

《記纂淵海·識見部之二十·昧於自知》：「萇弘，周宣之執數者也。天地之氣，日月之行，風雨之變，律曆之數，無所不通也，然不自知，車裂而死。」（99/2b）

蘇秦，匹夫徒步之人也，跣躋羸蓋，經營萬乘之主。（13/12b）

《北堂書鈔·服飾部五·屨八十五》：「跣屨羸蓋。」（136/16a）

甲冑生蟣虱。（13/13a）

《記纂淵海·兵戎部之三·從軍》：「甲冑生蟣蝨。」（182/7b）

故事有可行而不可言者，有可言而不可行者，有易為而難成者，有難成而易敗者。所謂可行而不可言者，趨舍也；可言而不可行者，偽詐也；易為而難成者，事也；難成而易敗者，名也。此四策者，聖人之所獨見而留意也。（13/13a-b）

《群書治要》：「事有有可行而不可言者，有可言而不可行者，或易而為難成者，或難成而易敗者。所謂可行而不可言者，趨舍也；可言而不可行者，偽詐也；易為而難成者，事也；難成而易敗者，治也。此四策者，聖人之所獨視而留志也。」（41/274）

夫牛蹠之涿不能生鱸鮓，而蜂房不容鵲卵（房，巢），小形不足以包大體也。（13/14a）

《一切經音義》：「牛蹄之窪不生鱸鮓。」（35/3b）

《一切經音義》：「牛蹄之窪不生鱸鮓。」（89/9a）

《事類賦注·鱗介部二·魚》：「牛蹠之涿不容鱸鮓。」（29/572）

《事類賦注·蟲部·蜂》：「蜂房不容鵠卵。」(30/583)

《太平御覽·羽族部三·鴻》：「蜂房不容鴻卵。」(916/9a)

《太平御覽·鱗介部八·鱣》：「牛蹄之涔不生鱣鯉。」(936/7b)

《太平御覽·鱗介部八·鮪魚》：「牛蹄之涔不生鱣鮪。」(936/8b)

《太平御覽·蟲豸部七·蜂》：「蜂房不容鵠卵(房，巢也)，小形不足以苞大體也。」(950/3a)

《記纂淵海·論議部之十六·小不足以知大》：「故夫牛蹄之涔不能生鱣鮪，而蜂房不容鵠卵，小形不足以包大體也。」(16/1a)

夫顏喙聚，梁父之大盜也，而為齊忠臣。段干木，晉國之大駟也，而為文侯師(駟，驕恠。一曰：駟，市儉也。言魏國之大會也)。孟卯妻其嬖，有五子焉，然而相魏，寧其危，解其患。景陽淫酒被髮，而御於婦人，威服諸侯(景陽，楚將)。此四人者，皆有所短，然而功名不減者，其略得也。(13/14b)

《北堂書鈔·設官部一·宰相》：「景陽淫酒披髮，而御於婦人，威服諸侯。(注曰：「景陽，楚相也。」)」(49/4b)

《白孔六帖·市》：「干木，晉大駟(大駟，市儉也)。」(83/6b)

《太平御覽·人事部四十五·師》：「段干木，晉之大駟，為文侯師。」(404/7b)

《太平御覽·資產部八·駟儉》：「段干木，晉國之大駟，(許慎注曰：「駟，市儉也。」)而為文侯師。」(828/12a)

《記纂淵海·論議部之十五·舍大徇小》：「夫顏喙聚，梁父之大盜也，而為齊忠臣。段干木，晉國之大駟也，而為文侯師。孟卯妻其嬖，有五子焉，然而相魏，寧其危，解其患。景陽淫酒被髮，而御於婦人，威服諸侯。此四人皆有所短，然而功名不減者，略得也。」(15/2b-3a)

夫夏后氏之璜，不能无考(半圭曰章，夏后氏之珍玉也。考，瑕釁也)；明月之珠，不能无類(夜光之味，有似月光，故曰明月。類，譬若絲之結類也)。然而天下寶之者，何也？其小惡不足妨大美也。今志人之所短，而忘人之所脩，而求得其賢乎天下，則難矣。(13/15a)

《藝文類聚·寶玉部上·寶》：「夫夏后氏之璜，不能無考(考，瑕釁也)；明月之珠，不能無類(類，絲結也)。其小惡不足以妨大美也。今志人所短，忘人所長，而求得賢乎天下，則難矣。」(83/1421)

《藝文類聚·寶玉部下·珠》：「明月之珠，不能無類。」（84/1436）

《事類賦注·寶貨部下·珠》：「明月之珠，不能無類。」（9/191）

《太平御覽·珍寶部一·寶》：「夫夏后氏之璜，不能無考（考，班璽）；明月之珠，不能無類（夜光之珠，白似月光，故曰明月。類，若絲之有結類也）。然天下寶之者，何也？小惡不及妨大美。」（802/5b）

《太平御覽·珍寶部二·珠下》：「明月之珠，不能無類。」（803/3a）

《太平御覽·珍寶部六·璜》：「夏后氏之璜，不能無考（考，瑕）。」（807/2a）

故未有功而知其賢者，堯之知舜；功成事立而知其賢者，市人之知舜也。為是釋度數而求之於朝肆草莽之中，其失人也必多矣。何則？能効其求，而不知其所以取人也。夫物之相類者，世主之所亂惑也；嫌疑肖象者，眾人之所眩耀。故很者類知而非知（很者自用，像有知，非真知），愚者類仁而非仁，慧者類勇而非勇也。使人之相去也，若玉之與石，美之與惡，則論人易矣。（13/15b-16a）

《群書治要》：「未有功而知其賢者，唯堯之知舜也；功成事立而知其賢者，市人之知舜也。夫物之相類者，世之所亂惑也；嫌疑骨象者，眾人之所眩耀也。故很者類智而非智也（很，慢也），愚者類君子而非君子也，慧者類勇而非勇也。使人之相去也，若玉之與石也，葵之與莧也，則論人易矣。」（41/274-75）

夫亂人者，芎藭之與藁本也，蛇牀之與麋蕪也。（13/16a）

《太平御覽·香部三·藁蕪》：「亂人者，若蛇床之與藁蕪。」（983/4b）

故劍工或劍之似莫邪者，唯歐冶能名其種（歐冶，良工）；玉工眩玉之似碧盧者，唯猗頓不失其情（碧盧，或云碣砮。猗頓，魯之富人，能知玉理，不失其情也）。（13/16a）

《太平御覽·兵部七十五·劍下》：「劍工或劍之似莫耶者，唯歐冶能名其種（歐冶，良工也）；玉工眩玉之似碧盧者，唯猗頓不失其情（碧盧，或作武夫。猗頓，魯之富人，能知玉理，不失其情也）。」（344/7b）

《記纂淵海·論議部之三十四·識者難欺》：「劍工惑劍之似莫耶者，唯歐冶能名其種；玉工眩玉之似碧盧者，唯猗頓不謬其情。」（34/5a）

史兒、易牙，淄、澠之水合者，嘗一哈水如甘苦知矣（史兒、易牙，皆齊之知味者也。

哈，口也)。(13/16a)

《太平御覽·地部二十八·溜水》：「溜、澠之水合，易牙嘗而知之(溜、澠，齊二水也)。」
(63/9a)

故未嘗灼而不敢握火者，見其有所燒也；未嘗傷而不敢握刀者，見其有所害也。(13/16b)
《太平御覽·火部二·火下》：「木嘗灼也，而不敢握火者，見其有所燒也；木嘗傷而不敢
握刀者，見其有所害也。」(869/4b)

齊桓公將欲征伐，甲兵不足，令有重罪者出犀甲一戟(犀甲，取其堅也。戟，車戟也，
長丈六尺。犀，或作三，直出三甲也)，有輕罪者贖以金分(輕，小。以金分，
出金隨罪輕重有分兩)，訟而不勝者出一束箭(不勝，猶不直也。箭十二為束也)。
百姓皆說。乃矯箭為矢(治箭之筭好者也)，鑄金而為刃(刃，五刃也。刀、劍、
矛、戟、矢也)，以伐不義而征无道，遂霸天下。(13/17b)

《太平御覽·兵部七十·敘兵器》：「齊桓公將欲征伐，甲兵不足，令有重罪者出犀甲一戟
(犀甲，取其堅也。戟，車戟也，長丈六尺。犀，或作三，直出三甲也)，有輕罪者贖
以金分(輕，小。以金分，出金隨罪輕重有分兩也)，說而不勝者出一束箭(不勝，
猶不直也。箭十二為束也)。百姓皆說。乃矯箭為矢(矢，箭之筭好者也)，鑄金而為
刃(刃，五刃也。刀、劍、矛、戟、矢也)，以伐不義而征无道，遂霸天下。」(339/3a)

故聖人因民之所喜而勸善，因民之所惡以禁姦。故賞一人而天下譽之，罰一人而天下
畏之。故至賞不費，至刑不濫。孔子誅少正卯而魯國之邪塞，子產誅鄧析而鄭國
之姦禁。(13/17b)

《太平御覽·刑法部二·敘刑下》：「聖人因民之所喜而勸善，因民之所惡以禁姦。故賞一
人而天下譽之，罰一人而天下畏之。故至賞不費，至刑不濫。孔子誅少正卿而魯國之耶
塞，子產誅鄧析而鄭國之姦禁。」(636/5a)

《記纂淵海·人情部之四·激厲》：「聖人賞一人而天下論之，罰一人而天下畏之。故至賞
不費，至刑不濫。孔子誅少正卯而魯國之邪塞，子產誅鄧析而鄭國之姦禁。」(19/3a)

天下莫易於為善，而莫難於為不善也。所謂為善者，靜而无為也；所謂為不善者，躁
而多欲也。適情辭，无所誘或，循性保真，无變於己，故曰為善易。越城郭，踰
險塞，姦符節，盜管金，篡弑矯誣，非人之性也，故曰為不善難。今人所以犯困

圉之罪，而陷於刑戮之患者，由嗜慾无厭，不循度量之故也。何以知其然？天下縣官法曰：「發墓者誅，竊盜者刑。」此執政之所司也。夫法令者罔其姦邪，勤率隨其蹤跡，无愚夫蠢婦，皆知為姦之无脫也，犯禁之不得免也。然而不材子不勝其欲，蒙死亡之罪，而被刑戮之羞。然而立秋之後，司寇之徒繼踵於門，不死市之人血流於路。何則？惑於財利之得，而蔽於死亡之患也。夫今陳卒設兵，兩軍相當，將施令曰：「斬首拜爵，而屈撓者要斬。」然而隊階之卒，皆不能前遂斬首之功，而後被要斬之罪，是去恐死而就必死也。故利害之反，禍福之接，不可不審也。事或欲之，適足以失之；或避之，適足以就之。楚人有乘船而遇大風者，波至而自投於水。非不貪生而畏死也，或於恐死而反忘生也。故人之嗜慾，亦猶此也。齊人有盜金者，當市繁之時，至掇而走。勒問其故，曰：「而盜金於市中，何也？」對曰：「吾不見人，徒見金耳。」志所欲，則忘其為矣。是故聖人審動靜之變，而適受與之度，理好憎之情，和喜怒之節。夫動靜得則患弗過也，受與適則罪弗累也，好憎理則憂弗近也，喜怒節則怨弗犯也。故達道之人，不苟得，不讓福，其有弗棄，非其有弗索，常滿而不溢，恒虛而易足。今夫雷水足以溢壺榼，而江、河不能實漏卮，故人心猶是也。自當以道術度量，食充虛，衣御寒，則足以養七尺之形矣。若无道術度量而以自儉約，則萬乘之勢不足以為尊，天下之富不足以為樂矣。（13/18a-19a）

《藝文類聚·舟車部·舟》：「楚人有乘船而遇大風者，波至而恐，自投於水。非不貪生而畏死也，惑於死而反忘生也。」（71/1231）

《群書治要》：「天下莫易於為善，而莫難於為不善。所謂為善者，靜而无為也；所謂為不善者，躁而多欲也。適情辭餘，无所誘慕，循性保真，无變於己，故曰為善者易也。越城郭，踰險塞，莫殺矯誣，非人之性也，故曰為不善難也。今人之所以犯圉圉之罪，而陷於形僂之患者，由嗜欲无厭，不循度量之故。何也以知其然？今夫陳卒設兵而相當，將施令曰：『斬者拜爵，而曲撓者要斬。』然而隊伯之卒，皆不能前遂斬首之功，而後被要斬之罪，是去恐死而就必死也。故事或欲之，適足以失之；或避之，適足以就之。有人乘船而遇大風者，波至而恐，自投水中。非不貪生而畏死，惑於恐死而反忘生也。故人之嗜欲，亦猶此也。故達道之人，不苟得讓福，其有弗棄，非有不索也，恒盈而不溢，常虛而易足。今夫溜水足以溢壺榼，而河、江不能實漏卮，故人心猶此也。自當以道術度量則食充虛，衣禦寒，足以養七尺之形矣。若无道術度量，則萬乘之勢不足以為尊，天下之當不足以為樂矣。」（41/275-77）

《白孔六帖·死》：「乘舟遇風波而恐死，自投水中，非不貪生也畏死也，惑於畏死而忘生也。人之嗜慾者，亦復如此。」（63/20a）

《太平御覽·地部三十六·波》：「楚◇◇人有乘舡而遇大風者，波至而恐，自投於水。非不貪生而畏死，或恐死而忘生也。」（71/7a）

《太平御覽·器物部六·卮》：「甃水足以溢壺榼，而江、河不能實漏卮。」（761/2b）

《太平御覽·舟部二·敘舟中》：「楚人有乘舡而遇大風者，投於水，非不貪生而畏死也，或於死而反忘於生。」（769/2b）

《記纂淵海·性行部之四·愚暗》：「楚人有乘舡而遇大風者，投於水，非不貪生而畏死也，惑於死而返忘生。」（40/3a）

《記纂淵海·識見部之二·無厭》：「江、河不能實漏卮。」（81/3b）

夫醉者，俛入城門，以為七尺之閨也；超江、淮，以為尋常之溝也；酒濁其神也。
（13/19a）

《太平御覽·地部二十六·淮》：「夫醉者，超江、津，以為尋常之溝也。」（61/7b）

《太平御覽·人事部一百三十八·酣醉》：「夫醉者，俛入城門，以為七尺之閨；超江、淮，以為尋常之溝；酒濁其神也。」（497/8b）

《記纂淵海·性行部之二十五·氣概》：「超江、淮，以為尋常之溝。」（61/4b）

《記纂淵海·性行部之三十八·反常》：「夫醉者，超江、津，以為咫尺之溝也。」（74/5a）

法者，夜見立表，以為鬼也；見寢石，以為虎也；懼揜其氣也（揜，奪）。（13/19a）

《太平御覽·人事部一百四十·愚怯》：「怯者，夜見立表以為鬼，見寢石以為兇，懼掩其氣也（掩，奪也）。」（499/5b-6a）

《記纂淵海·性行部之二十七·柔儒》：「怯者，夜見立表以為鬼，見寢石以為兇。」（63/1a）

夫雌雄相接，陰陽相薄，羽者為雛鶩，毛者為駒犢，柔者為皮肉，堅者為齒角，人弗怪也；水生螭蜃，山生金玉，人弗怪也；老槐生火，久血為燐，人弗怪也（血精在地，暴路百日則為燐，遙望炯炯，若燃火也）。山出噪陽，水生罔象，木生畢方，井生墳羊，人怪之，聞見鮮而識物淺也。（13/19b）

《藝文類聚·木部上·槐》：「老槐生久，血為燐。」（88/1517）

《初學記·器物部·火》：「老槐生火，久血為燐，人弗怪也。」（25/嚴陸校宋本異文7）

《初學記·果木部·槐》：「老槐生火，久血為燐，人不怪（血精在地，暴露百日則為燐）。」（25/689）

《事類賦注·木部·槐》：「老槐生火。」（25/493）

《太平御覽·火部二·火下》：「老槐生火，久血為燐，人弗怪也（血精在地，暴露百日則為燐，遙望若野火也）。」（869/4b）

《太平御覽·妖異部四·變化下》：「雌雄相接，陰陽相薄，羽者為雛鷺，毛者為駒犢，軟者為皮肉，堅者為齒角，人不怪也；水生蚌蟹，山生金玉，人不怪也；老槐生火，久血為燐，人弗怪也。水生罔象，木生畢方，井生墳羊，人怪之，聞見鮮而所識淺也。」（888/1a-b）

《太平御覽·木部三·槐》：「老槐生火。」（954/8a）

《記纂淵海·論議部之十四·罕見為異》：「山出噪陽，水生罔象，木生畢方，井生墳羊，人怪之，聞見鮮而識物淺也。」（14/5a）

使鬼神能玄化，則不待戶牖之行，若循虛而出入，則亦无能履也。夫戶牖者，風氣之所從往來，而風氣者，陰陽粗拘者也，離者必病（離，遭），故託鬼神以申誠之也。（13/20a）

《太平御覽·居處部十二·戶》：「使鬼神玄化，則不待戶牖而行，若循虛而出入，則亦無履也。夫戶牖者，風氣所從往來也，而風氣者，陰陽之戶牖者也，離者必病（離，遭），故託鬼神以戒之。」（184/2b）

故馬免人於難者，其死也葬之；牛其死也，葬以大車為薦。牛馬有功，猶不可忘，又況人乎？（13/20b）

《藝文類聚·獸部上·馬》：「免人於難者，其死也，葬之以帷為衾。馬有功，猶不可忘，又況人乎？」（93/1615-16）

《太平御覽·禮儀部三十四·葬送三》：「馬免人於難者，死也，葬之以帷幘為衾；牛有德於人，其葬之大車之箱。牛馬有功，猶不可忘，又況人乎？」（555/6b）

《太平御覽·獸部八·馬四》：「馬免人於難者，其死也，葬之以帷；牛有德於人者，其死也，葬之以大車之鹿。牛馬有功，猶不可忘，又況人乎？」（896/9a）

《記纂淵海·論議部之十四·微小必報》：「馬免人於其難者，其死也，葬之以帷；牛有德於人者，其死也，葬之以大車之廐。牛馬有功，猶不可忘，又況人乎？」（14/1a）

故炎帝於火，死而為竈（炎帝、神農，以火德王天下，死託祀於竈神）。（13/20b）

《藝文類聚·火部·竈》：「炎帝作火，死而為竈神。」（80/1373）

《太平御覽·居處部十四·竈》：「黃帝作竈，死為竈神。」（186/3b）

《太平御覽·火部二·火下》：「炎帝於火，死而為竈（炎帝，神農，以火帝王天下，死託祀於竈神）。」（869/4b）

禹勞天下，死為社（勞力，謂天下治水之功也。託祀於后土之神）；后稷作稼穡，而死為稷（稷，周棄也）。（13/20b）

《北堂書鈔·禮儀部八·社稷》：「禹勤天下，故死而為社也。」（87/4b）

《藝文類聚·禮部中·社稷》：「禹勞天下，故死而為社；周棄作稼穡，死而為稷。」（39/707）

《初學記·禮部上·社稷》：「禹勤天下，死而為社也。」（13/326）

《太平御覽·禮儀部十一·社稷》：「禹勞力天下，死而為社（勞力，謂治水功，死託祀於后土之中）；周棄作穡，死而為稷（種曰稼，斂曰穡，死託於祀稷官之神）。」（532/6b）

北楚有任俠者，其子孫數諫而止之，不聽也。縣有賊，大搜其廬，事果發覺，夜驚而走。追，道及之。其所施德者，皆為之戰，得免而遂反。語其子曰：「汝數止吾為俠，今有難，果賴而免身，而諫我不可用也。」（13/21a）

《藝文類聚·人部十七·遊俠》：「北楚有任俠者，其子孫數止之，不聽。縣有賊，大搜其廬，事果發覺，夜驚而走。追及之。其所施德者，皆為之戰，得免反。謂其子曰：『汝數止吾俠，今有難，皆賴而身免，汝諫不可用也。』」（33/577）

楚王之佩玦而逐菟，為走而破其玦也，因珮兩玦以為之豫。兩玦相觸，破乃逾疾。

（13/21a-b）

《事類賦注·獸部四·兔》：「楚王佩玦逐兔，為速破，乃取兩玦重而著之，其破愈疾。」（23/466）

《太平御覽·獸部十九·兔》：「楚王珮玦逐兔，為速破，乃取兩玦重而著之，其破愈疾。」（907/4b）

蚺足眾而走不若蛇，物固有大不若小，眾不若少者。（13/21b）

《太平御覽·蟲豸部五·馬虵》：「蚺足眾，走不及蛇。物固有小不如大也。」（948/4b）

卷十四 詮言訓

稽古太初，人生於无，形於有，有形而制於物。（14/1a）

《太平御覽·天部一·太初》：「稽古太初，人生於無（當太初天地之始，人生於無形，無形生有形也），成形於有，有形而制於物（為物所制）。」（1/4a）

行則有迹。（14/1b）

《一切經音義》：「行則有蹤。」（1/3a）

《一切經音義》：「行則有蹤。」（60/1b）

王子慶忌死於劍，羿死於桃棊（棊，大杖，以桃木為之，以擊殺羿。猶是已來，鬼畏桃也）。（14/1b）

《一切經音義》引許注：「棊，大杖也。」（41/11a）

《一切經音義》引許注：「棊，大杖也。」（84/7a）

《一切經音義》引許注：「棊，大杖也。」（97/9a）

《事類賦注·果部一·桃》：「羿死於桃棊。」（26/511）

《太平御覽·果部四·桃》：「王子慶忌死於劍，羿死於桃棊（棊，大杖，以桃木為之，以擊殺羿。猶是已來，鬼畏桃也）。」（967/2b）

為治之本，務在於安民。安民之本，在於足用。足用之本，在於勿奪時。勿奪時之本，在於省事。省事之本，在於節欲。節欲之本，在於反性。（14/2b）

《群書治要》：「為治之本，務在於安民；安民之本，在於足用；足用之本，在於勿奪時；勿奪時之本，在於省事；省事之本，在於節欲；節欲之本，在於反性。」（41/277-78）

厭文搔法（搔，勞也）。（14/3a）

《一切經音義》引許注：「搔，手指把搔也。」（79/6a）

《一切經音義》引許注：「搔，抓也。」（88/10b）

釋道而任智者必危，棄數而用才者必困。有以欲多而亡者，未有以無欲而危者也；有以欲治而亂者，未有以守常而失者也。故智不足免患，愚不足以至於失寧。守其分，循其理，失之不憂，得之不喜，故成者非所為也，得者非所求也。入者有受而無取，出者有授而無予，因春而生，因秋而殺，所生者弗德，所殺者非怨，則幾於道也。聖人不為可非之行，不憎人之非己也；脩足譽之德，不求人之譽己也。不能使禍不至，信己之不迎也；不能使福必來，信己之不攘也。禍之至也，非其求所生，故窮而不憂；福之至，非其求所成，故通而弗矜。知禍福之制，不在於己也，故閑居而樂，無為而治。聖人守其所以有，不求其所未得。求其所無，則所有者亡矣；脩其所有，則所欲者至。故用兵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也；治國者，先為不可奪，以待敵之可奪也。舜脩之歷山而海內從化，文王脩之岐周而天下移風。使舜趨天下之利，而忘脩己之道，身猶弗能保，何尺地之有？故治未固於不亂，而事為治者必危；行未固於無非，而急求名者必剋也。福莫大無禍，利莫美不喪。動之為物，不損則益（動，有為也），不成則毀，不利則病，皆險也（險，言危難險不可行），道之者危。（14/3b-4a）

《群書治要》：「釋道而任智者必危，棄數而用林者必困。有以欲多已有者，未有以無欲危者也；有以欲治亂者，未有以守常失者也。故智不足以免患，愚不足以至於失寧，守其分，循其理，失之不憂，得之不喜。因春而生，因秋而殺，所生者不德，所殺者不怨，則近於道矣！聖人守其所以有，不求其所未得。求其所，則所有者亡矣；脩其所有，則所欲者至矣。故用兵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也；治國者、先為不可奪也。舜脩之歷山，而海內從。文王脩之岐用，而天下移。使舜趨天下之利，而忘脩己之道，身猶弗能保，何尺地之有乎！故福莫大無禍，利莫美不喪。動之為物，不損則益（動，有為也），不成則毀，不利則病，皆險也（險，言危難險不可行），道之者危。」（41/278-80）

人舉其疵則怨人，鑑見其醜則善鑑。（14/5b）

《初學記·器物部·鏡》：「人舉其疵則怨人，鑑見其醜則善鑑。」（25/607）

君子行正氣，小人行邪氣。內便於性，外合於義，循理而動，不繫於物者，正氣也。推於滋味，淫於聲色，發於喜怒，不顧後患者，邪氣也。邪與正相傷，欲與性相害，不可兩立，一植一廢，故聖人損欲而從事於性。目好色，耳好聲，口好味，接而說之，不知利害嗜，慾也。食之不寧於體，聽之不合於道，視之不便於性，

三宮交爭，以義為制者，心也。割痤疽，非不痛也；飲毒藥，非不苦也；然而為之者，便於身也。渴而飲水，非不快也；飢而大飧，非不贍也；然而弗為者，害於性也。此四者，耳目鼻口不知所取去，心為之制，各得其所。由是觀之，欲之不可勝明矣。凡治身養性，節寢處，適飲食，和喜怒，便動靜，使在己者得，而邪氣因而不生，豈若憂癰疽之與痤疽之發而豫備之哉！（14/7a-b）

《太平御覽·方術部一·養生》：「君子行正氣，不行邪氣。內便於性，外合於義。循理而動，不繫於物而者，正氣也。推於滋味，淫於聲色，發於喜怒，不顧後患者，邪氣也。邪與正相傷，欲與性相害，不可兩立，一植一廢，故聖人損欲而從事於性。凡治身養性，節寢處，適飲食，和喜怒，便動靜，而邪氣自不生。豈若憂癰疽之與痤疽之廢而豫備之哉！」（720/3b-4a）

《記纂淵海·識見部之十六·知所輕重》：「割痤疽，非不痛也；飲毒藥，非不苦也；然而為之者，便於身也。渴而飲水，非不快也；飢而大餐，非不贍也；然而弗為者，害於性也。」（95/4a）

夫函牛也鼎沸，而蠅蚋弗敢入（函牛，受一半之鼎也）；崑山之玉瑱（崑山，崑崙也。瑱，式也），而塵垢弗能污也。（14/7b）

《太平御覽·地部三·崑崙山》：「崑崙之玉瑱，而塵垢不能污也。」（38/6b）

《太平御覽·蟲豸部二·蚋》：「函牛之鼎沸，而蠅蚋弗敢入（函牛，受一牛之鼎也）；崑山之玉瑱（崑山，崑崙也。瑱，式也），而塵垢弗能汙也。」（945/3b）

故羽翼美者傷骨骸，枝葉美者害根莖，能兩美者，天下無之也。（14/8a）

《太平御覽·木部一·木上》：「羽翼美者傷骨骸，枝葉美者害根莖，能兩美者，天下無之也。」（952/5b）

《記纂淵海·論議部之二十四·事無全美》：「故羽翼美者傷骨骸，枝葉美者傷根莖，能兩美者，天下無之也。」（24/4a）

天有明，不憂民之晦也，百姓穿戶鑿牖，自取照焉。地有財，不憂民之貧也，百姓伐木芟草，自取富焉。（14/8a）

《太平御覽·木部一·木上》：「天有明，不憂民之晦也。百姓穿戶鑿牖，自取照焉。地有財，不憂民之貧也。百姓伐木芟草，自取富焉。」（952/4b）

故譽生則毀隨之。(14/9a)

《記纂淵海·物理部之一·毀譽》：「譽主則毀隨之。」(138/5a)

不知道者，釋其所已有，而求其所未得也。苦心愁慮，以行曲故，福至則喜，禍至則怖，神勞於謀，智遽於事，禍福萌生，終身不悔，己之所生，乃反愁人。不喜則憂，中未嘗平，持無所監，謂之狂生。(14/9a-b)

《太平御覽·疾病部二·狂》：「不知道者，釋其所已有，而求其所未得。故福至則喜，禍至則怖，不悔己之所生，乃反怨人。不喜則憂，謂之狂生。」(739/5b)

聖人無屈奇之服(屈，短。奇，長也。服之不衷，身之災也)。(14/9b)

《一切經音義》：「屈奇之服。(許叔重曰：「屈，短也。奇，長也。」)」(58/16a)

善博者不欲牟(博其碁，不傷為之也)，不恐不勝，平心定意，捉得其齊(齊，得其適)，行由其理，雖不必勝，得籌必多。(14/10a)

《太平御覽·工藝部十一·博》：「善博者不欲牟(博以不傷為牟。牟，大也，進也)，不恐不勝，平心定意，投得其齊(齊，得其適)，行由其理，雖不必勝，得籌必多。」(754/3a)

賈多端則貧，工多技則窮，心不一也。(14/10a)

《太平御覽·資產部九·商賈》：「賈多端則貧，工多伎則窮，心不一也(賈多端，非一)。」(829/3b)

三人同舍，二人相爭，爭者各自以為直，不能相聽，一人雖愚，必從旁而決之，非以智，不爭也。(14/10b)

《太平御覽·人事部一百三十七·鬭爭》：「三人同舍，二人相與爭，爭者各自以為直，不能相聽。一人雖愚，必從而決之，非以智也，以不爭也。」(496/9a)

一羸在側(羸，劣人也)。(14/10b)

《一切經音義》引許注：「羸，劣也。」(11/17a)

《一切經音義》引許注：「羸，劣也。」(28/17b)

《一切經音義》引許注：「羸，亦劣也。」(30/19b)

《一切經音義》引許注：「羸，劣也。」(32/4b)

《一切經音義》引許注：「羸，劣也。」（40/18b）

《一切經音義》引許注：「羸，劣也。」（47/17a）

《一切經音義》引許注：「羸，劣也。」（51/20a）

《一切經音義》引許注：「羸，劣也。」（62/4b）

《一切經音義》引許注：「羸，劣也。」（63/16b）

《一切經音義》引許注：「羸，劣也。」（64/4a）

《一切經音義》引許注：「羸，劣也。」（67/8a）

《續一切經音義》引許注：「羸，劣也。」（續 2/3a）

有滑則詘，有福則羸，有過則悔，有功則矜，遂不知反，此謂狂人。（14/11a）

《太平御覽·疾病部二·狂》：「士有禍則詘，有福則盈，有過則悔，有功則矜，遂不知反，此之謂狂。」（739/5b）

量粟而舂，數米而炊，可以治家，而不可以治國。（14/11a）

《太平御覽·資產部九·舂》：「量粟而舂，數米而炊，可以治家，而不可以治國。」（829/9b）

《太平御覽·百穀部四·粟》：「量粟而舂，數米而炊，可以治家，而不可以治國。」（840/6b）

《記纂淵海·論議部之十五·小不足以知大》：「量粟而舂，數米而炊，可以治家，而不可以治國。」（15/9b）

或熱焦沙，或寒凝水。（14/12a）

《太平御覽·時序部十九·熱》：「熱焦沙，寒凝水。」（34/2a）

《太平御覽·地部三十九·沙》：「寒凝水，熱焦沙。」（74/6a）

席之先萑草，樽之上玄酒，俎之先生魚，豆之先黍羹（木豆謂之豆，所盈木羹，不調五味），此皆不快於耳目，不適於口腹，而先王貴之，先本而後末。（14/12a-b）

《藝文類聚·服飾部上·簞》：「蓆之上先萑簞，樽之上先玄酒。先王貴之，先本而後用末也。」（69/1204）

《初學記·器物部·羹》：「豆之上先大羹（大羹，肉滷）。」（26/640）

《白孔六帖·簞》：「樽之上先玄酒。」（14/16a）

《事類賦注·鱗介部二·魚》：「俎之先生魚，豆之先黍羹，此皆不決於耳目，不適於口腹，而先王貴之，先本後末也。」（29/572）

《太平御覽·服用部十·簞》：「席之上先蓐簞，尊之上先玄酒。王貴之，先本而後末也。」
(708/2a)

《太平御覽·鱗介部七·魚上》：「俎之先生魚，豆之先泰羹，此皆不快於耳目，不適於口腹，而先王貴之，先本後末也。」(935/5b)

夫寒之與煖相反，大寒地坼水凝，火弗為襄其暑；大熱鑠石流金，火弗為益其烈。寒暑之變，無損益於己，質有之也。(14/12b)

《太平御覽·火部二·火下》：「夫寒之與煖相反，大寒地坼水凝，火弗為衰其暑；大熱鑠石流金，火弗為益其烈，寒暑之變，無損益於己，質有之也。」(869/4b)

以數雜之壽（雜，匝也。人生子，從子至亥為一匝），憂天下之亂，猶憂河水之少，泣而益之也。龜三千歲，浮游不過三日，以浮游而為龜憂養生之具，人必笑之矣。故不憂天下之亂，而樂其身之治也，可與言道矣。(14/13a)

《藝文類聚·蟲豸部·蜉蝣》：「龜三千歲，蜉蝣不過三日。人以數離之壽，憂天下之亂，猶憂河水之少，而泣以益之也。」(97/1684)

《事類賦注·鱗介部一·龜》：「龜三千歲，蜉蝣不過三日，以蜉蝣而為龜憂養生之具，人必笑之。」(28/562)

《太平御覽·人事部一百一十·憂下》：「數匝之壽憂天下之亂，猶憂河水少，泣而益之也（匝，猶至也。或作卒。卒，盡也。言垂盡之年，不足以憂天下之亂，使水之多也）。龜三千歲，蜉蝣過三日，以蜉蝣而為龜憂養生之具，人必笑之，故不憂天下之亂而樂其身之治者，可與言道矣。」(469/3b)

《太平御覽·鱗介部三·龜》：「龜三千歲，蜉蝣不過三日，以蜉蝣而為龜憂養生之具，人必笑之。」(931/5b)

《太平御覽·蟲豸部二·蜉蝣》：「龜三千歲；蜉蝣不飲食，三日而死，以蜉蝣為龜憂養生之具，必失之。」(945/4a)

《記纂淵海·人情部之六·過慮》：「以數雜憂天下之亂，猶憂河水之少，泣而益之也。龜三千歲，蜉蝣不過三日，以蜉蝣而為龜憂養生之具，人必笑之矣。」(121/5a)

《記纂淵海·敘述部之一·不自揣度》：「龜三千歲，蜉蝣不過三日，以蜉蝣而為龜憂養生之具，人必笑之。」(139/4a)

卷十五 兵略訓

古之用兵，非利土壤之廣而貪金玉之略，將以存亡繼絕，平天下之亂，而除萬民之害也。（15/1a）

《太平御覽·兵部二·敘兵下》：「古之用兵者，非利壤土之廣而貪金玉之賂，將以存亡繼絕，平天下之亂而除萬民之害也。」（271/3a）

凡有血氣之蟲，含牙帶角，前爪後距，有角者觸，有齒者噬，有毒者螫，有蹠者跌，喜而相戲，怒而相害，天之性也。人有衣食之情，而物弗能足也，故群居雜處，分不均，求不贍，則爭。爭則強脅弱而勇侵怯。人無筋骨之強，爪牙之利，故割革而為甲，鑠鐵而為刃。貪昧饕餮之人，殘賊天下，萬人怪動，莫寧其所有。聖人敕然而起，乃討強暴，平亂世，夷險除穢，以濁為清，以危為寧。（15/1a）

《北堂書鈔·武功部一·論兵》：「人無筋骨之強，爪牙之利，故割革以為甲，鑠鐵而為刃。」（113/2a）

《事類賦注·蟲部·蟲》：「凡有血氣之蟲，含牙戴角，前爪後距，有角者觸，有齒者噬，有毒者螫，有蹄者跌，喜而相戲，怒而相害，天之性也。」（30/578）

《太平御覽·兵部二·敘兵下》：「凡有血氣之蟲，含牙戴角，前爪後距。有角者觸，有齒者噬，有蹄者跌，喜而相戲，怒而相害，天之性也。人有衣食之情，而物弗能足也，群居雜處，分不均，求不贍，則爭。爭則彊脅弱而勇侵怯。人無筋骨之彊、爪牙之利，故割革而為甲，鑠鐵而為刃。貪昧饕餮之人，殘賊天下，萬民騷動，莫寧其所。有聖人勃然而起，乃討彊暴，平亂世，夷險除穢，以濁為清，以危為寧也。」（271/3a）

《太平御覽·蟲彘部一·蟲》：「凡有血氣之蟲，含牙戴角，前爪後距；有角者觸，有齒者噬，有毒者蠱，有蹄者跌；喜而相戲，怒而相害；天之性也。」（944/2a-b）

《記纂淵海·性行部之一·天資素惡》：「凡有血氣之蟲，含牙戴角，前爪後距，有角者觸，有齒者噬，有毒者螫，有蹠者跌，喜而相戲，怒而相害，天地之性也。」（37/6a）

兵之所由來者遠矣！黃帝嘗與炎帝戰矣（黃帝，神農之末世也。與黃帝戰於阪泉，黃

帝滅之），顓頊嘗與共工爭矣（共工與顓頊爭為帝，觸不周山）。故黃帝戰於涿鹿之野（黃帝與蚩尤戰於涿鹿。涿鹿在上谷），堯戰於丹水之浦（堯以楚伯受命，滅不義於丹水。丹水在南陽），舜伐有苗（有苗，三苗），啟攻有扈（禹之子啟伐有扈於甘。甘在右扶風郡）。自五帝而弗能偃也，又況衰世乎！（15/1a-b）

《北堂書鈔·武功部一·論兵》：「兵之所由來者遠矣！五帝不能偃，況衰世乎？」（113/1b）

《太平御覽·兵部二·敘兵下》：「兵之所由來遠。黃帝嘗與炎帝戰矣（炎帝神農氏之末世也，與黃帝戰於阪泉，帝滅之），顓頊嘗與共工爭矣（共工與顓頊爭為帝，觸不周山之折也）。故黃帝戰於涿鹿之野（黃帝與蚩尤戰於涿鹿。涿鹿在上谷），堯戰於丹水之浦（堯以楚伯受命，滅不義於丹浦。丹浦在南陽），舜伐有苗（有苗，三苗），啟攻有扈（禹之子伐有扈於甘，在右扶風鄠縣也），自五帝而不能偃也，況衰世乎！」（271/3a-b）

夫兵者，所以禁暴討亂也。炎帝為火災，故黃帝擒之；共工為水害，故顓頊誅之。教之以道，導之以德而不聽，則臨之以威武。臨之威武而不從，則制之以兵革。故聖人之用兵也，若櫛髮耨苗，所去者少而所利者多。（15/1b）

《太平御覽·兵部二·敘兵下》：「夫兵者，所以禁暴討亂也。炎帝為火災，故黃帝禽之；共工為水害，故顓頊誅之。教之以道，導之以德而不聽，則臨之以威武。臨之以威武而不從，則制之以兵革。故聖人之兵也，若櫛髮耨苗，所去者少，而所利者多也。」（271/3b）

《太平御覽·資產部三·耨》：「聖人之用兵，若櫛髮耨苗，所去者少，所利者多。」

（823/9a）

殺無罪之民，而養無義之君，害莫大焉；殫天下之財，而贍一人之欲，禍莫深焉。……

所為立君者，以禁暴討亂也。今乘萬民之力，而反為殘賊，是為虎傅翼，曷為弗除？（15/1b、2a）

《太平御覽·兵部二·敘兵下》：「殺無罪之民，而養不義之君，害莫大焉；殫天下之財，而贍一人之欲，禍莫深焉。所為立君者，以禁暴討亂也。今集萬民之力，而反為殘賊，是為虎傅翼，曷為不除也？」（271/3b）

夫畜池魚者必去獮獺（獮，獺之類），養禽獸者也必去豺狼。（15/2a）

《太平御覽·鱗介部七·魚上》：「畜池魚者，必去獮（音編）獺；養禽獸者，必去豺狼。」

（935/5b）

故霸王之兵，以論慮之，以策圖之，以義扶之，非以亡存也，將以存亡也。（15/2a）
 《太平御覽·兵部二·敘兵下》：「霸王之兵，以論慮之，以策圖之，以義扶之，非以亡存也，將以存亡也。」（271/3b）

故聞敵國之君有加虐於民者，則舉兵而臨其境，責之以不義，刺之以過行。兵至其郊，乃令軍師曰：「無伐樹木！毋扣墳墓！毋熬五穀（熬，燒）！毋焚積聚！毋捕民虜！毋收六畜！」乃發號施令：「其國之君，傲天侮鬼，決獄不辜，殺戮無罪，此天之所以誅也，民之所以仇也。兵之來也，以廢不義而復有德也。有逆天之道，帥民之賊者，身死族滅！以家聽者，祿以家。以里聽者，賞以里。以鄉聽者，封以鄉。以縣聽者，侯以縣。」剋國不及其民，廢其君而易其政，尊其秀士而顯其賢良，振其孤寡，恤其貧窶，出其囹圄，賞其有功。百姓開門而待之，漸米而儲之（漸，漬），唯恐其不來也。此湯、武之所以致王，而齊桓、晉文之所以成霸也。（15/2a-b）

《北堂書鈔·武功部一·論兵》：「敵國有虐民者，伐之。無伐樹，無捕民虜。」（113/5b）
 又：「敵國有虐民者，興兵廢其君，易其政，尊其秀士，顯其賢良，振其孤寒，出其囹圄。」（113/7b-8a）又：「敵國有虐其民者，興兵廢其君，易其政，尊其秀士，顯其賢良，賑其孤寒，出其囹圄，賞其有功，百姓開門而待之，漸米而儲之，唯恐其不來耳。」（113/8a）

《太平御覽·兵部二·敘兵下》：「聞敵國之君有加虐於其民者，則舉兵而臨其境，責之以不義，刺之以過行。兵至其郊，乃令軍帥曰：『無伐樹木，無掘墳墓，無熬五穀（熬，燒也），無焚積聚，無捕虜民，無收六畜（無聚所征國民以為採取，無收其六畜以自饒利）。』乃發號施令曰：『某國之君，傲天侮鬼，決獄不辜，殺戮無罪，此天之所誅也，民之所仇也。兵之來也，以廢不義而復有德也，有逆天之道、率民為賊者，身死族滅。以家聽者祿以家，以里聽者賞以里，以鄉聽者封以鄉，以縣聽者侯以縣。』剋國不及其民，廢其君而易其政，尊其秀士而顯其賢良，賑其孤寡，恤其貧窮，出其囹圄，賞其有功。百姓開門而待之，漸米而儲之（漸，漬），唯恐其不來也。此湯、武之所以致王也，而齊桓、晉文之所以成霸也。」（271/4a）

故君為無道，民之思兵也，苦旱而望雨，渴而求飲，夫有誰與交兵接刃乎？故義兵之至也，至於不戰而止。（15/2b）

《太平御覽·兵部二·敘兵下》：「君為無道，民之思兵也，若旱而望雨也，渴而求飲，夫何誰與交兵接刃乎？故義兵之至也，至於不戰而心服也。」（271/4a）

晚世之兵，君雖無道，莫不設渠塹傳堞而守（傳，守也。堞，城上女牆）。攻者非以禁暴除害也，欲以侵地廣壤也。是故至於伏尸流血，相支以日，而霸王之功不世出者，自為之故也。（15/2b）

《太平御覽·兵部二·敘兵下》：「晚世之兵，君雖無道，莫不設渠塹堞加守（傳，守也。堞，城上女牆也）。攻者非以禁暴除害也，欲以侵地廣壤也，故至於伏尸流血，相支以日，而霸王之功不世出者，自為之故也。」（271/4b）

夫為地戰者不能成其王，為身戰者不能立其功。舉事以為人者，眾助之，舉事以自為者，眾去之。眾之所助，雖弱必強；眾之所去，雖大必亡。（15/2b）

《太平御覽·兵部二·敘兵下》：「夫為戰地者不能立其功，舉事以自為者眾去之。眾之所助，雖弱必強；眾之所去，雖大必亡也。」（271/4b）

兵失道而弱，得道而強；將失道而拙，得道而工；國得道而存，失道而亡。所謂道者，體員而法方，背陰而抱陽，左柔而右剛，履幽而戴明，變化無常，得一之原，以應無方，是謂神明。夫員者，天也；方者，地也。天員而無端，故不可得而觀；地方而無垠，故莫能窺其門。天化育而無形象，地出長而無計量，渾渾沉沉，孰知其藏！（15/2b-3a）

《太平御覽·兵部二·敘兵下》：「兵失道而弱，得道而彊；將失道而拙，得道而工；國得道而存，失道而亡。所謂道者，恥員而法方，背陰而抱陽，左柔而右剛，履幽而觀暘。地方而無限，故莫能窺其門。天育而無形象，地生長而無計量，渾渾沉沉，孰知其藏也？」（271/4b）

凡物有朕，唯道無朕（言萬物可朕也，而道不可朕也）。所以無朕者，以其無常形勢也。輪轉而無窮，象日月之行，若春秋有代謝，若日月有晝夜，終而復始，明而復晦，莫能得其紀。制刑而無刑，故功可成；物物而不物，故勝而不屈。刑，兵之極也，至於無刑，可謂極之矣。（15/3a）

《太平御覽·兵部二·敘兵下》：「凡物有朕，唯道無朕（萬萬物可朕也，而道不可朕也）；所以無朕者，以其常形勢也。轉輪而無窮，象日月之行，若春秋有代謝，若日月有晝夜，

終而復始，明而復晦，莫能得其紀。制形而無形，故功可成矣。物而不物，故勝不屈。形，兵之極也；至於無形，可謂之極矣。」（271/4b-5a）

是故大兵無創，與鬼神通；五兵不厲，天下莫之敢當；建鼓不出庫，諸侯莫不慄懼沮
 膽其處。故廟戰者帝，神化者王。所謂廟戰者，法天道也，神化者，法四時也。
 脩政於境內而遠方慕其德，制勝於未戰而諸侯服其威。（15/3a）

《太平御覽·兵部二·敘兵下》：「大兵無創，與鬼神通；五兵不厲，天下莫敢之當；建鼓
 不出庫，諸侯莫不慄懼沮膽。故廟戰者帝，神化者王。所謂廟戰者，法天道也；神化者，
 法四時也。脩政於境內而遠方慕其德，制勝於未戰而諸侯服其威也。」（271/5a）

兵有三詆：治國家，理境內，行仁義，布德惠，立正法，塞邪隧，群臣親附，百姓和
 輯，上下一心，君臣同力，諸侯服其威而四方懷其德，脩政廟堂之上而折衝千里
 之外，拱揖指撝而天下響應，此用兵之上也。（15/4a）

《北堂書鈔·武功部一·論兵》：「兵有三體：治國家，行仁義，立政法，塞邪墜，百姓和
 輯，上下一心，修政廟堂之上而折衝千里之外。拱揖指麾而天下響應，此用兵之上也。」
 （113/2b）

維抱綰而鼓之（綰，貫）。（15/4b）

《一切經音義》引許注：「綰，貫也，攝也。」（76/17a）

《一切經音義》引許注：「綰，猶攝也。」（90/7a）

《一切經音義》引許注：「綰，猶貫也。」（97/3a）

《一切經音義》引許注：「綰，貫也。」（98/10b）

昔者楚人地，南卷沅、湘，北繞潁、泗，西包巴、蜀，東裹郢、淮。潁、汝以為沔，
 江、漢以為池，垣之以鄧林，縣之以方城。山高尋雲，谿肆無景。（15/5b）

《初學記·地部中·江》：「昔荆楚之地，汝、潁以為沔，江、漢以為池。」（6/124）

《一切經音義》引許注：「綿，猶絡也。」（90/11b）

《白孔六帖·江》：「荆楚以江、漢為池。」（7/1b）

《太平御覽·州郡部十三·荊州》：「楚地南卷沅、湘，北繞潁、泗，西苞巴、蜀，東裹郢、
 邳。潁、汝以為沔，江、漢以為池，垣之以鄧林，緣之以方城。山高尋雲，深谿肆無
 景。」（167/1b-2a）

脩鍛短鏃（鍛，小矛也）。（15/5b）

《一切經音義》引許注：「鏃，小矛。」（21/20b）

奮儋鏃（鏃，斫也）。（15/6a）

《一切經音義》引許注：「鏃，斫也。」（94/10a）

善者之動也，神出而鬼行，星耀而玄遂；進退詘伸，不見朕整；鸞舉麟振，鳳飛龍騰；發如秋風，疾如駭龍。當以生繫死，以盛乘衰，以疾掩遲，以飽制飢。若以水滅火，若以湯沃雪，何往而不遂？（15/7a）

《北堂書鈔·武功部六·攻戰》：「善者之動也，鸞舉麟振，鳳飛龍騰，發如森風，疾如駭電。以生擊死，以盛乘衰，以疾掩遲，以飽制飢，若水滅火，以湯沃雪，何往而不遂？」（118/2a）

善用兵，若聲之與響，若鎗之與鞀（鞀，鼓鞀聲），……故良將之卒，若虎之牙，若兕之角，若鳥之羽，若蚘之足（蚘，馬蠃也），可以行，可以舉，可以噬，可以觸，強而不相敗，眾而不相害。（15/7b、8a）

《一切經音義》引許注：「閶闔，鼓鞀聲也。」（84/12a）

《太平御覽·蟲豸部五·馬蚘》：「善用人者，若蚘之足，眾不相害。」（948/4b）又：「良將之卒，若虎之牙，若兕之角，若鳥之羽，若蚘（音牽）之足（蚘，馬蠃也）。」（948/4b）

故民誠從其令，雖少無畏；民不從令，雖眾為寡。故下不親上，其心不用；卒不畏將，其刑不戰。守有必固，而攻有必勝，不待交兵接刃，而存亡之機固以形矣。（15/8a）

《太平御覽·兵部二·敘兵下》：「民誠從令，雖少無畏；民不從令，雖眾為寡。故下不親上，下心不用，卒不畏將。其形不戰，守有必固而攻有必勝，不待交兵接刃而存亡機固已形矣。」（271/5a）

兵有三勢，有二權。有氣勢，有地勢，有因勢。將充勇而輕敵，卒果敢而樂戰，三軍之眾，百萬之師，志厲青雲，氣如飄風，聲如雷霆，誠積踰而威加敵人，此謂氣勢。硤路津關，大山名塞，龍蛇蟠（蟠，冕屈也），卻笠居（卻，偃覆也。笠，登），羊腸道（羊腸，一屈一伸），發筍門（發筍，竹筍，所以捕魚，其門可入而不得出），一人守隘，而千人弗敢過也，此謂地勢。因其勞倦怠亂，飢渴凍渴，

推其捨捨，擠其揭揭（擠，排也。捨捨，欲臥也。揭揭，欲拔也），此謂因勢。善用間諜（人渾之反間也），審錯規慮，設蔚施伏（草木盛曰蔚），隱匿其形，出於不意，敵人之兵，無所適備，此謂知權。陳卒正，前行選，進退俱，什伍搏，前後不相撚（撚，揉蹈也），左右不相干，受刃者少，傷敵者眾，此謂事權。權勢必形，吏卒專精，選良用才，官得其人，計定謀決，明於死生，舉錯得失，莫不振驚。故攻不待衝隆雲梯而城拔（雲梯，可依雲而立，所以瞰敵之城中），戰不至交兵接刃而敵破，明於必勝之攻也。（15/8a-b）

《北堂書鈔·武功部一·論兵》：「兵有三勢，因其勞倦怠亂飢渴，陳此之謂因勢。」

（113/7b）

《北堂書鈔·武功部五·兵勢》：「三軍之冠，百萬之師，志厲青雲，氣如飄風，此為氣勢。」

（117/8a）又：「將充勇，卒果敢，氣如飄風，聲如雷霆。」（117/8b）

《太平御覽·兵部二·敘兵下》：「兵有三勢，有二鈐。有氣勢，有地勢，有因勢。將充勇而輕敵，卒果敢而樂戰，三軍之眾，百萬之師，志厲青雲，氣如飄風，聲如雷電，誠積踰而威加敵人，此謂氣勢。狹路關津，大山名塞，龍蛇蟠（蟠，冤屈也），卻苙居（卻，偃覆也。苙，登也），羊腸道（羊腸，一屈一伸），魚苟門（竹筍所以捕魚，其門可入而不得出也），一人守險而千人不敵，此謂地勢。因其勞倦怠亂飢渴凍渴，推其搖搖，擠其揭揭，此謂因勢。間諜（間諜，軍之反間也），審錯規慮，設蔚施伏（草木盛曰蔚），隱遁其形，出於不意，使敵人之兵，無所適備，此謂知鈐。陣卒正，前行選，進退俱，什伍搏，前後不相踰（踰，蹀蹈也），左右不相干，受刃者少，傷敵者眾，此謂事鈐。鈐勢必形，吏卒專精，選良用才，官得其人，計定謀決，明於死生，舉錯得時，莫不振驚，故攻不待衝隆雲梯而城拔（雲梯，可依雲而立，所以瞰敵之城中也），戰不至交兵接刃而敵破，明於必勝之數也。」（271/5a-b）

敵潰而走，後必可移；敵迫而不動，名之曰奄遲。擊之如雷霆，斬之若草木，燿之若火電，欲疾以邀。人不及步，車不及轉轂。兵如植木，弩如羊角。人雖眾多，勢莫敢格。（15/9a-b）

《太平御覽·兵部四十四·決戰下》：「敵潰而走，後必可移；適迫而不動，名之曰奄遲。擊之如雷霆，斬之若草木，燿之若火電，欲疾以速。人不及步，車不及以轉轂。兵如植木，弩如羊角。人雖眾多，勢莫敢格。」（313/7b-8a）

飛鳥不動，不絀罔羅。(15/9b)

《一切經音義》：「飛鳥不動，不絀罔羅也。」(86/6b)

不若捲手之一挫(挫，擣也)。(15/10a)

《一切經音義》引許注：「挫，擣也。」(78/12a)

今夫虎豹便捷，熊羆多力，然而人食其肉而席其革者。(15/10a)

《記纂淵海·論議部之三十六·彊復遇彊》：「今夫虎豹便捷，熊羆多力，然而人食其肉而席其革。」(36/1a)

夫水勢勝火，章華之臺燒，以升勺沃而救之，雖涸井而竭池，無奈之何也。舉壺榼盆盎而以灌之，其滅可立而待也。(15/10a)

《記纂淵海·論議部之二十三·事有簡徑》：「夫水勢勝火，章華之臺燒，雖涸井而竭池，無奈之何也。舉壺榼盆盎而以灌之，其滅可立而待也。」(23/6a)

神莫貴於天，勢莫便於地，動莫急於時，用莫利於人。凡此四者，兵之幹植也，然必待道而後行，可一用也。(15/10a-b)

《太平御覽·兵部二·敘兵下》：「神莫貴於天，勢莫便於地，動莫急於時，用莫利於人。和此四者，兵之幹植也，然待道而後行，可一用也。」(271/5b-6a)

上窮至高之末，下測至深之底。(15/10b-11a)

《一切經音義》：「上窮至高之末，下測至深之底。」(28/18a)

《一切經音義》：「上窮之末，下測至深底。」(31/19a)

《一切經音義》：「上窮至高之末，下測至深之底。」(38/12b)

及至中將，上不知天道，下不知地利，專用人與勢，雖未必能萬全，勝鈴必多矣。下將之用兵也，博聞而自亂，多知而自疑，居則恐懼，發則猶豫，是以動為人禽矣。今使兩人接刃，巧拙不異，而勇士必勝者，何也？其行之誠也。(15/11a)

《太平御覽·兵部四·將帥下》：「中將上不知天道，下不知地利，專用人與勢，雖未能萬全，勝鈴必多矣。下將之用兵也，博聞而自亂，多知而自疑，居則恐懼，發則猶豫，是以動為人禽矣。今使兩人接刃，巧拙不異，而勇士必勝者何也？其行之誠也。」(273/1b)

夫以巨斧擊桐薪，不待利時良日而後破之。加巨斧於桐薪之上，而無人刃之奉，雖順招搖，挾刑德（招搖，斗杓也。刑，十二辰也。德，十日也），而弗能破者，以其無勢也。（15/11a）

《白孔六帖·薪柴》：「巨斧擊桐薪，不待利時良日然後破之。」（16/25b）

《事類賦注·木部·桐》：「以巨斧擊桐薪，不待利時良日而後破之。加巨斧桐薪之上，而無人力之奉，雖順招搖刑德，而不能破，無其勢也。」（25/501）

《太平御覽·器物部八·斧》：「巨斧擊桐薪，不待利時日而後破之。」（763/3b）

《太平御覽·木部五·桐》：「夫以巨斧擊桐薪，不待利時良日而後破之。加巨斧桐薪之上，而無人力之奉，雖順招搖，挾刑德（招搖，斗杓也。刑，十二辰；德，十日也），而弗能破者，以其無勢也。」（956/4a）

故水激則湔，矢激則遠。夫枯淇衛筰路（枯，翦若也。淇衛筰路，箭之所出也），載以銀錫（載，飾也。飾箭以銀），雖有薄縞之檐、腐荷之櫓（荷，蓮華也。櫓，猶矢也），載以銀錫，雖有薄縞之檐，腐荷之櫓，然猶不能獨射也。假之筋角之力、弓弩之勢，則貫兕甲而徑於革盾矣。（15/11a-b）

《北堂書鈔·武功部十三·箭》：「水激則悍，矢激則遠，淇衛筰路，飾以銀錫，雖有薄縞之檐、腐荷之櫓，然猶不能穿也，若不假以筋角之力、弓弩之勢，則貫兕甲而徑於革盾也。」（125/11b）又：「水激則悍，矢激則遠。」（125/12a）

《藝文類聚·軍器部·弓》：「淇衛筰路（筰路，箭竹也。出於淇地。衛，箭羽也），飾以金銀錫，雖有薄縞之檐，然猶不能穿也。若假之筋角之力、弓弩之勢，則貫兕甲而經於革楯矣。」（60/1087）

《藝文類聚·軍器部·箭》：「水激則旱，矢激則遠。夫淇衛筰路，飾以銀錫，雖有薄縞之檐，然猶不能穿也。若假之弓弩之勢，則貫兕甲革楯矣。」（60/1089）

《太平御覽·兵部七十八·弓》：「淇衛筰路（筰，箭竹也。出於淇地。衛，箭羽也），飾以銀，雖有薄縞，然猶不能穿也。若假之筋角之力，弓弩之勢，則貫兕甲而經於革楯矣。」（347/10b）

《太平御覽·兵部八十八·楯下》：「夫枯淇衛筰路（音路。高誘曰：「枯，翦枯也。淇衛筰路，箭所出也。」），載以銀錫（載，飾也。飾翦以銀錫），雖有薄縞之檐、腐荷之櫓（荷，蓮草也。櫓，大楯也），然猶不能獨穿也。若假之筋角之力、弓弩之勢，則貫兕甲而經革楯矣（經，猶達也）。」（357/4b）

《太平御覽·珍寶部十一·銀》：「夫淇衛菌銘，飾以銀錫，有薄縞之擔，不能獨穿也。」

(812/4a)

是故善用兵者，勢如決積水於千仞之隄，若轉員石於萬丈之谿，天下見吾兵之必用也，

則孰敢與我戰者！(15/11b)

《北堂書鈔·武功部一·論兵》：「善用兵者，勢如決積水於千仞之堤，若轉員石於萬丈之谿。天下見吾兵之必用，則孰敢與我戰者！」(113/3b-4a)

《記纂淵海·人事部之十·順便》：「勢如決積水於千仞之隄，若轉圓石於萬丈之谿。」

(131/1a)

見瓶中之冰而知天下之寒暑。(15/12a)

《太平御覽·時序部十九·寒》：「見瓶水之冰而知天下之寒。」(34/7a)

《記纂淵海·人事部之十四·觸類》：「見瓶中之冰而知天下之寒暑。」(135/3b)

故鼓不與於五音而為五音主，水不與於五味而為五味調，將軍不與於五官之事而為五官督。故能調五音者，不與五音者也；能調五味者，不與五味者也；能治五官之事者，不可揆度者也。是故將軍之心，滔滔如春，曠曠如夏，湫湫如秋，典凝如冬（典，常。凝，正也，常正於冬也），因形而與之化，隨時而與之移。夫景不為曲物直，響不為清音濁。觀彼之所以來，名以其勝應之。是故扶義而動，推理而行，掩節而斷割（掩，覆也。復其節制斷割也），因資而成功，使彼知吾所出而不知吾所入，知吾所舉而不知吾所集。始如狐狸，彼故輕來；合如兕虎，敵故奔走。(15/12a)

《北堂書鈔·武功部三·將帥》：「將軍扶義而動，推理而行。掩節有斷割，因資而成功。」

(115/5b-6a) 又：「將軍之心，滔滔如春，闔闔如夏，淋湫如秋，慘惻如冬。（注云：「滔滔，寬伏如春日之倡也。」）」(115/6a)

《太平御覽·兵部四·將帥下》：「鼓不與於五音而為五音主，水不與於五味而為五味調，將軍不與五官之事而為五官督。故能調五音者，不與五音也；能調五味者，不與五味者也。是故將軍之心，滔滔如春，曠曠如夏，湫湫如秋，典凝如冬（典，常。凝，正也。常正於冬也），因刑而與之化，隨時而與之移。夫景不為曲物直，響不為清音濁。觀彼之所以來，各以其勝應之。是故扶義而動，推理而行，掩節斷割（掩，覆也。覆其節制

斷割之也），因資而成功，使彼知吾所出而不知吾所入，知吾所舉而不知吾所集。始如狐狸，彼故輕來；合如兕虎，敵故奔走也。」（273/1b）

夫飛鳥之擊也俛其首，猛獸之攫也匿其爪，虎豹不水其爪，而噬不見齒。故用兵之道，示之以柔而迎之以剛，示之以弱而乘之以強，為之以歛而應之以張，將欲西而示之以東，先忤而後合，前冥而後明，若鬼之無迹，若水之無創。故所鄉非所之也，所見非所謀也，舉措動靜，莫能識也，若雷之擊，不可為備。所用不復，故勝可百全。與玄明通，莫知其門，是謂至神。（15/12a-b）

《北堂書鈔·武功部四·謀策》：「猛獸之攫匿其爪，虎豹不外其牙，而噬犬不見其齒，故用兵前冥而後明。」（116/1b）又：「飛鳥之驚也俛其首，故用兵之道，示之以弱，而乘之以強也。」（116/1b）

《北堂書鈔·武功部五·兵勢》：「用兵之道，示之以弱，而乘之以強，前冥而後朗，若鬼神之無迹，若水之無創，故勝可百全。明與玄通，莫知其門，是謂至神。」（117/7b）

《太平御覽·兵部二·敘兵下》：「夫飛鳥之驚也俛其首，猛獸之攫也匿其爪，虎豹不外其牙，噬犬不見其齒。故用兵之道，示之以柔而迎之以剛（迎，逆敵家），示之以弱而乘之以彊，為之欲歛，應之以張（歛，弱。張，彊也。歛，讀如脅），將欲西如示之以東也。」（271/5b）

《記纂淵海·兵戎部之三·出奇》：「飛鳥之驚也總其首，猛獸之攫也匿其爪，虎豹不外其牙，噬犬不見其齒。故用兵之道，示之以柔而迎之以剛，示之以弱而乘之以強，為之以翕應之以張。」（182/2a）

是故上視下如子，則下視上如父；土視下如弟，則下視上如兄。上視下如子，則必王四海；下視上如父，則必正天下。上親下如弟，則不難為之死；下事上如兄，則不難為之亡。是故父子兄弟之寇，不可與鬪者，積恩先施也。故四馬不調，造父不能以致遠；弓矢不調，羿不能以必中；君臣乖心，則孫子不能以應敵（孫子，名武，吳三閭閭之將軍也）。是故內脩其政以積其德，外塞其醜以服其威，察其勞佚以知其飽飢，故戰日有期，視死若歸。故將必與卒同甘苦俟飢寒，故其死可得而盡也。（15/12b-13a）

《太平御覽·兵部十二·撫士下》：「上視下如子，則下事上如父；上視下如弟，則下事上如兄。夫上視下如子，則必王四海；下事上如父，則必正天下。上視下如弟，則不難為

之死；下事上如兄，則不難為之亡。是故父子兄弟之寇，不可與鬪者，積恩先施也。故四馬不調，造父不能以致遠；弓矢不調，羿不能以必中；君臣乖心，則孫子不能以應敵（孫子名武，吳王闔閭之將也）。是故內脩其政以積其德，外塞其醜以服其威，察其勞佚以知其飽飢，故戰日有期，視死若歸。故將必與卒同甘苦共飢寒，故其死可得而盡也。」（281/5a）

故古之善將者，必以其身先之，暑不張蓋，寒不被裘，所以程寒暑也；險隘不乘，士陵必下，所以齊勞佚也；軍食熟然後敢食，軍井通而後敢飲，所以同飢渴也；合戰必立矢射之所及，以共安危也。故良將之用兵也，常以積德擊積怨，以積愛擊積憎，何故而不勝！主之所求於民者二：求民為之勞也，欲民為之死也。民之所望於主者三：飢者能食之，勞者能息之，有功者能德之。民以償其二積，而上失其三望，國雖大，人雖眾，兵猶且弱也。（15/13a-b）

《太平御覽·兵部十二·撫士下》：「古人善將者，必以其身先之。暑不張蓋，寒不被裘，所以均寒暑也；陰陽不乘，上陵必下，所以齊勞佚也；軍食熟然後敢食，軍井通然後敢飲，所以同飢渴也；合戰必立矢射之，所及以其安危也。故良將之用兵也，常以積德擊積怨，以積愛擊積憎，何故而不勝？主之所求於民者二：求民為之勞也，欲民為之死也。民之所望於主者三：飢者能食之，勞者能息之，有功者能德之。民已償其二責而失其三望，國雖大，兵猶且弱也。」（281/4b）

若若者必得其樂，勞者必得其利，斬首之功必全，死事之後必賞（死事，以軍事死。賞其後子孫），四者既信於民矣，主雖射雲中之鳥，而釣深淵之魚，彈琴瑟，聲鍾竽，敦六博（敦者，致也），投高壺，兵猶且強，令猶且行也。是故上足仰，則下可用也；德足慕，則威可立也。（15/13b）

《太平御覽·兵部十二·撫士下》：「苦者必得其樂，勞者必得其利，斬首之功必全，死事之後必賞（死事，以軍事死，賞其後子孫也），四者既信於民矣，主雖射雲中之鳥，而釣深淵之魚，彈琴瑟，聲鍾竽，敦六博（敦，致也），投高壺，兵猶且強，令猶且行也。是故上足仰則下可用也，德足慕則威可立也。」（281/4b-5a）

將者必有三隧、四義、五行、十守。所謂三隧者，上知天道，下習地形，中察人情（凡此三事者，人所從蹊隧）。所謂四義者，使國不負兵，為主不顧身，見難不畏死，

決疑不辟罪。所謂五行者，柔而不可卷也，剛而不可折也，仁而不可犯也，信而不可欺也，勇而不可陵也。所謂十守者，神清而不可濁也，謀遠而不可慕也，操固而不可遷也，知明而不可蔽也，不食於貨，不淫於物，不噬於辯，不推於方，不可喜也，不可怒也。是謂至於，窈窈冥冥，孰知其情！發必中證，言必合數，動必順時，解必中揆（揆，理）。通動靜之機，明開塞之節，審舉措之利害，若合符節。疾如彊弩，勢如發矢，一龍一地，動無常體，莫見其所中，莫知其所窮，攻則不可守，守則不可攻。（15/13b-14a）

《太平御覽·兵部四·將帥下》：「將者，必有三隧、四義、五行、一守，所謂三隧者，上知天道，下習地形，中察人情（凡此三事者，又所從偃隧）。所謂四義者，便國不負兵，為主不顧身，見難不畏死，決疑不辟罪。所謂五行者，柔而不可卷也，剛而不可折也，仁而不可犯也，信而不可欺也，勇而不可枝也。所謂一守者，神清而不可濁也，謀遠而不可慕也，操固而不可遷也，知明而不可蔽也，不貪於貨，不淫於物，不噬於辯，不推於名，不可喜也，不可怒也。是謂至於，窈窈冥冥，孰知其情？發必中證，言必合數，動必順時，解必中揆（揆，理）。通動靜之機，明開塞之節，審舉措之利害，若合符節。疾如彊弩，勢如發矢，一龍一地，動無常體，莫見其所中，莫知其所窮，攻則不可守，守則不可攻也。」（273/2a）

兩爵相與鬪，未有死者也，鸛鷹至則為之解。（15/14a）

《記纂淵海·論議部之十五·小巫見大巫》：「兩爵相與鬪，未有死者也，鸛鷹至則為之解。」（15/8b）

易則用車，險則用騎，涉水多弓，隘則用弩，晝則多旌，夜則多火，晦冥多鼓，此善為設施者也。（15/15a）

《記纂淵海·兵戎部之二·兵法》：「易則用車，險則用騎，涉水則多弓，隘則用弩，晝則多旌，夜則多火，晦冥多鼓，此善為設施者也。」（181/1a）

夫將者，必獨見獨知。獨見者，見人所不見也；獨知者，知人所不知也。（15/15a）

《北堂書鈔·武功部三·將帥》：「夫將者，必獨知獨見。獨見者，見人所不見；獨知者，知人所不知。」（115/2a）

慍悍遂過（慍，勇急也）。（15/15b）

《一切經音義》引許注：「驍，勇急也。」（13/10b）

《一切經音義》引許注：「驍，猶勇也。」（72/12a）

凡國有難，君自宮召將，詔之曰：「社稷之命在將軍耳，今國有難，願請子將而應之。」

將軍受命，乃令祝史太卜齊宿三日，之太廟，鑽靈龜，卜吉日，以受鼓旗。君入廟門，西面而立；將入廟門，趨至堂下，北面而立。主親操鉞，持頭，授將軍其柄，曰：「從此上至天者，將軍制之。」復操斧，持頭，授將軍其柄，曰：「從此下至淵者，將軍制之。」復操斧，持頭，授將軍其柄，曰：「從此下至淵者，將軍制之。」將已受斧鉞，荅曰：「國不可從外治也，軍不可從中御也。二心不可以事君，疑志不可以應敵。臣既以受制於前矣，鼓旗斧鉞之威，臣无還請，願君亦以垂一言之命於臣也。君若不許，臣不敢將；君若許之，臣辭而行。」乃爪鬣（鬣爪，送終之禮，去手足爪），設明衣也（明衣，喪衣也。在於閭冥，故言明），鑿凶門而出（凶門，北出門也。將軍之出，以喪禮處之，以其必死也）。乘將軍車，載旌旗斧鉞，累若不勝。其臨敵決戰，不顧必死，无有二心。是故无天於上，无地於下，无敵於前，无主於後，進不求名，退不避罪，唯民是保，利合於主，國之實也，上將之道也。如此，則智者為之慮，勇者為之鬪，氣厲青雲，疾如馳騖，是故兵未交接而敵人恐懼。若戰勝敵奔，畢受功賞，吏遷官，益爵祿，割地而為調，決於封外，卒論斷於軍中。願反於國，放旗以入斧鉞，報畢於君曰：「軍无後治。」乃縞素辟舍，請罪於君。君曰：「赦之！」退，齊服。大勝三年反舍（大勝敵者，還三年，乃反故舍也），中勝二年，下勝期年。兵之所加者，必无道之國也，故能戰勝而不報，取地而不反，民不疾疫，將不夭死，五穀豐昌，風雨時節，戰勝於外，福生於內，是故名必成而後无餘害矣！（15/16a-b）

《北堂書鈔·武功部三·將帥》：「將臨敵攻戰，不顧必死。無敵於前，無主於後，進不求名，退不辭罪，唯民是保。」（115/3a）又：「國有難，君召將於堂下，北面立，親執鉞持，頭授將軍其柄，曰：『從此上至天者，將軍制之。』又覆操斧，持頭，授將軍其柄，曰：『從此下至淵者，將軍制之。』」（115/3b）

《北堂書鈔·武功部八·牙》：「凡國有難，君自宮召諸將受命。乃令祝史太卜齊三日，之太廟，鑽靈龜，卜吉日，以受鼓旗。」（120/3a）

《北堂書鈔·儀飾部上·鉞》：「君入廟門，西南而立；將入門，則趨至堂下，北面而立。」

主親操鉞頭，授將軍以柄，曰：『從此上至天者，將軍制之矣。』」（130/3b）

《藝文類聚·武部·將帥》：「凡國有難，君自宮召將。詔之曰：『社稷之命將軍身，今國有難，願子將而應之。』」主親操鉞，授將軍，曰：『此上至天者。將軍制之。』辭而行，乃爪鬣，設明衣，鑿凶門而出。乘將軍，建鼓旗，載斧鉞。臨敵攻戰而領，必死無有二心。』（59/1059）

《太平御覽·兵部五·命將》：「凡國有難，君自宮召將，詔之曰：『社稷之命在將軍耳，今國有難，請子將而應之。』將軍受命，乃令祝史太卜齊宿三日，之太廟，鑽靈龜，卜吉日，以受鼓旗。君入廟門，西面而立；將入廟門，北面而立。主親操鉞，持頭，授將軍柄，曰：『從此上至天者，將軍制之。』又復操斧，持頭，授將軍柄，曰：『從此下至淵者，將軍制之。』將以授斧鉞，荅曰：『國不可從外治也，軍不可從中御也。二心不可以事君，疑志不可以應敵。臣既以受制於前矣，鼓旗斧鉞之威，臣無還，願君亦無垂一言之命於臣也。君若不許，臣不敢將；君若許之，詞而行。』乃剪爪（前長鬣爪，送終之禮，去其手足爪也），設明衣（明衣，喪衣也。在於閭賓，故言明），鑿凶門而出（凶門，北出門也。將軍之出，以喪禮樂之，以必死也）。乘將軍車，載旂旗斧鉞。其臨敵決戰，不顧必死，無有二心。是故無天於上，無地於下，無敵於前，無主於後，進不求名，退不避罪，唯民是保，利合於主，上將之道也。如此，則智者為之慮，勇者為之鬪，氣厲青雲，疾如馳驚，是故兵未交接而敵人恐懼，若戰勝敵奔，賞吏遷官。顧反於國，効旗以入，乃縞素辟舍，請罪於君。君曰：『赦之！』大勝三年反舍（大勝敵者，還三年，乃反故舍）。中勝二年，不勝期年。兵之所加者，必無道之國也，故能戰勝而不報，取地而不反，民不疾疫，將不夭死，五穀豐，風雨時節，戰勝於外，福生於內，是故名必成而後無餘害矣。』（274/2a-b）

《太平御覽·兵部七十一·旗》：「凡國有難，君自宮召將，詔之曰：『社稷之命在將軍身，今國有難，願子將而應之。』將軍受命，乃令祝史太卜齋三日，之太廟，鑽靈龜，卜吉日，以受鼓旗。』（340/5b）

《太平御覽·人事部十一·爪》：「古將之出，鑿凶門，設明衣，剪指爪。（許慎注曰：「明衣，遺終衣也。剪手足指爪者，是必死也。」）」（370/9a）

《太平御覽·儀式部一·黃鉞》：「國有難，召將，詔之曰：『社稷之命在將軍身，今國有難，願子將而應之。』將軍受命，乃令祝史太卜齋三日，之太廟，鑽靈龜。卜吉日，以受旗鼓。君入廟門，西面而趨至堂下，北面立。王親操鉞，持頭，授將軍柄，曰：『從此上至天者，將軍制之。』又復操斧持頭，授將軍其柄，曰：『從此下至淵者，將軍制

之。』」(680/6a-b)

《太平御覽·器物部八·斧》：「古之遣將，尹親操斧，持頭，授將軍柄，曰：『闔以外者，將軍裁之！』」(763/3b-4a)

卷十六 說山訓

魄問於魂曰：「道何以為體？」曰：「以無有為體。」魄曰：「無有有形乎？」魂曰：「無有。」「何得而聞也？」魂曰：「吾直有所遇之耳。視之無形，聽之無聲，謂之幽冥。幽冥者，所以喻道而非道也。」（16/1a）

《藝文類聚·靈異部下·魂魄》：「魂問於魄曰：『道何以為體？』曰：『以無有為體。』魄曰：『無有有形乎？』魂曰：『無有。』魄曰：『無有，何得而問也？』魂曰：『吾直遇之耳。視之無形，聽之無聲，謂之幽冥。幽冥者，所以喻道，非吾道也。』」（79/1358）

《太平御覽·妖異部二·魂魄》：「魄問於魂曰：『道何以為體？』曰：『以無有為體。』魄曰：『無有無形也？』魄曰：『無有，何得而問也？』魂曰：『吾直有所遇之耳。視之無形，聽之無聲，謂之幽冥。幽冥者，所以喻道而非道也。』」（886/2a）

人莫鑑於沫雨，而鑑於澄水者，以其休止不蕩也（沫雨，雨潦上覆瓮也。澄，止水也。蕩，動也。沫雨，或作流潦）。（16/1b）

《太平御覽·天部十·雨上》：「人莫鑑於沫雨，而鑑於止水者，以其淨也（沫雨，雨潦上沫起覆孟也。言其濁擾，不見人形也）。」（10/7a）

詹公之釣，千歲之鯉不能避（詹公，詹何也，古得道善釣者，有精之術，故得千歲之鯉也）。（16/1b）

《初學記·鱗介部·魚》：「詹公之釣，千歲之鯉。」（30/740）

《事類賦注·鱗介部二·魚》：「詹公能釣千歲之鯉。」（29/566）

《太平御覽·資產部十四·釣》：「詹公之釣，千歲之鯉。」（834/3b）

《太平御覽·鱗介部八·鯉魚》：「詹公之釣，千歲之鯉（詹公，詹何，古得道善釣者）。」（936/4a）

螾無筋骨之強、爪牙之利，上食晞堞，下飲黃泉，用◇一也。（16/1b-2a）

《太平御覽·蟲豸部四·蚯蚓》：「蚓無爪牙之利、筋脈之強，上食埃土，下飲黃泉，◇用

心一也。」(947/1a)

清之為明，杯水見牟子；濁之為闇，河水不見太山。(16/2a)

《太平御覽·地部四·泰山》：「清之為明，杯水而見眸子；濁之為闇，河水不見泰山。」
(39/7b)

《記纂淵海·論議部之四·同出異趣》：「清之為明，杯水而見眸子；濁之為闇，河水不見泰山。」(5/1a-b)

鸚鵡能言，而不可使長。是何則？得其所言，而不得其所以言。(16/2b)

《藝文類聚·鳥部中·鸚鵡》：「鸚鵡能言，而不可使長言，是得其所言，不得所以言。」
(91/1575)

《太平御覽·羽族部十一·鸚鵡》：「鸚鵡能言，而不可使長官，是得其所言，不得所以言。」
(924/1b)

神蛇能斷而復續，而不能使人勿斷也。(16/2b)

《事類賦注·鱗介部一·蛇》：「神蛇能斷而復續，不能使人不斷也。」(28/553)

《太平御覽·鱗介部五·蛇上》：「神蛇能斷而復續，而不能使人勿斷也。」(933/5a)

《記纂淵海·論議部之三十五·智不終智》：「神蛇能斷而復續，而不能使人勿斷也。」
(35/8a)

越人學遠射，參天而發，適在五步之內（越人習水便舟，而不知射，射遠反直仰向天而發，矢勢盡而還，故近在五步之內。參，猶望也），不易儀（儀，射先也。言不曉射，故不知易去參天之法也）。世已變矣，而守其故，譬猶越人之射也（言其守故，不知變也）。(16/2b-3a)

《藝文類聚·巧藝部·射》：「越人學遠參天而發，鎬在五步內。今學者欲學古而不知變，是越人射也。」(74/1265)

《太平御覽·工藝部二·射中》：「越人學遠射，參天而發，適在五步之內（越人習水便舟，而不知射，射遠反直仰向天而發，矢勢盡而還，故近在五步之內。參，猶望也），不易儀（儀，射法也。言不曉射，故不知易去參天之法也）。世已變矣，而守其故，譬猶越人之射也（言其守故，不知變也）。」(745/7a)

月望，日奪其光，陰不可以乘陽也（月十五日與日相望，東西中繩，則月食，故奪月光也）。（16/3a）

《太平御覽·天部四·月》：「月望，日奪其光（月十五日與日相望，東西中絕，則月蝕，奪光也）。」（4/12b）

一淵不兩蛟（蛟，魚之長，其皮有珠，今世以為刀劍之口是也。一說：魚二千斤為蛟）。（16/3a）

《一切經音義》：「一淵不兩蛟（龍文，龍屬也。鮑魚滿三千六百，則蛟來為之長也。）」（41/9b）

《太平御覽·鱗介部二·蛟》：「一淵不兩蛟（蛟，魚之長，其皮有珠，今世以為刀劍之口是也。一說：魚二千斤，蛟也），一棲不兩雄。一則定，兩則爭（以喻日月不得並明，一國不可兩君也）。」（930/4a）

《記纂淵海·論議部之十七·物莫兩大》：「一淵不兩蛟，一棲不兩雄。一則定，兩則爭。」（17/3a）

天下莫相憎於膠漆（膠漆相持不解，故曰相憎。一說：膠入漆中則敗，漆入膠亦敗，以多少推之，故曰相憎也），而莫相愛於冰炭（冰得炭則解歸小，復其性，炭得冰得保其炭，故曰相愛）。膠漆相賊，冰炭相息也。（16/3a）

《太平御覽·火部四·炭》：「天下莫相憎於膠漆（膠漆相持不解，故曰憎。一曰：膠入漆中則敗，漆入膠中亦敗，膠以多少推之，故曰相憎也），而莫相愛於冰炭（冰得炭則解，解歸水復其性，炭得冰則保其炭，故曰相愛也）。膠漆相賊，冰炭相息也。」（871/5a）

《記纂淵海·論議部之二十四·事反所料》：「天下莫相憎於膠漆，而莫相愛於冰炭。膠漆相賊，冰炭相息也。」（24/1b）

蘭生幽宮，不為莫服而不芳；舟在江海，不為莫乘而不浮；君子行義，不為莫知而止休。（16/3b）

《北堂書鈔·舟部上·舟楫》：「夫舟在江海，不為莫乘而不浮；君子行義，不為莫知而止也。」（137/11a）

《太平御覽·地部二十五·海》：「舟在江海，不為莫乘而不浮；君子行義，不為莫知而止休。」（60/3a）

《太平御覽·香部三·蘭香》：「蘭生幽宮，不為莫服而不芳。」（983/2b）

《記纂淵海·論議部之三十一·盡其在我》：「蘭生幽宮，不為莫服而不芳；舟在江海，不為莫乘而不浮；君子行義，不為莫知而止休。」（31/1b）

人有嫁其子而教之曰：「爾行矣，慎無為善。」曰：「不為善，將為不善邪？」應之曰：「善且由弗為，況不善乎？」此全其天器者。（16/4a）

《記纂淵海·人倫部之三·出適》：「人有嫁其女而教之者曰：『爾為善，人疾之。』對曰：『然則當為不善乎？』曰：『善尚不可為，而況不善乎？』」（104/1b）

《記纂淵海·人道部之四·教子》：「人有教其子曰：『爾行矣，慎無為善。』曰：『不為善，將為不善耶？』應之曰：『善且猶弗為，況不善乎？』此全其天器者也。」（115/5b）

拘囹圄者以日為脩，當死市者以日為短。（16/4a）

《初學記·政理部·囚》：「拘囹圄者以日為脩，當市死者以日為短。」（20/491）

《太平御覽·刑法部八·囚》：「拘囹圄者以日為脩，當市死者以日為短。」（642/5b）

《記纂淵海·論議部之十三·所遇不同》：「拘囚囹圄者以日為脩，當市死者以日為短。」（13/7a）

嫁女於病消者，夫死則後難復處也（以女為妨夫，後人不敢娶，故難復嫁處也。一說：女以天下人皆消，不肯復嫁之也）。（16/4a）

《太平御覽·疾病部六·消渴》：「嫁女於疾病渴者，夫死後則難可復處（以為故妨之，後人不娶）。」（743/3b-4a）

夫至巧不用劍（巧在心手，故不用劍）。（16/4b）

《太平御覽·工藝部九·巧》：「夫至巧不用劍（巧在心手，故不用劍）。」（752/7a）

月不知晝，日不知夜（言不能相兼也）。（16/4b）

《太平御覽·天部四·月》：「日不知夜，月不知晝（日月為明而不能兼也）。」（4/8b）

善射者發不失的，善於射矣，而不善所射（所射者死，故曰不善）。（16/4b）

《太平御覽·工藝部二·射中》：「善射者發不失的，善於射矣，而不善所射（所射者死，故曰不善）。」（745/7b）

鍾之與磬也，近之則鍾音充，遠之則磬音章（磬，石也，音清明，遠聞而章著）。物固有近不若遠，逮不如近者。（16/5a）

《北堂書鈔·樂部四·鐘》：「鐘之與磬也，近之則鍾音亮，遠之則磬音章。物固有近不若遠，遠則不若近者。」（108/2a）

《太平御覽·樂部十三·鍾》：「鍾之與磬也，近之則鍾音亮，遠之則磬音彰（磬，石也，音清明，遠聞而彰著）。物固有近不若遠，遠不若近者。」（575/5a）

今日稻生於水，而不能生於湍瀨之流（湍，急水也）；紫芝生於山，而不能生於盤石之上。（16/5a）

《一切經音義》引許注：「湍，疾水也。瀨，淺水也。」（85/3b）

《太平御覽·百穀部三·稻》：「今稻生於水，而不能生於湍瀨之流。」（839/7b）

《太平御覽·藥部二·芝上》：「稻生水，而不能生於湍瀨之流；芝生於山，而不能生於盤石之上。」（985/5a）

《太平御覽·百卉部三·紫草》：「紫草生於山，不能生盤石之上。」（996/6b）

剝牛皮鞞以為鼓，正三軍之眾，然為牛計者，不若服於輓也。（16/5b）

《北堂書鈔·武功部九·鼓》：「剝牛皮鞞為鼓，正三軍之眾，然為牛計者，不若服於輓也。」（121/1a）

《事類賦注·獸部三·牛》：「剝牛皮鞞以為鼓，正三軍之眾，為牛計者，不若服輓也。」（22/441）

《太平御覽·獸部十一·牛中》：「剝牛皮鞞以為鼓，正三軍之眾，然為牛計者，不若服輓也。」（899/3b）

狐白之裘，天子被之而坐廟堂，然為狐計者，不若走於澤。（16/5b）

《太平御覽·服章部十一·裘》：「白狐之裘，天子之被也，而在朝堂，然為狐計者，不若走於澤。」（694/5b）

亡羊而得牛，則莫不利也；斷指而免頭，則莫不利為也。（16/5b）

《記纂淵海·論議部之十五·舍小取大》：「亡羊而得牛，斷指而免頭。」（15/3a）

亡者不敢夜揭炬（為人見之）。（16/5b）

《太平御覽·火部三·炬》：「亡者不敢夜揭炬（為人見也）。」（870/8a）

雞知將旦，鶴知夜半。（16/5b）

《藝文類聚·鳥部中·雞》：「雞將知旦，鶴知夜半。」（91/1584）

《一切經音義》：「雞知將曉，鶴知夜半。」（4/11b）

《一切經音義》：「雞知將曉，鶴知夜半。」（54/9a）

《續一切經音義》：「雞知將曉，鶴知夜半。」（續 2/7a）

《續一切經音義》：「雞知將曉，鶴知夜半。」（續 4/8b）

山有猛獸，林木為之不斬；園有螫蟲，藜藿為之不采（言人畏也）。（16/5b）

《藝文類聚·產業部上·園》：「山有猛獸，林木為之不斬；園有螫蟲，藜藿為之不采。」（65/1160）

《太平御覽·居處部二十五·園圃》：「園有螫毒，藜藿為之不採。」（197/4b）

《太平御覽·資產部四·園》：「山有猛獸，林木為之不斬；園有螫蟲，藜藿為之不採（言人畏之）。」（824/7a）

《太平御覽·蟲豸部一·蟲》：「山有猛獸，林木為之不斬；園有螫蟲，藜藿為之不採（言人畏也）。」（944/2b）

欲滅迹而走雪中。（16/5b）

《太平御覽·天部十二·雪》：「欲滅迹而走雪中。」（12/4a）

《記纂淵海·論議部之二十·自相背馳》：「欲滅跡而走雪中。」（20/4b）

人有多言者，猶百舌之聲；人有少言者，猶不脂之戶也。（16/6a）

《太平御覽·人事部三十一·言語》：「人有多言者，百舌之聲也。」（390/6a）

《太平御覽·羽族部十·百舌》：「人有多言，猶百舌之聲。」（923/5a）

《記纂淵海·言語部之一·總敘言語》：「人有多言者，猶百舌之聲；人有少言者，猶不脂之戶也。」（154/1b）

《記纂淵海·言語部之一·多言》：「人有多言者，猶百舌之聲也。」（154/3b）

《記纂淵海·言語部之三·緘默》：「人有少言者，猶不脂之婦也。」（156/3b）

下有茯苓，上有兔絲（茯苓，千歲松脂也。兔絲生其上而无根，一名女蘿也）。（16/6b）
 《太平御覽·藥部六·茯苓》：「下有茯苓，上有兔絲（茯苓，千歲松脂也。兔絲生其上而无根，一名女蘿也）。」（989/3a）

上有叢蓍，下有伏龜。（16/6b）

《藝文類聚·草部下·蓍》：「上有叢蓍，下有伏龜。」（82/1410）

《白孔六帖·龜》：「上蔡叢蓍，龜伏其下。」（98/22a）

《太平御覽·百卉部四·蓍》：「上有叢蓍，下有神龜。」（997/3b）

深則達五藏。（16/6b）

《一切經音義》：「深則汰五藏。」（84/5b）

《一切經音義》引許注：「汰，達也。」（93/10a）

楚王亡其猿，而林木為之殘（楚王，莊王旅也。猿捷躁，依木而處，故殘林以求之）；

宋君亡其珠，池中魚為之殫（殫，盡）。故澤失火而林憂（憂見及也）。（16/6b）

《藝文類聚·寶玉部下·珠》：「楚王亡其猿，而林木為之殘。宋王亡其珠於池中，而魚為之殫。」（84/1436）

《藝文類聚·獸部下·猿》：「楚王亡其猿，而林木為之殘。」（95/1652）

《白孔六帖·猿》：「楚莊王亡其猿，而林木為之殊害（言殘林木以求之）。」（97/23b）

《太平御覽·人事部一百一十·憂下》：「楚王亡其猿，而林木為之殘（楚莊王猿也。接捷躁，依木而處，故殘林以求）；宋王亡其珠，池魚為之殫。故澤火而林木憂（憂見及也）。」（469/3a-b）

《太平御覽·珍寶部二·珠下》：「楚王亡其猿，而林木為之殘（楚莊王猿捷躁，依木而處，故殘林以求之也）；宋王亡珠，而池中魚為之殫。」（803/3a）

《太平御覽·獸部二十二·猿》：「楚王亡其猿於林，木為之殘；宋王亡其珠於池中，魚為之殫。」（910/1b）

《太平御覽·鱗介部二·魚上》：「楚王亡其猿，而林木為之殘（猿捷躁，依木而處，故殘林以求之也）；宋君亡其珠，而池魚為之殫（殫，盡也）。」（935/5b）

上求材，臣殘木；上求魚，臣乾谷；上求揖，而下致舩；上言若絲，下言若綸；上有一善，下有二譽；上有三衰，下有九殺（衰、殺，皆喻踰也。傳曰：「上之所好，

下尤甚焉。」故有九殺也)。(16/6b-7a)

《群書治要》：「上求材，臣殘木；上求魚，臣乾谷；上求楫，而下致船；上言若絲，下言若綸；上有一善，下有二譽；上有一衰，下有九殺(衰、殺，皆喻儉也。傳曰：「上之所好，下尤甚焉。」故有九殺也)。」(41/280)

《事類賦注·鱗介部二·魚》：「上求材，臣殘木；上求魚，臣乾谷。」(29/570)

《太平御覽·鱗介部七·魚上》：「上求材，臣殘木；上求魚，臣乾谷。」(935/5a)

大夫種知所以強越，而不知所以存身；萇弘知周之所存，而不知身所以亡。(16/7a)

《記纂淵海·識見部之二十·昧於自知》：「大夫種知所以強越，而不知所以存身；萇弘知周之所以存，而不知身所以亡。」(99/2b)

畏馬之辟也不敢騎，懼車之覆也不敢乘。(16/7a)

《記纂淵海·人情部之三·懲創》：「畏馬之蹶也不敢騎，懼車之覆也不敢乘。」(118/3a)

先針而後縷，可以成帷；先縷而後針，不可以成衣。針成幕，縷成城。事之成敗，必由小生，言有漸也(幕，帷也。上曰幕，旁曰帷。縷非針无以通，故宜先也。縷，土籠也。始一匱，以上於城，故曰事之成敗，必由小生)。(16/7b)

《北堂書鈔·服飾部一·帷》：「先鍼後縷，可以成帷；先縷後鍼，不可以成衣。」(132/6a)

《太平御覽·服用部二·幃》：「先鍼而後縷，可以成帷；先縷而後鍼，不可以成衣。」(700/5a)

《太平御覽·資產部十·針》：「先鍼而後縷，可以成帷；先縷而後鍼，不可以成衣。針成幕，縷成城(幕，帷也。縷非針无以通，故宜先。縷，◇土籠也。始於一縷，以成其城也)。」(830/9a-b)

染者先青而後黑則可，先黑而後青則不可。工人下漆而上丹則可，下丹而上漆則不可。萬事猶此，所先後上下，不可不審。(16/7b)

《太平御覽·工藝部九·巧》：「工人下漆而上丹則可，下丹而上漆則不可，萬事由此也。」(752/6b)

《太平御覽·木部十·漆》：「染者先青而後黑則可，先黑而後青則不可。工人下漆而上丹則可，下丹而上漆則不可。萬事由此也，所先後上下，不可不審也。」(961/6a)

《記纂淵海·論議部之二十五·事有次第》：「染者先青而後黑則可，先黑而後青則不可。」

工人下漆而上丹則可，下丹而上漆則不可。萬事猶此，故先後上下，不可不審。」

(25/2b-3a)

因媒而嫁，而不因媒而成。(16/7b)

《太平御覽·禮儀部二十·媒》：「女因媒而嫁，不因媒而親。」(541/9a)

《記纂淵海·論議部之三十三·得魚忘筌》：「女因媒而嫁，不因媒而親。」(33/6a)

行合趣同，千里相從；趣不合行不同，對門不通。(16/7b)

《記纂淵海·論議部之五·離合無親》：「行合趣同，千里相從；趣不合行不同，對門不通。」

(5/1b-2a)

被羊裘而賃，固其事也。貂裘而負籠，甚可怪也。(16/8b)

《太平御覽·服章部十一·裘》：「披羊裘而賃，固其事也；狐裘而負籠，甚可怪也。」

(694/5b)

《太平御覽·器物部九·籠》：「狐裘負籠，甚可怪也。」(764/7b)

以絜白為污辱，譬猶沐浴而杼溷，薰燧而負𤑔(燒薰自香，楚人謂之薰燧也)。(16/8b)

《太平御覽·香部三·薰香》：「以潔白為汙辱，譬猶沐浴而杼溷，薰燧而負𤑔(燒薰自香，楚人謂之薰燧也)。」(983/6b)

壞塘以取龜，發屋而求狸，掘室而求鼠，割脣而治齩，桀、跖之徒，君子不與(舉事所施如是者，則桀、跖之徒也，君子不與也)。(16/8b)

《太平御覽·地部三十九·隄》：「壞塘取龜，發屋求狸，桀、跖之徒，君子不為。」(74/2a)

《太平御覽·人事部九·脣吻》：「決吻治齩，君子不與(齩，丘主切)。」(368/2b)

《太平御覽·疾病部三·齩齒》：「決物治齩，君子不與。」(740/8b)

殺戎馬而求狐狸，援兩鼈而失靈龜，斷右臂而爭一毛，折鏃邪而爭錐力，用智如此，豈足高乎(高，猶貴也)？(16/8b)

《太平御覽·鱗介部四·鼈》：「殺戎馬而求狐狸，援兩鼈而失靈龜，斷右臂而爭一毛，折鏃而爭雞刀，用智如此，豈足高乎(高，猶貴也)？」(932/2b)

《記纂淵海·論議部之十五·舍大徇小》：「殺戎馬而求狐狸，援兩鼈而失靈龜，斷右臂而

爭一毛，折鏐鋸而爭雞刀，用智如此，豈足高乎？」（15/1b）

《記纂淵海·識見部之十六·不識輕重》：「殺戎馬而求狐狸，援兩鰲而失靈龜，斷右臂而爭一毛折，鏐鋸而爭雞刀，用智如此，豈足高乎？」（95/6b）

寧百刺以針，无一刺以刀；寧一引重，无久持輕；寧一月飢，无一旬餓。（16/9a）

《記纂淵海·論議部之十六·舉輕明重》：「寧百刺以針，無一刺以刀；寧一引重，無久持輕；寧一月饑，無一旬餓。」（16/4a）

東家母死，其子哭之不哀。西家子見之，歸謂其母曰：「社何愛速死，吾必悲哭社（江、淮謂母為社。社，讀雖家謂公為阿社之社也）。」（16/9a）

《太平御覽·人事部一百四十·真愚》：「楚人有東家母死，其子哭而不悲。西家子見之，歸謂其母曰：『社何憂速死，吾必悲哭社（淮南間謂母為社）。』」（499/3b）

見窾木浮而知為舟，見飛蓬轉而知為車，見鳥迹而知著書，以類取之。（16/9a）

《北堂書鈔·舟部上·舟摠》：「見窾木浮而知為舟，以類取之。」（137/1a）

《藝文類聚·舟車部·車》：「見飛蓬轉而為車，以類取之也。」（71/1236）

《藝文類聚·草部下·蓬》：「見飛蓬轉而知為車。」（82/1413）

《初學記·器物部·舟》：「古人見窾木浮而知為舟。」（25/610）

《事類賦注·什物部二·舟》：「古人見窾木浮而為舟。」（16/325）

《事類賦注·什物部二·車》：「見飛蓬轉而知為車。」（16/332）

《白孔六帖·車》：「聖人觀轉蓬而為車。」（11/15a）

《太平御覽·車部二·敘車下》：「見飛蓬轉而知為車，以類取之也。」（773/5a）

《太平御覽·百卉部四·蓬》：「見飛蓬轉而知為車。」（997/4b）

《記纂淵海·人事部之十四·觸類》：「見窾木浮而知為舟，見飛蓬轉而知為車，見鳥跡而知著書，以類取之。」（135/3b）

蹲踞而誦《詩》、《書》。（16/9b）

《一切經音義》引許注：「蹲，即踞也。」（89/5a）

玉待礪諸而成器（礪諸，攻玉之石。言物有待賤而貴者也。礪，廉，或直言藍也）。（16/9b）

《一切經音義》：「待檻礪而成器。」（46/14b）

《太平御覽·珍寶部四·玉下》：「玉待濫諸而成器（濫諸，珍玉之名也。言物有待賤而貴）。」（805/4a）

魯人身善制冠，妻善織履，往徙於越而大困窮。以其所脩而遊不用之鄉。（16/10a-b）

《北堂書鈔·衣冠部上·冠》：「魯人身善制冠，妻善織履，往徙於越而大困。以有用遊於不用之鄉也。」（127/2b）

《北堂書鈔·服飾部五·屨》：「魯人善制冠，妻善織履。往徙于越而大困，以遊于不用之鄉也。」（136/14a）

《太平御覽·服章部一·總敘冠》：「魯人身善制冠，妻善織履。往徙於越而大困，以有用遊於不用之鄉也。」（684/7a）

《記纂淵海·敘述部之四·暗投》：「魯人善制冠，妻善織履。往徙於越而大困窮，以其所脩而遊不用之鄉。」（142/5a）

譬若樹荷山上，而畜火井中，操鉤上山，揭斧入淵，欲得所求，難也。（16/10b）

《太平御覽·火部二·火下》：「畜火井中，操鉤上山，揭斧入淵，欲得所求，難也。」（869/4a）

《記纂淵海·論議部之二·強其所難》：「譬若樹荷山上，而蓄火井中，操鉤上山，揭斧入淵，欲得所求，難也。」（3/4a-b）

方車而蹠越，乘桴而入胡（方，出。蹠，至。桴，筏，一曰瓠。言非其所宜也），欲无窮，不可得也。（16/10b）

《北堂書鈔·舟部下·筏》：「方車蹠越，乘桴入胡，欲無窮而不得。」（138/4a）

《太平御覽·舟部四·筏》：「方車蹠越，乘桴入朝，欲無窮，不可得也。（許慎曰：「桴，木筏。」）」（771/2b）

楚王有白猿，王自射之，則搏矢而熙（熙，戲）；使養由基射之，始調弓矯矢，未發而猿擁柱號矣（由其，楚王之臣，養姓。調，張。矯，直。擁，抱。號，呼。《幽通賦》曰「養流睇而猿號」是也）。（16/10b）

《藝文類聚·軍器部·箭》：「楚王有白猿，王自射之，則搏矢而阜；使養由基射之，始調弓矯矢，未發而猿擁柱號矣。」（60/1089）

《太平御覽·兵部八十一·箭下》：「楚人有白猿，王自射之，則搏矢而熙（熙，戲也）；使養由基射之，始調弓矯矢，未發而猿擁樹號矣（由基，楚共王之臣養叔也。調，調張也。矯，直也。擁，抱也）。」（350/3a）

《太平御覽·工藝部二·射中》：「楚王有白猿，王自射之，則搏矢而熙（熙，戲也）；使養由基射之，始調弓矯矢，未發而猿擁柱號矣（由基，楚王之臣，養姓。調，張。矯，直。擁，抱。號，呼。《幽通賦》曰「養流睇而猿虎」是也）。」（745/7a）

《冊府元龜·嬪錄部·善射》：「楚王有白猿，王自射之，則搏矢而熙（熙，戲）；使養食其射之（食其，即繇基也），始調弓矯矢，未發，猿擁柱號矣。」（846/2b）

《記纂淵海·論議部之十二·分量不同》：「楚王有白猿，自射之，則搏矢而熙；使養由基射之，始調弓矯矢，未發而猿擁柱號矣。」（12/2b）

馮氏之璧、夏后之璜，揖讓而進之以合歡，夜以投人則為怨，時與不時。（16/10b）

《藝文類聚·人部十四·怨》：「和氏之璧、夏后之璜，揖讓而進之以合歡，夜以投人則為怨，時與不時也。」（30/538）

《太平御覽·人事部一百二十四·怨》：「和氏之璧、夏氏之璜，揖讓而進之則忻，暮夜以投人則為怨，時與不時也。」（483/9b）

《太平御覽·珍寶部五·璧》：「和氏之璧、夏后之璜，揖讓而進以合欣，夜以投人則為恐，時與不時。」（806/7a）

畫西施之面，美而不可說；規孟賁之目，大而不可畏。（16/10b）

《太平御覽·工藝部七·畫上》：「畫西施之面者，美而可悅；規孟賁之目者，大而可畏。」（750/9b）

眾曲不容直，眾枉不容正。（16/11a）

《記纂淵海·論議部之三十六·居邪惡正》：「眾曲不容直，眾枉不容正。」（36/2b）

眾議成林，無翼而飛，三人成市虎，一里撓推。（16/11a-b）

《記纂淵海·論議部之三十四·眾口難調》：「眾議成林，無翼而飛，三人成市虎，一里撓推。」（34/6b）

故食草之獸不疾易藪（疾，患），水居之蟲不疾易水，行小變而不失常（小變，易水

易草。草食故食草，水居故水中，故曰不疾，失其常也。」（16/11b）

《太平御覽·蟲豸部一·蟲》：「故草食之獸不疾易藪（疾，患），水居之蟲不疾易水，行小變而不失常（小變，易水易。草食故食草，水居故水中，故曰不疾，失其常也）。」（944/2b）

曾子立孝，不過勝母之閭。（16/11b）

《太平御覽·人事部五十四·孝中》：「孔子立孝，不過勝母之閭。」（413/5b）

墨子非樂，不入朝歌之邑。（16/11b）

《記纂淵海·性行部之四十三·疾惡》：「墨子非樂，不入朝歌。」（79/3a）

曾子立廉，不飲盜泉，所謂養志者也。（16/11b）

《太平御覽·人事部六十七·清廉下》：「曾子立廉，不飲盜泉，所謂養志者也。」（426/4b）

得萬人之兵，不如聞一言之當。（16/12a）

《藝文類聚·人部三·言語》：「得萬人之兵，不若聞一言之當。」（19/345）

《太平御覽·人事部三十一·言語》：「得萬人之兵，不若聞一言之當。」（390/6a）

《記纂淵海·言語部之一·言不徒發》：「得萬人之兵，不如聞一言之當。」（154/4a）

得卨氏之璧，不若得事之所適。（16/12a）

《太平御覽·珍寶部五·璧》：「得和氏之璧，不若以事之所適。」（806/7a）

故聖人同死生，愚人亦同死生。聖人之同死生，通於分理；愚人之同死生，不知利害所在。（16/12b）

《太平御覽·人事部一百四十·真愚》：「故聖人同死生，愚人亦同死生。聖人同死生，通於分理也；愚人之同死生，不知利害之所在也。」（499/3b）

明月之珠出於蜃蜃，周之簡珪生於垢石（珠有夜光明月，生於蜃中。簡珪，大珪，美玉。出於石中，故曰生垢石），大蔡神龜出於溝壑。（16/13a）

《初學記·鱗介部·龜》：「周人簡珪產於古石，大蔡神龜出於溝壑。」（30/747）

《太平御覽·珍寶部一·寶》：「周之簡珪產於石，大象神龜出於溝壑。」（802/5b）

《太平御覽·鱗介部十三·蚌》：「明月之珠出於蜃（音彪）蜃（珠有夜光之明月，生於蜃中）。」（941/5b）

《記纂淵海·論議部之三十五·青勝於藍》：「明月之珠出於蚌蜃，周之簡圭生於垢石，大蔡神龜出於溝壑。」（35/4b）

《記纂淵海·人道部之一·無種》：「明月之珠出於蠃蜃，周之簡圭生於垢石，大蔡神龜出於溝壑。」（112/7a）

欲美和者，必先始於《陽阿》、《采菱》（《陽阿》、《采菱》，樂曲之和聲。百陽阿，古之名排，善和也）。（16/13a）

《北堂書鈔·樂部一·樂惣》：「奏雅樂者，始於《陽阿》、《採菱》。（許慎注曰：「此楚樂也。」）」（105/5b）

《藝文類聚·樂部一·論樂》：「奏雅樂者，始於《陽阿》、《採菱》。」（41/737）

《太平御覽·樂部三·雅樂下》：「奏雅樂者，如於《陽阿》、《採菱》。（許慎注曰：「楚樂之名也。」）」（565/3b）

燿蟬者務在明其火，釣魚者務在芳其餌。明其火者，所以燿而致之也；芳其餌者，所以誘而利之也。（16/13a-b）

《事類賦注·鱗介部二·魚》：「燿蟬者務明其火，釣魚者務芳其餌。」（29/572）

《太平御覽·鱗介部七·魚上》：「燿蟬者務在明其火，釣魚者務在芳其餌。明其火者，所以燿而致之也；芳其餌者，所以誘而利之也。」（935/6a）

欲致魚者先通水，欲致鳥者先樹木。水積而魚聚，木茂而鳥集。（16/13b）

《事類賦注·鱗介部二·魚》：「欲致魚者先通水，欲致鳥者先樹木。水積而魚聚，木茂而鳥集。」（29/570）

《太平御覽·鱗介部七·魚上》：「欲致魚者先通水，欲致鳥者先樹木。水積而魚聚，木茂而鳥集。」（935/5b）

琬琰之玉，在洿泥之中，雖廉者弗釋（琬琰，美玉。釋，舍）；弊簞甑甗，在枌茵之上，雖貪者不搏（甗，甑帶。搏，取。甗，讀蠅黽之黽也）。美之所在，雖污辱，世不能賤；惡之所在，雖高隆，世不能貴。（16/14a）

《藝文類聚·寶玉部上·玉》：「琬琰之玉，在污泥之中，雖廉者釋。」（83/1427-28）

《太平御覽·地部三十九·泥》：「琬琰之玉，在汙泥之中，雖廉者不釋也。」（74/5a）

《太平御覽·人事部一百三十三·玉》：「琬琰之玉，在汙泥之中，雖廉者不釋也；弊簞甑糜，在旃茵之上，雖貪者不搏也（糜，甑帶也）。美之所在，雖汙辱，世不能賤；惡之所在，雖高隆，世不能貴。」（492/4a）

《太平御覽·器物部二·釜》：「琬琰之玉，汙泥土之中，雖廉者弗釋（琬琰，美玉。釋，捨也）；弊簞甑甗，在旃茵之上，雖貪者不搏（甗，甑帶也。搏，取也。甗，讀鼃黽之也）。美之所在，雖汙辱，世不能賤；惡之所在，雖高隆，世不能貴。」（757/9b）

《太平御覽·珍寶部四·玉下》：「琬琰之玉，存汙泥之中，雖廉者不釋也。」（805/3b）

《記纂淵海·論議部之三十·真不可滅》：「琬琰之玉，在汙泥之中，雖廉者不釋也。美之所在，雖汙辱，世不能賤。」（30/2b）

《記纂淵海·論議部之三十三·不謀而同》：「琬琰之玉，存泥沙之中，雖廉者不釋。」（33/9a）

為魚德者，非挈而入淵；為援賜者，非負而緣木。縱之其所而已。（16/14a）

《太平御覽·人事部一百一十八·施惠下》：「為魚德者，非挈而入淵也；為援賜者，非負於緣木也。縱其所之，利之而已矣。」（477/6a）

《太平御覽·鱗介部七·魚上》：「為魚德者，非挈而入淵；為援賜者，非負而緣木。縱其所之而已。」（935/5b）

貂裘而雜，不若狐裘而粹。（16/14a）

《記纂淵海·論議部之二十·因麤見精》：「豹裘而雜，不若狐裘而粹。」（20/2a）

今人放燒，或操火往益之，或接水往救之，兩者皆未有功，而怨德相去亦遠矣。（16/14a）

《太平御覽·火部二·火下》：「今人放燒，或操火往益之，或雨者皆未有功，而相去亦遠矣。」（869/4a）

郢人有買屋棟者，求大三圍之木，而人予車轂，跪而度之，巨雖可而長不足（巨，大也。長不足，言其短）。（16/14a-b）

《太平御覽·居處部十五·柱》：「郢人買屋棟而與之車轂，跪而度之，大雖可而長不足也。」（187/8a）

《太平御覽·木部一·木上》：「郢人有買屋棟者，求大三圍之木，而人予車轂，跪而度之，

巨雖可而長不足（巨，大。云長不足，言其短也）。」（952/4b）

狸頭愈鼠，雞頭已瘻（鼠齧人創，狸愈之。瘻，頭腫疾。雞頭，水中茭，幽州謂之鴈頭，亦愈之也），蚩散積血，斲木愈齧，此類之推者也（推，行也）。膏之殺蠶，鵲矢中蝟（中，亦殺矣），爛灰生繩（爛，腐），漆見蟹而不乾，此類之不推者也。（16/14b）

《一切經音義》：「虻蟲散積血。」（51/20b）

《太平御覽·疾病部三·齧齒》：「啄木愈齧（啄木，食齧蟲也）。」（740/8b）

《太平御覽·疾病部五·瘻》：「狸頭已鼠，雞頭已瘻。」（742/6a）

《太平御覽·火部四·炭》：「爛灰生繩。」（871/7b）

《太平御覽·獸部二十四·狸》：「狸頭似鼠，以類推也。（許慎曰：「狸食鼠。」）」（912/1b）

又：「狸頭止瘋（瘋，寒熱病也），雞頭止瘻。」（912/1b）

《太平御覽·獸部二十四·蝟》：「鵲屎中蝟，爛而漆見蟹不燥。」（912/7a）

《太平御覽·蟲豸部二·蚩》：「蚩戢精血，以類推之也。（許慎曰：「蚩食血。」）」（945/3a）

《太平御覽·木部十·漆》：「蚩散積血，斲木愈齧（驅主切），此類之推者也（推，行）。

膏之殺蠶，鵲矢中蝟（中，亦殺矣），爛灰生蠅（爛，腐），漆見蟹而不乾。」（961/6a）

《太平御覽·果部十二·茭》：「狸頭愈鼠，雞頭已瘻（音漏。鼠齧人創，狸愈之。瘻，頸腫疾。雞頭，水中草，幽州謂之鴈頭，亦愈瘻）。」（975/5a）

孕婦見兔而子缺脣，見麋而不四目。小馬大目，不可謂大馬；大馬之目眇，所謂之眇馬。物固有似然而似不然者。（16/15a）

《太平御覽·人事部一·孕》：「孕婦見兔，其子缺脣，見麋而子必四目。」（360/8a）

《太平御覽·人事部九·脣吻》：「孕見兔而子缺脣，見麋而四目。物固有然不然也。」（368/2a）

《太平御覽·獸部十八·麋》：「孕婦見兔，其子缺脣，見麋而子四目。」（906/8b）

兩堅不能相和，兩強不能相服。故梧桐斷角，馬蹇截玉（言柔勝剛）。（16/15a）

《太平御覽·珍寶部四·玉下》：「兩堅不能相加，兩強不能相伏。故梧桐斷馬角，截梨玉（言柔勝剛）。」（805/4a）

《記纂淵海·論議部之六·勢均力敵》：「兩堅不能相加，兩強不能相伏。」（6/3b）

故君子不入獄，為其傷恩也；不入市，為其挫廉。（16/15a）

《太平御覽·人事部六十七·清廉下》：「君子不入市，為其挫廉。」（426/4b）

《太平御覽·刑法部九·獄》：「君不入獄，為恩也。」（643/7a）

走不以手，縛手，走不能疾；飛不以尾，屈尾，飛不能遠。（16/15a）

《太平御覽·人事部三十五·走》：「飛不以尾，挫尾則飛不能遠；走不以手，縛手則走不能疾。」（394/6a）

懸羽與炭，而知燥溼之氣（燥故炭輕，溼故炭重）。（16/15b）

《太平御覽·火部四·炭》：「懸羽與炭，而知燥濕之氣（燥故炭輕，溫故炭重）。」（871/4b）

見一葉落，而知歲之將暮；睹瓶中之冰，而知天下之寒；以近論遠。三人比肩，不能外出戶；一人相隨，可以通天下。足踰地而為迹，暴行而為影，此易而難。莊王誅里史，孫叔敖制冠浣衣（里史，佞臣。惡人死，叔敖自知當見用，故制冠浣衣）；文公棄荏席，後黥黑，咎犯辭歸，故桑葉落而長年悲也（桑葉時既落，長年懼命盡，故感而悲也）。（16/15b）

《藝文類聚·水部下·冰》：「見一葉之落，知歲之將暮；睹瓶中之冰，而知天下之寒；以近論遠也。」（9/180）

《藝文類聚·木部上·木》：「凡見葉落而知歲暮，故葉落而長年悲（長年人忌木黃善時）。」（88/1507）

《白孔六帖·冰》：「見一葉之落，知歲之將暮；睹瓶中之冰，知天下之寒；以近論遠。」（3/264）

《事類賦注·歲時部二·秋》：「一葉落，知天下秋。」（5/86）

《事類賦注·地部三·冰》：「見一葉之落，知歲時將暮；觀瓶中之冰，而知天下之寒；以近論遠者也。」（8/158）

《事類賦注·服用部一·冠》：「楚莊王誅史里，孫叔敖製冠浣衣。（注云：「史里，佞臣也。惡人誅，自知當見用。」）」（12/264）

《太平御覽·時序部二·歲》：「見一葉之落，知歲之將暮。」（17/7b）

《太平御覽·時序部九·秋上》：「一葉落而知天下秋。」（24/7b）

《太平御覽·地部三十三·冰》：「知一葉之落，知歲將暮；觀瓶中之冰，而知天下之寒；

以近諭遠也。」(68/4b)

《太平御覽·人事部一百二十九·悲》：「木葉落而長年悲。」(488/6a)

《太平御覽·服章部一·總敘冠》：「莊王誅史里，孫叔敖制冠澣衣(史里，佞臣也。惡人死，自知當見用，故作冠澣衣)。」(684/6b)

《太平御覽·資產部六·澣》：「楚莊王誅里史，孫叔敖制冠澣衣。」(826/8a)

《太平御覽·木部一·木上》：「凡見葉落而知歲，故葉落而長年悲。」(952/5b)

《記纂淵海·物理部之一·朕兆》：「一葉落而知天下之秋。」(138/2a-b)

鼎錯日用而不足貴，周鼎不爨而不可賤。(16/15b)

《太平御覽·器物部十·箕帚》：「周鼎不爨而不可賤，掃帚日用而不足貴」(765/2a)

或曰知其且赦也而多殺人，或曰知其且赦也而多活人，其望赦同，所利害異。故或吹火而滅，所以吹者異也。(16/16a)

《太平御覽·刑法部十八·赦》：「或曰知天且赦也而殺人，或曰知天且赦而活人，其望赦同，其所利害異。故或吹火而燈，或吹火而滅，所以吹者異也。」(652/7a-b)

文王汙膺(文王，楚武王子熊疵。汙膺，陷胸)。(16/16a)

《太平御覽·人事部十二·胸》：「文王汙膺。(許慎注曰：「汙，廬也。」)」(371/1b)

裨諶出郭而知，以成子產之事。(16/16a)

《藝文類聚·人部五·讓》：「裨諶出郊而智。」(21/383)

《太平御覽·人事部七十三·智》：「裨諶出而智，公成子產之事。」(432/6b)

侏儒問徑天高于脩人，脩人曰：「不知。」曰：「子雖不知，猶近之於我。」故凡問字，必於近者。(16/16b)

《太平御覽·人事部十八·長中國人》：「朱儒問天高於脩人，曰：『吾不知。』曰：『子雖不知，猶近之於我也。』故凡問事，必於近之者。」(377/4a)

寇難至，瞽者告盲者，盲者負而走，兩人得活，得其所能也。故使盲者語，使瞽者走，失其所也。(16/16b)

《太平御覽·疾病部三·跛瞽》：「寇難至，瞽者告盲者，負而走，兩人皆得其能也。故使

瘡者語，使覽者走，大失其所也。」（740/12a）

邢人有鬻其母，為請于買者曰：「此母老矣，幸善食之而勿苦。」此行大不義而欲為小義者。（16/16b）

《太平御覽·資產部八·買賣》：「郢人有鬻其母者，為請於買者曰：『此母老矣，幸善食之而無多苦也。』此行大不義而欲為小義也。」（828/9b）

介蟲之動以固（介，甲，龜鼈之屬。動，行），貞蟲之動以毒螫（貞蟲，細腰蜂，蜾蠃之屬。無牝牡之合曰貞，而有毒，故能螫。讀解釋之釋也）。（16/16b）

《太平御覽·蟲豸部一·蟲》：「介蟲之動以固（介，甲，龜鼈之屬。動，行也），貞蟲之動以毒螫（貞蟲，細腰蜂蟲，蜾蠃之屬。無牝牡之合曰貞，而有毒，故能螫）。」

（944/2b）

治國者若耨田，去害苗者而已。今沐者墮髮，而猶為之不止，以所去者少，所利者多。（16/16b）

《北堂書鈔·政術部一·論政》：「治國若耨，去其害苗者而已。」（27/2b）

《藝文類聚·治政部上·論政》：「治國者若耨田，去害苗而已。今沐者墮髮，而猶為之不已，以其所去者少，所利者多也。」（52/937）

《太平御覽·治道部五·政治三》：「治國者若耨田，去害苗而已。今沐者墮髮，而猶為之不已，以其所去者少，所利者多。」（624/6b）

卷十七 說林訓

鳥飛反鄉，兔走歸窟，狐死首丘。（17/1b）

《太平御覽·地部二十·窟》：「鳥飛反鄉，兔走歸窟。」（55/1b）

《記纂淵海·生理部之三·懷鄉》：「鳥飛反鄉，兔走歸窟，狐死首丘。」（173/3b）

狗彘不擇甌甔而食，偷肥其體，而顧近其死。（17/1b）

《記纂淵海·識見部之四·貪迷》：「狗彘不擇甌甔而食，偷肥其體，而顧近其死。」
（83/4b-5a）

月照天下，蝕於蟾蜍；騰蛇游霧，而殆於蜚蜚（蟾蜍，月中蝦蟆，食月，故曰食於蟾蜍。殆，猶畏。蜚蜚，蟋蟀，《爾雅》謂之蜻蛚之大腹也，上蛇，蛇不敢動，故曰殆於蜚蜚也）；烏力勝日，而服於雛禮。（17/1b-2a）

《一切經音義》引許注：「蜚蜚，一名吳公也。」（99/5a）

《太平御覽·天部十五·霧》：「騰蛇游霧，困於蜚蜚。」（15/9a）

《太平御覽·蟲豸部三·蜚蜚》：「月照天下，蝕於蟾蜍；騰蛇游霧，而殆蜚蜚（蟾蜍，月中蝦蟆也，食月，故曰食於蟾蜍。蜚蜚，蓋吳公也。殆，猶畏者也）。」（946/7b）

《太平御覽·蟲豸部六·蟾蜍》：「月照天下，而蝕於蟾蜍；騰蛇游霧，而殆於蜚蜚（蟾蜍，月中蝦蟆，食月，故曰食於蟾蜍。殆，猶畏也。蜚蜚，蟋蟀，《爾雅》謂之蜻蛚之大腹也，上蛇，蛇不敢動，故曰殆於蜚蜚）。」（949/1b）

《記纂淵海·論議部之二十六·事出意表》：「月照天下，蝕於蟾蜍；騰蛇游霧，而殆於蜚蜚；烏力勝日，而勝於雛禮。」（26/1a-b）

至味不嫌。（17/2a）

《一切經音義》：「至味不嫌。（許叔重：「嫌，銜也，口有所銜食也。」）」（95/12a）

大匠不斲。(17/2a)

《太平御覽·工藝部九·巧》：「大匠不用斲。」(752/7a)

逐獸者目不見太山，嗜慾在外，則明所蔽矣。(17/2b)

《記纂淵海·論議部之七·心無二用》：「逐獸者目不見太山，嗜慾在外，則明有所蔽。」
(7/3a)

《記纂淵海·識見部之四·貪迷》：「逐獸者目不見太山，嗜欲在外，則明有所蔽。」(83/4b)

人莫欲學御龍，而皆欲學御馬；莫欲學治鬼，而皆欲學治人；急所用也（御龍、治鬼，不益世用，故以御馬、治人為急務矣）。(17/2b)

《太平御覽·鱗介部一·龍上》：「人莫欲學御龍，而皆欲學御馬；莫欲學治鬼，而皆欲學治人；急所用也（御龍、治鬼，不益世用，故以御馬、治人為務矣）。」(929/7a)

解門以為薪，塞井以為白。(17/2b)

《事類賦注·地部三·井》：「解門以為薪，塞井以為田。」(8/154)

《太平御覽·器物部七·杵臼》：「解門以為薪，塞井以為白。」(762/5a)

譬猶削足而適履，殺頭而便冠。(17/3a)

《記纂淵海·論議部之十五·因小失大》：「削足而適履，殺頭而便冠。」(15/4a)

故小快害大利。(17/3a)

《事類賦注·地部三·井》：「雖有小利而所喪大矣。」(8/154)

《太平御覽·器物部七·杵臼》：「雖用小而所喪大矣。」(762/5a)

壁瑗成器，礪諸之功（礪諸，治玉之石。《詩》云：「他山之石，可以為錯。」礪，讀一曰廉氏之廉）。(17/3a)

《太平御覽·珍寶部五·璧》：「壁瑗成器，礪諸之功（礪，治玉石）。」(806/7a)

蚩與驥致千里而不飛，無糗糧之資而不飢。(17/3a)

《事類賦注·蟲部·蟲》：「虻與驥致千里而不飛，無糗糧之資而不飢。」(30/579)

《太平御覽·蟲豸部二·蚩》：「蚩與驥致千里而不飛，無糗糧之資而不飢。」(945/3a)

失火而遇雨，失火則不幸，遇雨則幸也。故禍中有福也。（17/3a）

《太平御覽·天部十·雨上》：「失火遇雨，禍中有福。」（10/7a）

《太平御覽·火部二·火下》：「失火而遇雨，失火則不幸，遇雨則幸也。故禍中有福也。」
（869/3b）

《記纂淵海·論議部之十·禍福倚伏》：「失火而遇雨，失火則不幸，遇雨則幸也。故禍中有福。」（10/2a）

《記纂淵海·論議部之十·轉禍為福》：「失火遇雨，禍中福。」（10/3b）

鬻棺者，欲民之疾病也；畜粟者，欲歲之荒飢也（荒，大飢，穀不熟）。（17/3a）

《太平御覽·時序部二十·凶荒》：「畜者欲歲之荒飢（謂將取厚利）。」（35/5b）

《太平御覽·禮儀部三十·棺》：「鬻棺者，欲民之疾疫也；蓄粟者，欲歲之荒飢也。」（551/6a）

《太平御覽·百穀部四·粟》：「鬻棺者，欲民之疾疫；畜粟者，欲歲之飢荒也。」（840/6b）

《記纂淵海·性行部之二十三·私意》：「鬻棺者，欲民之疾病也；畜粟者，欲歲之荒饑也。」
（59/1a）

鈞之縞也，一端以為冠，一端以為紼，冠則戴致之，紼則踰履之。（17/3b）

《太平御覽·布帛部六·縞》：「鈞之縞也，一端以為冠，一端以為紼，冠則戴之，紼則履之。」（819/8b）

聖人之於道，猶葵之與日也，雖不能與終始哉，其鄉之誠也（鄉，仰。誠，實）。（17/3b）

《太平御覽·菜茹部四·葵》：「聖人之於道，猶葵之與日，雖不能與終始，其鄉之誠也（鄉，仰。誠，實也）。」（979/4b）

蓋非橈不能蔽日，輪非輻不能追疾，然而橈輻未足恃也。（17/3b）

《太平御覽·服用部四·蓋》：「蓋非橈不能蔽日，輪非輻不能追疾，然而橈蓋未足恃也（橈，蓋骨也）。」（702/8b）

金勝木者，非以一刀殘林也；土勝水者，非以一璞塞江也。（17/3b）

《太平御覽·地部二·塊》：「土勝水者，非一璞塞江也。（許慎注曰：「璞，塊也。」）」
（37/8b）

《太平御覽·兵部七十七·刀下》：「金勝木者，非以一刀殘林也；土勝水者，非以一璞（璞，

塊也)。」(346/4b)

《太平御覽·木部一·木上》：「金勝木者，非以刀殘林也；土勝水者，非以璞(音朴，土塊也)塞江也。」(952/5b)

蹙者見虎而不走，非勇。(17/3b)

《太平御覽·人事部三十五·走》：「蹙者見虎不走，非勇也。」(394/6b)

《記纂淵海·論議部之三十六·力所不及》：「蹙者見虎不走，非勇也。」(36/5a)

設鼠者機動，釣魚者泛抗(動，發。發則得鼠。泛，釣浮。抗，動。動則得魚)。

《太平御覽·獸部二十三·鼠》：「投鼠者機動，釣魚者浮抗(動，發也。發則得鼠。浮，釣浮也。抗，動也。動則得魚也)。」(911/4b)

以兔之走，使大如馬，則逮日歸風；及其為馬，則又不能走矣。(17/4a)

《事類賦注·獸部四·兔》：「以兔之走，使大如馬，則逮日追風；及其為馬，則不走矣。」(23/467)

《太平御覽·獸部十九·兔》：「以兔之走，使大如馬，則逐日追風；及其為馬，則不走矣。」(907/4b)

牛蹠毚顛亦骨也，而世弗灼，必問吉凶於龜者，以其歷歲久矣。(17/4a)

《事類賦注·鱗介部一·龜》：「牛蹠毚顛亦骨也，而世弗灼，必問吉凶於龜者，歷歲久也。」(28/563)

《太平御覽·鱗介部三·龜》：「牛蹠毚顛亦骨也，而弗灼，必問吉凶於龜者，以其歷歲久也。」(931/5b)

近敖倉者不為之多飯，臨江、河者不為之多飲，其滿腹而已。(17/4a-b)

《太平御覽·居處部十八·倉》：「近敖倉者不為之多飯，期滿腹而已。」(190/6a)

蘭芝以芳，未嘗見霜(芳，香)；鼓造辟兵，壽盡五月之望(鼓造，蓋謂梟。一曰蝦蟆。今出人五月望作梟羹，亦作蝦蟆羹。言物不當為用)。(17/4b)

《太平御覽·天部十四·霜》：「芝蘭以芳，未嘗見霜(先霜刈之)。」(14/2b)

《太平御覽·飲食部十九·羹》：「鼓造辟兵，壽盡五月。(高炎曰：「鼓造，謂梟。今世

人五月作梟羹，亦作蝦蟆羹。」（861/5a）

《太平御覽·蟲豸部六·蟾蜍》：「蘭芝以芳，未嘗見霜（芳，香也）；鼓造辟兵，壽盡五

月之望（鼓造，蓋謂梟。一曰蝦蟆。今世人五月望作梟羹，亦作蝦蟆羹）。」（949/3b）

《記纂淵海·人事部之六·得時》：「蘭芝以芳，未嘗見霜。」（127/4a）

今鰩之與蛇，蠶之與蠋，狀相類而愛憎異（人愛鰩與蠶，畏蛇與蠋，故曰異也）。（17/4b）

《太平御覽·鱗介部九·鰩魚》：「今鰩之與蛇，蠶之與蠋，狀相類而愛憎異（人愛鰩與蠶，畏蛇與蠋，故曰異也）。」（937/7a）

為客治飯而自藜藿，名尊於實（尊，重。享仁義之名，重於治飯之實也）。（17/5a）

《北堂書鈔·酒食部三·飯》：「為客治飯而自食藜藿，名尊於實也。」（144/3b）

《太平御覽·飲食部八·飯》：「為客治飯而自食梨藿，名尊於實（仁義之名重於治飯之實也）。」（850/5a）

乳狗之噬虎也，伏雞之搏狸。（17/5a）

《記纂淵海·識見部之三·不量力》：「乳狗之噬虎，伏雞之搏狸。」（82/3a）

蹠越者，或以舟，或以車，雖異路，所極一也。（17/5a）

《記纂淵海·論議部之四·殊塗同歸》：「蹠越者，或以舟，或以車，雖異路，所極一也。」（4/7b）

佳人不同體，美人不同面，而皆說於目（佳，美）；梨橘棗栗不同味，而皆調於已（謂適）。（17/5a）

《太平御覽·果部四·桃》：「佳人不同體，美人不同面，而皆說於目（佳，美也）；梨橘棗栗不同味，而皆調於口（調，適也）。」（969/1b）

人有盜而富者，富者未必盜；有廉而貧者，貧者未必廉。（17/5a）

《太平御覽·人事部一百二十六·貧下》：「人有盜而富者未必富，盜有廉而貧者未必廉也。」（485/7a）

蒹苗類絮而不可為絮（蒹苗，荻秀，楚人謂之蒹。蒹，讀敵戰之敵。幽、冀謂之荻苕

也)。(17/5a)

《一切經音義》引許注：「荻，藿也。」(8/7b)

《一切經音義》引許注：「荻，亦藿也。」(31/12b)

《太平御覽·布帛部六·絮》：「蒹苗類絮而不可以為絮(蒹苗，藿秀也，楚人謂蒹。又讀音敵)。」(819/3b)

《太平御覽·百卉部七·蘆荻》：「蒹苗類絮而不可以為絮(蒹苗，藿秀也。蒹，徒歷切)。」(1000/7b)

羊肉不慕螻，螻慕於羊肉，羊肉羶也；醯酸不慕蚋，蚋慕於醯，酸。(17/5b)

《太平御覽·蟲豸部二·蚋》：「羊肉不慕蟻，蟻慕於羊肉，羶也；醯酸不慕蚋，蚋慕於醯，酸也。」(945/3b)

明月之光，可以遠望，而不可以細書；甚霧之朝，可以細書，而不可以遠望尋常之外。(17/5b)

《北堂書鈔·天部二·月》：「明月之光，可以細書，不可以望尋常之外。」(150/1b)

《太平御覽·天部四·月》：「月之光，可以遠望，而不可以細書。」(4/8b)

《太平御覽·天部十五·霧》：「甚霧之朝，可以細書，不可以望尋常之外。」(15/9a)

《太平御覽·工藝部四·書上》：「明月之光，可以遠望，而不可以細書也。」(747/7b)

《記纂淵海·論議部之九·其居使然》：「甚霧之朝，可以細書，不可以望尋常之外。」(9/3b)

《記纂淵海·論議部之九·其勢使然》：「明月之光，可以遠望，而不可以細書；盛霧之朝，可以細書，而不可以望尋常之外。」(9/6a)

治鼠穴而壞里閭，潰小皰而發瘰疽(皰，面氣也。瘰疽，癰也)。(17/6a)

《北堂書鈔·地部二·穴》：「治鼠穴而壞里閭，潰小皰而發瘰疽。」(158/19b)

《一切經音義》：「潰小皰而發瘰疽也。(許叔重曰：「皰，面氣之瘡也。」)」(37/8b)

《一切經音義》：「潰小皰而發瘰。」(46/4a)

《一切經音義》引許注：「皰，面氣瘡也。」(72/8a)

《太平御覽·地部十九·穴》：「治鼠穴而壞里閭。」(54/2b)

《記纂淵海·論議部之十五·因小失大》：「治鼠穴而壞里閭，潰小皰而發瘰疽。」(15/4a-b)

王子慶忌足躡麋鹿，手搏兕虎，置之冥室之中，不能搏龜鼈，勢不便也(慶忌，吳王

僚之子也)。(17/6a)

《太平御覽·鱗介部四·鼈》：「王子慶忌足躡麋鹿，手縛兕虎，置之冥室之中，不能搏鼈鼈，勢不便也(慶忌，吳王僚之子也)。」(932/2a)

使葉落者風搖之，使水濁者魚撓之。(17/6a)

《太平御覽·鱗介部七·魚上》：「使葉落者風搖之，使水濁者魚撓之。」(935/5b)

虎豹之文來射(虎豹以有文章，來使人射取之)，蜎狢之捷來乍(蜎，狢屬，仰鼻而長尾。乍，暫疾。以其操捷，來使疾擊而取之)。(17/6a)

《太平御覽·獸部二十二·蜎》：「虎豹之文來射(以虎豹有文章，使人射取之)，蜎狢(女滑切)之捷來乍(豹，蜎屬。乍，暫疾。以其捷，故使人疾擊之)。」(910/1b)

行一碁不足以見智，彈一弦不足以見悲。(17/6a)

《太平御覽·工藝部十·圍碁》：「行一碁不足以見智，彈一弦不足以見悲。」(753/4b)

《記纂淵海·論議部之十一·不可淺量》：「行一碁不足以見智，彈一弦不足以見悲。」(11/2a)

以篙測江，篙終而以水為測，惑矣(篙，摘船橈，以篙渡江，篙沒，因以江水為盡，故曰惑也)。(17/6b)

《一切經音義》：「篙篙測江。(許叔重曰：「謂刺船竹，長二丈，以鐵為鐮者也。」)」(58/5a)

《一切經音義》引許注：「篙，謂刺船竹也。長二丈，或用木作。」(61/2b)

《記纂淵海·性行部之四·愚暗》：「以篙測江，篙終而以水為淺，惑矣。」(40/2b)

漁者走淵，木者走山。(17/6b)

《太平御覽·人事部三十五·走》：「漁者走淵，木者走山。」(394/6b)

《記纂淵海·論議部之十三·趨向不同》：「漁者走淵，木者走山。」(13/2a)

無鄉之社，易為黍肉；無國之稷，易為求福(无祀，不禋於神，而卒祝之，故易為黍肉，易從求福)。(17/6b)

《北堂書鈔·禮儀部八·社稷》：「荒鄉之社，易為黍肉；無國之稷，易為求福。(注曰：

「蕪，亂。不禋于神，而享祀之，故易為黍肉，易從求福也。」（87/9a）

《藝文類聚·禮部中·社稷》：「蕪鄉之社，易為黍肉；蕪國之稷，易為求福。」（39/707）

鼈無耳而目不可以瞽，精於明也（不可以瞽，瞽之則見也）。（17/6b）

《太平御覽·鱗介部四·鼈》：「鼈無耳而目不可以瞽，精於明也（不可以瞽，瞽則見）。」（932/2a）

遺腹子不思其父，無貌於心也；不夢見像，無形於目也。（17/6b）

《記纂淵海·論議部之九·其勢使然》：「遺腹子不思其父，無貌於心也。」（9/6a）

《記纂淵海·人倫部之二·子》：「遺腹子不思其父，無貌於心也；不夢見像，無形於目也。」（103/3b）

蝮蛇不可為足，虎豹不可使緣木。（17/6b）

《藝文類聚·鱗介部上·蛇》：「豹獸不可使緣木，蝮蛇不可使安足。」（96/1665）

《事類賦注·獸部一·虎》：「蛇不可使有足，虎不可使緣木。」（20/415）

《太平御覽·獸部三·虎上》：「蛇不可使為足，虎不可使緣木。」（891/5a）

《太平御覽·鱗介部五·蛇上》：「虎豹不可使緣木，蝮蛇不可以安足。」（933/5a）

《記纂淵海·性行部之四十三·疾惡》：「蝮蛇不可為足，虎豹不使緣木。」（79/3a）

馬不食脂，桑扈不啄粟，非云廉也。（17/7a）

《太平御覽·百穀部四·粟》：「馬不食脂，桑扈不啄粟，非廉也。」（840/7a）

《太平御覽·羽族部十·扈》：「馬不食脂，桑扈不啄粟，非廉也。」（923/4b）

日月不並出，狐不二雄，神龍不匹，猛獸不群，鷺鳥不雙。（17/7a）

《太平御覽·獸部一·敘獸》：「猛獸不群，鷺鳥不雙。」（889/2b）

《記纂淵海·論議部之十七·物莫兩大》：「日月不並出，狐不二雄，神龍不匹，猛獸不群，鷺鳥不雙。」（17/3a）

人不見龍之飛舉而能高者，風雨奉之（奉，助）。（17/7a）

《初學記·鱗介部·龍》：「人不見龍之飛舉而能高者，風雨奉之也。」（30/739）

《白孔六帖·龍》：「人不見龍之飛舉而能高者，雨奉足也。」（95/29a）

《太平御覽·鱗介部一·龍上》：「人不見龍之飛舉而能高者，風雨之奉也（奉，助也）。」
(929/7a)

湯沐具而蟣蝨相弔，大廈成而燕雀相賀。(17/7b)

《藝文類聚·鳥部下·鷺》：「大廈成而鷺雀相賀。」(92/1596)

《白孔六帖·宮殿》：「大廈成而鷺雀相賀。」(38/1b)

《白孔六帖·燕》：「大廈成而鷺雀相賀。」(95/5b)

《事類賦注·禽部二·燕》：「大廈成而燕雀相賀，湯沐具而蟣虱相弔。」(19/402)

《太平御覽·人事部三十六·沐》：「湯沐具而蟣虱相弔，大廈成而鷺雀相賀。」(395/3a)

《太平御覽·羽族部九·燕》：「大廈成而鷺雀相賀。」(922/3a)

《太平御覽·蟲豸部八·虱蟣》：「湯沐具而蟣虱相弔，大廈成而鷺雀相賀。」(951/3b)

《記纂淵海·敘述部之三·得所依託》：「大廈成而燕雀相賀。」(141/6a)

《記纂淵海·生理部之一·第宅》：「大廈成而燕雀相賀。」(171/2b)

《續一切經音義》：「湯沐具而蟣蝨相弔。」(續 5/15b)

柳下惠見飴，曰可以養老；盜跖見飴，曰可以黏牡。見物同而用之異（柳下惠，魯大夫展无駭之子，名獲，字禽。家有大柳樹，惠德，因號柳下惠。一曰：柳下，邑。牡，門戶簫牡也）。(17/7b)

《藝文類聚·木部下·楊柳》引許注：「展禽之家樹柳，行惠德，因號柳下惠。一曰邑名。」
(89/1530)

《事類賦注·木部二·柳》引許注：「展禽之家有柳樹，身行惠德，因號柳下惠。一曰邑名。」
(25/497)

《太平御覽·飲食部十·飴》：「柳下惠見飴，曰可以養老；盜跖見飴，可以粘牝。見物同而用之異也（牝，門戶簫牡也）。」(852/1b)

《太平御覽·獸部二十三·鼠》：「柳下惠見飴，曰可以養老；盜跖見飴，曰可以粘鼠。」
(911/4a)

《太平御覽·木部六·楊柳》引許注：「展禽之家有柳樹，身行惠德，因號柳下惠。一曰邑名。」(957/2b)

《記纂淵海·政事部之一·循良》引許注：「展禽之家有柳樹，身行惠德，號曰柳下惠。」
(157/8a)

蠶食而不飲，二十二日而化；蟬飲而不食，三十日而蛻。（17/7b）

《初學記·鳥部·蟬》：「蟬無口而鳴，三十日而死。」（30/748）又：「蟬飲而不食，三十日而蛻。」（30/嚴陸校宋本異文9）

《太平御覽·資產部五·蠶》：「蠶食而不飲，三十日而化。」（825/3a）

《太平御覽·蟲豸部一·蟬》：「蠶食而不飲，二十二日而化；蟬飲而不食，三十日而蛻。」（944/5a）

人食礬石而死，蠶食之而不飢。（17/7b）

《太平御覽·資產部五·蠶》：「蠶食礬而不飲。」（825/3a）

瓦以火成，不可以得火；竹以水生，不可以得水（瓦得火則被，竹得水浸則死矣）。
（17/7b）

《事類賦注·地部三·火》：「瓦以火成，不可以得火；竹以水生，不可以得水。」（8/165）

《太平御覽·竹部一·竹上》：「瓦以火成，不可以得火；竹以水生，不可以得水（瓦得火則破，竹得水浸則死也）。」（962/4a）

披裘而以矐翼。（17/7b）

《記纂淵海·論議部之二十·自相背馳》：「披裘而扇。」（20/4b）

槁竹有火，弗鑽不爇；土中有水，弗掘無泉（掘，猶窮也）。（17/7b）

《初學記·器物部·火》：「槁竹有火，弗鑽不然。」（25/嚴陸校宋本異文7）

《事類賦注·地部三·火》：「槁竹有火，弗鑽不爇；土中有水，弗掘無泉。」（8/165）

《事類賦注·草部·竹》：「槁竹有火，弗鑽不然。」（24/474）

《太平御覽·火部二·火下》：「槁竹有火，弗鑽不爇；土中有水，弗掘無泉（掘，猶窮也。爇，音然）。」（869/3b）

《太平御覽·竹部一·竹上》：「槁竹有火，弗鑽不爇（音然）；土中有水，弗掘無泉（掘，猶窮也）。」（962/4a）

螭、象之病，人之寶也（螭，大蛤，中有珠。象牙還以自疾，故人得以為寶也）；人之病，將有誰寶之者乎（人以利欲為病，無人寶之，故曰將有誰寶也）？（17/7b-8a）

《太平御覽·鱗介部十三·蚌》：「螭、象之病，人之寶也（螭，大蛤，中有珠。象牙還以

自病，故人得以為寶）；人之病，將有誰寶之者乎（人以利欲為病，無人寶之，故曰有將誰寶）？」（941/5b）

百梅足以為百人酸，一梅不足以為一人和（喻眾能濟少，少不能有所成也）。（17/8a）
《藝文類聚·菓部上·梅》：「梅以為百人酸不足，一梅不足為一人之（喻眾能濟）。」
（86/1471-72）

《事類賦注·菓部一·梅》：「百梅足以為百人酸，一梅不足以為百人酸。（注：「喻眾能濟少，少不能有所成。」）」（26/515）

《太平御覽·菓部七·梅》：「百梅足以為百人酸，一梅不足以為百人酸（喻眾能濟少，少不能有所成也）。」（970/2a）

有以飯死者，而禁天下之食；有以車為敗者，禁天下之乘；則悖矣。（17/8a）

《太平御覽·疾病部四·咽痛並噎》：「有以噎死者，而禁天下之食；有以車為敗者，而禁天下之乘；不亦悖哉！」（741/3a-b）

釣者靜之，羆者扣舟，罩者抑之，罾者舉之，為之異，得魚一也。（17/8a-b）

《初學記·武部·漁》：「釣者靜之，罾者舉之，為之異，得魚一也。」（22/543）

《太平御覽·資產部十四·釣》：「釣者靜之，罾者舟之，罩者抑之，罾者舉之，為之異，得魚一也。」（834/4a）

小國不闕於大國之間（畏見嫌也），兩鹿不闕於伏兕之旁（畏見食也）。（17/8b）

《太平御覽·獸部二·兕》：「小國不闕於大國之間（畏見嫌也），兩虎不闕於伏兕之旁（畏見食也）。」（890/4b）

佐祭者得嘗，救鬪者得傷。蔭不祥之木，為雷電所撲（蔭，木影也。撲，擊也）。（17/8b）

《白孔六帖·鬪》：「救鬪者傷。」（48/2b）

《事類賦注·天部三·雷》：「蔭不祥之木，為雷霆所撲。」（3/62）

《事類賦注·木部·木》：「佐祭者得嘗，救鬪者得傷。蔭不祥之木，為雷電所撲。」（24/479）

《太平御覽·天部十三·雷》：「蔭不祥之木，為雷霆所撲。」（13/4b）

《太平御覽·人事部一百三十七·鬪爭》：「佐祭者得嘗，救鬪者得傷。」（496/9a）

《太平御覽·木部一·木上》：「佐祭者得嘗，救鬪者得傷。蔭不祥之木，為電所撲（薛，

木也。撲，擊也。」（952/5b）

《記纂淵海·論議部之十三·所遇不同》：「佐祭者得嘗，救鬪者得傷。」（13/7b）

《記纂淵海·人事部之十三·連累》：「救鬪者傷。陰不祥之木，為雷電所撲。」（134/2a）

《記纂淵海·人事部之十四·僥倖》：「佐祭者得嘗。」（135/2a）

予拯溺者金玉，不若尋常之纆索。（17/8b）

《太平御覽·人事部三十七·溺》：「與溺者金玉，不如與之一尋常之纆。」（396/2b）

《太平御覽·珍寶部九·金中》：「子拯溺者金玉，不若得尋常纆。」（810/7b）

《記纂淵海·論議部之十七·物各有宜》：「予拯溺者金玉，不若得尋常之纆。」（17/2a）

《記纂淵海·論議部之二十八·事各有體》：「子拯溺者金玉，不若得尋常纆。」（28/4b）

屠者羹藿，為車者步行，陶者用缺盆，匠人處狹廬。（17/9a）

《太平御覽·器物部三·盆》：「屠者藿羹，車者步行，陶人用缺盆，匠人處狹廬。」

（758/2a）

《記纂淵海·論議部之四·與人為地》：「屠者藿羹，車者步行，陶人用缺盆，匠人處狹廬。」

（4/4b）

的的者獲，提提者射。（17/9b）

《記纂淵海·性行部之十九·韜藏》：「的的者獲，提提者射。」（55/4b）

未嘗稼穡粟滿倉，未嘗桑蠶絲滿囊，得之不以道，用之必橫（橫，放）。（17/9b）

《太平御覽·百穀部四·粟》：「未嘗稼穡粟滿倉，未嘗桑蠶絲滿囊，得之不以道，用之橫（橫，放也）。」（840/7a）

《記纂淵海·論議部之四·坐享人利》：「未嘗稼穡粟滿倉，未嘗蠶桑絲滿囊。」（4/6a）

嘗被甲而免射者，被而入水；嘗抱壺而度水者，抱而蒙火；可謂不知類矣。（17/10a）

《記纂淵海·性行部之四·愚暗》：「嘗被甲而免射者，被而入水；嘗抱壺而度水者，抱而蒙火；可謂不知類矣。」（40/2b-3a）

君子之居民上，若以腐索御奔馬（雍容恐失民之意），若踞薄冰，蛟在其下（蛟，魚屬，皮有球，能害人，故曰蛟在其下）。（17/10a）

《太平御覽·人事部七十一·謹慎》：「君子之居民上也，若以腐索御馬（恐失民意），若履薄冰，蛟在其下。」（430/11b）

《太平御覽·鱗介部二·蛟》：「君子之居民上，若以腐索御奔馬（雍容恐失民意），若展足薄冰，蛟在其下（蛟，龍屬，皮有珠，能害人，故曰蛟在其下）。」（930/4a）

善用人者，若蚘之足，眾而不相害。（17/10a）

《太平御覽·蟲豸部五·馬虻》：「善用人者，若虻之足，眾不相害。」（948/4b）

清醕之美，始於耒耜（醕，清酒。《周禮》「醕齊」是。醕，讀瓮盎之盎也）；黼黻之美，在於杼軸。（17/10b）

《太平御覽·資產部三·耒》：「清英之美，始於耒耜（清英，酒也）。」（823/1b）

《記纂淵海·人事部之九·知本》：「清醕之美，始於耒耜；黼黻之美，始於杼軸。」（130/1a）

布之新不如紵，紵之弊不如布，或善為新，或善為故（善，猶宜也）。（17/10b）

《太平御覽·布帛部七·布》：「布之新不如紵，紵弊而不如布，或善為新，或善為故（美，由宜也）。」（820/5b）

顰顰在頰則好，在頰則醜（顰顰，著頰上室。室者在頰，以槩，故醜）。繡以為裳則宜，以為冠則譏。（17/10b）

《太平御覽·人事部八·頰》：「顰顰（音父）在頰則好，在顏則醜。」（367/2a）

《太平御覽·布帛部二·繡》：「繡為被則宜，為冠則譏。」（815/10b）

《記纂淵海·論議部之十七·物各有宜》：「在頰則好，在頰則醜。繡以為裳則宜，以為冠則譏。」（17/1b）

馬齒非牛蹄，檀根非椅枝，故見其一本而萬物知（知，猶別也）。（17/10b）

《太平御覽·獸部八·馬四》：「馬齒非牛蹄，檀根非椅枝，故見其一本而萬物知（知，猶別也）。」（896/8b）

石生而堅，蘭生而芳。（17/10b）

《記纂淵海·性行部之一·天姿自然》：「石生而堅，蘭生而芳。」（37/3b-4a）

見虎一文，不知其武；見驥一毛，不知善走。（17/11a）

《記纂淵海·論議部之十一·不可淺量》：「見虎一文，不知其武；見驥一毛，不知善走。」
（11/2a）

銅英青。（17/11a）

《太平御覽·珍寶部十二·銅》：「銅英青。」（813/3b）

冬冰可折，夏木可結，時難得而易失。木方茂盛，終日采而不知；秋風下霜，一夕而殫（殫，盡）。（17/11a）

《事類賦注·木部·木》：「冬水可折，夏木可結。木方茂盛，終日採而不知；秋風下霜，一夕而殫。」（24/249）

《太平御覽·木部一·木上》：「冬水可析，夏木可結，時難得而易失。木方茂盛，終日採而不知；秋風下霜，一夕而殫（殫，盡也）。」（952/5a）

病熱而強之餐，救暍而飲之寒，救經而引其索，拯溺而授之石，欲救之，反為惡。
（17/11a）

《記纂淵海·論議部之二十·自相背馳》：「病熱而強之以餐，救喝而飲之以寒，救經而引其索，拯溺而授之石，欲救之，反為惡。」（20/4b）

孟賁探鼠穴，鼠無時死，必噬其指，失其勢（孟賁，勇士，為探鼠於穴，故曰失其勢）。
（17/11a-b）

《太平御覽·獸部二十三·鼠》：「孟賁探鼠穴，無時死，必噬其指，失其勢（孟賁，勇士，為探鼠於穴，故曰失其勢）。」（911/4b）

山雲蒸，柱礎潤（礎，柱下石礪也）。（17/11b）

《初學記·天部上·雲》：「山雲蒸，柱礎潤。」（1/15）

《一切經音義》：「山雲蒸，柱礎潤。（許叔重曰：「楚人謂柱礪曰礎市。礪，音思亦反。」）」
（73/8b）

《一切經音義》引許注：「楚人謂柱礪曰礎。」（77/13a）

《一切經音義》：「山雲蒸，柱礎潤。（許叔重曰：「楚人謂柱礪為礎。」）」（92/8b）

《一切經音義》引許注：「楚人謂柱礪曰礎。」（98/5b）

《白孔六帖·雲》：「山雲蒸，柱礎潤。」（2/4a）

《事類賦注·天部二·雲》：「山雲蒸，柱礎潤。」（2/37）

《太平御覽·天部八·雲》：「山雲蒸，柱礎潤。」（8/6b）

《太平御覽·居處部十六·質礎》：「山雲蒸，柱礎潤。」（188/6a）

《記纂淵海·論議部之二十一·物類相感》：「山雲蒸，柱礎。」（21/9a）

伏苓掘，兔絲死（所生者亡，故死）。（17/11b）

《藝文類聚·藥香草部上·兔絲》：「茯苓抽，兔絲死。」（81/1383）

《太平御覽·藥部十·菟絲》：「伏苓抽，菟絲死。」（993/6b）

粟得水溼而熱，甑得火而液，水中有火，火中有水。疾雷破石，陰陽相薄（自然之勢）。

（17/11b）

《太平御覽·器物部二·釜》：「粟得濕而燠（音罕），甑得火而液。」（757/8b）

《太平御覽·百穀部四·粟》：「粟得水而熱，甑得火而液，水中有火，火中有水。疾雷破石，陰陽相薄（自然之熱）。」（840/7a）

《太平御覽·火部二·火下》：「甑得火而液，水中有火，火中有水。疾雷破石，陰陽相薄，自然之勢。」（869/4a）

一目之羅，不可以得鳥；無餌之釣，不可以得魚；遇士無禮，不可以得賢。（17/11b）

《太平御覽·人事部一百一十五·禮賢》：「一目之羅，不可以得鳥；無餌之釣，不可以得魚；遇士無禮，不可以得賢。」（474/8a）

《太平御覽·資產部十四·釣》：「無餌之釣，不可以得魚；愚士無禮，不可以得賢。」（834/4a）

《太平御覽·羽族部一·鳥》：「一目之羅，不可以得鳥；無餌之釣，不可以得魚；遇士無禮，不可以得賢德。」（914/6a）

兔絲無根而生，蛇無足而行，魚無耳而聽，蟬無口而鳴，有然之者也（然，如是也）。

（17/11b）

《藝文類聚·藥香草部上·兔絲》：「兔絲無根而生。」（81/1383）

《初學記·鳥部·蟬》：「蟬無口而鳴，自然之象也。」（30/嚴陸校宋本異文9）

《事類賦注·蟲部·蟬》：「蛇不足而行，魚無耳而聽，蟬無口而鳴。」（30/581）

《太平御覽·蟲豸部一·蟬》：「蛇不足而行，魚無耳而聽，蟬無口而鳴，有然之者也（然，

如是也)。」(944/5a)

《太平御覽·藥部十·菟絲》：「菟絲無根而生。」(993/6b)

《記纂淵海·論議部之二十三·事難詰問》：「兔絲無根而生，蛇無足而行，魚無耳而聽，蟬無口而鳴。」(23/3a)

任馬不觸木，獬狗不自投於河，雖聾蟲而不自陷，又況人乎(聾，無知也)？

(17/11b-12a)

《太平御覽·獸部十七·狗下》：「狂馬不觸於木，獬狗不自投於河，聾蟲不自陷，況人乎(聾，無知也)？」(905/2a)

《記纂淵海·論議部之十四·微小有知》：「狂馬不自觸於木，獬狗不自投於河。」(14/2a)

愛熊而食之鹽，愛獺而飲之酒，雖欲養之，非其道(熊食鹽而死，獺飲酒而敗，故曰非其道也)。(17/12a)

《太平御覽·獸部二十·熊》：「愛熊而食之鹽，愛獺而飲之酒，雖欲養之，非其道(熊食鹽而死，獺飲酒而敗，故曰非其道也)。」(908/2b)

《太平御覽·獸部二十四·獺》：「愛獺而飲之酒，欲養之，非其道(言獺飲酒而敗)。」(912/6b)

管子以小辱成大榮，蘇秦以百誕成一誠(誠，言)。(17/12a)

《一切經音義》：「蘇秦以百誕成一信。」(20/7b)

《一切經音義》引許注：「誕，慢也。」(62/15b)

《一切經音義》引許注：「誕，慢也。」(67/2b)

《一切經音義》：「蘇秦以百誕成一信。」(80/5b)

《一切經音義》：「蘇秦以百誕成一信。(許叔重曰：「誕，猶慢也。」)」(89/4a)

《白孔六帖·信》：「蘇秦以百詐成一信。」(26/28a)

《太平御覽·人事部之七十一·信》：「管子以小辱成大榮，蘇秦以百誕成一信。」(430/6b)

《記纂淵海·論議部之二·得不償失》：「蘇秦以百詐成一信。」(2/6a)

《記纂淵海·論議部之三十四·捨失求得》：「管子以小欲成大榮。」(34/4a)

《記纂淵海·人事部之十四·僥倖》：「以百誕成一信。」(135/2a)

《續一切經音義》：「蘇秦以百誕成一信。(許叔重注云：「誕，慢也。」)」(續 10/13a)

質的張而弓矢集，林木茂而斧斤大，非或召之，形勢所致者也。（17/12a）

《太平御覽·木部一·木上》：「質的張弓矢而集，林木茂而斧斤入，非或召之，形勢所致也。」（952/5a）

慈母吟於巷，適子懷於荊（精相往來）。（17/12b）

《太平御覽·人事部十九·肥》：「適子懷於燕，慈母喻於利，情相往來也。」（378/7b）

《記纂淵海·人事部之十·相孚》：「適子懷於燕，慈母喻於荊，情相往來也。」（131/3a）

亦肉懸則烏鵲集，鷹隼鷺則眾鳥散，物之散聚，交感以然。（17/12b）

《事類賦注·禽部二·鵲》：「赤肉懸則烏鵲集，鷹隼鷺則眾鳥散，物之聚散，交感以然。」（19/399）

《太平御覽·羽族部八·鵲》：「赤肉懸則烏鵲集，鷹隼鷺則眾鳥散，物之散聚，交感以然。」（921/3a）

臨河而羨魚，不若歸家織網（羨，願）。（17/12b）

《白孔六帖·魚》：「臨河羨魚，不如退而結網。」（98/18b）

《事類賦注·鱗介部二·魚》：「臨河羨魚，不如歸家織網。」（29/573-74）

《太平御覽·鱗介部七·魚上》：「臨河羨魚，不若歸家織網（羨，願也）。」（935/6a）

明月之珠，蠃之病而我之利；虎爪象牙，禽獸之利而我之害（我，猶人也）。（17/12b）

《藝文類聚·鱗介部下·蚌》：「明月之珠，螺蚌之病而我之利也；虎爪象牙，禽獸之利而我之害也。」（97/1675）

《太平御覽·鱗介部十三·蚌》：「明月之珠，蟹蠃之病而我之利；虎爪象牙，禽獸之利而我之害（我，猶人也）。」（941/5b）

易道良馬，使人欲馳；飲酒而樂，使人欲歌。是而行之，固謂之斷；非而行之，必謂之亂（斷，猶治也）。（17/12b）

《北堂書鈔·樂部二·歌》：「飲酒樂，使欲歌。」（106/1a）

《藝文類聚·樂部三·歌》：「易道良馬，使人欲馳；飲酒而樂，使人欲歌。」（43/771）

《太平御覽·樂部十·歌三》：「易道良馬，使人欲馳；飲酒而樂，使人欲歌。」（572/4a）

《太平御覽·獸部八·馬四》：「易道良馬，使人欲馳；飲酒而樂，使人欲歌。是而行之，

固謂之斷；非而行之，必謂之亂（斷，猶治也）。」（896/8b-9a）

聖人行於水，眾人行於霜。（17/12b-13a）

《太平御覽·天部十四·霜》：「聖人行於水無跡，眾人行霜有跡。」（14/2b）

捨茂木而集于枯，不弋鵠而弋烏，難與有圖（圖，謀也。者其愚也）。（17/13a）

《太平御覽·木部一·木上》：「捨茂木而集于枯，不弋鵠而烏，難與有圖（圖，謀也。言其愚也耳）。」（952/5a）

《記纂淵海·論議部之十五·舍大徇小》：「捨茂木而集于枯，不弋鵠而弋烏，難與有圖。」（15/1b）

《記纂淵海·性行部之四·愚暗》：「捨茂木而集于枯，不弋鵠而弋烏，難與有圖。」（40/2b）

不能耕而欲黍梁，不能織而喜采裳，無事而求其功，難矣。（17/13b）

《太平御覽·百穀部六·梁》：「不能耕而欲黍梁，不能織而喜衣裳，無事而求其功，難矣。」（842/6b）

舟覆乃見善游，馬奔乃見良御（善游，故覆舟不溺；良御，馬奔車不敗，故見之）。（17/13b）

《太平御覽·工藝部三·御》：「舟覆乃見善游，馬奔乃見良御（善游，故覆舟不溺；良御，故馬奔車不敗，故見之）。」（746/5b-6a）

《記纂淵海·論議部之十九·因難見人》：「舟覆乃見善游，馬奔乃見良御。」（19/1b）

嚼而無味者，弗能內於喉。（17/14a）

《一切經音義》：「嚼之而無味，不能入喉。」（62/1b）

《一切經音義》：「嚼之無味，不能入喉。」（66/13b）

《一切經音義》：「嚼之無味，不能入喉。」（72/4a）

兕虎在於後，隨侯之珠在於前，弗及掇者，先避患而後就利。（17/14a）

《記纂淵海·識見部之十六·知所輕重》：「兕虎在於後，隨侯之珠在於前，弗及掇者，先避患而後就利。」（95/3b-4a）

逐鹿者不顧兔。(17/14a)

《太平御覽·獸部十八·麋》：「逐麋者不顧雉兔。」(906/8b)

百星之明，不如一月之光；十牖畢開，不若一戶之明。(17/14a)

《太平御覽·居處部十二·戶》：「百星之明，不若一月之光；十牖畢開，不若一戶之明。」
(184/2b)

《記纂淵海·論議部之二十·因麤見精》：「百星之明，不如一月之光；十牖畢開，不如一戶之明。」(20/2a)

山生金，反自刻；木生蠹，反自食；人生事，反自賊（則，敗也，害也。物自然也）。
(17/14a-b)

《太平御覽·木部一·木上》：「山生金，反自刻；木生蠹，反自食；人生事，反自賊（賊，敗也）。」(952/4b)

《記纂淵海·論議部之二十·自相矛盾》：「山生木，反自刻；木生蠹，反自食；人生事，反自賊。」(20/3a)

巧冶不能鑄木，工匠不能斲金者。(17/14b)

《記纂淵海·論議部之五·無所用力》：「良匠不能斲金，巧冶不能鑄木。」(5/5a)

白玉不雕，美珠不文，質有餘也。(17/14b)

《藝文類聚·寶玉部上·玉》：「白玉不雕，美珠不文，質有餘也。」(83/1428)

《太平御覽·珍寶部二·珠下》：「美玉不雕，美珠不文，質有餘也。」(803/3a)

《太平御覽·珍寶部四·玉下》：「白玉不雕，美珠不文，質有餘也。」(805/4a)

《記纂淵海·論議部之十·不待矯揉》：「白玉不雕，美珠不文，質有餘也。」(10/7a)

《記纂淵海·性行部之一·天姿自然》：「白玉不雕，美珠不文，質有餘也。」(37/3b)

《記纂淵海·性行部之十九·韜藏》：「美珠不文，質有餘也。」(55/2b)

故跬步不休，跛鼃千里；累積不輟，可成丘阜。(17/14b)

《太平御覽·人事部七十二·勤》：「跬步不休，跛鼃千里；積累不輟，可成丘阜。」(431/2b)

《太平御覽·鱗介部四·鼃》：「跬步不休，跛鼃千里。」(932/2a)

楊子見逵路而哭之，為其可以南可以北；墨子見練絲而泣之，為其可以黃可以黑。

(17/14b)

《太平御覽·居處部二十三·道路》：「楊朱見歧路而哭，曰：『可以南可以北。』」(195/4b)

《太平御覽·人事部一百二十八·哭》：「楊子見衢而哭之，為其可以南可以北。」(487/7a)

《記纂淵海·人道部之四·憂世》：「楊子見路逵而哭，為其可以南可以北；墨子見練絲而泣，為其可以黃可以黑。」(115/1b)

鳥不干防者，雖近弗射（鳥，燕之屬是也）；其當道，雖遠弗釋（當道，為作防害者，故曰不釋也）。(17/15a)

《太平御覽·羽族部一·鳥》：「鳥不于防者，雖近弗射（鳥，燕之屬是也）；其當道者，雖遠弗釋（當道，謂作防害者，故曰不釋也）。」(914/6a-b)

若被蓑而救火，毀瀆而止水，乃愈益多。(17/15a)

《太平御覽·火部二·火下》：「被蓑而救火，毀瀆而止水，乃愈益多。」(869/4a)

徵羽之操，不入鄙人之耳。(17/15a)

《記纂淵海·敘述部之四·暗投》：「徵羽之操，不入鄙人之耳。」(142/4b)

卷十八 人間訓

夫言出於口者不可止於人，行發於邇者不可禁於遠。事者，難成而易敗也；名者，難立而易廢也。千里之隄，以螻蛄之穴漏；百尋之屋，以突隙之煙焚（突，竈突也）。

《堯戒》曰：「戰戰慄慄，日慎一日。人莫蹟於山，而蹟於垤（蹟，蹟也。垤，蟻也）。」是故人者輕小害，易微事，以多悔。患至而後憂之，是由病者已惓（惓，□）而索良醫也，雖有扁鵲、俞跗之巧，猶不能生也（制夫，黃帝時醫）。（18/1a-b）

《群書治要》：「夫言出於口者不可止於人，行發於邇者不可禁於遠。事者，難成而易敗也；名者，難立而易廢也。千里之堤，以螻蛄之穴漏；百尋之屋，以突隙之煙焚（突，竈突也）。《堯戒》曰：『戰戰慄慄，日慎一日。莫蹟於山，而蹟於垤（蹟，蹟也。垤，螻蛄封也）。』是故人者皆輕小害，易微事，是以多悔。患至而後憂之，是猶病者已惓（惓，劇）而索良醫也，雖有扁鵲、俞夫之巧，猶不能生也（俞夫，黃帝時醫）。」（41/280-81）

《太平御覽·蟲多部四·蟻》：「千里之堤，以螻蛄之穴漏；而百尋之屋，以突隙之煙焚（突，竈突也）。」（947/5b）

《記纂淵海·論議部之十五·因小累大》：「千里之堤，以螻蛄之穴漏；而百尋之屋，以突隙之煙焚。」（15/6a）

夫禍之來也，人自生之；福之來也，人自成之。禍與福同門，利與害為鄰。（18/1b）

《記纂淵海·物理部之一·禍福》：「夫禍之來也，人自生之；福之來也，人自成之。禍與福同門，利與害為鄰。」（138/4a）

天下有三危：少德而多寵，一危也；才下而位高，二危也；身无大功而有厚祿，三危也。（18/1b-2a）

《群書治要》：「天下有三危：少德而多寵，一危也；材下而位高，二危也；身无大功而有厚祿，三危也。」（41/281）

昔者楚莊王既勝晉於河、雍之間，歸而封孫叔敖，而辭不受，病疽將死，謂其子曰：

「吾則死矣，王必封女。女必讓肥饒之地，而受沙石之間有寢丘者，其地确石之名醜。荊人鬼，越人機，人莫之利也。」孫叔敖死，王果封其子以肥饒之地，其子辭而不受。（18/2a）

《北堂書鈔·封爵部下·遜讓封》：「楚莊王封孫叔敖，孫叔敖辭而不受，後病將死，謂其子曰：『吾死，王必封女。女無受肥饒之地，受沙石之間。』果封其子肥饒，固辭不受。」（48/7a）

孔子讀《易》至《損》、《益》，未嘗不憤然而歎，曰：「益損者，其王者之事與！事或欲以利之，適足以害之；或欲害之，乃反以利之。利害之反，禍福之門戶，不可不察也。」（18/2b）

《太平御覽·學部三·易》：「孔子讀《易》，至於《損》、《益》，未嘗不喟然而歎，曰：『或欲利之，適足以害之；或欲害之，適足以利之。利害禍福之門，不可不察。』」（609/3b）

《記纂淵海·論議部之二十四·事反所料》：「或欲利之，適足以害之；或欲害之，乃反以利之。利害之反，禍福之門戶，不可不察也。」（24/1b）

陽虎為亂於魯，魯君令人閉城門而捕之，得者有重賞，失者有重罪。圍二市，而陽虎將舉劍而伯頤。門者止之曰：「天下探之不窮，我將出子。」陽虎因赴圍而逐，揚劍提戈而走。門者出之，顧反取其出之者，以戈椎之，攘祛薄腋。出之者怨之曰：「我非故與子反也，為之蒙死被罪，而乃反傷我。宜矣其有此難也！」魯君聞陽虎失，大怒，問所出之門，使有司拘之，以為傷者受重賞，而不傷者被重罪。此所謂害之而反利者也。（18/2b-3a）

《太平御覽·兵部五十一·戈》：「陽虎為亂於魯，魯君令人閉城門而捕之，得者有賞，失者夷族。圍三匝矣，陽虎將舉劍而自刎頸。門者止之曰：『我將出子。』陽虎左持劍，右提戈，赴圍而走。門者出之。陽虎既出，顧出之者，以戈推之，攘祛薄腋。魯君聞陽虎失，怒所出之門，以為傷者戰鬪者也，不傷者為縱之，傷者受厚，不傷者受重罪也。此所謂害之而反利之者也。」（351/6b）

孟孫獵（孟孫，魯大夫也）而得麇，使秦西巴持歸烹之，麇母隨之而嘯。秦西巴弗忍，縱而予之。孟孫歸，求麇安在，秦西巴對曰：「其母隨而嘯，臣誠弗忍，竊縱而

子之。」孟孫怒，逐秦西巴。居一年，取以為子傅。左右曰：「秦西巴有罪於君，今以為子傅，何也？」孟孫曰：「夫一麇而弗忍，又何況於人乎？」（18/4a）

《白孔六帖·仁》：「孟孫獵得麇，使□巴持歸烹之，其母隨而啼。巴不忍去之。□孫怒，逐秦巴西。居一年，取為子。傅曰：『夫一麇猶不忍，況人乎？』」（26/30b）

《太平御覽·獸部十八·麇》：「孟孫獵（音老）而得麇，使秦西巴歸之，麇母隨而啼。西巴不忍，蹤而與之。孟子歸，求麇安在，西巴以實對。孟子怒，逐之。居一年，復以西巴為子傅。」（906/9b）

山致其高而雲起焉，水致其深而蛟龍生焉，君子致其道而福祿歸焉。（18/5a）

《太平御覽·鱗介部二·蛟》：「山致其高而雲雨起焉，水致其深而蛟龍生焉，君子致其道而福祿歸焉。」（930/4a）

夫有陰德者，必有陽報；有陰行者，必有昭名。（18/5a）

《記纂淵海·論議部之二十一·影響相應》：「有陰德者，必有陽報；有陰行者，必有昭名。」（21/4b）

《記纂淵海·人事部之十二·施報》：「有陰德者，必有陽報；有隱行者，必有昭名。」（133/3a）

古有溝防不脩，水為民害，禹鑿龍門，辟伊闕，平治水土，使民得陸處。百姓不親，五品不慎，契教以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妻之辯，長幼之序。田野不脩，民食不足，后稷乃教之辟地墾草，糞土種穀，令百姓家給人足。故三后之後，無不王者（謂夏、殷、周），有陰德也。周室衰，禮義廢，孔子以三代之道，教導於世，其後繼嗣至今不絕者，有隱行也。（18/5a）

《北堂書鈔·帝王部四·功業》：「辟伊闕。」（4/4a）

《事類賦注·地部二·水》：「古者，水為民害，禹鑿龍門，平水土，民乃得而陸處。」（7/140）

《太平御覽·地部二十四·救水災》：「古者，水為民害，禹鑿龍門，辟伊闕，平治水土，使民得陸處。百姓不親，五品不順，契教以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婦之別，長幼之序。田野不脩，民食不足，后稷乃教之辟地墾草，糞土種穀，令百姓家給人足。故三后之後，無不王者（謂夏、殷、周），有陰德也。周衰，禮義廢，孔子以三代之道，教導於世，

其後繼嗣至今不絕者，有隱行也。」（59/7a）

三代種德而王，齊桓繼絕而霸。故樹黍者不獲稷，樹怨者無報德。（18/5b）

《太平御覽·百穀部六·黍》：「三代積德而王，齊桓繼絕而霸。故樹黍者無不獲稷，樹恩者無不報德。」（842/3a）

宋人好善者，三世不解。家無故而黑牛生白犢，以問先生，先生曰：「此吉祥，以饗鬼神。」居一年，其父無故而盲，……其後楚攻宋，圍其城。當此之時，易子而食，析骸而炊之，丁壯者死，老病童兒皆上城，牢守而不下。楚王大怒，城已破，諸城守者皆屠之。此獨以父子盲之故，得無乘城。軍罷圍解，則父子俱視。（18/5b）

《記纂淵海·論議部之十·轉禍為福》：「宋人好善，父子無故而盲。其後楚攻宋，丁壯者死，老幼皆上，城破皆屠。獨父子盲，得無乘城。圍解，則父子俱視。」（10/3b-4a）

近塞上之人有善術者，馬無故亡而入胡，人皆弔之。其父曰：「此何遽不為福乎？」居數月，其馬將胡駿馬而歸，人皆賀之。其父曰：「此何遽不能為禍乎？」家富良馬，其子好騎，墮而折其髀，人皆弔之。其父曰：「此何遽不為福乎？」居一年，胡人大入塞，丁壯者引絃而戰，近塞之人，死者十九，此獨以跛之故，父子相保。（18/6a）

《藝文類聚·禮部下·弔》：「北塞上之有憲道者，其馬無故亡入胡中，人皆弔之。其父曰：『此何詎不乃為福？』居數月，其馬將胡駿馬而歸，人皆賀之。其父曰：『此何詎不乃為禍？』家富馬良，其子騎馬，墮而折髀，人皆弔之。其父曰：『此何詎不乃為福？』居一年，胡夷大出，丁壯者皆控弦而戰，塞上之人，死者十九，此獨跛足故，子父相保。」（40/727）

《藝文類聚·獸部上·馬》：「北塞上之人，其馬亡入胡中，人皆弔之。其父曰：『此何詎知不為福？』居數月，其馬將胡駿馬而歸，人皆賀之。其父曰：『此何詎知不為禍？』家富馬良，其子好騎，墮而折髀，人皆弔之。其父曰：『此又詎知不為福？』居一年，胡夷大出，丁壯者皆控弦而戰（控，張也），塞上之人，死者十九（十人戰，九人死），此子獨以跛故，子父相保。（《幽通賦》曰：「北叟頗識其倚伏。」）」（93/1616）

《太平御覽·禮儀部四十·弔》：「北塞上之人有喜遊者，其馬無故亡入胡中，人皆弔之。其父曰：『此何知乃不為福？』居數月，其馬將胡駿馬而歸，人皆賀之。其父曰：『此

何知乃不為禍？」家富良馬，其子好騎，隨馬而折髀，人皆弔之。其父曰：『此何知乃不為福？』居一年，胡夷大出，丁壯者控弦而戰，塞上之人，死者十九，此獨以跛之故，子父相保。」（561/6a）

《太平御覽·獸部八·馬四》：「北塞上之人，其馬亡入胡中，人皆弔之。其父曰：『此何誰知不為福？』居數月，其馬將胡駿馬而歸，人皆賀之。其父曰：『此何誰知不為禍？』家富馬良，其子好騎，墮而折髀，人皆弔之。其父曰：『此何誰知不為福？』居一年，胡夷大出，丁壯者皆控弦而戰，塞上之人，死者十九（十人戰，九人死），此子獨以跛故，子父相保。」（896/9b）

高陽魋（或曰：高陽魋，宋大夫）將為室，問匠人。匠人對曰：「未可也。木尚生，加塗其上，必將撓。以生材任重塗，今雖成，後必敗。」高陽魋曰：「不然。夫木枯則益勁，塗乾則益輕。以勁材任輕塗，今雖惡，後必善。」匠人窮於辭，無以對，受令而為室。其始成，均然善也，而後果敗。此所謂直於辭而不可用者也。（18/6a-b）

《太平御覽·居處部二·室》：「高陽魋將為室，問匠人。匠人對曰：『未可也。木尚生，加塗其木，必將撓。以生敗任重塗，今雖成，後必將敗。』高陽魋曰：『不然。夫木枯則益勁，塗乾則益輕。以勁材任輕塗，今雖惡，後必善。』匠人窮辭，無以對，受命而為之室。其始成，均然善也，而後果敗。」（174/6a）

《太平御覽·木部一·木上》：「高陽魋（或曰：高陽楚時王魋，宋大夫也）將為室，問匠人。匠人對曰：『未可也。木尚生，加塗其上，必將撓。以生材任重塗，今雖善，後必敗。』高陽應曰：『不然。夫木枯則益重，塗乾則益輕塗。今雖惡，後必善。』匠人窮於辭以對，卒為室。其始成，均然善也，而後果敗。此直於辭而不可用者也。」（952/5a）

冠履之於人也，寒不能煖，風不能障，暴不能蔽也，然而戴冠履履者，其所自託者然也。（18/7a）

《太平御覽·服章部一·總敘冠》：「冠之於人也，寒不能煖，風弗能鄣，暴不能敵，然而戴冠履履者，其所自託者然。」（684/6b）

昔晉文公將與楚戰城濮，問於咎犯曰：「為奈何？」咎犯曰：「仁義之事，君子不厭忠信；戰陳之事，不厭詐偽。君其許之而已矣。」辭咎犯，問雍季。雍季對曰：

「焚林而獵，愈多得獸，後必無獸。以詐偽遇人，雖愈利，後亦無復。君其正之而已矣。」於是不聽雍季之計，而用咎犯之謀，與楚人戰，大破之。還歸賞有功者，先雍季而後咎犯。左右曰：「城濮之戰也，君行賞先雍季，何也？」文公曰：「咎犯之言，一時之權也；雍季之言，萬世之利也。吾豈可以先一時之權，而後萬世之利也哉！」（18/7b）

《太平御覽·兵部四十四·決戰下》：「昔晉文公將與楚戰城濮，問於咎犯曰：『為之奈何？』咎犯曰：『仁義之軍，不厭忠信；戰陣之戎，不厭詐偽。君其詐之而已。』問雍季，雍季對曰：『焚林而獵，偷多獸，必無獸。以詐偽愚人，雖偷利厚，亦無復利。其正之而已矣。』於是不聽雍季之計，而用咎犯之謀，與楚人戰，大破。還賞有功者，先季雍。左右曰：『城濮之戰，咎犯之謀也。賞先季雍者，何也？』文公言曰：「咎犯之言，一時之權也；季雍之言，萬世之利。吾豈可以一時之權，而先萬世之利哉！」（313/7b）

《記纂淵海·論議部之二十六·事莫至盡》：「焚林而獵，愈多得獸，後必無獸。」（26/5b）

智伯率韓、魏二國伐趙，圍晉陽，決晉水而灌之。城下緣木而處，懸釜而炊。襄子謂於張孟談曰：「城中力已盡，糧食匱乏，大夫病，為之奈何？」張孟談曰：「亡不能存，危弗能安，無為貴智。臣請試潛行（潛行，伏出也），見韓、魏之君而約之。」乃見韓之君，說之曰：「臣聞之，唇亡而齒寒。今智伯率二君而伐趙，趙將亡矣。趙亡，則君為之次矣。不及今而圖之，禍將及二君。」二君曰：「智伯人為人也，粗中而少親。我謀而泄，事必敗。為之奈何？」張孟談曰：「言出君之口，入臣之耳，人孰知之者乎？且同情相成，同利相死，君其圖之！」二君乃與張孟談陰謀，與之期。張孟談乃報襄子。至其日之夜，趙氏殺其守隄之吏，決水灌智伯。智伯軍救水而亂，韓、魏翼而擊之，襄子將卒犯其前，大敗智伯軍，敗殺其身而三分其國。（18/7b-8a）

《太平御覽·兵部五十二·水攻》：「始智伯率韓、魏三國伐趙，晉陽，決水而灌之。城中緣木而處，懸釜而炊。襄子謂張孟談曰：『城力已盡，糧食匱，武夫病，為之奈何？』張孟談曰：『亡不能存，危不能安，無為貴智。臣請試潛行（伏行也），見韓、魏之君而約之。』乃見韓、魏之君，說曰：『聞之，唇亡而齒寒。今智伯率二君而伐趙，趙將亡矣，則君為之次矣。今而不圖之，禍將及二君。』二君曰：『智伯之為人，麤中而少親。我謀而泄，事必敗，為之奈何？』張孟談曰：『言出二君之口，入臣之耳，人孰知之者乎？且同情相成，同利相死，君亦圖之！』二君乃與孟談謀，陰與之盟。張孟談乃

報襄子。至期日之夜，趙民煞守隄之吏，決水灌智伯。智伯軍救水而亂，韓、魏翼而擊之，襄子卒犯其前，大敗智伯軍，煞其身而三分其國。」（321/9a-b）

或有罪而可賞也，或有功而可罪也。西豹治鄴（西門豹，文侯臣），廩無積粟，府無儲錢，庫無甲兵，官無計會，人數言其過於文侯。文侯身行其縣，果若人言。文侯曰：「翟璜任子治鄴而大亂，子能道則可，不能，將加誅於子。」西門豹曰：「臣聞王主富民，霸主富武，亡國富庫。今君欲為霸王者也，臣故蓄積於民。君以為不然，臣請升城鼓之，一鼓，甲兵粟米可立具也。」於是乃升城而鼓之。一鼓，民被甲括矢（甲，鎧也。括，箭矢），操兵弩而出。再鼓，負輦粟而至（服，駕斗也。輦，擔也）。文侯曰：「罷之。」西門豹曰：「與民約信，非一日之積也。一舉而欺之，後不可復用也。燕常侵魏八城，臣請北擊之，以復侵地。」遂舉兵擊燕，復地而後反。此有罪而可賞者。解扁為東封（解扁，魏臣，治東封者），上計而入三倍，有司請賞之。文侯曰：「吾土地非益廣也，人民非益眾也，入何以三倍？」對曰：「以冬伐木而積之，於春浮之河而鬻之。」文侯曰：「民春以力耕，暑以強耘，秋以收斂，冬間無事，以伐林而積之，負輦而浮之河，是用民不得休息也。民以弊矣，雖有三倍之入，將焉用之？」此有功可罪者。（18/8b-9a）

《一切經音義》：「撻載粟米而至。（許叔重曰：「撻，擔之也。」）」（52/6a）

《一切經音義》：「撻載。」又引許注：「撻，擔負也。」（64/8b）

《一切經音義》引許注：「撻，擔也。」（79/9a）

《太平御覽·治道部八·賦斂》：「或有罪而可賞，或有功而可罪者。始西門豹治鄴（西門豹，魏之侯之官），食無積粟，府無儲錢，庫無兵甲，官無計會，人數言其過於文侯。身往行其縣，果若人言。文侯曰：『翟璜任子治鄴，鄴大亂。子能變道則可，不能，將加誅於子。』西門豹曰：『王主富民，霸主富武，亡國富府庫。今君欲為霸者也，臣故蓄積於民。君以為不然，臣請先登鼓之，鉶兵粟米可立具也。』乃登城而鼓之，致鉶（甲，鎧。鉶，操箭失也）兵弩而出。再鼓，服撻載粟而至（服，駕出也。撻，擔）。文侯曰：『罷之。』西門豹曰：『與民信，非一日積也。一舉而欺之，其後不可復用也。燕嘗侵魏八城，請北擊之，以復侵地。』遂舉兵擊燕，復地而後反。此有罪而可賞者也。解篇為東封（解篇，魏臣，治東封也），上計而入三倍，有司請賞之。文侯曰：『吾土地非益廣也，人民非益眾也，何以三倍？』對：『以冬伐木而積之，以春浮之河而鬻之。』文侯曰：『民寒以力耕，暑以強耘，秋以收斂，冬間無事，又伐林而積之，負輦而浮之

於河，是用民不得休息也。民以弊矣，雖有三倍之入，將焉用之？」此有功而可罪者也。」
(627/6b-7a)

賢主不苟得，忠臣不苟利。何以明之？中行穆伯攻鼓，弗能下（中行穆伯，晉大夫。鼓，北翟）。餽聞論曰：「鼓之嗇夫，聞倫知之（餽聞倫，晉人也），請無罷武大夫而鼓可得也。」穆伯弗應。左右曰：「不折一戟，不傷一卒，而鼓可得也，君奚為弗使？」穆伯曰：「聞倫為人，佞而不仁。若使聞倫下之，吾可以勿賞乎？若賞之，是賞佞人。佞人得志，是使晉國之武舍仁而為佞，雖得鼓，將何所用之！」
(18/9a-b)

《群書治要》：「賢主不苟得，忠臣不苟利。何以明之？中行繆伯攻鼓，弗能下（中行繆伯，晉大夫。鼓，北翟）。餽聞倫曰：『鼓之嗇夫，聞倫知之（餽聞倫，晉大夫），請無疲武丈夫而鼓可得也。』繆伯弗應。左右曰：『不折一戟，不傷一卒，而鼓可得，君奚為弗取？』繆伯曰：『聞倫為人，佞而不仁。若使聞倫下之，吾可以勿賞乎？若賞之，是賞佞人。佞人得志，是晉使國之武舍仁而為佞，雖得鼓，將何所用之！』」（41/281-82）

秦穆公使孟盟舉兵襲鄭，過周以東。鄭之賈人弦高、蹇他（蹇他，弦高之黨）相與謀曰：「日師行數千里，數絕諸侯之地，其勢必襲鄭。凡襲國者，以為無備也。今示以知其情，必不敢進。」乃矯鄭伯之命，以十二牛勞之。三率相與謀（三率，秦將白乙、孟明、西乙）曰：「凡襲人者，以為弗知。今已知之矣，守備必固，進必無功。」乃還師而反。晉先軫舉兵擊之（先軫，晉大夫也），大破之。鄭伯乃以存國之功賞弦高，弦高辭之。（18/9b）

《太平御覽·兵部三十八·犒師》：「秦繆公使孟明舉兵襲鄭，鄭賈人弦高、蹇他（他，弦高黨人）相與謀曰：「師行數千里，又數過諸侯之地，其勢必襲鄭。凡襲國者，以為無備也。其以知其情，必不敢進。」乃矯鄭伯之命，以十二牛勞。三率相與謀（三率，秦將白乙、孟明、西乙）曰：「守備必固，進必無功。」乃還師而反。晉先軫舉兵擊之（先軫，晉大夫也），大破之。鄭伯乃以存國之賞賞弦高，高辭。」（307/11a）

忠臣者務崇君之德，諂臣者務廣君之地。何以明之？陳夏徵舒弑其君，楚莊王伐之，陳人聽令。莊王已討有罪，遣卒戍陳（戍，守也。守，欲有陳也），大夫畢賀。申叔時使於齊，反還而不賀。莊王曰：「陳為無道，寡人起九軍以討之，征暴亂，

誅罪人，群臣皆賀，而子獨不賀，何也？」申叔時曰：「牽牛蹊人之田，田主殺其人而奪之牛。罪則有之，罰亦重矣。今君王以陳為無道，興兵而攻，因以誅罪人，遣人戍陳。諸侯聞之，以王為非誅罪人也，貪陳國也。蓋聞君子不棄義以取利。」王曰：「善！」乃罷陳之戍，立陳之後。諸侯聞之，皆朝於楚。此務崇君之德者也。張武為智伯謀曰（張武，晉人）：「晉六將軍，中行文子最弱，而上下離心，可伐以廣地。」於是伐范、中行。滅之矣，又教智伯求地於韓、魏、趙。韓、魏裂地而授之，趙氏不與，乃率韓、魏而伐趙，圍之晉陽二年。三國陰謀同計，以擊智氏，遂滅之。此務為君廣地者。夫為君崇德者霸，為君廣地者滅。故千乘之國，行文德者王，湯、武是也；萬乘之國，好廣地者亡，智伯是也。

（18/10a-b）

《太平御覽·兵部三十六·征伐下》：「忠臣者務崇君之德，調臣者務廣君之地。何以明之？陳夏徵舒殺其君，楚莊王伐之，陳之人聽命。莊王已討有罪，遣卒戍陳（戍，守也。欲守陳），大夫畢賀。申叔時使於齊，及還而不賀。莊王曰：『陳為無道，寡人起六軍以討之，征暴亂，誅罪人，群臣皆賀，而子不賀，何？』申叔時曰：『人有牽牛而往蹊於人之田中，田主殺其人而奪之牛。罪則有矣，罰亦重矣。今君王以陳為無道，舉兵而征之，因誅罪人，遣卒戍陳。諸侯聞之，非以王為誅罪人也，貪陳國也。蓋聞君子不棄義以為利。』王曰：『善！』乃罷陳之戍。後諸侯聞之，朝於楚。此務崇君之德也。始張式為智伯謀（張式，晉人）：『晉六將軍，中行子取弱，而上下離心，可伐以廣地。』於是伐范中行。滅之矣，又教智伯求地於韓、魏。韓、魏裂地而授之，趙氏不予，乃率韓、魏而伐趙，圍晉陽三年。三國陰謀，遂滅之。此務為其君廣地也。夫為君崇德者霸，為君廣地者滅。故千乘之國，文德行者王，湯、武是也；萬乘之國，好廣地者亡，智伯是也。」（305/6a-b）

是故忠臣事君也，計功而受賞，不為苟得；積力而受官，不貪爵祿。其所能者，受之勿辭也。（18/10b）

《初學記·政理部·賞賜》：「忠臣之事君也，計功而受賞，不為苟得；量力而受官，不貪爵祿。其所能者，受之勿辭也。」（20/473）

《白孔六帖·賞賜》：「忠臣之事君也，計功而受賞，不為苟得；量力而受官，不貪爵祿。其所能者，受而勿辭。」（49/2a）

《太平御覽·治道部十四·賞賜》：「忠臣之事君也，計功而受賞，不為苟得；量力而受官，

不貪爵祿。其所能者，受之勿辭也。」（633/11a）

糲粢之飯，藜藿之羹。（18/11b）

《北堂書鈔·酒食部三·羹》：「糲粢之飯，藜藿之羹。」（144/5b）

《一切經音義》：「糲糧之食。」（93/9a）

魯人有為父報讎於齊者，剖其腹而見其心，坐而正冠，起而更衣，徐行而出門，上車而步馬，顏色不變。其御欲驅，撫而止之曰：「今日為父報讎，以出死，非為生也。今事已成矣，又何去之？」追者曰：「此有節行之人，不可殺也。」解圍而去之。（18/12a）

《太平御覽·人事部一百二十三·仇讎下》：「魯人有為其父報讎於齊者，剖其腹而見其心，坐而拭冠，起而更衣，徐出門，上車而步，顏色不變。其御欲驅，撫而止之曰：『為父報讎，以出死，非為生也。今事已成矣，有何去之？』追者曰：『此有節行之士，不可殺也。』解圍而去之。」（482/1b）

夫積愛成福，積怨成禍。（18/12b）

《記纂淵海·物理部之一·積漸》：「夫積愛成福，積怨成禍。」（138/6b）

若火之得燥，水之得濕，浸而益大。（18/13a-b）

《記纂淵海·物理部之一·積漸》：「若火之得燥，水之得濕，浸而益大。」（138/6b）

譬猶失火而鑿池，被裘而用箒也。（18/13b）

《藝文類聚·服飾部上·扇》：「炎火鑿池，披裘而扇，不能救也。」（69/1211）

《白孔六帖·扇》：「失火鑿池，披裘而扇。」（14/1b）

《太平御覽·服用部二·幘》：「失火而鑿池，披裘而用扇，不能救也。」（702/3b）

《記纂淵海·論議部之二十·自相背馳》：「披裘而扇。」（20/4b）

夫牆之壞也於隙，劍之折必有齧，聖人見之蚤，故萬物莫能傷也。（18/14a）

《記纂淵海·識見部之十一·謹微》：「夫牆之壞必於隙，劍之折必有齧，聖人見之蚤，故萬物莫能傷也。」（90/5b）

太宰子朱侍飯於令尹子國，令尹子國啜羹而熱，投卮漿而沃之。明日，太宰子朱辭官而歸。其僕曰：「楚太宰，未易得也。辭官去之，何也？」子朱曰：「令尹輕行而簡禮，其辱人不難。」明年，伏郎尹而笞之三百。（18/14a）

《北堂書鈔·酒食部三·羹》：「太宰子朱侍食於令尹子國，子國啜羹而熱，援卮漿而沃之。」（144/7a）

《太平御覽·飲食部十九·羹》：「太宰子朱侍食於令尹子國，子國伏羹而熱，援漿以泛。明日，子朱辭官，曰：『令尹輕行而簡禮，其辱人不難。』明日，伏節尹，怒而笞之三百。」（861/5a）

夫鴻鵠之未孚於卵也，一指蔑之，則靡而無形矣；及至其筋骨之已就，而羽翮之所成也，則奮翼揮翬，凌乎浮雲，背負青天，膺摩赤霄，翱翔乎忽荒之上，析惕乎虹蜺之間。雖有勁弩利矰微繳，蒲沮之子巧，亦弗能加也。（18/14a）

《一切經音義》：「伏卵而未孚。」（75/17a）

《記纂淵海·識見部之九·失機》：「夫鴻鵠之未孚於□也，一指蔑之，則靡而無形矣；及至其筋骨之已就，而羽翮之所成也，則奮翼揮翬，凌乎浮雲，背負青天，膺摩赤霄，翱翔乎忽荒之上，掀揚乎虹蜺之間。雖有勁弩利矰微繳，蒲沮之子巧，亦弗能加也。」（88/1a）

江水之始出於岷山也，可撓衣而越也；及至其下洞庭，驚石城，經丹徒，起波濤（潮者涌起，還者為濤），舟杭一日不能濟也。（18/14a-b）

《一切經音義》引許注：「潮水涌起，還者為濤。」（1/3b）

《一切經音義》引許注：「潮水涌起，還者為濤。」（12/15b）

《一切經音義》：「濤（潮水涌起，還者為濤）。」（41/22b）

《一切經音義》引許注：「濤，海水涌起也。」（51/7b）

《一切經音義》引許注：「潮水湧起，還者為濤。」（100/17b）

《記纂淵海·物理部之一·積漸》：「江水之始出於岷山也，可撓衣而越也；及至其下洞庭，驚石城，經丹徒，起波濤，舟航一日不能濟也。」（138/6a）

中國內郡輓車而餉之。（18/15a）

《冊府元龜·外臣部·備禦一》：「內郡輓車而餉。」（988/23b）

一軍塞鐔城之嶺，一軍守九疑之塞，一軍處番禺之都，一軍守南野之界。（18/15a）

《藝文類聚·治政部上·論政》：「鐔城之嶺，九疑之塞，番禺之都，南野之界。」（52/937）

婦人不得剡麻考縷。（18/15b）

《太平御覽·資產部十·絳》：「秦代天下，婦不得剡麻考縷。」（830/11b）

夫鵲先識歲之多風也，去高木而巢扶枝（扶，旁）。（18/15b）

《初學記·天部上·風》：「鳥鵲識歲之多風，去喬木而巢扶枝。（許慎注曰：「扶，傍也。」）」（1/19）

《白孔六帖·風》：「鳥鵲識歲之多風，去喬木而巢扶枝。」（2/15b）

《事類賦注·天部二·風》：「鳥鵲識歲之多風，去喬木而巢扶枝。（注：「扶，旁也。」）」（2/29）

《太平御覽·天部九·風》：「鳥鵲識歲之多風，去喬木而巢扶枝（扶，傍）。」（9/7a）

《記纂淵海·論議部之十四·微小有知》：「鳥鵲識歲之多風，去喬木而巢扶枝。」（14/1b）

魯哀公欲西益宅，史爭之，以為西益宅不祥。哀公作色而怒，左右數諫不聽，乃以問其傅宰折睢曰：「吾欲益宅，而史以為不祥。子以為何如？」宰折睢曰：「天下有三不祥，西益宅不與焉。」哀公大悅而喜。頃，復問曰：「何謂三不祥？」對曰：「不行禮義，一不祥也；嗜慾无止，二不祥也；不聽強諫，三不祥也。」哀公默然深念，憤然自反，遂不西益宅。（18/16a）

《太平御覽·居處部八·宅》：「魯哀公欲西益宅，史爭之，為西益宅不祥。哀公作色怒，左右數諫不聽，乃以問其傅曼折睢，對曰：『天下三不祥，而西益宅不與焉。』哀公大悅，復問：『何為三不祥？』對曰：『不行禮義，一不祥；嗜慾無止，二不祥；不聽正諫，三不祥。』哀公喟然自反，不益宅。」（180/4a）

《記纂淵海·性行部之三十·轉移人心》：「魯哀公欲西益宅，史爭之，以為西益宅不祥。哀公作色而怒，左右數諫不聽，乃以問其傅宰折睢曰：『吾欲西益宅，而史以為不祥。子以為何如？』宰折睢曰：『天下有三不祥，西益宅不與焉。』哀公大悅而喜。頃，復問曰：『何謂三不祥？』對曰：『不行仁義，一不祥也；嗜慾無止，二不祥也；不聽強諫，三不祥也。』哀公默然深念，憤然自反，遂不取西益宅。」（66/3a-b）

《記纂淵海·言語部之一·善於言語》：「魯哀公欲西益宅，史爭之，以為西益宅不祥。哀

公作色而怒，左右數諫不聽，乃以問其傅宰折睢曰：『吾欲西益宅，而史以為不祥。子以為如何？』宰折睢曰：『天下有三不祥，西益宅不與焉。』哀公大悅而喜。頃，復問曰：『何謂三不祥？』對曰：『不行禮義，一不祥也；嗜欲無止，二不祥也；不聽強諫，三不祥也。』哀公默然深念，憤然自反，遂不取西益宅。」（154/4b-5a）

孔子行遊，馬失，食農夫之稼，野人怒，取馬而繫之。子貢往說之，卑辭而不能得也。

孔子曰：「夫以人之所不能聽說人，譬猶以大牢享野獸，以《九韶》樂飛鳥也。

予之罪也，非彼人之過也。」乃使馬圉往說之。至，見野人曰：「子耕於東海，

至於西海。吾馬之失，安得不食子之苗？」野人大喜，解馬而與之。（18/16b）

《太平御覽·地部二十·野》：「孔子行於東野，馬食農夫之稼，野人怒，取其馬而擊之。

使子貢往說之，畢辭而弗能得。乃使馬圉往說之。野人大喜，解馬而與之。」（55/5b）

夫歌《采菱》，發《陽阿》，鄙人聽之，不若此《延路》、《陽局》，非歌者拙也，聽者異也。（18/16b）

《北堂書鈔·樂部二·歌》：「歌《采菱》，發《陽何》，鄙人聽之，不若《延露》、《陽阿》，非歌者拙也，聽者異也。」（106/5b）

《太平御覽·樂部十·歌三》：「歌《採菱》，發《陽阿》，鄙人聽之，不若《延露》、《陵陽》，非歌拙也，聽各異也。」（572/3b）

《記纂淵海·敘述部之四·暗投》：「非夫歌者拙也，聽者異也。」（142/5a）

宮人得戟則以刈葵，盲者得鏡則以蓋卮，不知所施之也。（18/17b）

《北堂書鈔·服飾部五·鏡》：「宮人得戟則以刈葵，盲者得鏡則以蓋卮。」（136/4b）

《初學記·器物部·鏡》：「然宮人得戟則以刈葵，盲者得鏡則以蓋卮。盲者不可貽以鏡，亂主不可舉其疵。」（25/607）

《白孔六帖·鏡》：「宮人得戟則以刈葵，盲者得鏡則以蓋卮。盲者不可貽以鏡，亂王不可舉其疵。」（13/27a）

齊莊公出獵，有一蟲舉足將搏其輪，問其御曰：「此何蟲也？」對曰：「此謂螳螂者也。其為蟲也，知進而不知卻，不量力而輕敵。」莊公曰：「此為人必為天下勇武矣！」迴車而避之。勇武聞之，知所盡死矣。（18/18b）

《太平御覽·蟲豸部三·螳螂》：「齊莊公出獵，有螳螂舉足將搏其輪，問其御曰：『此何

蟲？」對曰：『此螳螂也。為蟲知進而不知退，不量力而輕就敵。』公曰：『此為天下勇士矣！』迴車避之，勇士歸焉。」（946/5a）

《記纂淵海·論議部之三十二·示人以意》：「齊莊公出獵，有一蟲舉足將搏其輪，問其御曰：『此何蟲也？』對曰：『此謂螳螂者也。其為蟲也，知進而不知卻，不量力而輕敵。』莊公曰：『此為人必為天下勇武矣！』迴車而避之。勇武聞之，知所盡死矣。」（32/1b）

文王葬死人之骸而九夷歸之；武王蔭喝人於樾下，左擁而右扇之，而天下懷其德；越王勾踐一決獄不辜，援龍淵而切其股，血流至足，以自罰也，而戰武士必其死。（18/18b-19a）

《北堂書鈔·帝王部六·體仁》：「蔭喝人於樾下。」（6/3b）

《北堂書鈔·刑法部中·聽訟》：「決獄不當，援刀自刎。」（44/3a）

《北堂書鈔·武功部六·攻戰》：「勾踐決一獄不辜，授龍淵而切其股，血流至足。」（118/5b）

《初學記·帝王部·總敘帝王》：「武王蔭喝人於樾下，而天下懷之，感於恩也。」（9/206）

《太平御覽·兵部二十七·法令》：「勾踐決一獄不辜，援龍淵而切其股，血流至足，故戰武士必死。」（296/7a）

《太平御覽·刑法部五·聽訟》：「越王決獄不當，援刀自割，而戰士畢死，感於恩也。」（639/8b）

《太平御覽·疾病部四·喝》：「文王葬死骸而九夷順；武王蔭喝人於樹下而天下懷；越王決獄不當，援刀自割，而戰士畢死；感於恩也。」（741/5a）

孫叔敖決期思之水，而灌雩婁之野。（18/19a）

《太平御覽·地部三十七·陂》：「楚相作期思之陂，灌雩婁之野。」（72/7b-8a）

夫車之所以能轉千里者，以其要在三寸之轄。（18/19a）

《初學記·器物部·車》：「夫車之所能轉千里者，以其要在三寸轄。」（25/613）

《太平御覽·車部二·敘車下》：「夫車之所能轉千里所者，以其要在三寸轄。」（773/5a）

鉛之與丹，異類殊色，而可以為丹者，得其數也。（18/20a-b）

《太平御覽·珍寶部十一·鉛》：「鉛之與丹，異類殊色，而可以為丹者，誠得數也。」（812/7a）

虞氏，梁之大富人也。家充盈殷富，金錢无量，財貨无貲。升高樓，臨大路，設樂陳

酒，積博其上。游俠相隨而行樓下，博上者射朋張，中反兩（射朋張，上祺中之，以一反兩也）而笑，飛鳶適墮其腐鼠而中游俠。游俠相與言曰：「虞氏富樂之日久矣，而常有輕易人之志。吾不敢侵犯，而乃辱我以腐鼠。如此不報，无以立務於天下。請與公僇力一志，悉率徒屬，而必以滅其家。」此所謂類之而非者也。（18/20b）

《太平御覽·獸部二十三·鼠》：「虞氏者，梁富人也。登高樓，臨大路，設樂陳酒，蒲搏其上。遊俠相隨行於樓下，博者射明張，中友雨檣（音楊）而笑，載墮腐鼠而中遊俠。俠相與語曰：「虞氏富人矣，常有輕人之志，乃辱我以腐鼠，請滅其家。」其夜乃攻於虞氏，大滅其家。此謂類而非也。」（911/4b）

《太平御覽·羽族部十·鴟》：「虞氏者，梁富人也。登高樓，臨大路，設樂陳酒，博於其上。遊俠相隨行樓下，博者射中而笑，飛鳶墮腐鼠而中遊俠。俠相與語曰：『虞氏富人，奚有輕人之志，乃辱我以腐鼠。』其夜乃殺虞氏，大滅其家。此謂類非也。」（923/9b）

子發為上蔡令，民有罪當刑，獄斷論定，決於令尹前，子發喟然有悽愴之心。罪人已刑而不忘其恩。此其後，子發盤罪威王（盤，辟也。發得罪辟於威王也）而出奔。刑者遂襲恩者，恩者逃之於城下之廬，蹠足而怒曰：「子發視決吾罪而被吾刑，吾怨之慚於骨髓。使我得其肉而食之，其知厭乎！」追者皆以為然而不索其內，果活子發。（18/21a）

《太平御覽·刑法部二·敘刑下》：「子發為上蔡令，民有當刑，獄斷論定，決於令前，子發喟然有慘恤之心。罪人以刑而不忘其恩（子發，楚威王臣也，在春秋後）曰。此其後，子發得罪於威王，而奔於刑者於城下之廬。追者至，蹠足而怒曰：『子發親決吾罪，而吾怨之慚於骨體。使我得肉而食之，其知厭乎！』追者皆以為然，不索其內，果活子發。」（636/5a-b）

夫狐之捕雉也，必先卑體弭耳，以待其來也。雉見而信之，故可得而擒也。使狐瞋目植睹，見必殺之勢，雉亦知驚憚遠飛，以避其怒矣。夫人偽之相欺也，非直禽獸之詐計也。（18/21b）

《太平御覽·人事部一百三十五·詭詐》：「夫狐之搏雉也，卑體弭毛，以待其來也。雉見而信之，故可得而禽也。使狐瞋目，見其必殺之勢，雉亦知憚驚遠飛，以避其怒矣。夫人偽詐以相欺，非直禽獸詐也。」（494/7a）

《太平御覽·獸部二十一·狐》：「夫狐之搏雉也，必卑體弭毛，以待其來也。雉見而信之，故可得而禽也。」（909/5b）

《記纂淵海·論議部之三十二·反鋒而用》：「夫狐之搏雉也，卑體弭耳，以待其來也。雉見而信之，故可得而禽也。使狐瞋目，見其必殺之勢，雉亦知揮遠飛，以避其怒矣。」（32/5a）

卷十九 脩務訓

古者，民茹草飲水，采樹木之實，食羸虵之肉，時多疾病毒傷之害（害，患也）。於是神農乃如教民播種五穀，相土地宜，燥濕肥瘠高下；嘗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避就。當此之時，一日而遇七十毒。（19/1a）

《北堂書鈔·帝王部十·教化》：「教民播種。」（10/2b）

《事類賦注·草部·草》：「神農始嘗百草，一日七十毒。」（24/470）

《太平御覽·皇王部三·炎帝神農氏》：「古者，民茹草飲水，採樹木之實，食羸蚌之肉，時多疹病毒傷之害。於是神農乃始教民播種五穀，相土地之宜，燥濕肥瘠高下，嘗百草之滋味、泉水之甘苦，令民知所避就。當此之時，一日而七十毒。」（78/6b-7a）

《太平御覽·資產部三·種殖》：「古者，民茹草飲水，食樹木之實、羸蚌之肉，多疹毒傷之患（患，害）。於是神農乃始教民播五穀，相土地原隰，燥濕肥瘠高下，百草之滋味，水泉甘苦，令民知避就。當此之時，一日而七十毒。」（823/6a）

《太平御覽·鱗介部十三·蚌》：「古者，民茹草飲水，採樹木之實，食羸虵之肉，時多疹病毒傷之害。」（941/5b）

《太平御覽·百卉部一·草》：「神農始嘗百草，一日七十毒。」（994/2b）

堯立孝慈仁愛，使民如子弟。（19/1b）

《太平御覽·人事部七十三·慈愛》：「堯立孝慈，使民如子弟。」（432/2a）

舜作室，築牆茨屋，辟地樹穀，令民皆知去巖穴，各有家室。南征三苗，道死蒼梧。（19/1b）

《初學記·居處部·牆壁》：「舜作室，築牆茨屋，令人皆知去巖穴，各有家室，此其始也。」（24/584）

《白孔六帖·牆壁》：「舜作室，築牆茨屋，令人皆知去巖穴，各有家室，此其始也。」（11/9b）

《太平御覽·皇王部六·帝舜有虞氏》：「舜作室，築牆茨屋，辟地樹穀，令民皆蒼梧。」（81/7b）

《太平御覽·居處部十五·牆壁》：「舜作宮，築牆始也。」（187/3b）

禹沐浴淫雨，櫛扶風（禹勞力天下，不避風雨，以久雨為沐浴。扶風，疾風。以疾風為疏櫛也），決江疏河，鑿龍門，闢伊闕（決巫山，令江水得東過，故言決。疏道東注于海，故言疏。龍門本有水門，鯨魚遊其中，上行得上過者，使為龍，故曰龍門。禹闢而大之，故言鑿。伊闕，山谷。禹開截山體，令伊水得北過，入雒水，故言闕也），脩彭蠡之防，乘四載，隨山槩木，平治水土，定千八百國（防，隄）湯夙興夜寐，以致聰明；輕賦薄斂，以寬民氓；布德施惠，以振困窮；弔死問疾，以養孤孀（幼無父曰孤。孀，寡婦）。百姓親附，政令流行。（19/1b-2a）

《北堂書鈔·帝王部四·功業》：「修彭蠡。」（4/3b）

《北堂書鈔·帝王部八·勤勞》：「櫛風沐雨。」（8/5a）

《北堂書鈔·帝王部六·寬惠》：「施惠振窮。」（7/4b）

《藝文類聚·帝王部一·帝夏禹》：「禹沐淫雨，櫛疾風，決江疏河，鑿龍門，闢伊闕，乘四載，隨山刊木，平治水土，定七百國。」（11/218）

《太平御覽·天部九·風》：「禹沐淫雨，櫛扶風（扶風，奔風）。」（9/7b）

《太平御覽·皇王部七·夏帝禹》：「禹沐淫雨，櫛疾風，決江疏河，鑿龍門，闢伊闕，修彭蠡之防，乘四載，隨山刊木，平治水土，定千八百國。夙興夜寐，以致聰明；輕賦薄斂，以寬民力；布德施惠，以振困窮；吊死問疾，以養孤霜。百姓親附，政令流行。」（82/6a）

《太平御覽·皇王部八·殷帝成湯》：「湯夙興夜寐，以致聰明；輕賦薄斂，以寬民氓；布德施惠，以振困窮；吊死問疾，以養孤霜。百姓親附，政令流行。」（83/5a）

《太平御覽·鱗介部八·鮪魚》：「禹決江疏河，鑿龍門，辟伊闕（龍門本有水門，鮪魚由其中，上行得上過者，便為龍。門，禹辟而大之，故言鑿）。」（936/8b）

《記纂淵海·閭儀部之三·喪夫》引高注：「孀，寡婦。」（191/6b）

此五聖者，天下之盛主，勞形盡慮，為民興利除害而不懈。奉一爵酒，不知於色（言其輕也）；挈一石之尊，則白汗交流（言其重也）；又況羸天下之憂而海內之事者乎？其重於尊亦遠矣（遠，猶多也）！且夫聖人者，不恥身之賤，而愧道之不行；不憂命之短，而憂百姓之窮。是故禹之為水，以身解於陽昞之河（為治水解禱，以身為質。解，讀解除之解。陽昞河在秦地）；湯旱，以身禱於桑山之林。

聖人憂民如此其明也。(19/2a-b)

《北堂書鈔·禮儀部十一·祈禱》：「禹解於陽旱之河，湯禱於桑林之野。」(90/8a)

《藝文類聚·帝王部一·帝夏禹》：「禹為水，以身解於陽旰之河(解禱也。陽旰河在秦)。」
(11/218)

《藝文類聚·人部四·聖》：「古者聖人，勞形盡慮，為民興利除害，羸天下之憂，而任海內之事。聖人之憂民如此其明也。」(20/360)

《藝文類聚·雜器物部·樽》：「夫奉一爵酒，不知於邑(言其輕也)；挈萬石樽，則曰汗交(言其重也)；又況羸天下之憂而任海內之事者乎？二者重於樽亦遠矣(遠，猶多也)！」
(73/1258)

《太平御覽·皇王部七·夏帝禹》：「禹為水，以身解於陽旰之河(解禱也。陽旰河在秦)。」
(82/6a)

《太平御覽·人事部四十二·敘聖》：「古者，聖人勞形盡慮，為民興利除害，焦天下之憂而平海內之事。聖人之憂民也如此其明矣。」(401/7b)

《太平御覽·人事部一百一十·憂下》：「夫捧爵酒，不知於邑(言其輕也)；潔石之樽，則白汗交流(言其重也)；又況羸天下之憂而任海內之事者乎？」(469/3b)

《太平御覽·禮儀部八·禱祈》：「聖人者，不恥身賤，而媿道之不行；不憂命之短，而憂百姓之窮也。是故禹為水，以身解於陽旰之河；湯為旱，以身禱於桑林之下。聖人之憂民如此其明也。」(529/8a)

《太平御覽·器物部六·樽彝》：「夫奉一爵酒，不知於邑(言其輕也)；挈石之樽，則白汗交流(言其重也)；又況羸天下之憂而任海內之事者乎？重於樽亦遠矣！」(761/6a)

《冊府元龜·總錄部·自述二》：「禹為水，以身請於陽旰之河；湯苦旱，以身禱於桑林之際。聖人之愛民如此其明也。」(770/11a)

且古之立帝王者，非以奉養其欲也；聖人踐位者，非以逸樂其身也。為天下強掩弱，眾暴寡，詐欺愚，勇侵怯，懷知而不以相教，積財而不以相分，故立天子以齊之。
(19/2b)

《太平御覽·皇王部二·敘皇王下》：「古之立帝王者，非以奉養其欲也；聖人之踐位者，非以供樂其身也。為天下強掩弱，眾暴寡，詐欺愚，勇侵怯，懷知而不相教，積財而不以相分，故立天子以齊一之。」(77/4a)

《記纂淵海·性行部之十·勢利相軋》：「強掩弱，眾暴寡，詐欺愚，勇侵怯。」(46/6b)

孔子無黔突，墨子無煖席。是以聖人不高山，不廣河，蒙恥辱以千世主，非以貪祿慕位，欲事起天下利而除萬民之害。蓋聞傳書曰：神農憔悴，堯瘦臞，舜黥黑，禹胼胝。由此觀之，則聖人之憂勞百姓甚矣！（19/3a）

《北堂書鈔·帝王部十五·思治》：「憂勞百姓。」（15/1a）

《藝文類聚·人部四·聖》：「孔子不黔突，墨子不暖席。是故聖人蒙恥辱以干世主者，非以貪祿慕位，欲事天下之利，除萬民之害也。神農憔悴，堯瘦臞，舜黥黑，禹胼胝。由此觀之，則聖人之憂勞百姓亦甚矣！」（20/360）

《藝文類聚·火部·竈》：「孔子無黔突，墨子無暖席。」（80/1374）

《太平御覽·人事部四十二·敘聖》：「孔子無黔突，墨子無暖席。是故聖人蒙恥辱以千世主者，非貪祿慕位，欲事天下之利，除萬民之害也。神農憔悴，堯瘦臞（其俱切），舜黥黑，禹胼胝。由此觀之，憂勞百姓亦甚矣！」（401/7b）

《太平御覽·人事部七十二·勤》：「墨子無黔突，孔子無暖席。是故聖人蒙恥辱以千世主者，非以貪祿慕位也，欲事天下之利，除萬民之害也。」（431/2b）

《記纂淵海·人道部之四·憂世》：「神農憔悴，堯瘦臞，舜黥黑，禹胼胝。由此觀之，則聖人之憂勞百姓甚矣！」（115/1b）

昔者，楚欲攻宋，墨子聞而悼之（墨子，名翟，宋大夫。悼，傷也），自魯趨而十日十夜，足重繭而不休息，裂衣裳裹足。至於郢，見楚王（自，從。趨，走。郢，楚都也，今南郡江陵北里郢是也），曰：「臣聞大王舉兵將攻宋，計必得宋而後攻之乎？忘其苦眾勞民，頓兵剡銳，負天下以不義之名，而不得咫尺之地，猶且攻之乎（頓，罷。剡，辱折。銳，精。攻无罪之宋，故負天下以不義之名，猶且必攻也）？王曰：「必不得宋，又且為不義，曷為攻之？」墨子曰：「臣見大王之必傷義而不得宋。」王曰：「公輸，天下之巧士，作為雲梯之械，設以攻宋，曷為弗取（公輸，魯班號，時在楚。雲梯，攻城具，高長，上與雲齊，故曰雲梯。械，器。設，施也）？」墨子曰：「今公輸設攻，臣請守之。」於是公輸般設攻宋之械，墨子設守宋之備，九攻而墨子九卻之，弗能入（入，猶下也）。於是乃偃兵，輟不攻宋（輟，止也）。（19/3b-4a）

《北堂書鈔·衣冠部下·裳》：「昔楚欲攻宋，墨子聞而悼之，自魯趨而往，十日十夜，足重繭而不休息，裂裳裹足也。」（129/8a）

《太平御覽·服章部十三·裳》：「楚欲攻宋。墨子聞之，自魯趨而往，十日十夜，足重繭

而不休息，裂裳而裹之。至于郢，見楚王。」（696/4b）

《太平御覽·工藝部九·巧》：「昔者，楚欲攻宋，墨子聞而悼之（墨子，名翟，宋大夫。悼，傷也），自魯趨而往，十日十夜，而不休息，裂衣裳裹足。至於郢，見楚王（自，從。趨，走也。郢，楚都也，今南郡江陵北里郢是也），曰：『臣聞大王舉兵將攻宋，計必得宋而後罷之乎？志其苦眾勞民，頓兵剄銳，天下以不義之名，而不得咫尺之地，猶且攻之乎（頓，罷。剄，辱。銳，精。攻無罪之宋，故負天下以不義之名，猶且必也）？』王曰：『必不得宋，又且為不義，曷為攻之？』墨子曰：『臣見大王之必傷義而不得宋。』王曰：『公輸子，天下之巧士，作為雲梯，設以攻宋，曷為弗取（公輸，魯班號，時在楚。雲梯，攻城具，高長，上與雲齊，故曰雲梯。設，施也）？』墨子曰：『今公輸設攻宋之械。』墨子設守之備，公輸九攻而墨子九拒之，終弗能入（入，猶下也）。於是乃偃兵，輟不攻宋（輟，止也）。」（752/6a-b）

今夫救火者，汲水而趣之，或以甕瓴，或以盆盂，其方員銳橢不同，盛水各異，其於滅火，鈞也。（19/4b）

《太平御覽·火部二·火下》：「夫救火者，汲水而趨之，或以甕瓴，或以盆盂，其方圓銳橢（勑果反）不同，盛水各異，其於滅火，均也。」（869/4a）

夫馬之為草駒之時，跳躍揚蹄，翹尾而走，人不能制（馬五尺已下為駒，放在草中，故曰草駒。翹，舉也。制，禁也），齧咋足以嚙肌碎骨，蹶蹄足以破廬陷匈（咋，齧也。嚙，穿也）。及至圉人擾之，良御教之（圉，養馬官。擾，順也），掩以衡扼，連以轡銜，則雖歷險超塹，弗敢辭。故其形之為馬，馬不可化，其可駕御，教之所為也。馬，聾蟲也（蟲，喻無知也），而可以通氣志，猶待教而成，又況人乎？（19/5a）

《事類賦注·獸部二·馬》：「夫馬之為草駒之時，跳躍揚蹄，翹尾而走，人不能制，齧咋足以嚙肌碎骨，蹶蹄足以破廬陷匈。及至圉人擾之，良御教之，掩以衡扼，連以轡銜，則雖歷險超塹，弗敢辭也。故其馬之不可化而可駕御，教之所為也。馬聾蟲而不可以通氣志，猶待教而成，又況人乎？（注：「聾蟲無知也。」）」（21/437）

《太平御覽·工藝部三·御》：「夫馬之為草駒之時，跳躍揚蹄，翹尾而走，人不能制（馬五尺以下為駒，放在草中，故曰為草駒之時。翹，舉也。制，禁也）之。及至圉人擾之，良御教之（圉，養馬官。擾，順也），掩以衡扼，連以轡御，則雖歷險趨塹，弗敢違戾。

故其形之為馬，其可駕御，教之所為也。」（746/6a-b）

《太平御覽·獸部八·馬四》：「夫馬之為草駒之時，跳躍揚蹄，翹尾而走，人不能制，齧昨足以嗜肌碎骨，蹶蹄足以破廬陷匈（嗜，穿也）。及至圉人擾之，良御教之，掩以衡扼，連以轡銜，則雖歷險超塹，弗敢辭也。故其馬之不可化，其可駕御，教之所為也。馬聾蟲（聾蟲無知也）而可以通氣志，猶待教而成，又況人乎？」（896/9a）

曼頰皓齒，形夸骨佳，不待脂粉芳澤而性可說者，西施、陽文也（曼頰者，細理也。

肌弱。佳，好。性，猶姿也。西施、陽文，古之好女也）。（19/5b）

《藝文類聚·人部二·美婦人》：「曼容皓齒，形姘骨佳，不待傅粉芳澤而美者，西施、陽文也。」（18/324）

《白孔六帖·美婦人》：「不待脂粉，西施、陽文。」（21/7b）

《太平御覽·人事部二十二·美婦人下》：「曼顏皓齒，形姘骨佳，不待脂粉芳澤而美者，西施、陽文也。（許慎注曰：「陽文，楚好女也。」）」（381/1b）

今日良馬不待冊鋸而行，驚馬雖兩鋸之不能進。為此不用冊鋸而御，則愚矣。（19/6a）

《太平御覽·工藝部三·御》：「良馬不待策鋸（丁刮切。策端有鐵也）而行，驚馬雖兩鋸之不能進。為此不用策鋸而御，則愚矣。」（746/6a）

《記纂淵海·論議部之十二·分量不同》：「良馬不待策鋸而行，驚馬雖兩鋸之而不能進。」（12/2b）

今不稱九天之頂，則言黃泉之底。（19/6a）

《記纂淵海·性行部之十二·妄誕》：「不稱九天之頂，則言黃泉之底。」（48/6a）

若夫堯眉八彩。（19/6b）

《北堂書鈔·帝王部一·奇表》：「堯眉八彩。」（1/4b）

《太平御覽·人事部六·眉》：「堯有眉八。」（365/6b）

禹耳參漏，是謂大通（漏，穴也），興利除害，疏河決江。（19/6b）

《北堂書鈔·帝王部一·奇表》：「禹耳三漏。」（1/4b）

《藝文類聚·人部一·耳》：「禹耳三漏，是謂大通，興利除害，決江疏河。」（17/315）

《一切經音義》引許注：「漏，孔也。」（66/9a）

《太平御覽·人事部七·耳》：「禹耳三漏，是謂大通，興利除害，決江疏河。」（366/3a）

文王四乳，是謂大仁，天下所歸，百姓所親。（19/6b）

《北堂書鈔·帝王部一·奇表》：「文王四乳。」（1/5a）

《太平御覽·人事部十二·乳》：「文王四乳，是謂太仁，天下所歸，百姓所親。」（371/3a）

皋陶馬喙。（19/6b）

《事類賦注·歲時部二·秋》：「皋陶鳥喙。」（5/88）

《太平御覽·時序部九·秋上》：「皋陶鳥喙。」（24/5b）

禹生於石（禹母脩紀，感石而生禹，折胸而出）。（19/6b）

《北堂書鈔·后妃部一·靈感》引許注：「石破生啟。」（23/3b）

《事類賦注·地部二·石》引許注：「禹娶塗山，化為石，在嵩山下。禹曰：『歸我子。』石破北方而生啟。」（7/146）

《太平御覽·地部十六·石上》引許注：「禹娶塗山，化為石，在嵩山下。方生啟，曰：『歸我子。』石破北方而生啟。」（51/5a）

史皇產而能書（史皇，蒼頡。生而見鳥迹，知著書，號曰史皇，或曰頡皇），羿左臂脩而善射（羿，有窮之君也）。（19/6b）

《北堂書鈔·帝王部七·幼知》：「產而能言。」（7/1b）

《白孔六帖·臂》：「羿左臂長而善射。」（30/29a）

《太平御覽·人事部十·胛》：「羿右臂長而善射。」（369/6a）

《太平御覽·工藝部二·射中》：「史皇產而能書（史皇，蒼頡。生而見鳥迹，知著書，虎曰史皇，或曰鵠皇），羿左臂脩（脩，長也）而善射（羿，有窮之君也）。」（745/7a）

夫純鉤、魚腸劍之始下型，擊則不能斷，刺則不能入（純鉤，利劍名。魚腸，文理屈辟若魚腸者，良劍也。型或作盧也），及加之砥礪，磨其鋒剗，則水斷龍舟，陸剗犀甲。（19/7a）

《北堂書鈔·武功部十·劍》：「夫純鉤，剗不能入，及磨其鋒鏑，則水斷龍舟。」（122/4b）

又：「夫純鉤、魚腸之始型也，擊則不能斷，刺則不能入，及加之砥礪，磨其鋒鏑，則水斷龍舟，陸剗兕甲。」（122/7b）又：「夫純鉤、魚腸之始型也，擊則不能斷，刺則

不能入，及加之砥礪，磨其鋒鏑，則水斷龍舟，陸剗兕甲。」（122/15a）

《初學記·武部·劍》：「淳鉤、魚腸之始下型，擊不能斷，刺不能入。及加砥礪，則水斷龍舟。（注：「魚腸，文繞屈若魚腸。」）」（22/527）

《太平御覽·兵部七十五·劍下》：「夫淳劍、魚腸之始下夫，擊則不能斷，刺則不能入。（高誘注曰：「魚腸，文繞屈譬若魚腸。」）」（344/7a-b）

明鏡之始下型，矇然未見形容；及其粉以玄錫，摩以白旃，鬢眉微毫，可得而察。夫學，亦人之砥錫也。（19/7a）

《北堂書鈔·禮儀部四·學校》：「明鏡之始下形也，朦狀未見形容；及其捉以玄錫，磨以砥礪，鬢眉微毛，可得而察也。夫學者，人之砥礪者也。」（83/2a）

《初學記·器物部·鏡》：「明鏡之始型（音刑）朦然，及粉之以玄錫，摩之以白旃，則鬢眉鬢毛，可得而察。」（25/608）

《太平御覽·學部一·敘學》：「夫明鏡之始不形也，矇然未見形容也；及其斲以玄錫，摩以砥旃，鬢眉微毛，可得而察也。夫學，亦人之砥礪也。」（607/5b）

《太平御覽·服用部十九·鏡》：「明鏡之始，矇然未見形容也；及拭之以玄錫，磨之以白氈，則鬢眉微毛，可得而察。」（717/2b）

《太平御覽·珍寶部十一·錫》：「明鏡之始照，未見其容也；及斲之以玄錫，磨之以氈，則鬢眉見。」（812/8a）

夫宋畫吳冶，刻刑鏤法，亂脩曲出（宋人之畫，吳人之冶，刻鏤刑法，亂理之文，脩飾之功，曲出於不意也），其為微妙，堯、舜之聖不能及。（19/7a）

《太平御覽·工藝部七·畫上》：「宋畫吳冶（宋人工畫，吳人工冶），其為微妙，堯、舜之聖不能及也。」（750/9b）

《太平御覽·資產部十三·冶》：「夫宋工畫吳冶，刻形鏤法，其為微妙，堯、舜之聖不能及也。」（833/3b）

蔡之幼女，衛之稚質，綦纂組，雜奇彩，抑黑質，楊赤文（綦，叩核。纂，織組邪文，如今之短沒黑耳，亦言其巧也），禹、湯之智不能逮（言不能及二國之女巧也）。（19/7a-b）

《太平御覽·人事部二十二·美婦人下》：「蔡之幼女，衛之稚質，纂組奇綵，抑黑質，楊

赤文（纂組，織紀也，如今之綬也，沒黑見赤，其工也），湯、禹之智不能逮也（言不能及二國女之行也）。」（381/1b）

《記纂淵海·閭儀部之五·豔麗》：「蔡之幼女，衛之稚質。」（193/2b）

夫鴈順風，以愛氣力；銜蘆而翔，以備矰弋。（19/7b）

《藝文類聚·鳥部中·鴈》：「夫鴈從風而飛，以愛氣力；銜蘆而翔，似備弋繳。」（91/1578）

《白孔六帖·雁》：「鴈從風而飛，以愛氣力；銜蘆而飛，以避矰繳。」（94/22b-23a）

《事類賦注·禽部二·雁》：「雁從風而飛，以愛氣力。」（19/390）又：「雁銜蘆而翔，以避弋繳。」（19/391）

《太平御覽·羽族部四·雁》：「夫鴈從風飛，以愛氣力；銜蘆而翔，以備弋繳。」（917/2b）

《太平御覽·百卉部七·蘆荻》：「鴈銜蘆以避矰繳。」（1000/7b）

獐貉為曲穴，虎豹有茂草，野彘有芄菁，槎櫛堀虛，連比以像宮室，陰以防雨，景以蔽日，此亦鳥獸之所以知求合於其所利。（19/7b）

《太平御覽·獸部二十五·貓》：「貓知曲穴，亦鳥獸之智。」（913/8a）

籌策得失（籌策曰視）。（19/9a）

《一切經音義》引許注：「籌，策也。」（37/13b）

偷慢懈惰（偷，薄）。（19/9a）

《一切經音義》引許注：「偷，薄也。」（45/20a）

無準繩，雖魯班不能以定曲直。（19/11a）

《記纂淵海·論議部之二十五·事皆有法》：「無準繩，雖魯班不能以定曲直。」（25/2a）

夫項託年七歲為孔子師，孔子有以聽其言也。（19/11b）

《記纂淵海·性行部之四十三·服善》：「項託年七歲為孔子師，孔子有以聽其言也。」（79/1a）

夫以微為羽，非絃之罪；以甘為苦，非味之過。楚人有烹猴而召其鄰人，以為狗羹也而甘之。後聞其猴也，據地而吐之，盡寫其食。此未始知味者也。邯鄲師有出新

曲者，託之李奇，諸人皆爭學之。後知其非也，而皆棄其曲。此未始知音者也（知非李奇所作，而皆棄之，故未始知也）。鄙人有得玉璞者，喜其狀，以為寶而藏之。以示人，人以為石也，因而棄之。此未始知玉者也。（19/11b-12a）

《北堂書鈔·酒食部三·羹》：「楚有烹猴者而召鄰人，鄰人以為狗羹也而甘之。後聞其猴也，據地而吐。」（144/7a）

《初學記·器物部·羹》：「楚有烹猴者而召其鄰人，鄰人以為犬羹而甘之。後聞其猴，據地而盡吐瀉其所食。此未知味者。」（26/641）

《太平御覽·樂部三·雅樂下》：「邯鄲有鬻曲者，託之李奇，諸人皆爭學之。後◇知其非，皆棄其曲。此未始知音也（李奇，趙之善樂者也）。」（565/3b）

《太平御覽·飲食部十九·羹》：「楚人有烹猴者而召其鄰人，以為狗羹也而甘之。後聞其猴也，據地而嘔之。此不知味也。」861/5a）

《太平御覽·獸部二十二·猿》：「楚有烹猴者而給（徒亥切）其邦人，邦人以為狗羹而甘之。後聞其猴也，據地而吐之，盡寫其所食。此未為知味者也。」（910/3b）

《記纂淵海·識見部之十四·不具眼目》：「以徵為羽，非絃之罪；以甘為苦，非味之過。楚人有烹猴而召其鄰人，以為狗羹也而甘之。後聞其猴也，據地而吐之，盡寫其食。此未始知味者也。邯鄲師有出新曲者，托之李奇，諸人皆爭學之。後知其非也，而皆棄其曲。此未始知音者也。鄙人有得玉璞者，喜其狀，以為寶而藏之。以示人，人以為石也，因而棄之。此未始知玉者也。」（93/1b）

苗山之鋌（苗山，楚山，利金所出）。（19/12a）

《一切經音義》引許注：「鋌者，金銀銅等未成器，鑄作片，名曰鋌。」（29/7b）

《一切經音義》引許注：「鋌，銅鐵璞也。」（49/1b）

山桐之琴，澗梓之腹。（19/12b）

《北堂書鈔·樂部九·琴》：「山桐之琴，澤澗之腹。」（109/7b）

玉石之相類者，唯良工能識之；書傳之微者，唯聖人能論之。（19/12b）

《太平御覽·學部二·敘經典》：「玉石之相類者，唯良工能識之；書傳之微者，唯聖人能論之。」（608/4a）

我誕謾而悠忽（誕謾，倨敖）。（19/13b）

《一切經音義》引許注：「誕，慢也。」（67/8a）

今夫毛嫵、西施，天下之美人。若使人銜腐鼠，蒙蝟皮，衣豹裘，帶死蛇，則布衣韋帶之人，過者莫不左右睥睨而掩鼻。嘗試使之施芳澤，正娥眉，設笄珥，衣阿錫，曳齊紈，粉白黛黑，佩玉環，榆步，雜芝若，籠蒙目視，冶由笑，目流眇，口曾撓，奇牙出，齧哺搖，則雖王公大人，有嚴志頡頏之行者，无不憚怵癢心而悅其色矣。（19/13b）

《一切經音義》：「左睥右睨。」（53/16a）

《記纂淵海·論議部之三十一·盡其在我》：「今夫毛嫵、西施，天下之美人。若使之御腐鼠，蒙蝟皮，衣豹裘，帶死蛇，則布衣韋帶之人，過者莫不左右睥睨而掩鼻。嘗試使之施芳澤，正娥眉，設笄珥，衣阿錫，曳齊紈，粉白黛黑，珮玉環，則雖王公大人，有嚴志頡頏之行者，無不憚怵癢心而悅其色矣。」（31/3b）

今鼓舞者，繞身若環，曾撓摩地，扶於猗那，動容轉曲（曾撓摩地，鼓車平解。故轉周還，更曲意更為之），便媚擬神（擬，象也），身若秋葯被風（葯，白芷，香草。被風，言其弱），髮若結旌（屈而復舒），騁馳若驚。（19/13b-14a）

《藝文類聚·樂部三·舞》：「今鼓舞者，身若秋葯被風（葯，白芷也。被風，言其弱也）。」（43/767）

《太平御覽·樂部十二·舞》：「今鼓舞者，繞身若環，曾撓摩以宣地，扶於阿那，動容轉面（轉，更也。回竟更為也），便媚擬神，若秋葯被風（葯，白芷，香草也。被風，言其弱），髮若結旌（卷而復舒），騁馳若驚。」（574/5b）

《太平御覽·香部三·白芷》：「今鼓舞者，便媚擬神（擬，象也），身若秋葯被風（葯，白芷，香草。被風，言其弱），髮若結旌（屈而復舒）。」（983/5b）

且夫觀者莫不為之損心酸足。（19/14a）

《一切經音義》：「黃不惓心癢足。」（55/4b）

是故生木之長，莫見其益，有時而修；砥礪礪監，莫見其損，有時而薄。（19/14b）

《記纂淵海·物理部之一·積漸》：「生木之長，不見其益，有時而脩；砥礪磨盤，莫見其損，有時而薄。」（138/6b）

藜藿之生，蠕蠕然日加數寸，不可以為櫨棟（加，猶益也。櫨，屋也）；梗柶豫章之生也，七年而後知，故可以為棺舟。（19/14b）

《藝文類聚·木部下·豫章》：「豫章生七年可知。」（89/1539）

《白孔六帖·木》：「豫章生七年然後知。」（99/4b）

《太平御覽·木部六·豫章》：「藜藿之生，蠕蠕然日加數寸，不可以為櫨棟（加，猶益也。櫨，屋也）；梗柶豫章之生也，七年而後知，故可以為棺舟。」（957/8a）

《太平御覽·百卉部五·藿》：「藜藿需而長，日加四寸，不可以為櫨棟。」（998/3b）

卷二十 泰族訓

夫濕之至也，莫見其形，而炭已重矣；風之至也，莫見其象，而木已動矣。（20/1a）

《太平御覽·火部四·炭》：「夫濕之至也，莫見其形，而炭已重矣；風之至也，莫見其象，而木已動矣。」（871/5a）

日之行也，不見其移。騏驥倍日而馳，草木為之靡，縣烽未轉（縣烽，邊候，見虜舉烽，轉相受，行道里最疾者），而日在其前。（20/1a）

《事類賦注·獸部二·馬》：「日之行也，不見其移也。騏驥背日而馳，草木為靡，懸峰未薄，而日在其前矣。（注：「懸峰，馬蹄下雞舌也。」）」（21/424）

《太平御覽·獸部八·馬四》：「日之行也，不見其移也。騏驥背日而馳，草木為靡，懸峰未薄，而日在其前矣（懸峰，馬蹄下雞舌也）。」（896/9a）

故天之且風，草木未動而鳥已翔矣（鳥巢居，知風也）；其且雨也，陰暄未集而魚已噉矣（魚潛居，知雨也）。（20/1a-b）

《初學記·天部下·雨》：「天且雨也，魚已噉（噉，音驗）。」（2/24）

《太平御覽·天部十·雨上》：「天且雨也，魚已噉噉（音宜檢反）。」（10/7a）

《太平御覽·鱗介部七·魚上》：「故天之且風，草木未動而鳥已翔矣（鳥巢知風也），其且雨也，陰暄未集而魚已噉矣（魚潛知雨也）。」（935/6a）

《記纂淵海·論議部之二十一·物類相感》：「天之且雨也，陰暄未集而魚已噉矣。」（21/9a）

若春雨之灌萬物也，渾然而流，沛然而施，无地而不澍，无物而不生。（20/1b）

《一切經音義》：「春雨之灌萬物，無地而不澍，無物而不生。」（7/12b）

《一切經音義》：「春雨之灌澍，無地而不生。」（8/3a）

《一切經音義》：「春雨之灌，無地而不澍。」（11/14a）

《一切經音義》：「春雨之灌萬物，無地而不澍，無物而不生。」（19/14b）

《一切經音義》：「春雨之灌澍萬物，無地而不生。」（32/13b）

《一切經音義》：「澍而不澍也，春雨之灌萬物也。」（34/8b）

《一切經音義》：「春雨之灌萬物，無地而不澍，無物而不生也。」（38/7a）

《一切經音義》：「春雨灌澍無物而不生。」（38/8a）

《一切經音義》：「春雨之灌萬物，無地而不澍，無物而不生。」（45/16a）

《記纂淵海·性行部之二十二·公平》：「春雨之灌萬物也，洋然而流，沛然而施，无地而不注，无物而不生。」（58/6a）

《續一切經音義》：「春雨之灌萬物，無地而不澍，無物而不生也。」（續 6/5a）

故神明之事，不可以智巧為也，不可以筋力致也。天地所包，陰陽所嘔，雨露所濡，以生萬物，瑤碧玉珠，翡翠玳瑁，文彩明朗，潤澤若濡，摩而不玩，久而不渝，奚仲不能旅，魯般不能造，此之謂大巧。（20/1b-2a）

《太平御覽·工藝部九·巧》：「神明之事，不可以智巧為也，不可以筋力致也。天地所包，陰陽所嘔，雨露所濡，以生萬殊，翡翠瑋瑁，碧玉珠，文采明朗，澤若濡，摩而不玩，久而不渝，奚仲不能旅，魯般弗能造，此之謂大巧。」（752/6b-7a）

故九州不可頃畝也，八極不可道里也，太山不可丈尺也，江海不可斗斛也。（20/2a）

《記纂淵海·論議部之十一·不可淺量》：「故九州不可頃畝也，八極不可道里也，大山不可丈尺也，江海不可斗斛也。」（11/2a-b）

故高山深林，非為虎豹也；大木茂枝，非為飛鳥也。（20/2b）

《太平御覽·木部一·木上》：「高山深林，非為虎豹也；大木茂枝，非為飛鳥也。」（952/4b）

《記纂淵海·性行部之二十二·公平》：「高山深林，非為虎豹也；大木茂枝，非為飛鳥也。」（58/7a）

流源千里，淵深百仞，非為蛟龍也。（20/2b）

《太平御覽·鱗介部二·蛟》：「流源千里，深淵百仞，非為蛟龍也。」（930/4a）

夫大生小，多生少，天之道也。故丘阜不能生雲雨，滎水不能生魚鼈者，小也。（20/2b）

《太平御覽·鱗介部四·鼈》：「大生小，多生少，天之道也。故立阜不能生雲雨，滎水不能生魚鼈者，小也。」（932/2b）

《記纂淵海·論議部之九·其居使然》：「丘阜不能生雲雨，滎水不能主魚鼈者，小也。」
(9/3b)

牛馬之氣蒸生蟣虱，蟣虱之氣蒸不能生牛馬。故化生於外，非生於內也。(20/2b)
《太平御覽·蟲豸部八·虱蟣》：「牛馬之氣蒸不能生蟣，虱蟣虱之風蒸不能生牛馬。故化生於外，非生於內也。」(951/3b)

夫蛟龍伏寢於淵，而卵剖於陵；騰蛇雄鳴於上風，雌鳴於下風而化成形；精之至也。
(20/2b-3a)

《藝文類聚·鱗介部上·蛇》：「夫騰蛇雄鳴上風，雌鳴下風而化成形，精之至也。」
(96/1665)

《初學記·鱗介部·龍》：「夫蛟龍伏潛於川，而卵剖於陵，其雄鳴上風，其雌鳴下風而化者，形精之至也。」(30/739)

《白孔六帖·龍》：「夫蛟龍伏潛於川，而卵剖於陵，雄鳴上風，雌鳴下風而化者，形精之至而能也。」(95/29a)

《太平御覽·天部九·風》：「騰蛇雄鳴上風，雌鳴下風而化成形。」(9/7b)

《太平御覽·鱗介部二·蛟》：「蛟龍寢於泉，而卵剖陵。」(930/3b)

聖主在上位，廓然无形，寂然无聲，官府若无事，朝廷若无人，无隱士，无軼民，无勞役，无冤刑，四海之內，莫不仰上之德，象主之指，夷狄之國，重譯而至。非戶辨而家說之也，推其誠心，施之天下而已矣。《詩》曰：「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內順而外寧矣。大王亶父處邠，狄人攻之，杖策而去，百姓攜幼扶老，負釜甑，踰梁山，而國乎岐周，非令之所能召也。秦穆公為野人食駿馬肉之傷也，飲之美酒，韓之戰，以其死力報，非券之所責也（券，契也）。密子治亶父，巫馬期往觀化焉，見夜漁者得小即釋之，非刑之所能禁也。孔子為魯司寇，道不捨遺，市買不豫賈，田漁皆讓長（長，分別長者得多），而班白不戴負（班白，頭有白髮），非法之所能致也。夫矢之所以射遠貫牢者，弩力也；其所以中的剖微者，正心也。賞善罰暴者，政令也；其所以能行者，精誠也。故弩雖強不能獨中，令雖明不能獨行，必自精氣所以與之施道。故據道以被民，而民弗從者，誠心弗施也。(20/3a-b)

《北堂書鈔·帝王部十五·至治》：「道不捨遺。」（15/4b）

《群書治要》：「聖王在上位，廓然無形，寂然無聲，官府若無事，朝廷若無人，無隱士，無逸民，無勞役，無冤刑，四海之內，莫不仰上之德，蒙主之指，夷狄之國，重譯而至。非戶辨而家說之也，推其誠心，施之天下而已矣。《詩》曰：「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內順外寧矣。大王亶父策杖而去，百姓攜幼扶老，而國平岐周，非所能召也。秦穆公為食駿馬之傷也，飲之美酒，以其死力報，非券之所責也（券，契也）。季子治單父，夜漁者得小即釋之，非刑之所能禁也。孔子為魯司寇，田漁皆讓長（長者得多），而斑白不負戴（戴白，鬚有白髮），非法之所能致也。夫矢之所以射遠貫堅者，弩力也；其所以中的剖微者，人心也。賞善罰暴者，政令也；其所以行者，精誠也。故弩雖強不能獨中，令雖明不能獨行，必有精氣所以與之。故摠道以被民，而民不從，誠心弗施也。」（41/282-84）

《太平御覽·工藝部二·射中》：「夫矢者所以射遠貫牢者，弓力也；其所以中杓部微微者，人心也。」（745/7a）

《太平御覽·器物部二·釜》：「太王亶父處邠，狄人攻之，杖策而去，百姓負釜甌，踰梁山，而國乎岐。」（757/4a）

天地四時，非生萬物也，神明接，陰陽和，而萬物生之。聖人之治天下，非易民性也，拊循其所有而滌蕩之，故因則大，化則細矣（能循，則必大也；化而欲作，則小矣）。（20/3b）

《群書治要》：「天地四時，非生萬物者，神明接，陽陰和，而萬物生之。聖人之治天下，非易民性也，拊循其所有而滌蕩之，故因則大，化則細矣（能因循，則大矣；化而欲作，則小矣）。」（41/285）

后稷墾草發菑，糞土樹穀，使五種各得其宜，因地之勢也。（20/3b）

《太平御覽·百穀部一·穀》：「稷墾草發菑，糞土樹穀，使五穀之五種各得宜，因地之勢也。」（837/5b-6a）

夫物有以自然，而後人事有治也。故良匠不能斲金，巧冶不能鑠木，金之勢不可斲，而木之性不可鑠也。埏埴而為器，窳木而為舟，鑠鐵而為刀，鑄金而為鍾，因其可也。（20/4a）

《一切經音義》：「非良匠不能以制木。」（24/6a）

《一切經音義》：「良匠不以刀鋸，不能以制木。」（62/7b）

《一切經音義》：「良匠不能以制木。」（66/3a）

《一切經音義》：「埏，抑土為器也。」（69/10b）

《一切經音義》引許注：「埏，柳土為器也。」（88/14a）

《太平御覽·工藝部九·巧》：「夫物有以自然，而後人事有治也。故良匠不能斲金，巧冶不能鑠木，金之勢不可斲，而木之性不可鑠也。埏埴而為器，剡木而為舟，鑠鐵而為刃，鑄金而為鍾，因其可也。」（752/7a）

《太平御覽·木部一·木上》：「良匠不能斷金，巧冶不能鑠木，金之勢不可斷，而木之性不可鑠也。」（952/5a）

故先王之制法也，因民之所好而為之節文者也。因其好色而制婚姻之禮，故男女有別；因其喜音而正《雅》、《頌》之聲，故風俗不流；因其寧家室、樂妻子，教之以順，故父子有親；因其喜朋友而教之以悌，故長幼有序。然後脩朝聘以明貴賤，饗飲習射以明長幼，時蒐振旅以習用兵也（蒐，簡車馬也。出日治兵，入日振旅也），入學庠序以脩人倫。此皆人之所有於性，而聖人之所匠成也。（20/4a-b）

《群書治要》：「先王之制法也，因民之所好而為之節文者也。因其好色而制婚姻之禮，故男女有別；因其喜音而正《雅》、《頌》之聲，故風俗不流；因其寧室家、樂妻子，教之以孝，故父子有親；因喜朋友而教之以悌之，故長幼有序。然後脩朝聘以明貴賤，鄉飲習射以明長幼，時蒐振旅以習用兵（蒐，簡車馬也），入學庠序以脩人倫。此皆人所有於性，而聖人所匠成也。」（41/285-86）

昔者，五帝三王之莅政施教，必用參五。何謂參五？仰取象於天，俯取度於地，中取法於人，乃立明堂之朝，行明堂之令（明堂，布政之宮，有十二月之政令也），以調陰陽之氣，而和四時之節，以辟疾病之菑。俯視地理，以制度量，察陵陸水澤肥墾高下之宜，立事生財，以除飢寒之患。中考乎人德，以制禮樂，行仁義之道，以治人倫而除暴亂之禍。乃澄列金木水火土之性（澄，清也），故立父子之親而成家；別清濁五音六律相生之數，以立君臣之義而成國；察四時季孟之序，以立長幼之禮而成官；此之謂參。制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婦之辨、長幼之序、朋友之際，此之謂五。乃裂地而州之，分職而治之，築城而居之，割宅而異之，

分財而衣食之，立大學而教誨之，夙興夜寐而勞力之，此治之紀綱已。然得其人則舉，失其人則廢。（20/4b-5a）

《太平御覽·治道部五·政治三》：「昔者，五帝三王之蒞政施教，必用參五。何謂參五？仰取象於天，俯取度於地，中取法於人，乃立明堂之朝，行明堂之令（明堂，布政之宮，有十二月之政令），以調陰陽之氣，而和四時之節，以辟疾病之蕃。俯視地理，以制度量，察陵水澤肥墩高下之宜，立事生財，已除飢寒之患。中之考乎德，以制禮樂，行仁義之道，以治人倫而除暴亂之禍。乃澄列金木水火土之性（澄，清），故立父子親而成家；別清濁五音六律相生之數，以立君臣之義而成國；察四時季孟之序，立長幼之禮而成官；此之謂參。制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妻之辯、長幼之序、朋友之際，此之謂五。乃裂地而州之，分職而治之，築城而君之，割宅而異之，分財而衣食之，立太學而教誨之，夙興夜寐而勞力之，此治之紀綱也。然得其人則舉，失其人則廢。」（624/7b-8a）

堯治天下，政教平，德潤洽。在位七十載，乃求所屬天下之統，令四岳揚側陋。四岳舉舜而薦之堯，堯乃妻以二女，以觀其內；任以百官，以觀其外；既入大麓，烈風雷雨而不迷（林屬於山曰麓。堯使舜入林麓之中，遭大風雨不迷也），乃屬以九子（堯有九男），贈以昭華之玉而傳天下焉。（20/5a-b）

《北堂書鈔·帝王部三·登庸》：「任之百官，以觀其外。」（3/2b）

《太平御覽·皇王部五·帝堯陶唐氏》：「堯治天下，政教平，德潤洽。在位七十載，乃求所屬天下之統，今四嶽揚側陋。四嶽舉舜而薦之堯，堯乃妻以二女，以觀其內；任以百官，以觀其外；既入大麓，烈風雷雨不迷（林屬於山曰麓。堯使舜入林麓之中，遭大風雨不迷也），乃屬以九子（堯有九男），贈以昭華之玉而傳天下焉。」（80/6b-7a）

夔之初作樂也，皆合六律而調五音，以通八風。（20/5b）

《北堂書鈔·樂部八·律》：「夔合六律，調五音，以通八風。」（112/6a）又：「后夔合六律，調五音，通八風也。」（112/6b）

《藝文類聚·歲時下·律》：「夔合六律，調五音，通八風。」（5/95）

《初學記·樂部上·雅樂》：「夔作樂，合六律，調五音，所以通八風。」（15/369）

《太平御覽·時序部一·律》：「夔合六律，調五音，通八風。」（16/3b）

及至其衰也，馳騁獵射，以奪民時，罷民之力。（20/5b）

《初學記·居處部·園圃》：「及其衰也，馳騁游獵，以奪人之時，勞人之力。」（24/587）

五行異氣而皆適調，六藝異科而皆同道。溫惠柔良者，《詩》之風也；淳厯敦厚者，《書》之教也；清明條達者，《易》之義也；恭儉尊讓者，《禮》之為也；寬裕簡易者，《樂》之化也；刺幾辯義者，《春秋》之靡也。故《易》之失鬼，《樂》之失淫，《詩》之失愚，《書》之失拘，《禮》之失伎，《春秋》之失訾。六者，聖人兼用而財制之。（20/6a-b）

《北堂書鈔·藝文部一·經典》：「五行異氣而皆和，六藝異科而皆通。」（95/2a）又：「純彬敦厚，《書》教也。」（95/2b）又：「清明條達，《易》之教。」（95/2b）又：「恭儉揖讓，《禮》教也。」（95/2b）

《初學記·文部·經典》：「溫惠淳良，《詩》教也。」（21/500）

《太平御覽·學部二·敘經典》：「五行異氣而皆和，六藝異科而皆道。溫惠淳良者，《詩》之風也；純元敦厚者，《書》之教也；清淨條達者，《易》之義也；恭儉揖讓者，《禮》之為也；寬和簡易者，《樂》之化也；刺譏辯議者，《春秋》之靡也。故《易》之失也鬼，《樂》之失也淫，《詩》之失也愚，《書》之失也劫，《禮》之失也亂。此六者，聖人兼用而裁制之。」（608/3b-4a）

夫天地不包一物，陰陽不生一類。（20/7a-b）

《記纂淵海·性行部之六·包容》：「天地不包一物，陰陽不生一類。」（42/1a）

海不讓水潦以成其大。（20/7b）

《藝文類聚·山部下·海水》：「海不讓水，積以成其大。」（8/150）

《白孔六帖·海》：「海不讓水，積以成其大。」（6/26b）

《太平御覽·地部二十五·海》：「海不讓水，積水以成其大。」（60/3a）

簡絲數米。（20/7b）

《記纂淵海·識見部之十八·瑣細》：「簡絲數米。」（97/3a）

河以逶蛇故能遠，山以陵遲故能高，陰陽無為故能和，道以優游故能化。（20/7b）

《藝文類聚·水部上·河水》：「河以逶蛇故能遠。」（8/156）

《一切經音義》：「山以陵遲故能高。」（57/21b）

《白孔六帖·河》：「河以委地，故能遠也。」（6/31a）

《事類賦注·地部一·河》：「河以逶迤故能遠，山以陵遲故能高，道以優游故能化。」（6/122）

《太平御覽·地部二十六·河》：「河以委蛇（委蛇，音逶迤）故能遠，山以陵遲故能高，道以優游故能化。」（61/4a）

稱薪而爨，數米而炊，可以治小。（20/8a）

《記纂淵海·識見部之十八·瑣細》：「稱薪而爨，數米而炊，可以治小。」（97/3a）

員中規，方中矩，動成獸，止成文，可以愉舞，而不可以陳軍。滌盃而食，洗爵而飲，盥而後饋，可以養少，而不可以饗眾。（20/8a）

《太平御覽·兵部三十八·犒師》：「員中規，方中矩，動成戰，止成文，可以愉眾，而不可以陳軍。滌杯而食，洗爵而飲，盥而後饋，可以養少，而不可以饗眾。」（307/9b）

故張瑟者，小絃急而大絃緩；立事者，賤者勞而貴者逸。舜為天子，彈五絃之琴，歌《南風》之詩，而天下治。周公肴膳不收於前，鍾鼓不解於懸，而四夷服。趙政畫決獄，夜理書（趙政，秦始皇帝），御史冠蓋接於郡縣，覆稽趨留，戍五嶺以備越，築脩城以守胡。然奸邪萌生，盜賊群居，事愈煩而亂愈生。故法者，治之具也，而非所以為治也。（20/8a-b）

《藝文類聚·治政部上·論政》：「張琴瑟者，小絃絙而大絃緩（絙者，急也）；立事者，賤者勞而貴者逸也。禹為天下，彈五絃之琴，歌《南風》之詩。周公肴膳不撤於前，鍾鼓不解於懸，而四夷服。嬴秦正畫決獄，夜理書（正，秦始皇名也），御史冠蓋相接於道，戍五嶺以備越（五嶺，鐔城之嶺、九疑之塞、番禺之都、南野之界、射干之水），築修城以守胡。然姦邪萌生，而亂愈滋。」（52/937）

《太平御覽·刑法部二·敘刑下》：「趙政畫決獄，夜理書（趙政，秦皇帝也）。御史冠蓋接於郡縣，覆督稽留，戍五嶺以備越，築城以守胡。然姦邪萌生，盜賊群居，事愈煩而亂愈多。故法者，治之具也，而非所以中也。」（636/5a）

《太平御覽·刑法部五·聽訟》：「秦始皇畫決獄，夜理書。」（639/8b）

故同氣者帝，同義者王，同力者霸，无一焉者亡。（20/8b）

《太平御覽·皇王部二·敘皇王下》：「周氣者帝，同義者王，同力者亡（於三者無一，雖於世，俱滅亡）。」（77/4b）

故人主有伐國之志，邑犬群噪，雄雞夜鳴，庫兵動而戎馬驚（戎馬，兵馬也。雞夜鳴而兵馬起，氣之感動也）。（20/8b）

《藝文類聚·武王部·戰伐》：「人有伐國之志，雄雞夜鳴，庫兵動而戎馬驚。」（59/1064）

《事類賦注·禽部一·雞》：「雄雞夜鳴，軍兵動而戎馬驚。」（18/382）

《太平御覽·兵部六十·徵應》：「人主有伐國之志，邑犬群噪，雄雞夜鳴，庫兵動而戎馬驚（戎馬，兵馬也。雞夜鳴而兵馬起，氣之感動也）。」（329/4a）

《太平御覽·羽族部五·雞》：「雄雞夜啼，庫兵動而戎馬驚。」（918/5b）

治身，太上養神，其次養形；治國，太上養化，其次正法。神清志平，百節皆寧，養生之本也；肥肌膚，充腸腹，供嗜欲，養生之末也。（20/8b-9a）

《太平御覽·方術部一·養生》：「太上養神，其次養形。神清意平，百節皆寧，養生之本也；肥肌膚，充腹腸，開嗜欲，養生之末也。」（720/2b）

水之性，淖以清，窮谷之污，生以青苔（青苔，水垢也），不治其性也。掘其所流而深之，茨其所決而高之（茨，積土填滿也），使得循勢而行，乘衰而流（衰，下也），雖有腐骸流漸，弗能污也（腐骸，骨也。漸，水也）。其性非異也，通之與不通也。風俗猶此也。誠決其善志，防其邪心，啟其善道，塞其奸路，與同出一道，則民性可善，而風俗可美也。（20/9a）

《藝文類聚·草部下·苔》：「窮谷之污，生青苔。」（82/1408）

《事類賦注·地部二·水》：「水之性，循勢而行，乘衰而流。（注：「衰，下也。」）」（7/135）

《太平御覽·地部二十三·水上》：「夫水之性，若拙其所流而深之，茨其所決而高也（茨，積土填滿之也），使得循勢而行，乘衰而流（衰，下），雖有腐骸流漸，弗能汙（腐骸，骨。漸，水也）其性。性非異也，通之與不通也。風俗猶此也。誠決其善志，防其邪心，啟其善道，塞其奸路，與同出一道，則民性可善，而風俗遷矣。」（58/6b）

《太平御覽·百卉部七·苔》：「窮谷之汙，生青苔（青苔，水垢）。」（1000/3a）

禹以夏王，桀以夏止；湯以殷王，紂以殷亡；非法度不存也，紀綱不張，風俗壞也。

三代之法不亡，而世不治者，無三代之智也；六律具存，而莫能聽者，無師曠之耳也。故法雖在，必待聖而後治；律雖具，必待耳而後聽。故國之所以存者，非以有法也，以有賢人也；其所亡者，非以無法也，以無聖人也。（20/9b）

《太平御覽·治道部五·政治三》：「禹以夏王，桀以夏亡；湯以殷王，紂以殷亡；非法度不存也，紀綱不張而風俗壞也。三代之法不亡，而世不治者，無三代之智也；六律具存，而莫能聽者，無師曠之耳也。故法雖在，必待聖而後治；律雖具，必待耳而後聽。故國之所以存者，非以有治也，以有賢人也；其所以亡者，非以無法也，以無聖人也。」（624/8b）

民無廉恥，不可治也；非修禮義，廉恥不立。民不知禮義，法弗能正也；非崇善廢醜，而向禮義。無法不可以為治也，不知禮義，不可以行法。法能殺不孝者，而不能使人為孔、曾之行；法能刑竊盜者，而不能使人為伯夷之廉。孔子弟子七十，養徒三千人，皆入孝出悌，言為文章，行為儀表，教之所以成也。墨子服役百八十八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還踵，化之所致也。夫刻肌膚，鑱皮革，被創流血，至難也，然越為之，以求榮也（越人以箴刺皮，為龍文，所以為尊榮之也）。聖王在上，明好惡以示之，經誹譽以尊之，親賢而進之，賤不肖而退之，無被創流血之苦，而有高世尊顯之名，民孰不從？古者法設而不犯，刑錯而不用，非可刑而不刑也。百工維時，庶績咸熙，禮義脩而任賢得也。故舉天下之高以為三公，一國之高以為九卿，一縣之高以為二十七大夫，一鄉之高以為八十一元士。（20/10a-b）

《群書治要》：「民無廉恥，不可治也；非脩禮義，廉恥不立。民不知禮義，法弗能正也；非崇善廢醜，不向禮義。無法不可以為治也，不知禮義，不可以行法。法能殺不孝者，而不能使人為孔、墨之行；法能刑竊盜者，而不能使人為伯夷之廉。孔子養徒三千人，皆入孝出悌，言為文章，行為儀表，教之所成也。墨子服役百八十八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還踵，化之所致也。夫刻肌膚，鑱皮革，創流血，至難也，然越人為之，以求榮也（越人以箴刺其皮，為龍文）。聖王在位，明好憎以示人，經誹譽以道之，親賢而進之，賤不肖而退之，無被瘡流血之患，而有高世尊顯之名，民孰不從？古者法設而不犯，刑措而不用，非可刑而不刑也。百工維時，庶績咸熙，禮義脩而任賢德也。故舉天下之高以為三公，一國之高以為九卿，一縣之高以為廿七大夫，一鄉之高以為八十一元士。」（41/286-88）

《一切經音義》：「刻肌膚，鑱皮革，創流血。」（20/3a）

《一切經音義》：「刻肌膚，鑱皮革，創血流。」（62/8a）

故知過萬人者謂之英，千人者謂之俊，百人者謂之豪，十人者謂之傑。（20/10b）

《一切經音義》：「智過千人曰傑。」（16/8a）

《一切經音義》：「智出百人謂之豪。」（27/18a）

《一切經音義》：「智出百人謂之豪，千人謂之傑。」（46/7a）

《一切經音義》：「智出萬人為英，千人為傑。」（47/17b）

《一切經音義》：「智出萬人曰英，千人曰俊。」（47/23b）

《一切經音義》：「才過千人曰雋。」（53/15b）

《一切經音義》：「智過千人者謂之傑。」（67/7a）

《一切經音義》：「智過千人曰傑。」（83/7a）

《一切經音義》引許注：「才過千人曰雋。」（100/7b）

《記纂淵海·性行部之三·偉傑》：「智過萬人謂之英，千人謂之俊，百人謂之豪，十人謂之傑。」（39/1a）

知足以知變者，人之英也。（20/10b）

《太平御覽·人事部七十三·智》：「智之以智權者，人英也。」（432/6b）

各以小大之材處其位，得其宜，由本流末，以重制輕，上唱而民和，上動而下隨，四海之內，一心同歸，背貪鄙而向義理，其於化民也，若風之搖草木，無之而不靡。今使愚教知，使不肖臨賢，雖嚴刑罰，民弗從也。小不能制大，弱不能使強也。故聖主者舉賢以立功，不肖主舉其所與同。文王舉太公望、召公奭而王，桓公任管仲、隰朋而霸，此舉賢以立功也；夫差用太宰嚭而滅，秦任李斯、趙高而亡，此舉所與同。故觀其所舉，而治亂可見也；察其黨與，而賢不肖可論也。夫聖人之屈者，以求伸也；枉者，以求直也。故雖出邪辟之道，行幽昧之塗，將欲以直大道，成大功，猶出林之中不得直道，極溺之人不得不濡足也。（20/10b-11a）

《群書治要》：「各以小大之材處其位，得其宜，由本流末，以重制輕，上唱而民和，上動而下隨，四海之內，一心同歸，背貪鄙而向義理，於其以化民也，若風之搖草木，無之而不靡。今使愚教智，使不肖臨賢，雖嚴刑罰，民弗從者。小不能制大，弱不能使強也。」

故聖主者舉賢以立功，不肖主舉其所與同。文王舉太公望、召公奭而王，桓公任管仲、濕朋而霸，此舉賢以立功也；夫差用大宰嚭而滅，秦任李斯、趙高而亡，此舉所與同也。故觀其所舉，而治亂可見也；察其黨與，而賢不肖可論也。夫聖人之屈者，以求申也；枉者，以求直也。故雖出邪僻之道，行幽昧之塗，將欲以興大道，成大功，猶出林之中不得直道，拯溺之人不得不濡足。」（41/288-90）

夫觀逐者於其反也，而觀行者於其終也。故舜放弟，周公殺兄，猶之為仁也；文公樹米，曾子架羊，猶之為知也。當今之世，醜必託善以自為解，邪必蒙正以自為辟。游不論國，仕不擇官，行不辟污，曰「伊尹之道也」；分別爭財，親戚兄弟構怨，骨肉相賊，曰「周公之義也」；行无廉恥，辱而不死，曰「管子之趨也」；行貨賂，趨勢門，立私廢公，比周而取容，曰「孔子之術也」。此使君子小人，紛然殺亂，莫知其是非者也。故百川並流，不注海者不為川谷；趨行踳馳，不歸善者不為君子。故善言歸乎可行，善行歸乎仁義。……故君子之過也，猶日月之蝕，何害於明？小人之可也，猶狗之畫吠，鴟之夜見，何益於善？夫知者不妄發，擇善而為之，計義而行之，故事成而功足賴也，身死而名足稱也。雖有知能，必以仁義為之本，然後可立也。知能踳馳，百事並行，聖人一以仁義為之準繩，中之者謂之君子，弗中者謂之小人。（20/11b、12b）

《北堂書鈔·帝王部六·體仁》：「仁義為準。」（6/3a）

《藝文類聚·人部五·智》：「文公種米，曾子枷羊，猶為智也。」（21/383）

《群書治要》：「夫觀逐者於其反也，而觀行者於其終也。故百川並流，不注海者不為川為谷；趨行踳馳，不歸善者不為君子。故善言歸乎可行，善行歸乎仁義。君子之過也，猶日月之蝕也，何害於明？小人之可也，猶狗之盡吠，鴟之夜見，何益於善？夫智者不妄為，勇者不妄發，擇善而為之，計義而行之，故事成而功足賴也，身死而名足稱也。雖有智能，必以仁義為之本，而後可立也。智能踳馳，百事並作，聖人以仁義為之準繩，中之者謂之君子，不中者謂之小人。」（41/290-91）

《一切經音義》引許注：「踳，相背。」（84/9b）

《一切經音義》引許注：「踳，相背也。」（96/6a）

《太平御覽·資產部三·種殖》：「文公種米。」（823/6a）

《記纂淵海·問學部之四·遂非》：「醜必托善以自為解，邪必蒙正以自為辭。游不論國，仕不擇官，行不辟污，曰『伊尹之道』也；分別爭財，親戚兄弟構怨，骨肉相殘，曰『周

公之義』也；行無廉恥，辱而不死，曰『管子之趨』也；行貨賂，趣勢門，立私廢公，比周而取容，曰『孔子之術』也。」（153/4b）

紂之地，左東海，右流沙，前交趾，後幽都。師起容閭，至浦水，士億有餘萬，然皆倒矢而射，傍戟而戰。武王左操黃鉞，右執白旄以麾之，則瓦解而走，遂土崩而下。紂有南面之名，而無一人之德，此失天下也。（20/13a）

《北堂書鈔·政術部十六·亡國》：「武王左操黃鉞，右執白旄以麾之。」（42/4a）

《太平御覽·皇王部八·帝紂》：「紂之城，左東海，右流沙，前交趾，後幽都。師起容閭，至浦水，億有餘萬。武王左操黃鉞，右執白旄而麾之，則瓦解而走，遂土崩而亡。有南面之名，而無一人之譽，此失天下也。」（83/13b）

闔閭伐楚，五戰入郢，燒高府之粟，破九龍之鍾（楚為九龍之簾以縣鍾也），鞭荊平王之墓，舍昭王之宮。（20/13b）

《北堂書鈔·樂部四·鐘》：「闔閭伐楚，破九龍之鍾。」（108/4b）

《藝文類聚·樂部四·簾》：「闔閭伐楚，破九龍之鍾簾。」（44/790）

《藝文類聚·雜器物部·鼎》：「闔閭伐楚，五戰入郢，燒高府之粟，破九龍之鼎（高府，大倉也。形九龍於鼎以為名，言大鼎也），鞭平王之墓，舍昭王之宮。」（73/1253）

《初學記·樂部下·鐘》：「九龍之鍾。」（16/395）

《太平御覽·樂部十三·鍾》：「闔閭伐楚，破九龍之鍾。（許慎注曰：「刻簾為九龍懸鍾也。」）」（575/4b-5a）

《太平御覽·百穀部四·粟》：「闔廬伐楚，五戰入郢，燒高府之粟。」（840/7a）

靈王作章華之臺，發乾谿之役，外內搔動，百姓罷弊，棄疾乘民之怨而立公子比，百姓放臂而去之，餓於乾谿，食莽飲水，枕塊而死。（20/13b）

《太平御覽·果部十二·菱》：「楚靈王作章華之臺，棄疾承民之怨而立公子比，百姓避而去之，乃食菱飲水，枕塊而死。」（975/4b）

人莫不知學之有益於己也，然而不能者，嬉戲害人也。人皆多以无用害有用，故知不博而日不足。以鑿觀池之力耕，則田野必辟矣；以積土山之高脩隄防，則水用必足矣；以食狗馬鴻鴈之費養士，則名譽必榮矣；以弋獵博弈之日誦《詩》讀《書》，聞識必博矣。故不學之與學也，猶瘖聾之比於人也。（20/15a）

《群書治要》：「人莫不智學之有益於己也，然而不能者，嬉戲害之也。人皆多以無用害有用，故知不博而日不足。以鑿觀池之力耕，則田野必闢矣；以積土之高脩隄防，則水用必足；以食狗馬鴻鴈之費養士，則名譽必榮矣；以戈獵博奕之日誦《詩》、《書》，則聞識必博矣。」（41/291-92）

《太平御覽·學部一·敘學》：「人莫不知學之有益於己也，然而不能者，嬉戲害之也。人皆多以無用害有用。以弋獵博奕之日誦《詩》讀《書》，則識必博矣。故不學之與學，猶瘖聵之比於人也。」（607/6a）

草木，洪者為本，而殺者為末；禽獸之性，大者為首，而小者為尾。末大於本則折，尾大於要則不掉矣。故食其口而百節肥，灌其本而枝葉美。（20/15b）

《事類賦注·木部·木》：「草木，洪者為本，而殺者為末；禽獸，大者為首，而小者為尾。末大於本則折，尾大於要則不掉。故食其口而百節肥，灌其本而枝葉美。」（24/480）

《太平御覽·木部一·木上》：「草木，洪者為本，而殺者為末；禽獸之性，大者為首，而小者為尾。末大於本則折，尾大於腰則不掉。故食其口而百節肥，灌其本而枝葉美。」（952/4a-b）

天地之生物也有本末，其養物也有先後，人之於治也，豈得無終始哉！故仁義者，治之本也，今不知事脩其本，而務治其末，是釋其根而灌其枝也。且法之生也，以輔仁義，今重法而棄義，是貴其冠履而忘其頭足也。故仁義者，為厚基者也，不益其厚而張其廣者毀，不廣其基而增其高者覆。趙政不增其德而累其高，故滅；知伯不行仁義而務廣地，故亡。其《國語》曰：「不大其棟，不能任重。重莫若國，棟莫若德。」國主之有民也，猶城之有基，木之有根。根深即本固，基美則上寧。（20/15b-16a）

《太平御覽·治道部五·政治三》：「天地之生物也有本末，其養物也有先後，人之於治國也，豈得無終始？故仁義者，治之本也，今不知事脩其本，而務治其末，是釋其根而灌其枝也。且法之生也，以輔仁義，重法而棄義，是貴其冠履而忘其頭足也。故仁義者，為厚定者也，不益其基而張其廣者毀，不益其基而增其高者覆。趙政不增其德而累其高，故滅；智伯不行仁義而務廣地，故亡。《國語》曰：『不基其棟，不能任重。重莫若國，棟莫若德。國主之有民也，猶城之有基，木之有根。根深即本固，基美則上寧。』」（624/8a）

聞者莫不瞋目裂眦。(20/16b)

《一切經音義》：「瞋目裂眦。」(34/18b)

《一切經音義》：「瞋目裂眦。」(43/20b)

《一切經音義》：「瞋目裂眦。」(74/2a)

朱紃漏越(漏，穿)。(20/16b)

《一切經音義》引許注：「漏，穿也。」(18/16a)

《一切經音義》引許注：「漏，穿也。」(47/6b)

《一切經音義》引許注：「漏，穿也。」(53/19a)

《一切經音義》引許注：「漏，穿也。」(66/9a)

故舜深藏黃金於嶠嶠之山，所以塞貪鄙之心也。(20/17a)

《事類賦注·寶貨部一·金》：「舜藏千金於嶠嶠之山，所以塞貪鄙之心也。」(9/175)

《太平御覽·珍寶部九·金中》：「舜藏金千斤於嶠嶠之山，所以塞貪鄙之心。」(810/7b)

《記纂淵海·論議部之三十二·示人以意》：「舜藏金千斤於嶠嶠之下，所以塞貪鄙之心。」(32/1b)

儀狄為酒，禹飲而甘之，遂疏儀狄而絕嗜酒，所以遏流湎之行也。師延為平公鼓朝歌北鄙之音，師曠曰：「此亡國之樂也。」(20/17a)

《北堂書鈔·刑法部下·流刑》：「儀狄造酒，禹嘗而美之，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國者。』乃疏儀狄。」(45/3b)

故上下異道則治，同道則亂。位高而道大者從，事大而道小者凶。故小快害義，小慧害道，小辯害治，苟削傷德。大政不險，故民易道；至治寬裕，故下不相賊；至中復素，故民無匿情。(20/17b)

《群書治要》：「故上下異道則治，同道則亂。位高而道大者從，事大而道小者凶。故小快害義，小慧害道，小辯害治，苟削傷德。大政不險，故民易遵；至治寬裕，故下不相賊；至忠復素，故民無慝。」(41/292-93)

蠨蠨一歲再收(蠨，再也)，非不利也，然而王法禁之者，為其殘桑也。離先稻熟，而農夫耨之(稻米隨而生者為離，與稻相似。耨之，為其少實)，不以小利傷大

獲也。家老異飯而食，殊器而享，子婦跣而上堂，跪而斟羹，非不費也，然而不可省者，為其害義也。得媒而結言，聘納而取婦，初纓而親迎，非不煩也，然而不可易者，所以防淫也。使民居處相司，有罪相覺，於以舉奸，非不擷也，然而傷和睦之心，而構仇讎之怨。故事有鑿一孔而生百隙，樹一物而生萬葉者。所鑿不足以為便，而所開足以為敗；所樹不足以為利，而所生足以為濫。愚者惑於小利，而忘其大害。昌羊去蚤蝨而人弗庠者，為其來蛉窮也；狸執鼠而不可脫於庭者，為搏雞也。故事有利於小而害於大，得於此而亡於彼者。故行碁者，或食兩而路窮，或子踦而取勝。偷利不可以為行，而知術可以為法。故仁知，人材之美者也。所謂仁者，愛人也；所謂知者，知人也。愛人則天虐刑矣，知人則无亂政矣。治由文理，則无悖謬之事矣；刑不侵濫，則无暴虐之行矣。上无煩亂之治，下无怨望之心，則百殘除而中和作矣，此三代之所昌。故《書》曰：「能哲且惠，黎民懷之。何憂讎兇，何遷有苗。」知伯有五過人之材（知伯美鬚長大，一材也；射御足力也，材二；材藝畢給，三材也；功文辯慧，四材也；強毅果敢，五材也），而不免於身死人手者，不愛人也；齊王建有三過人之巧（力能引強，走先馳馬，超能越高），而身虜於秦者，不知賢也（王建任用后勝之計，不用淳于越之言也）。故仁莫大於愛人，知莫大於知人。二者不立，雖察慧捷巧，劬祿疾力，不免於亂也。（20/18a-19a）

《群書治要》：「原蠶一歲再收，非不利，然王法禁之者，為其殘桑也。家老異飯而食之，殊器而享之，子婦跣而上堂，跪而斟羹，非不貴也，然而不可省者，為其害義也。待媒而結言，娉納而取婦，初玄而親迎，非不煩也，然而不可易者，所以防淫也。使民居處相司，有罪相告，於以禁姦，非不擷也，然不可行者，為傷和睦之心，而構仇讎之怨也。故事有鑿一孔而生百隙，樹一物而生萬葉者。所鑿不足以為便，而所開足以為敗；所樹不足以為利，而所生足以為穢。愚者惑於小利，而忘其大害，不可以為法也。故仁智，人材之美者也。所謂仁者，愛人也；所謂智者，知人也。愛人則无虐刑矣，知人則无亂政矣，三代之所以昌也。智伯有五過人之材（智伯美髯長大，一材也；射御足力，二材也；伎藝畢極，三才也；巧文辯慧，四材也；強毅果敢，五材也），而不免於身死人手者，不愛人也；齊王建有三過人之巧（力能引強，先走馳馬，超能越高），而身虜於秦者，不知賢（齊王建任用后勝之計，不用淳于越之言）。故仁莫大於愛人，智莫大於知人。二者不立，雖察慧捷巧，不免於亂矣。」（41/293-95）

《事類賦注·木部·桑》：「原蠶一歲再登，非不利也，然王法禁之者，為其殘桑也。」（25/506）

《太平御覽·資產部三·耨》：「菑先稻熟，農夫耨之者，不以小利害大穫（菑，耨）。」

（823/9a）

《太平御覽·資產部五·蠶》：「原蠶一歲再登，非不利也，然王法禁之者，以其殘桑。」

（825/3a）

《太平御覽·百穀部三·稻》：「離先稻熟，而農夫耨之（稻米隨而生者為離，與稻相似。

耨之，為其少實也），不以小利傷大獲也。」（839/8a）

《太平御覽·蟲豸部八·蚤》：「昌羊去蚤虱而人弗席者，為其來蛉窮也。（高誘曰：「窮，

幽、冀謂之蛸蜥，入耳之蟲。蛸，音育。」）」（951/1b）

《太平御覽·木部四·桑》：「原蠶一歲再登，非不利也（登，成也），然王法禁之者，為

其殘桑也（殘，害也）。」（955/5b）

《記纂淵海·論議部之二十八·事各有體》：「家老異飯而食，殊器而享，子婦跣而上堂，

跪而斟羹，非不費也，然而不可省者，為其害義也。」（28/4b）

卷二十一 要略

覽取橋掇（橋，取也）。（21/2a）

《一切經音義》引許注：「橋，取也。」（47/17a）

詮言者，所以譬類人事之指，解喻治亂之體也。（21/3b）

《一切經音義》：「『詮言』者，所以譬類人事與相，解喻治亂之體也。」（30/20a）

《一切經音義》：「『詮言』者，所以譬類人事與相，解喻也。」（50/3a）

《一切經音義》：「『詮言』者，謂譬人事相，解喻也。」（50/7b）

《一切經音義》：「『詮言』者，所以陳治亂之體曰『詮』。」（81/6a）

今夫狂者无憂，聖人亦无憂。聖人无憂，和以德也；狂者无憂，不知禍福也。（21/4a）

《太平御覽·疾病部二·狂》：「今夫狂者無憂，聖人亦無憂，不知禍福也。」（739/5b）

夫江、河之腐齒不可勝數，然祭者汲焉，大也。一杯酒白，蠅漬其中，匹夫弗嘗者，小也。（21/6a）

《藝文類聚·雜器物部·杯》：「夫江、河之腐齒，不可勝數也，然祭者用，大也。一杯酒甘，蠅漬其中，匹夫不嘗，小也。」（73/1260）

《太平御覽·工藝部四·杯》：「夫江、河之腐齒（音漬），不可勝數也，然祭者用之，大也。一杯酒，蠅漬其中，匹夫不嘗，小也。」（759/8a）

《太平御覽·蟲豸部一·蠅》：「夫江、河之腐齒，不可勝數也，然祭者汲焉，大也。一盃酒，蠅漬其中，匹夫弗嘗，小也。」（944/8a）

文王之時，紂為天子，賦斂无度，戮殺无止，康梁沉湎，宮中成市（康梁，耽樂也。

沉湎，淫酒也。成市，言集者多），作為炮格之刑，剗諫者，剔孕婦，天下同心而苦之。文王四世纍善（大王、王季、文王、武王，凡四世也），脩德行義，處歧周之間，地方不過百里，天下二垂歸之。文王欲以卑弱制強暴，以為天下去殘

余賊而成王道，故太公之謀生焉（太公為周陳陰符兵謀也）。（21/6a-b）

《太平御覽·皇王部九·周文王》：「文王之時，紂為天子，賦歛無度，殺無止，康梁流湏，宮中成市（康梁，酖樂。流湏，酒也。成市，言集者多）。作為炮烙之刑，剗諫者，剔孕婦，天下同心而苦之。文王四世累善（大王、王季、文王、武王，凡四世也），修德行義，處岐周之間，地方不過百里，天下二分歸之。文王欲以卑弱制強暴，以為天下去殘除賊而成王道，故太公之謀主也（太公為周陳陰符兵謀也）。」（84/5a）

成王在襁緥之中。（21/6b）

《一切經音義》：「成王在襁褓之中。」（94/13b）

《一切經音義》：「成王幼在襁褓之中。」（97/7b）

鎮撫諸侯。（21/6b）

《北堂書鈔·帝王部十五·至治》：「鎮撫方外。」（15/3b）

禹之時，天下大水，禹身執藁畚，以為民先，剔河而道九岐（剔，洩去也。九岐，河水播岐為九以入海也），鑿江而通九路，辟五湖而定東海。當此之時，燒不暇擯，濡不給扞，死陵者葬陵，死澤者葬澤，故節財、薄葬、閒服生焉。（21/7a）

《北堂書鈔·帝王部四·功業》：「鑿江而通九路。」（4/3b）

《北堂書鈔·帝王部八·勤勞》：「身執畚鍤。」（8/5a）

《北堂書鈔·禮儀部十三·葬》：「禹之時，天下大水，禹身執梲垂，死陵者葬陵，死澤者葬澤，節財薄葬。」（92/8b）

《太平御覽·皇王部七·夏帝禹》：「堯之時，天下大水，禹身執畚鍤，以為民先，疏河而導九支（支，分），鑿江而通九路，辟五湖而定東海。」（82/6a-b）

《太平御覽·禮儀部三十四·葬送三》：「禹之時，天下水，禹身執畚插。當此之時，死陵者葬陵，死澤者葬澤，節財薄葬焉。」（555/6b）

《太平御覽·器物部九·鍤》：「禹身執畚鍤，以為民先，疏河而導之九支，鑿山而通九洛，闢五湖而寧東海。」（764/3a-b）

《太平御覽·器物部十·畚》：「禹之時，天下大水，禹身執畚鍤，以為民先。」（765/3a）

齊景公內好聲色，外好狗馬，獵射忘歸，好色无辨，作為路寢之臺，族鑄大鍾（族，眾也），撞之庭下，郊雉皆响（大鐘聲似雷震，雉應而响鳴也）。（21/7b）

《北堂書鈔·樂部四·鐘》：「齊景公鑄大鐘，擊之庭下，郊雉皆雝。（許慎注曰：「鐘聲似雷，雷震雉應。」）」（108/4a）

《初學記·樂部下·鐘》：「齊景公族鑄大鐘，撞之於庭下，郊雉皆雝。（許慎注曰：「族，聚也。其鐘聲如雷震，雉皆應之。」）」（16/396）

《白孔六帖·鍾》：「撞鍾於庭，郊雉皆雝。（注：「鍾聲似雷，雷震則雉雝。」）」（62/14b）

《太平御覽·樂部十三·鍾》：「齊景公族鑄大鍾，撞之於庭下，郊雉皆雝。（許慎注曰：「族，聚也。鍾聲如雷震，雉皆應之。」）」（575/5a）

非循一跡之路，守一隅之指，拘繫牽連於物，而不與世推移也。（21/8a）

《記纂淵海·識見部之八·圓轉》：「非循一跡之路，守一隅之指，拘繫牽連於物，而不與世推移也。」（87/2b）

佚文

《北堂書鈔·帝王部十五·至治五十二》：「垂拱天下治。」（15/2b）又：「鎮撫方外。」（15/3b）

《北堂書鈔·帝王部十六·巡行五十三》：「周流八丘。」（16/1b）

《北堂書鈔·武功部十·劍三十四》：「寶劍之色如秋霜。」（122/6a）

《北堂書鈔·衣冠部上·纓五》：「後世聖人見鳥獸髯胡之制，遂作纓蕤之首飾。」（127/6b）

《北堂書鈔·服飾部三·鏡六十五》：「高懸大鑑，坐見四鄰。（注云：「取大鑑高懸之，兌水在下，兌中見四鄰也。」）」（136/3a）

《北堂書鈔·天部四·霜篇十九》：「鄒衍事燕惠王盡誠，左右譖之王。王繫之。夏五月，天為之下霜。」（152/4a）

《藝文類聚·天部下·雷》：「叢輕折軸，眾呼成雷。」（2/35）

《藝文類聚·歲時上·夏》：「鄒衍事燕惠王盡忠，左右譖之。王繫之，仰天而哭。夏五月，為之下霜。」（3/46-47）

《藝文類聚·木部上·木》：「直木先伐，甘泉先竭。」（88/1508）又：「橫海有魚，抱大樹，能語，精名靈陽。午日稱仙人者，老樹也。」（88/1508）

《藝文類聚·木部上·槐》：「槐市，學也，以青槐。」（88/1517）又：「燧人秋取槐櫝之火。」（88/1517）

《藝文類聚·木部下·木槿》：「《成相篇》曰：『莊子貴支離，悲木槿。』」（89/1544）

《初學記·月第三》：「月一名夜光。月御曰望舒，亦曰纖阿。」（1/8）

《初學記·雨第一》：「董仲舒請雨，秋用桐木魚。」（2/25）

《初學記·霜第三》：「鄒衍事燕惠王盡忠，左右譖之。王繫之，仰天而哭。夏五月，天為之下霜。」（2/31）

《一切經音義》：「天有四維。」（10/16a）

《一切經音義》：「天有四維。」（48/14a）

《一切經音義》：「天有四維。」（71/2a）

《白孔六帖·霜》：「鄒衍事燕惠王盡其忠貞，左右譖之。王棄衍，衍仰天而哭，感霜降。」
(2/27b)

《白孔六帖·橋》：「烏鵲填河成橋，而渡織女。」(9/24b)

《白孔六帖·慎》：「覆車之下無伯夷。」(29/10b)

《白孔六帖·鵲》：「烏鵲填河成橋，渡織女。」(95/1a)

《白孔六帖·桑》：「東海三變干桑田。」(100/20a)

《事類賦注·天部一·月》：「月一名夜光。月御曰望舒，亦曰纖阿。」(1/20)

《事類賦注·天部三·雨》：「朱鼈浮於波上，必大雨。」(3/43)

《事類賦注·天部三·霜》：「鄒衍事燕惠王盡忠，左右譖之。王繫之獄，仰天而哭。夏五月，天為之下霜。」(3/53)

《事類賦注·歲時部一·春》：「八方風至，浚井取新泉，四時皆服之，非獨春也。」(4/66)

《事類賦注·歲時部二·秋》：「春氣發而百草生，正得秋而萬實成。」(5/86)

《事類賦注·服用部一·冠》：「楚莊王通梁組纓。(注：「通梁，遠遊冠。」)」(12/261)

《事類賦注·服用部二·弓》：「宛轉弓，今之弭弓也。」(13/270)

《事類賦注·木部·槐》：「槐市，學也，樹以青槐。」(25/493)又：「槐之生季春，五日而兔目，十日而鼠耳，更旬而始規。」(25/493)

《太平御覽·天部四·月》：「月一名夜光。月御曰望舒，亦曰纖阿。」(4/8a)

《太平御覽·天部十·雨上》：「朱鼈浮於水上，必大雨。」(10/7a)

《太平御覽·天部十一·祈雨》：「董仲舒請雨，秋用桐木魚。」(11/6b)

《太平御覽·天部十四·霜》：「鄒衍事燕惠王盡忠，左右譖之。王繫之獄，仰天哭。夏五月，天為之下霜。」(14/2b)

《太平御覽·時序部八·夏下》：「鄒衍事燕惠王盡忠，左右譖之。繫之，仰天而哭。夏五月，天為之降霜。」(23/1a-b)

《太平御覽·時序部九·秋上》：「春氣發而百草生，正得秋而萬物成實。」(24/7b)

《太平御覽·時序部十六·七月七日》：「七月七日午時，取生瓜葉七枚，直入北堂中向南立以拭面，顰即當滅矣。」(31/8b)

《太平御覽·地部八·雞籠山》：「麻湖初陷之時，有一老母提雞籠以登此山，因化為石。今山有石狀如雞籠，因為名也。」(43/7a-b)

《太平御覽·皇王部五·帝堯陶唐氏》：「堯、舜之德，輕於鴻毛。」(80/7b)

《太平御覽·兵部七十八·弓》：「曲張，弓名也。一名彷徨弓。」(347/10b)又：「宛轉

弓，今之弭弓是也。」（347/10b）

《太平御覽·人事部十八·長中國人》：「東方之人長一丈。」（377/6a）

《太平御覽·人事部一百一十三·富下》：「富貴而之不道，適足以為患。出車入輦，務以自供，命之曰蹶身之機；肥肉厚酒，務以相強，命之曰爛腹之食；靡曼皓齒，鄭、衛之音，命之曰伐性之斧。三患者，富貴之所致。」（472/8b）

《太平御覽·人事部一百一十五·禮賢》：「淮南王安養士數千人，其中高才八人。」（474/8a）

《太平御覽·人事部一百一十六·待士》：「淮南王安養士數千人，其中高才八人：蘇非、李南、左吳、陳田、伍被、雷被、毛被、晉昌，號為八公。」（475/7b）

《太平御覽·服章部二·遠遊》：「楚莊王通梁組纓。（高誘曰：「通梁，遠遊冠。」）」（685/2a）

《太平御覽·服章部三·纓》：「聖人見鳥獸髣胡之制，作綏纓之首飾。」（686/5a）

《太平御覽·服用部十九·鏡》：「高懸大鏡，坐見四鄰（取大鏡高懸，盆中水晃見四鄰）。」（717/3a）

《太平御覽·獸部四·豹》：「蝟使虎申，蛇令豹止，物有所制也。」（892/6b）

《太平御覽·獸部十一·牛中》：「牛膽塗目，莫知其誰。（注曰：「取八歲黃牛膽，桂二寸，着膽中，百日以成。因使巧工刻象人，丈夫着目下，為女子着頭上，為小兒着頤下，盛以五綵囊。先宿齋，無令人知也。」）」（899/4a）

《太平御覽·獸部十三·橐駝》：「橐駝之本出泉渠。」（901/6b）

《太平御覽·羽族部三·鴻》：「東歸碣石，遑溽暑也。」（916/10a）

《太平御覽·羽族部十五·鳥卵》：「越鷄不能伏鶴卵。」（928/6b）

《太平御覽·蟲豸部四·蚯蚓》：「太陰在上，蚯蚓結，為陽候。」（947/1b）

《太平御覽·木部三·槐》：「槐之生也，入季春，五日而兔目，十日而鼠耳，更旬而始規，二旬葉成（規，葉始開也）。」（954/8a）又：「槐市，學也，樹以青槐。燧人秋取槐檀之火。」（954/8a）

《太平御覽·木部六·楊柳》：「月中有桂樹。」（957/5a）

《太平御覽·藥部七·天雄》：「天雄、雄雞，志氣益（取天雄三枚，內雄雞腹中。搗，生食之，令人勇）。」（990/2a）

《記纂淵海·論議部之十六·物無遁形》：「高垂大鏡，坐見四鄰。」（16/6a）

《記纂淵海·論議部之十七·物莫兩大》：「近君則威損，遠君則勢盛。」（17/3a）

《記纂淵海·論議部之二十一·影響相應》：「鄒衍盡忠於燕惠王。王信讒，繫之。鄒子仰

天而哭，正夏而天為之降霜。」（21/4a-b）